

總序

禪敬

慈宗，依太虛大師之說，為「『慈宗』，就是『彌勒宗』，梵語彌勒，此譯為慈氏，依據慈氏為宗，乃立『慈宗』的名義。民國十二年元旦，我在武昌佛學院，選集《瑜伽真實義品》以明其『境』，《菩薩戒本》以軌其『行』，《彌勒上生經》以明其『果』，叫做『慈宗三要』。在敘文有幾句話：『遠稽乾竺，仰慈氏之德風；邇徵大唐，續慈恩之芳燄，歸宗有在，故曰慈宗。』是定這個慈宗名義的緣起。意思是說，雖到今時才立慈宗之名，但是，這個法門是可以追溯到佛世時的，因為景仰當時出世於乾竺（今印度）之彌勒慈尊的德風而修學慈宗；亦可推前到佛法東傳中國後的大唐時代，彼時彌勒信仰盛極一時，為了接續玄奘、窺基兩位慈恩大師的芳燄而修學慈宗。也證明這個法門的傳承是沒有間斷、沒有問題的，因此稱之為『慈宗』。

法藏，則泛指 本師釋迦牟尼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說三藏十二部的一切教法。那麼，《慈宗法藏》這套佛學書籍，是否全部為彌勒法門的弘揚叢書呢？當然不是。虛大師亦對我們做了如下的開示：「若依全體廣用來說，凡本師釋迦牟尼佛所弘揚之法門，教化之生類，都付囑慈氏菩薩，在各種經律上也都講到彌勒菩薩的因緣，如無量壽經中佛是也。以彌陀淨土付囑彌勒

菩薩宣揚，而禪宗的初祖迦葉尊者也肩持釋迦佛衣，入定雞足山，以彌勒當下來生成佛的時候，出來交付，所以關於本師釋牟尼佛所稱大小性相顯密禪淨等法門，皆為當下來生彌勒佛，所『承前而啟後』的慈氏宗之所宗；現在一切五乘、三乘、大乘；性、相、顯、密的佛法都是彌勒菩薩所『擔當宣揚』的佛法，由是融攝各宗派，以慈氏為大皈依處。而觀察古今流傳世上之佛法，在印度流行有三個五百年不同：初五百年三乘或小乘的佛法，現在流行世上是錫蘭、緬甸、暹羅等處；第二五百年龍樹、馬鳴、無著、天親等出世，將佛滅後隱沒的大乘佛法，發揚光大出來，即現今流行中國、日本、朝鮮等者皆是；第三五百年顯密大乘而並行，密宗獨盛的時候，今流行西藏、西康、青海、蒙古之處者皆是，此諸佛法皆投各時各地之機宜而差別：溯其根源，都從釋迦牟尼大圓覺海之所流出，而皆會於『一生補處，慈氏菩薩為承前啟後之總樞』，如是觀察，隨機攝化的佛法，當可得證無上菩提之果，而向來宗派的區別，也可不須執定，是一非諸了。」因此，《慈宗法藏》這套叢書的製作，狹義的說法是復興弘揚「彌勒法門」；廣義來說則是振興延續釋迦如來的「一代聖教」八萬四千法。也有團結佛教、融合佛教之用意。更是希望以此叢書引領初學或老參，共同深入佛法浩瀚、殊勝微妙的殿堂。因為眾生患有八萬四千種煩惱，故如來開出八萬四千種的藥方，期能對症下藥，讓有情各個都能脫離生死輪迴的大患。所以此套叢書擁有各宗各派的教義，讓諸眾生契

理契機，皆得成就。

《慈宗法藏》這套叢書乃蒐集法師、大德們專業的著作。多數為佛學院院長、佛學院主任、教員，或為各寺院講經法師及居士大德等。此套書籍並沒有限定發行的數量，只要是具足正見者，我們都將收入其中。在此亦請教界先進，諸山長老們批評與指教。我們秉持著荷擔如來家業的理念，將最好的佛學書籍呈現給大眾，願一切有情皆蒙其利。彌勒尊佛！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五日於波沙山·法明寺

巴宙博士
譯

南傳彌蘭王問經

《那先比丘經》

推 薦 序

南傳巴利文《彌蘭王問經》(漢譯本為《那先比丘經》)，主要記載在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約佛滅後五百年部派佛教後期，印度佛教僧侶龍軍長老(漢譯為那先比丘)與當時統治北印度之希臘國王彌蘭說經論道之事。

此經藉著龍軍長老與彌蘭王的相互對答而闡明佛教義理。據南傳經典記載，彌蘭王與龍軍長老共辯論了三百零四個問題，但當中卻只有二百六十二個問題被記錄下來。此經採用記述、辯論的方式，這在一般佛典的結構上是罕見的，尤其此經特別強調「智慧」在解脫道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雖然南傳大藏經並未將此經收於三藏之中，但列為重要的藏外典籍之一；而《緬甸大藏經》則將此經收錄在《小部經》裡，與《法句經》和《本生經》等相提並論，其崇高地位可見一斑。

近幾年來《彌蘭王問經》在歐洲及亞洲都廣泛流行，目前全世界的譯本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中文、日文、印度文、錫蘭文、梵文及古印度文(Prakrit)等。

本經具有相當豐富的研讀價值：就歷史價值而言，此經實際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從龍軍長老與彌蘭王的對談中，可以推知當時希臘和印度所代表的東西文化差異，也可以作為研究希臘、印度和中國思想交流的重要資料，可說是印希文明交流史上重要的歷史典籍。而就佛學概念

來看，主要是解釋了一心、精進、誠信、孝順等概念；就理論問題而言，主要說明了輪迴之理、靈魂的有無、出家的目的以及佛教僧徒在人世間的價值等問題。若就佛教思想史角度而言，則介乎於小乘思想進向大乘思想的過渡時期，故在學術上有其特有之價值。

然而，從其宗教價值來看，《彌蘭王問經》透過文字的對話形式，生動地闡述關於緣起、無我、業報、輪迴以及涅槃等佛教基本思想。在彌蘭王的各類問題上，龍軍長老均以各種善巧的譬喻說明，並且對於彌蘭王的種種難問，龍軍長老一一展現了弘法者不卑不亢的傳法智慧，顯示了佛教濟度世人的巨大精神力量，這是對佛的信心、對法的信心。

最後，略為介紹本書的主角——龍軍長老與彌蘭王。

龍軍長老，是雪山山麓羯胝揭羅村婆羅門之子，幼年就學會了三部吠陀經。稍長，深感婆羅門教學的不足而出家為僧。龍軍長老以博學睿智，語言豐富，雄辯巧妙，任誰也難以匹敵，因此，他的聲望威德頗受當時人民的尊敬。

彌蘭王，希臘人，是一位年輕、博學、善辯、聰明、仁慈的國王，具備法律、哲學、瑜伽、算術、音樂、醫藥、歷史、詩歌、交通等種種世間的學問。此外，也擅長戰爭、天文、巫術和符咒之術。彌蘭王雄辯滔滔，喜歡與人論議，在當時彌蘭王以無可匹敵的英勇和謀略而著稱世，當代印度人稱他為「全印度最偉大的君王」。

彌蘭王在政治上的勝利，帶來四境安和，天下太平，也由於彌蘭王的博學，使他樂於與天下名士論議，無時不在尋找對

手。當他聽說有一位學養修證兼具，並已證得阿羅漢果的龍軍長老正遊化舍竭城，即刻派遣大臣，迎請尊者到宮中共論經法，於是締造了此經的緣起。兩人進行了三日的論辯後，龍軍長老終於令國王敬服而皈依三寶，並且歡喜地信服了佛教的真理。

在辯論期間，彌蘭王曾以價值百千錢的毛氈披在龍軍長老身上，並說：「尊者龍軍，從今日起我將為你備辦八百份齋飯，並奉獻宮中之任何於你合法之物。」漢譯本更有：「得師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

這一席國王與僧侶的對話，可以讓世人了知，佛陀的教法是能夠通行於世界各個國家、區域，因為佛法具有時代的適應性，更具有傳統文化的持續性。佛教不僅對於政治有精闢的主張，尤其能輔助政治的不足，防範犯罪於未然，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平等性與包容性的特質。佛陀在世時，也常和國王大臣說法，從歷史上的記錄來看，佛教對於歷朝政體有著不容磨滅的建設成果。

本書優點是以許多深具趣味的譬喻或故事，去闡釋幽深玄妙的佛學哲理，而且譯文流利簡潔，那先比丘不時以生動的譬喻，簡明扼要地回答彌蘭王所提出的種種問難，也詳盡的介紹佛教的基本思想，值得一讀再讀，故而印經協會特印此書與大眾結緣。

中華印經協會 理事長
生命電視台 台長
釋海濤

凡 例

- 一、本經原名 Milindapaṇha 於西元1880年被春肯烈(V. Trenckner) 參照數種寫卷以羅馬字編寫刊印。其後於1928年被英國皇家學會及巴利聖典會以影印再版發行。今用之作本經的底卷。
- 二、為便利檢查巴利語原文頁數，本書正文當中右下方所夾方括弧及號碼如「[21]」者揭示之。
- 三、本書中之()或[]括弧表示譯者之註釋以補充原文的意義。
- 四、本書中之「同上……」，「乃至……」及「……」虛線表示原書中之重複字句或段落，今已省去。
- 五、凡原書之固有名詞或術語如：恆河、涅槃、為眾所周知者則採取習慣用法，否則譯者或譯義，另附原文於小註。
- 六、原書除分為七個主題外每品每節無子目。今依每節之內容擬題以便利檢查。
- 七、本書上、下卷卷末，附巴、漢人名、地名索引及普通索引。
- 八、巴利語佛典及外語書名縮寫如下：

A. = Anguttara-Nikāya

Bvdv. = Buddhavaṃsa

D. = Dīgha-Nikāya

DhA. = Commentary on Dhṛ

Dhp. = Dhammapada

Jā. = Jā taka

M. = Majjhima-Nikāya

Miln. = Milindapaṇha

MQ. = Milinda's Questions (Tran. by I. B. Horner.)

PED. = Pali-English Dictionary

QKM. =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Tran. by Rhys Davids)

S. = Samyutta-Nikāya

Sn. = Suttanipāta

SnA. = Commentary on Sn

Sta. = Sutta

Thag. = Theragāthā

Vism. = Visuddhimagga

Vin. = Vinayaṭṭak

參考書名縮寫

- Bud-2500. = P. V. Bapat (ed), 2500 Years of Buddhism. India:1956.
- CamH = E. G. Rapson,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 CVDE. = The Columbia Viking Desk Encyclopedia, N. Y:1968.
- D. = Dīgha-Nikāya
- DialB = T. W. Rhys Davids (tr),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London:1971.
- DKM. = Bhikkhu Pesala, The Debate of King Milinda, Delhi:1991.
- EHI. = V. A. 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1994.
- GBI. =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1966.
- GI. = W. W. Hunter, “The Greeks in India” in Ancient India,
Calcutta:1953.
- Indo. =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1957.
- Miln. = V. Trencher (ed), Milinda-Pāṇha, London:1962.
- MiloQ = C. A. F. Rhys Davids, Milinda Questions, London:1930.
- MNBS. = Thieh Minh Chau, Milindapaṇha and Nāgasena Bhikshu
Sūtra, Calcutta:1964.
- MQ. = I. B. Horner (tr), Milinda’s Questions, London:1969.
- Mora. = Plutarch, Moralia.
- OXH. = V. A. Smith,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New Delhi:1956.

MilnT. = P. S. Jaini (ed), Milinda-Tika, London:1986.

MPNS. = Mahā parinibbana-Sutta.

QKM. = T. W. Rhys Davids (tr),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Oxford:1890~1894.

S. = Samyutta-Nikāya

CSM. = R. Basu,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Milindapañha,
Calcutta:1978.

目 次

凡 例-----	4
參考書名縮寫-----	6
《南傳彌蘭王問經》導論-----	18

《彌蘭王問經》卷上

一 序 話-----	47
------------	----

二 特 相-----	73
------------	----

第 一 品

第一 問 名-----	73
第二 年齡之問-----	76
第三 智者或王者之對論-----	76
第四 氣 與 命-----	77
第五 出家之目的-----	79
第六 再 生-----	80
第七 作 意-----	80
第八 作意的特相-----	81
第九 戒的特相-----	81
第十 信的特相-----	83

第十一	精進的特相-----	85
第十二	念的特相-----	85
第十三	定的特相-----	87
第十四	智慧的特相-----	87
第十五	諸法成就同一目的-----	88

第二品

第一	轉生者之同異-----	90
第二	預知轉生不轉生-----	91
第三	知識與智慧-----	92
第四	不轉生者之感覺-----	94
第五	樂受之三相-----	95
第六	名色與轉生-----	96
第七	你再轉生否？-----	99
第八	名色相依-----	100
第九	時間存在否？-----	100

第三品

第一	三時之根本-----	102
第二	最初的起點不可知-----	102
第三	最初起點為何物？-----	103
第四	諸行生之條件-----	104
第五	行與轉化-----	105
第六	關於靈魂-----	107
第七	意識隨眼識生-----	109

第八	觸的特相 -----	112
第九	受的特相 -----	112
第十	想的特相 -----	113
第十一	思的特相 -----	113
第十二	識的特相 -----	114
第十三	尋的特相 -----	114
第十四	伺的特相 -----	115
第十五	諸法可分析否 -----	115
第十六	眼識鹽否？ -----	116
三 斷 惑	-----	118

第 四 品

第一	五處非一業所生 -----	118
第二	人群不平等 -----	118
第三	勿臨渴掘井 -----	119
第四	業力的影響 -----	120
第五	地住水上 -----	122
第六	寂滅即涅槃 -----	122
第七	誰證涅槃？ -----	123
第八	誰知涅槃妙樂？ -----	123

第 五 品

第一	誰曾見佛？ -----	125
第二	佛是無上 -----	125

第三	能知佛是無上否？-----	126
第四	見 法-----	126
第五	轉世與轉生-----	127
第六	靈魂之問-----	127
第七	此身轉移到他身-----	127
第八	業住何處？-----	128
第九	預知再生-----	129
第十	有 佛-----	129

第 六 品

第一	惜身與梵行-----	131
第二	佛是一切知者-----	132
第三	佛具足大人相-----	132
第四	佛非梵天弟子-----	133
第五	佛與具足戒-----	134
第六	兩種眼淚-----	134
第七	有貪無貪之區別-----	134
第八	智慧何處住？-----	135
第九	輪迴的意義-----	135
第十	念與記憶-----	136
第十一	念是內知外助-----	136

第 七 品

第一	念生之多種助緣-----	138
第二	船與石頭-----	140

第三	此苦滅他苦不生 -----	141
第四	梵天的距離 -----	143
第五	梵天與迦濕彌羅 -----	144
第六	擇法菩提分 -----	145
第七	福德比非福德大 -----	145
第八	知與不知之作惡者 -----	146
第九	肉身飛赴梵天 -----	147
第十	長 骨 -----	147
第十一	停止呼吸 -----	148
第十二	海 與 水 -----	148
第十三	海有一味 -----	149
第十四	智慧剖析一切 -----	149
第十五	命與有情 -----	149
第十六	佛作難行之事 -----	150
第十七	彌蘭王之供奉 -----	151
四 難 問	-----	154
前 言	-----	154
第 一 品		
第一	佛受敬否？ -----	160
第二	佛是否為全知者？ -----	166
第三	提婆達多之出家 -----	171
第四	大地震出現之八因八緣 -----	176

第五	尸毗王施眼-----	181
第六	入胎-----	185
第七	正法隱沒-----	191
第八	全知智與不善-----	194
第九	如來之宴默-----	198
第十	三月之期限-----	199

第二品

第一	捨細小學處-----	205
第二	阿闍黎之拳-----	206
第三	死之怖畏-----	207
第四	護咒死之羅網-----	212
第五	魔與如來之供品-----	216
第六	不知而作-----	219
第七	領導比丘僧眾-----	220
第八	破和合僧-----	221

第三品

第一	最上法-----	224
第二	如來賜予幸福-----	226
第三	陰馬藏相之示現-----	229
第四	如來不用麤語-----	231
第五	樹無思-----	233
第六	最後供飯-----	235
第七	禮敬舍利-----	237

第八 佛足與碎石片 -----	239
第九 沙 門 -----	241
第十 佛是無上法王 -----	242
第十一 不 害 -----	243
第十二 比丘之遣出 -----	245

第 四 品

第一 目犍連之死 -----	248
第二 法與律之隱顯 -----	249
第三 知而妄語 -----	252
第四 八種觀察 -----	253
第五 自 殺 -----	254
第六 慈愛的利益 -----	256
第七 提婆達多之宿世 -----	258
第八 關於阿摩羅 -----	263
第九 阿羅漢的怖畏 -----	265
第十 如來是全知者 -----	266

《彌蘭王問經》卷下

第 五 品

第一 無家與造宅舍 -----	272
第二 飲食自制 -----	273
第三 無上內外科醫師 -----	275

第四	如來開發古道-----	276
第五	多髮迦葉-----	278
第六	光護童子之傲慢-----	280
第七	戛提迦羅之屋頂-----	282
第八	如來是婆羅門又是王-----	284
第九	暗 示-----	286
第十	梵天勸請說法-----	290

第 六 品

第一	如來無師-----	294
第二	二佛不同時出世-----	296
第三	瞿曇彌施雨衣-----	298
第四	居士與出家者的區別-----	301
第五	苦行與停止食物-----	302
第六	聖教與返俗者-----	304
第七	阿羅漢感覺身受-----	309
第八	犯戒之居士與法現觀-----	311
第九	無戒沙門與無戒居士之差異-----	314
第十	水無命無靈魂-----	315

第 七 品

第一	無障礙與修行-----	321
第二	若居士證阿羅漢果-----	323
第三	阿羅漢於念有滂惑-----	324
第四	世間所有與所無-----	325

第五	涅槃實有 -----	326
第六	業生、因生、時節生 -----	329
第七	夜叉之死 -----	329
第八	因事而制定學處 -----	330
第九	太陽之病 -----	331
第十	冬天的太陽 -----	331

第八品

第一	毗山多羅王之布施 -----	334
第二	作難行之行 -----	343
第三	善為更強 -----	347
第四	祖先與供品 -----	351
第五	誰見夢？ -----	354
第六	時非時之死 -----	357
第七	在塔廟的神變 -----	365
第八	無法現觀之有情 -----	366
第九	涅槃為絕對樂 -----	368
第十	涅槃無形相 -----	371
第十一	如何證涅槃 -----	377
第十二	無藏置涅槃之處 -----	379

五	比量之間 -----	384
---	------------	-----

第九品

六	頭陀行	407
七	譬喻問	422
	要目	
	第一 驢子品	427
	第二 葫蘆品	438
	第三 地品	448
	第四 白蟻品	462
	第五 獅子品	472
	第六 蜘蛛品	482
	第七 水瓶品	492
附	錄	501
	第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三十選錄	501
	第二 《雜寶藏經》卷第九選錄	501
	第三 譯者簡介	504

《南傳彌蘭王問經》導論

一般佛經以「如是我聞」作開場白的皆稱經，意謂由佛陀親口宣說，屬於經藏。本經的開端祇用了「據傳聞」三字，表示它是後期佛典，不屬於經藏。但《緬甸大藏經》將此經收錄在《小部經》(Khuddaka-Nikāya)①裏與《法句經》、《本生經》等相提並論，其崇高的地位受人欽仰可以想見。

復次，此經的早期漢譯以《那先比丘經》出現。我們也遵循舊例稱之為《彌蘭王問經》。若依照巴利語原文(Milindapaṇha)則可直譯為《彌蘭王問》。同時，若根據其內容，將其列入論藏亦無不可。

《彌蘭王問經》在南方佛教國家如錫蘭、暹羅、緬甸等握有極高地位，很受人尊敬、讀誦。其優點是以許多深具興趣的譬喻或故事去闡釋幽深玄妙的佛學哲理，如：涅槃、五蘊、靈魂、業報、輪迴、轉生等。在本經現存兩百六十二個問題中所舉的譬喻至少有三百個以上；原因是一個問題有時有四、五個譬喻，例如「名色與轉世」有五個，「行與轉化」有七個。在如此情況之下，縱使一個不懂佛學，或對佛教教理毫無興趣的人，若他祇讀經中的故事或譬喻，他會無形中對佛教文學發生良好印象而逐漸起信。

本經的作者或編者是學識淵博，精通三藏、世間學問和藝術的人。他以卓絕的天才，清新流暢的筆觸去解決許多繁雜的問題。英國佛學家及巴利語學者大慰氏曾說：「我揣想《彌蘭王

問經》無疑地是印度散文中的傑作；確實，從文學觀點上看，任何國家在那個時期所產生的類似的著作，無疑地它是其中最優秀者。」^③接著他又說：「《彌蘭王問經》是一美術作品。」其被人讚譽可見一斑。

復次，在西元五世紀頃，錫蘭佛典註釋家兼《清淨道論》與《善見律毗婆沙》的作者佛音(Buddhaghosa)大師曾多次引用此經於其疏釋中。他尊奉此經為絕對權威的著作。此經之如此受人重視實為希有之事。

下面我們將略述古代希臘與印度的關係及本經重要部分值得提及的。

一 希臘之出征印度

西元前三世紀頃，古代世界史上發生了一件希有的大事：歐洲馬其頓(Macedonia)王阿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B. C. 356~323)率其精兵五萬於西元前334年出征其東方鄰國，如埃及、波斯、大夏及印度，^④他所到之處皆順風披靡。關於他在印度的事蹟有史可考的為：於西元前327年他渡辛頭河(Indus)入印度疆土，佔領北印五河省(Punjab)之塔叉斯那(Taxila，在現代巴基斯坦之拉合爾城附近)及其附近地區，直至濟朗河(Jehalam)岸。當地國王名普魯(Poru)者率領其步兵三萬配合馬隊、象軍、戰車等抵抗，但全被擊敗。此役普魯本人受傷，王子戰死，於和平協議後他成為阿歷山大的聯盟。^④為紀念此次的勝利，他在濟朗河的兩岸各築一城。其後他率軍南下直至五河省之阿姆哩

薩(Amritsar)，攻陷若干城市。他又在南五河省之木爾丹(Multan)建立一城，名阿歷山(Alexandria)，以誌他戰勝該地的麻里人(Malli)。此時他且想率其大軍進攻中印度之恆河地區，但其士兵嫌厭印度的高度暑熱及靈雨連綿的苦悶雨季。他們厭戰，請求罷兵歸國。在此情況下，他於西元前326年率軍從碧石(Beas)返回濟朗河岸，令八千兵士乘船沿辛頭河順流而下，並沿波斯海灣進行；其餘軍旅由他自己率領經過南比魯基斯坦(Beluchistan)及波斯海岸，於西元前323年抵達殊沙(Susa)汙，現代波斯西南部之低惹弗(Dizful)。此行因跋涉沙漠，缺乏飲水及糧食，士兵損失慘重。其明年(前324)他因患熱病在巴比倫(Babylon)去世汙，僅三十三歲。他被稱為世界的征服者。

當亞歷山大離開印度時，他在重要地區設置兵營，並令其部將、親信或聯盟留守及統治所征服的領土；即在此際，中印摩羯陀王旃陀窟多(Chandragupta Sandracottus B. C. 316~292.他是孔雀王朝的創立人及佛教史上有名的阿育王的祖父)約於西元前305年舉兵與在北印統治的希臘政權交戰。當時代表此政權者為賽留哥·尼克托(Seleucus Nikator)一世。在兩者爭鬥之下他戰勝賽留哥。其明年他們簽訂和約時，後者願割讓現時之阿富汗(Afghanistan)及比魯基斯坦(Beluchistan)南部的一半，而自己撤退至興都庫什(Hindu Kush)的西部。這樣，他送給旃陀窟多一天然的邊界。賽留哥又以其女嫁給他，以建立姻親關係。為酬答其厚意，後者以印度象五百頭贈賽留哥作為回報的禮物。洞自此以後希臘在印度的勢力開始減削，雖然尚未完全絕滅。

二 彌蘭王之統治北印度

亞歷山大離開大夏之後，其希臘後裔仍繼續統治，經過約三十個君主而傳至彌蘭王，茲略談大夏國及彌蘭王的事蹟：西史稱大夏為巴克特里亞(Bactria)，位於阿姆河(Amus River)之南，即今阿富汗北部之地。《辭海》說它：「公元前七世紀屬於米太，其後迭為波斯、馬其頓、敘利亞所轄。公元前249年始獨立建國，征服印度之一部，勢頓盛……，會大月氏自東轉西而來，遂為所滅。」^本

關於彌蘭王統治大夏的時期，史家對此有兩種說法：一為斯米氏(V. A. Smith)說他的政治活動約在西元前160~140年左右；另一為烈·喬都里(Ray Chaudhuri)主張他活動在西元前一世紀頃。此說係根據《彌蘭王問經》所說的「佛般涅槃後五百年」^泐之時，但確切年月不得而知。

「彌蘭」是巴利語「Milinda」的音譯，從希臘語(Menander and Menandros)轉化出來，因拼音的不同遂有差別。此名在古代梵文文獻裏是被寫作 Milindra & Menadra ^泐的。他生於亞歷山島(Alexandria Dipa = Alexandria-under the Caucasus)出現代堪達哈(Kandahari 阿富汗南部)的卡拉西村(Kalasi)，從此去其首都薩竭羅城(Sā gala)，現代五河省之西雅柯提(Sialkot)為兩百由旬(約合一千四百英哩)；該城距迦濕彌羅(Kashmira) ^泐為十二由旬。他的領土除大夏本國外，包括犍陀羅、東阿富汗、現代印度、巴基斯坦所屬之白夏瓦(Peshawar)，迦補爾上流(Upper Kabul Valley)，五流省、辛頭省、聯合省西部、迦蒂瓦(Kathiawar) ^泐等處。約在西元前155年，他舉兵侵襲中印摩竭陀國，但不久因本

國內亂及因鄰國邊疆的糾紛急待處理，他即匆忙地班師回其首都。炆

於其統治期間，他曾鑄金、銀、銅錢幣甚多；其刻文有下列三種：BASILEŌS DIKAIΟΥ MENANDROU, MAHARAJASA DHARMIKASA MENANDRASA, BASILEŌS SŌTEROS MENANDROS(QKM. I. XXI)。錢之另一面為一戴盔形頭飾的半身像，那應是彌蘭王自己。此中有些像很年輕，另一些則為中年形貌；因其在位有二十餘年之久，錢幣應在不同時期鑄成。除人像外，錢幣的造像有車輪、貓頭鷹或戈弓(Gorgon)、女怪之頭等等。其銘文刻辭又分救主(Soter)與執法者(Dikaio)或公正者(Dharmika)兩種。有人以為後者乃信奉佛教的表示。但他的前一代王阿伽陀口(Agathocles)及其同時人赫里俄口王一世(Heliocles I)的銅幣均刊刻此字炆，意謂他們是公正賢明的統治者，不含宗教色彩。他的錢幣數量很多，流佈的區域有二十多處，包括迦補爾流域、辛頭河區域及聯合省西部等地炆。這證明他的經濟勢力所及之處。

關於他的去世年月，希臘史家蒲魯塔克(Plutarch，他生活於西元46~120年)，說他死於軍營(He dies in camp)炆。那或許發生在他去幫助賽留西·德米翠約士二世(Seleucid Demetriu)想從安息人奪回大夏某部分之役炆。他死時約為西元前130年炆。若如此，則《彌蘭王問經》所說關於他的晚年生活：「他將國政交與兒子，離家而出家，既增進正觀，他證取阿羅漢果。」炆此說是不可靠及不能被我們接受的。因為若出了家，他便不可能

從事征伐與戰鬥，且死於軍旅中。雖然如此，我們不能說他與佛教毫無關係。據普魯塔克之說，當其去世之時，他所統治下的許多城市，照例遵行喪禮，因其遺骸(骨灰)處理曾引起強烈的競爭，各城均請求將保存其遺骸。後來達成協議，諸城平分全部骨灰並攜返本地而造塔供養**𣵵**。這頗與釋迦佛般涅槃後諸王興兵爭求平分舍利之事相似**𣵵**，這表示他在世時是一位賢良的君主。現在建塔供養他的舍利以誌不忘。或許他是一位信奉佛法的居士，故有此舉。

另外，在其錢幣中刊鑄車輪圖像者，與佛教的「法輪」似有關係。英國史學家湯恩(W. W. Tarn)，認為車輪之意義祇代表轉輪王的輪寶**𣵵**。其實，此轉輪王是佛教理想上的政治人物，表示他是真理與道德的維持者，他死後應為之造塔。同時，佛佛遺體的處理也應與轉輪王的相等。關於誰值得造塔之事，佛陀曾說：「如來的真實聲聞弟子，值得造塔(A true hearer of the Tathā gata is worthy of a cairn.)。」**𣵵**

這樣，無形中證實他是一位信佛的在家居士。若以此與彌蘭王所說的「請接受我為優婆夷，皈依從今日始至於有生之日」**𣵵**相比較，則他是一位在家居士，是無可置疑的。

因其錢幣的巨大數量及廣闊的流佈區域，超過了任何以前的印度希臘國王的建樹，這表示彌蘭王的軍政勢力曾抵達最高峯；於其逝世後國中各處又建塔供奉他的舍利；又因其受大多數印度人民的愛戴，他的令名因《彌蘭王問經》——一甚為著名的巴利語佛典——而得流傳。於其逝世後國中各處又建塔以供奉他的舍利，一位現代印度史學家稱讚他說：「的確，他是在

印度的印度希臘國王中最偉大的一位。」狻是不為過譽的。

三 關於龍軍長老的傳說

在第二章裏我們已略談彌蘭王的建樹及其生活的輪廓，茲再討論本經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龍軍長老。

巴利語 *Nāgasena* 音譯為那伽斯那、那伽犀那或那先，意譯為龍軍。東晉或較早些譯出的《那先比丘經》與現譯之《彌蘭王問經》之最初七品狻，在大體上很相近；其不同處多為人名、地名及往昔因緣故事之細節。巴利語本說佛陀曾為他們授記：「於我般涅槃後五百年他們將出現。」狻依照此說，龍軍與彌蘭王是生活在西元前一世紀左右，但史學家斯米氏認為彌蘭王的統治時期是在西元前160~140年左右狻。若然，則龍軍長老或彌蘭王的確切生卒年月，現時是不能決定的。

本經的<序話>說他們兩人在宿世作僧與沙彌時，均發了願：一願轉生為國王(彌蘭王)，另一則願在來世做一個具足大智慧、大辯才的哲人(龍軍)狻。在龍軍出生之前他曾在三十三天做天神，名大軍，經天帝釋的數次懇請他始允下降人間狻。結果他投生於喜馬拉雅山麓松弩多羅(Sonutara)婆羅門家。爾時，有一僧名樓漢(Rohana)者為了接引他，七年十個月的時間往該婆羅門家乞食。在此悠長的歲月中，除侮辱外，他是一無所得狻。七年以後他以方便法門令少年龍軍在喜馬拉雅山邊之守護平原的僧眾之前出家，並以《阿毗達磨藏》之七論教授他；在他年滿二十歲時令他受具足戒狻，令他赴長老馬護處住雨季三個

月。坐夏既畢，長老馬護遣其赴波吒釐子城阿育王寺，從長老法護學習更幽奧的佛典。從其住處瓦坦尼亞去阿育王寺的路程為一百由旬^矜。在法護的指導之下，六個月以內他精通了全部三藏並證得阿羅漢果位。即在此時時守護平原的僧眾遣信命其速返，因渴欲見他，並懇求他去屈服彌蘭王，因該王以詭辯去困擾僧眾^玕。既返守護平原獲悉長老壽護與國王辯論受屈之事後，他即登途旅行逐漸到達薩竭羅城(Sāgala = Sialkot)^玘。既達，他駐錫於該處的僧伽雅寺^玒。其後即為他和彌蘭王對話的開始。

上列各項係根據巴利本《彌蘭王問經》的陳述，但漢譯《那先比丘經》則有下列的不同點：

一、佛在舍衛國時有一象王曾聽佛說法，死後他投生於婆羅門家，後來他離家入山與另一婆羅門共同修道。生時他們曾發願，死後各獲所願。一轉生為國王，另一生於罽賓(Kashmira)之婆羅門家，具足大智慧、大辯才。當其誕生之日其家有一頭象也產子，因此他的父母將他命名為龍軍。約在十六歲時，他從其有智慧和神通的舅父名樓漢(Rohana)沙門者出家^玓；二十歲時又從頽陂曰長老受具足戒。

二、龍軍曾兩次被遣出僧眾的集會，不許共住，因他尚未證得阿羅漢果。其後不久他證取該果，得六神通並四處向人、天、鬼、神說法，遂逐漸旅行至薩竭羅城^玑去與彌蘭王辯論佛教教理。

三、無帝釋懇請天神大軍下降人間去降伏彌蘭王之事。

四、無樓漢赴龍軍之家乞食七年十個月之事。

五、無樓漢以《阿毗達磨藏》七論教授龍軍之事。

六、龍軍曾向一優婆塞(Upasaka)說法使之證預流果，並非一位優婆夷(Upasika)。

七、於其赴波吒釐子城的旅途中，龍軍不曾遇見一位精通《阿毗達磨論》的商人。

如上所述以及其他較小事件玠，載於《彌蘭王問經》及《那先比丘經》中者，即是龍軍長老的行狀。如果實有其人，他應是一位極聰明博學、精究三藏、具大辯才及能解決困難問題的高僧。本經巴利版的編者用了五十七個形容詞去稱讚他的德能，如：僧伽領導、一宗之師、博學、有經驗、聰明、敏慧、明哲、多智、三藏師、吠陀師、精通勝者之語、具足講解諸事的才能……吹法螺、鳴法鼓、作獅子吼、響帝釋之雷鳴玠……等。這樣看來他應是一位卓絕的大師。

四 本經的編著者、 年代、版本及內容簡介

本經巴利版的開始用了「據傳聞」(Tam yathā ‘nusūyate) 玠三字，那與一般佛典用「如是我聞」一詞不同，且未載作者或編者之名，這不是說無人編著此經。實際上根據現存的巴利語原卷及漢譯《那先比丘經》，此經的編著者似不止一人。於不同的時期或流傳區域，曾多次被人增添、修改、訛傳或缺損，因古代未有印刷術，經典依靠刺刻貝葉或銅牒去流傳或保存。

若非數個寫卷或譯本加以對照、勘審，則無法區別其同異的。

依照巴利文學者大慰氏夫人的意見，本經形成的經過或許是如此：

一、龍軍與彌蘭王的對話約發生在佛滅後五百年(西元前一世紀頃)。最初由宮廷的書記記錄了二十條左右並刺刻在銅牒上，當時所用的語言為波羅克哩特(Prakrit)。

二、約在西元前90~140年頃，此作品之最初五部分被人從波羅克哩特譯為梵文(Sanskrit)。

三、古代錫蘭的先師們(Teachers of old)從梵文將其譯為巴利語(Pali)，此事年代不詳。

四、於1777年或1747年，錫蘭比丘 Hinatikumburē Sumaṅgala 從巴利語譯為僧加羅語(Sinhalese)。後來於1877此譯本初次在錫蘭首都科倫坡刊印發行。

這是追溯該書的最初形成及其在錫蘭流傳的情況。從其最初二十條的記錄至於現存羅馬字版本之四二〇頁的篇幅，無疑地份量增加了數百倍。如何及由誰增添了如許之多，是不易回答的問題。

至於漢譯《那先比丘經》**珉**，《大藏經》祇說其「失譯人名附東晉錄」，意謂此經的譯出在西元317~420年之間。但附於東晉錄的經典不一定就在該時期譯出，它的譯出或許早於東晉。日本學者水野古閑(Kegan Mizuno)基於該經晦澀的辭句、文體及與那國(Yona)被譯為大秦國的事例，認為它譯出於後漢(西元9~220年)時期**眈**。若如此，於西元三世紀時此經已由梵文本譯成漢文而名《那先比丘經》。此經有甲、乙兩個譯本，乙本較甲本詳細，分為上、中、下三卷，但兩者內容相差不遠，從首至尾與巴利羅馬字版本之一至八十九頁大體上符合，祇是細節有異。

若以三世紀之初此經已有漢譯，加上巴利本多次提及三藏、經、律、阿毗達磨七論、四阿含、五阿含或《小部經典》(Khuddaka-Nikāya，包括《法句經》、《本生經》)等事看來，則此經的作成應在《小部經典》完成之後。關於此，英國巴利文學者大慰氏曾說：「此經比巴利聖典三藏為晚，另一方面，它不但早於各大疏釋(五世紀時佛音在錫蘭作成)，而且是唯一在正藏以外被遵奉為絕對權威的經典。」^昇

若然，則此經之成書應在西元一、二世紀之時。

此經聲稱彌蘭王與龍軍兩人曾會見並討論佛教哲理。前者已被證明實有其人，但後者是否為一歷史人物，我們現時不能肯定。這是因為龍軍的生活被神話籠罩，諸如：一、他宿世曾為天神，名叫大軍^𑖀，不樂人世；二、佛陀曾為他授記，預告他之出生時期^𑖀；三、當他證阿羅漢果時：「諸天喝采，大地震動，梵天鼓掌。」四、他有神通：「他沒於阿育王寺而現於喜馬拉雅山……」^𑖀等等。但此經實有一作者或多數作者和編者，他們借用了彌蘭王與龍軍之名擬設問答。大慰氏說：「凡有所問及難題皆假借國王之口，他扮演了次要的腳色，但對各個問題的解答——那確實是本經的重要部分則借用龍軍之口。」^𑖀這或許是一個合理的推論。所以他又說：「這對各個讀者是很明顯，下面的每一頁不是實際的對話。在我們的面前的實是一歷史演義(A historical romance)，雖然其勸善懲惡的目標把故事蔭蔽起來^𑖀。」如果此議可接受，我們不應從此經中求歷史，而是著重在其佛教理論方面的闡釋及其思想方面衍進的過程。

現存巴利本《彌蘭王問經》以三部分組成：一為彌蘭王問有七品，加上<序話>計八十九頁，約佔全書的百分之二十三。這可能是該經的原始成份被人從梵文譯為巴利語及漢文。因漢譯時間較早，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頃，很少增添更換的痕迹。它簡單樸實，保存了原來面目；除阿羅漢有神通力外，神話不多見。另一方面巴利本似經過多次修改、增加及盲目抄襲，而鬧出笑話，如彌蘭王往訪外道六師富樓那、迦葉等**旻**。這是抄襲《長阿含·沙門果經》摩竭陀國阿闍世王訪問六師的故事**旻**，但編者不知佛陀是生存於西元前五世紀，而彌蘭王是西元前二世紀時的人，他們之間先後相差約三百多年。這六師外道如何能享壽數百年並「靜坐等候」該王提問呢？即此一端可見係後人妄自添改。漢譯《那先比丘經》不載此事，且結束於他們兩人回憶當日之一切問答皆有圓滿收獲處。此處約相當羅馬字本第八十九頁所載的短跋所說：「彌蘭王問答終(Milindapaṇhānam pucchā-vissajjana samatta.)。」**旻**此為巴利本《彌蘭王問經》之第一部分。本經的第二部分<難問>及第三部分<譬喻問>佔百分之七十七的篇幅，它們或是錫蘭或是暹羅的博學僧侶所增補**旻**。因為在「難問」的開端，編者把彌蘭王描繪為一位奉行八戒、受持八功德、捨莊飾、披袈裟、不執行國務、捨貪瞋癡及修道的苦行者**旻**。所以如此，他是想令龍軍歡喜，藉便提出問題。試問：一位平素不識佛法，不熟悉佛教禮儀的國王會在第二次會晤龍軍時即驟然變做持戒的居士或苦行者嗎？或者那是編者的故意誇張？

<難問>(Mendaka-paṇha)是本經最長的一部分，有二七二頁，計九品，包括比量之問及頭陀行。屬於第三部分的<譬喻問>(Opammakatha-paṇha)有五十八頁共六品。原來有一〇五個子目，現祇存六十七個問題。此中的主要討論是關於動物、植物、飛禽、蟲蟻、器物、職工等的德能。據說這些德能是一位修瑜伽行者應具備的條件。此第二、第三部分各有其體裁、風格、主題；它們與第一部分相較是有差異處的。

<難問>的主要題目涉及《長阿含·大般涅槃經》所載的若干事項及佛教史著名的典故，諸如最後供飯，禮敬舍利，地震的因緣，法與律之隱顯，涅槃無形相，提婆達多之出家，破和合僧，目連之死，瞿曇彌之獻雨衣，護咒之有效無效，比量之問，頭陀行等等。它們在經、律、論三藏中皆有記錄，若非多年鑽研聖典及佛教史的學者，是不能洞悉其中的奧義及細節的。若如此，何以一位平素對佛教無任何知識的印度希臘國王數日之內即成為精通三藏的論師**斫**，並提出許多左右為難的問題？此點也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在<難問>的「前言」裏，彌蘭王向龍軍提議說他欲在一幽僻處同他談論，「但不願有其他第三者在場」，這與「爾時彌蘭王在五百與那人環遶下升登一華麗車乘……」**斫**恰好相反。我們應知彌蘭王是一位統治廣大領土的印度希臘國王，縱使他不顧慮自己的安全，遣出衛兵侍從，恐怕他的大臣們決計不會讓他那樣做。本篇的編撰者抹殺實際情況隨意編寫，我們認為那是不合情理的。

基於本經所載位於印度恆河北岸的許多地名及河名，它們似與作者有相當關係。對此，大慰氏主張說：「《彌蘭王問經》的作者曾居住在印度的西北，或即在五河地方(Punjab)。」⁹但他沒有揭示他的姓名。對於本經後期的編撰者，其姓名籍貫也不易確定，但我們或可試作下列的推測：

約在西元五世紀頃，一位從印度赴錫蘭精通巴利三藏的高僧佛音(Buddhaghosa)，作了許多南傳佛典疏釋並撰寫《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他關於戒律的另一名著為《善見律毗婆沙》(Samanta-pāśādikā)，於西元489年被僧伽跋陀羅譯為漢文**禪**。此書的第一卷〈阿育王品第三結集法藏〉，提及與目犍連子帝須的宿世生活相關的事件，如：一、他宿世原為天神名帝須(Tissa)，經僧眾之懇請他降生於婆羅門家。二、私伽婆與旃陀跋闍共同向其家乞食，但七年間，他們乞食不得，乞水也不得。三、他曾親見佛陀並得授記**禪**。這與龍軍的傳說很相似：一、他曾為天神名大軍(Mahāsena)，經帝釋懇請始下降人世。二、樓漢曾向其家乞食七年餘，一無所得。三、他也得佛陀授記並指出他之出生日期。此三事載於巴利本而不見於漢譯之《那先比丘經》。在五世紀時，此經在錫蘭很受人敬重，佛音曾四次引用於其作品中**禪**。雖然其字句與現存的巴利本稍有出入，我們認為帝須的故事被移植在龍軍故事上，否則為何巴利本有此神話而漢譯本則無？據此中的蛛絲馬迹，《善見律》的作者極可能便是此書作者佛音。

復次，用羅馬字編寫此經的註疏《彌蘭王疏》(Milinda-Tika = Madhurattha-pakasini)的編者簡尼(P. S. Jaini)君說該疏的作者

「於其解釋此經<序話>之五首偈頌時，他注意到這些偈頌及序跋中的一些句子皆是佛音尊者所作……這表示存在這麼一種傳統，他認為他(佛音)曾積極地修正甚至重寫《彌蘭王問經》。」
 窈

若如此，我們可以說著名的佛音大師曾為《彌蘭王問經》後期的編者或者為潤色者，或者兩者都是。

五 本經的重要思想及其貢獻

本經討論的範圍甚廣，除僧團的生活與佛教史的各方面外，其教理的主要點為涅槃、輪迴、佛身、五蘊、靈魂、業力、名色與轉生、善法的特相、自力與他力等等。這是以《阿含經》及《阿毗達磨論》為根據去闡釋上座部的原始佛教思想。在行持方面其著重點是持戒、禪定、瑜伽或頭陀行，因而離苦得樂，證阿羅漢果或涅槃等。但是，有時此經透露近似大乘佛教思想的消息，如虛空與涅槃是無為法、涅槃實有、法身可以見佛、迴向功德、自力與他力，以及毗山多羅王布施之新詮釋等。茲略舉數例如下：

一、虛空與涅槃：傳統的上座部認為虛空($\bar{A}k\bar{a}sa$)是五大原素(Dhatu)地、水、火、風、空之一，不能與涅槃並列，不被承認為無為法，祇有涅槃是無法為。它是不由因生，無垢、無塵、清淨、潔白、不生、不老、不死、歡樂、清涼、無畏(Miln. 三三三)；它是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已生、非未生、非當生(Miln. 三二)。再者，長老目犍連子帝須於其所作之《說事論》

(Kathavatthu. vi. 六)裏極力排斥北路派(Uttara a pathaka)及摩醯薩派(Mahims a saka)等人的主張。但此經承認虛空與涅槃是無為法，且將虛空的十德與涅槃的十德相提並論(Miln. 三二一)；又說此二者是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Miln. 二六八、二七〇)。實際上這是一切有部的理論，該宗曾盛行於迦濕彌羅。若作者是北印五河流域人，因兩地很相近，他無形中受了一切有部的影響是可能的事^字。

二、自力他力的往生：古代印度崇信自然界的神祇或梵天思想起源甚早，在吠陀時期已具端倪，於印度教興起之後更為系統化。該教的聖經《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主張對天神絕對的信仰，對依靠神祇的威力而求救度，因為自力小而他力大，佛教的淨土往生思想似受了此種影響。所不同者為往生的處所：一為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另一為天堂。當彌蘭王說他不相信「若百年作不善，死時獲取一念皈依佛，他將往生天界」時，龍軍以「一塊小石頭靠自力不能浮在水上，但一百輛車的石頭裝在船上也不會沈溺」的譬喻(Miln. 八十)作回答。很顯然地，這種舉例能令人接受「他力」的偉大權威。

三、佛與法身：大乘佛教的法身(Dharmakaya)與佛身(Buddhakaya)實際上是義同名異，故《維摩經·方便品》說：「佛身即法身。」其他經典對此的說法很多，《勝鬘經》說：「法身者即是實相真如法也。」這定義頗為適當。但小乘佛教祇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功德為法身^字，兩者的差異點是很明顯。欲知其衍進的程序請檢閱下列兩種經典。第一、南傳

《大般涅槃經》揭示佛陀曾向阿難宣說遺教：「阿難！我為汝等所建立的法與戒(Dhamma and Vinaya)，於我去世後應為汝等的導師。」¹此處法與戒並列，前者為佛的教法，後者為戒律。換言之，二者之合併即為早期的法身觀。第二、《彌蘭王問經》認為，如來雖然已入於無餘涅槃，不能知、不能見他在何處，但可以法身指出之，及以法見之；因為法為世尊所說，見法者即見世尊(Miln. 七三，七一)這可追溯到《雜阿含經》的「見法者見我，見我者見法」(S. III，一二〇)的旨意，但它對初期佛典的措詞有所改善，它大膽地用法身去指示住在涅槃位的世尊。此種玄妙的意義促成後期大乘佛教對法身的各種詮釋，殆亦自然衍進的現象。

四、迴向所作功德：一般人認為菩薩與聲聞之不同點，在於為己與為人。菩薩行是修習六度萬行，捨身餵虎，代人入地獄受苦，及不願捨棄眾生而獨自成佛。另一方面聲聞弟子著重修戒、定、慧，了知四諦及三法印而證阿羅漢果，對於入世救人之事則不多見。我們認為本經下列的一段是一例外：「若人於一百年間將其所作之善迴向他人，當其再三迴向時善更見增加；他可能與任何他所欲之人分享該善。」(Miln. 二九七)此即是世人所知的迴向功德(Transference of merit)。這種行為實是為他人饒益的菩薩行，非自度自了的聲聞弟子所能做到。從修持方面著眼，這也揭示從小乘到大乘的痕迹。

五、靈魂與轉世：印度自遠古以來即相信靈魂、再生、業力與果報。後起的佛教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或對原有的思想加以改進或加以新的詮釋，因而形成了佛教特有的教理，如相

信再生而排斥靈魂(Vedagu)紆，佛教三法印中的無我(Anattan. Skt. Anā tman)即是一個好例子。為了解釋有「再生而無靈魂」的問題，原始教經典及本經用五蘊：色、受、想、行、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的配合及它們的作用來代替靈魂。關於此，龍軍用了許多譬喻，如以皮、肉、心、肝，色、受、想、行、識等之組合而成「龍軍」。其實「龍軍」祇是名稱、名號而已，並沒有「人」(Puggala)或「我」(Attan)或靈魂(Soul)。同樣地，以車轆、車軸、車輪、車身等之組合而成車，實無有車，車祇是各種零件配合而成，也祇是一個假名。(Miln. 二六～二八)

佛教既不承認靈魂而相信再生或轉生，很自然地彌蘭王想知道：「誰轉生？」龍軍的回答是：「名色轉生。」他且說：「此名色自己不轉生，但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以該業另一名色即轉生。」(Miln. 四八)此處是指人之轉生是業力(Karmic force)而非靈魂。關於名色轉生(Sankamati-to pass over)的進程序，龍軍回答的大意為：如有人從一燈點燃另一燈，原來的燈或燈光是不轉讓給另一燈的；同樣地，教師以詩歌教兒童時，該詩歌是不會從教師轉移或移讓給他人的。名色轉生也是如此(Miln. 七一)。雖然他是這樣解釋，我們或會感覺轉生仍攝一種神秘性。如是，現代人用無線電話，或電視的遙控器(Remote control)是否有同樣的神秘性？簡單言之，它們的相似點是：一為業力，另一為電子力(Electronic force)。兩者的活動力皆不能見，但其效果則相同。上述的「名色轉生」是早期佛教及上座部的理論，但本經<難問>第一品第六(Miln.一二三)提及「入胎」要具備三

個條件即：一、父母交會；二、母有經水；三、香陰現在(Gandhabba)。此香陰被人解釋為：一個求再生的實體，且即將入胎(A samsaric entity seeking rebirth and about to enter a womb.)¹ 耶。龍軍且說那是世尊所說，但未說明出自何處。此「香陰」是否涉及「靈魂」的嫌疑？如它是與靈魂相似之物，則後期佛教對「名色轉生」的理論，已滲入他宗的或外來的成份，它已非純粹的、原始佛教的教義了。

六、舊故事新詮釋：在許多佛教故事裏，毗山多羅王之布施(Miln. 二七五)及提婆達多之出家(Miln. 一〇八)是相當著名的。前者描寫一個國王將其妻子、兒女無條件地施捨給一婆羅門，聽其鞭打、奴役及虐待他們。他對此無絲毫惻隱之心，並不加以撫慰；他的心硬如鐵石，因而彌蘭王發問說：「為何一人求功德而給他人帶來痛苦？為何不不施捨他自己為布施？」或者，我們對此也感覺不公平。但龍軍作了下列的回答：一、有些人甚至施捨自己的生命，若然，則施捨妻子不會造成施捨生命的嚴重性。二、當父親負債或因生計壓迫，他會抵押或出賣其子；毗山多羅王是為了獲得法財及證取全知智遂抵押其妻子，「他祇做了他人所布施者」而已。三、婆羅門所乞求者為他的妻子兒女而非他自己，於必要時他會以身施捨的。四、他預知他的兒女的祖父會將他們贖回；如此，他們是不會永久被人以奴隸使用的。基於上述的理由，他的解釋似近於情理。(Miln. 二七五～二八五)

提婆達多在佛教文學是被描繪為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他犯了五逆罪：一、破和合僧；二、擲大石出佛身血；三、教阿闍

世王放醉象踐佛；四、以拳殺華色比丘尼；五、置毒於手之十爪，欲由禮佛足而傷佛。㊟據說破和合僧者將在地獄受煎熬一劫，以此之故，彌蘭王對佛陀為全知者表示懷疑，因他似不知提婆達多將犯上列各罪及入地獄受苦一劫，故令他出家。若知而度之則佛非仁慈者，拔苦者。龍軍對此的回答為當佛陀以智慧觀照彼之宿世時，他發現此人是罪惡深厚，若不度之出家，他將在地獄受苦百千劫，為縮短及減輕他的受苦期限故使之出家。這樣佛陀既是全知者，又是慈悲救苦者。龍軍用了五個譬喻去替佛辯護及說明他的理論。像這樣的新詮釋是可喜的現象。

六 本生經式的世界觀

現存《本生經》(Jātaka)的主要內容，是描寫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以前的宿世作業及投生的類別，它們包括飛禽走獸及其他動物。這些故事裏的道德觀念很濃厚，借用禽獸的對話，或作為去勸善懲惡，或彰顯佛陀在數百轉生中雖投胎於禽獸，但常修善積德，其結果為他證取了正等正覺。本經的<譬喻問>論及天地日月、鳥獸蟲魚、男女老幼、官吏職工、飲食雜物等的德能(Guna, quality, attributes.)，它或許是受了《本生經》故事的影響。但兩者各有其中心點，前者是動物傳記的記錄，以佛陀為每一故事的主角；後者很注重觀察萬物(動物與非動物)之特性、優點及德能，並含有鼓勵修瑜伽行者去把握各物的美德，因而促進其正行道的作用。在範疇方面它所涉及的事物很廣闊，不限於有生命的動物。我們認為作者對人物、動物及萬象

的觀察和分析，是很精確且富於科學家格物致知的精神。茲略引數例以供大家欣賞。

一、龜：牠浮在水面、昂首，若見任何人即潛藏深處；當其行走時若見任何物，或聽到任何聲音，牠立即縮其頸及四肢於自己的硬殼內，寂然無聲，住立以保身。(Miln. 三六八)

二、松鼠：當松鼠被敵人襲擊時牠搖動其尾令放大，牠即用尾作棍以抵禦敵人。(Miln. 三六八)

三、蠍：牠用尾作武器，並豎其尾而行。(Miln. 三九四)

四、獅子：獅子盡形壽不向人折腰。(Miln. 四〇〇)

五、鴛鴦：鴛鴦至於命終不棄其偶。(Miln. 四〇一)

六、大海：大海不與死屍共住。(Miln. 二八〇)

像這樣對自然及大小動物的精密觀察，應是一位自然學家的親身體驗；若是一位博學僧侶的作品則更為難能可貴。

上述各節，對本經的重要點作了簡單的介紹。本經以有趣的譬喻或故事解釋晦澀的佛教教理，本經之為深具佛教哲學的論著已被學界公認。因為它的特點，本經流傳甚廣：南亞的印度、錫蘭；東南亞的緬甸、暹羅、越南、柬埔寨、老撾；東亞的中國、日本、韓國等都知道它。其有不同語文本，如波羅克哩特、梵語、巴利語、錫蘭語、漢語、日語、英語、法語、德語及俄語等。兩千多年來，它始終深受學術界重視。我們虔誠禱祝其將來永住世間，以俾法輪常轉，佛音廣播。

七 餘 絮

我與本經的因緣前後已有數十年。最初當我在印度國際大學(Visva-Bharati University, Santiniketan, India.)學習梵語和巴

利語時，曾選讀《彌蘭王問經》中的重要部分；後來在美國大學講學時又引用了長老龍軍所說的「轉生」和「靈魂」的高論。但那仍是短暫的偶然事件，我從來不曾有著將全經譯為漢文的設想。

1988年秋，我接受了錫蘭(斯里蘭卡)披羅典尼亞大學客座教授之聘，遂從美赴錫而重遊楞伽島。即從此時，我開始自巴利語原文翻譯本經為漢文；因原卷甚長，有四二〇頁，未能立即譯完。又因此際錫蘭土匪發動叛亂，他們以民族解放黨(Jathika Vimukti Party, 略為 J. V. P.)之名，四處搶劫，殺人放火，困擾民眾。所幸者我們的住宅距佛牙寺約兩英哩之地，幸蒙三寶加被，得免於難。

1991年冬季自錫蘭返美後，我繼續在佛州之奇士美(Kissimmee, Florida)及艾州艾城(Iowa City, Iowa)兩地翻譯餘存的部分。如此經過數年，直至1995年年底，全書正文譯稿始繕寫完畢。又因寫<導論>、作註釋再費時數月。從始至終七年以來，我以譯經為日課，除執行應作事務外，大部分時間都用於這上面，今幸告完成，則責任的重擔可以減輕了。

在譯文方面我是謹慎從事，以極大的努力，務求對原文忠實及令其淺顯易解。這是譯者的「寸草心」之微忱，欲以酬報兩千年來中印先賢創建中印文化交流之艱辛。同時，若譯文有欠妥之處，希海內外碩學不吝賜教。

在翻譯本經的過程中，我曾參考許多關於它的外國語譯本及研究論文，其中對我有極大助益的是荷烈氏(I. B. Horner)的Milinda's Questions 及大慰氏(T. W. Rhys Davids)的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兩書。他們兩位是英國巴利語學者中的先進及巴利聖典會的先後主席，該會出版的巴英字典——是研究巴利語不可少的參考書——亦予我大幫助。我借此機會向他們致敬。為了搜求此經的日譯本及有關方面的研究，冉雲華及釋恆清兩位教授於百忙中為我勞神不少，我很感謝他們。因美國佛教會及其同仁們的慷慨解囊助印使本經得以出版問世，令人分享法味，我特向他們致非常誠懇的謝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宮靜教授將本經介紹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該社的主管及其編輯通力合作，使本經在排印方面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為了各種友好的援手，我也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激謝。

末了，若翻譯佛典有任何功德，我願以此功德迴向一切有情，並祝：

人羣幸福 世界和平

巴 宙 於美國艾城

1996年4月8日

【註 釋】

泝 MQ. I. p. xxxi.

沝 QKM. I. p. xlviii-xlix.

尅 CVDE. p. 27.

林 GI. p. 88.

杼 Ibid. p.89.

泞 CVDE. p. 27.

洞 GI. p. 90~91.

洄 Bud-2500. p. 195.

泮《辭海》p. 1012. 上海中華書局。

洳 OHX. p. 145.

洳 Bud-2500. p. 196.

洳 Ibid., p. 195.

洳 GBI. p. 141. p. 421; Indo-G. p. 74.

洳 Bud-2500. p. 197.

洳據《巴英字典》，1由旬為7英哩。見 Pali-Eenglish Dictionary.

洳 Bud-2500. p. 197.

洳 EHI. p. 225.

洳 Indo-G. pp. 99~100.

洳 Bud-2500. pp. 195~196; QKM. I. p. xx.

洳 Mora. p. 821. D-F; IndoG. p. 100; QKM. I. p. xx.

𪔑 Indo-G. p. 97.

𪔒 Indo-G. p. 100.

𪔓 Miln. p. 420. Also see Miln. p. 88.

𪔔 QKM. p. xxii; Indo-G. p. 98.

𪔕 DialB. See MPNS. part II. p. 189. 191.

𪔖 Indo-G. p. 98.

𪔗 DialB. II. pp. 156~157.

𪔘 Miln. p. 420.

𪔙 Indo-G. p. 100. 原文為：Surely he was the greatest of the
Indo-Greek Kings of India.

𪔚 Miln. pp. 1~89.

𪔛 Miln. p. 3.

𪔜 OXH. p. 145.

𪔝 Miln. p. 2.

𪔞 Miln. p. 4.

𪔟 Miln. p. 8.

𪔠 Miln. p.12~13.

𪔡 Miln. p. 14~16.

𪔢 Miln. p.18

𪔣 Bud-2500. p. 58.

𪔤 Miln. p. 22.

𪔥 《那先比丘經》，見《大正藏》卷32；Taishāo No. 1670B. Vol.
32. pp. 704~705a.

玢 Ibid. p. 705a.

玦 MNBS. pp. 6~7.

玸 Miln. pp. 21~22.

珎 Miln. p. 1.

飈 MilnQ. p. 5; QKM. I. p. xii.

珎 《那先比丘經》，見 Taishō. No. 1670A. 1670B.

眈 MNBS. pp. 104~105; On the Recensions of Milindapañha. by
Kogen Mizuno.

畀 QKM. I. p. xxxviii. and xiv.

畹 Miln. p. 5.

逋 Miln. p. 3.

疰 Miln. p. 11.

𦉳 QKM. I. p. xvii.

眈 QKM. I. p. xvii.

盱 Miln. pp. 3~4

盱 DialB. I. Sāmaññaphala Sutta. pp. 69~76.

眈 Miln. pp. 89~90 .

𦉳 MNBS. pp. 31~34 ; QKM. I. p. xxiv

𦉳 Miln. p. 90

𦉳 Miln. pp. 363~365.

𦉳 Miln. p. 90, The opening verses.

𦉳 Miln. p. 4.

𦉳 QKM. pp. xliv~xlv.

裨 Taishō. No. 1462. vol. 14. ch. 1; 《巴宙文存》，174頁，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禡 Miln. pp. 3. 6. 8.

秣 QKM. p. xv.

窳 DKM. p. x; MilnT. p. xii; MQ. p. xix.

穿 MQ. pp. xvii. xviii. xlii.

笏丁福保：《佛學大辭典》，1380～1381頁。

料 DialB. II. p. 171; 巴宙譯：《南傳大般涅槃經》，97頁，臺灣，1972.

紉《巴宙文存》：「中國佛教與靈魂不滅的爭論」，68～70頁，臺灣，1985.

𠵼 MQ. I. p. 172.

𠵼丁福保：《佛學大辭典》，540頁，引《法華文句》，卷八。

𠵼 MNBS. pp. 33～34; QKM. I. p. xxiv. 關於暹羅版之增添及差異。

𠵼 MNBS. p. xiii. xiv. concerning the various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Milinda-pañha.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MILINDA PAÑHA was published by Nauka Publishers. Moscow. 1990., and its translator is Andrey Paribok. I am grateful to Prof. Ratna Handurukande for this information.

𠵼1991年冬季從錫蘭返美國時譯者將自己之精美住宅捐贈給一個宗教團體作為免費救濟所，它以 The Pachow Home 為人所知。

南傳彌蘭王問經

卷 上

敬禮薄伽梵、應供、正等覺[1]

一 序 話^①

在殊勝的薩竭那城，^②
有王名彌蘭，^③
如恆河之於大海，
往謁龍軍。^④
他向機警、雄辯、
執炬者、聞闍者，
詢問許多幽深問題
導引至是處非處。
對所問的解答
亦根據微妙意義，
徹心、悅耳、未曾有、身毛豎，
潛入於論、律，
及解釋經之網。
龍軍之談論，
彩飾著譬喻和方法，
於此求智並令心喜，
諦聽深問，
割破疑點。

據傳聞有一與那人^⑤的城名薩竭那，是各種商品交易之所，河山秀麗，地區、城邑可愛，有林園、花園、林藪、池沼、蓮池——江河、山巖、林藪很明媚為博學者設計。敵人與仇敵被

降伏，不被壓迫；各種各式的碉堡、守望臺都很堅固，殊勝的城門還有拱道；王宮有深壕與白色圍牆環遶；街道、四衢道、十字道、廣場被良好規劃；各種店鋪內充滿精美貨品，完善陳列；它以[2]數百個布施之所作裝飾；它以百千如喜馬拉雅山峯^㉔的華麗屋宇作莊嚴；它充滿著象、馬、車乘、行人。一羣羣美貌男女偕行；它簇擁普通民眾、刹帝利、婆羅門、商旅和傭工；它回響著對沙門、婆羅門的各種禮敬；它被具足多種知識的英雄屢屢訪謁；它有各種布店：波羅奈^㉕細布，可東八羅^㉖布等等；它有各種花店及香店，皆有芬香，店中精緻陳列；它充滿許多可愛的珍寶；成群的文雅商人趨赴光顧那庫藏中滿是財寶、穀米、財產、眾多飲食、種種食品、飲料、糖糕、飲汁，豐富如北俱盧洲^㉗。它的豐茂與阿拉迦曼達^㉘天城相似。

既如上述，茲應說他們兩人的宿世作業；並應以分為六種^㉙解說敘述之，諸如〈宿世因緣〉、〈彌蘭王之問〉、〈特相之問〉、〈難問〉、〈比量之問〉、〈譬喻說之問〉。於〈彌蘭王之問〉中分為二種：〈特相之問〉、〈斷惑之問〉。於〈難問〉中也分為二種：〈大品〉與〈論瑜伽行者之問〉。

宿 世

所謂宿世者即其前生作業。往昔當大迦葉世尊住於教法時，有大比丘僧眾住於恆附近一所精舍。彼處諸比丘具足通常戒律。他們清晨早起，執長柄帚，念佛功德，打掃天井，堆積塵埃。爾時有一比丘喚一沙彌說：「來，沙彌！將此塵埃拋出。」該沙彌置若罔聞，即行走出。比丘第二、第三次喚他，他仍置

若未聞，即行走出。該比丘於是發[3]怒心想：「此沙彌很難相語。」遂以帚柄擊他，他即啼哭。出於怖畏，拋出塵土，他發第一願而說道：「以此拋出塵埃福業，願我於任何轉生之處乃至證涅槃，會有大威力、大勢力，如正午的太陽。」

即拋出塵埃，因洗浴他走向恆河渡頭。當見恆河波浪吼嘯洶湧，他又發第二願而說道：「願我於任何轉生之處乃至證涅槃，能夠速起無盡辯才，如此洶湧的波濤。」

時該比丘將掃帚安放在帚室，也走向恆河渡頭洗浴。聽此沙彌發願，他想到：「此人經我的促使乃發願如此。如是，我何事不得成就哩？」他遂發願說：「願我於任何轉生之處乃至證涅槃，會有速起辯才如恆河之洶湧波浪，並有辯才對此人頻頻發難之一切問題的善作解答。」

他們兩人從一佛到另一佛(出世)之際，輪迴度日於天與人之間，譬如長老目犍連子帝須^坦曾為我佛世尊所見，他們也為佛所見過，他授記說：「於我般涅槃五百年後，他們將出現於世。凡我所說的微妙法與律，他們將以質問、譬喻使之清晰明白而得分別。」

於他們中沙彌變作印度薩竭那城的國王名彌蘭。他博學、多聞、聰明、能幹；他忠實地於應做之時舉行與過去、未來、現在有關的一切瑜伽典禮；事務。他熟悉種種技藝，諸如：傳說、俗諦、數論、瑜伽、正理、勝宗、算學、音樂、醫學、四吠陀、古典、歷史、天文、幻術、因明、咒術、兵法、韻[4]律學、指算，稱為十九項。他是一位難勝難降伏的辯論者，他被稱為諸宗開山的始祖。若論膂力、迅速、勇敢、智慧、全印度

無人堪與彌蘭王相等。他富足而有大財富，大資源；他的武力、輜重是無邊際。

爾時彌蘭王一日欲出城檢閱其無邊的武力、輜重、四軍的排陣行伍。當其軍隊奉命城外集合，王喜好並極欲與順世論油、吠檀多等人辯論會話。他仰視太陽之後向群臣說道：「今日時候尚早，現在進城，將做何事？是否有博學者、沙門、婆羅門、一僧伽之主、一派之首領、一宗之師，他們被承認為阿羅漢、正等正覺者而能與我談論，驅逐我的疑惑？」

說此語已，五百與那人向彌蘭王說道：「大王，有六師注：富蘭那迦葉、末迦利瞿舍梨子、刪闍耶毗羅胝子、阿耆多枳舍欽婆羅、巴鳩馱迦旃延、尼乾陀若提子，他們是一僧伽之主、一派之首領、一宗之師，他們是週知聞名的開山始祖，為人眾極端尊敬。大王，你可詢問他們而驅除疑惑。」

爾時彌蘭王在五百與那人環繞下，陞登一華麗車乘前往富蘭那迦葉所在處。既達其處，他與富蘭那迦葉互相問候。既問候已，復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彌蘭王問富蘭那迦葉如此說：

「尊者迦葉，誰是世界的支持者？」

「大王，地是世界的支持者。」

「尊者，若地是世界的支持者，[5]為何去無間地獄的有情越地而去？」

說此語已，迦葉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吐出(此難題)，他雙肩下垂，沈默、沮喪而坐。

其後，彌蘭王向末伽利瞿舍梨子如此說道：「尊者瞿舍梨，是否有善業不善業？是否有善不善業之異熟果？」

「大王，無善業及不善業，無善業及不善業的異熟果。大王，那些在此世為剎帝利，往生他世後，仍將再做剎帝利^泐。那些為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旃陀羅、補羯娑者，往生他世後，仍將再做婆羅門……補羯娑。(若如此)甚麼是善業及不善業？」

「尊者瞿舍梨，若此世的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旃陀羅、補羯娑，往生他世後仍將再做剎帝利……補羯娑，則善業與不善業實無作用。若如是，尊者瞿舍梨！那些在此世被斬手的人，往生他世後他們也被斬手；那些被斬足的人，再被斬足；那些被割耳、刖鼻的人，再被割耳、刖鼻。」——說此語已，瞿舍梨遂默然。

爾時彌蘭王心想：「誠然印度是空虛，誠然印度^泐是空虛。竟無任何沙門、婆羅門堪能與我會話而驅逐疑惑。」於是彌蘭王向羣臣說道：「月明之夜實是美麗，若現時我們往訪沙門、婆羅門提出問題，誰能與我會話而驅逐疑惑？」說此語已，羣臣住於沈默而視王面。

爾時薩竭那城十二年來缺乏明哲的沙門、婆羅門或居士。當聽說某處有明哲的沙門、婆羅門或居士居住，國王即往其處向其提出問題；[6]但他們既然都不能回答國王的問題而令滿意，遂奔竄此方、彼方；其有不走向他處者，則全都住於沈默。大多數的比丘皆去到喜馬拉雅山。

爾時有一百俱胝阿羅漢住於喜馬拉雅山之守護平原^泐。彼時尊者馬護^泐以其天耳聞聽彌蘭王之語已，遂集會比丘僧眾於瑜隄陀羅^泐山頂，問諸比丘說：「諸賢，是否有任何比丘能與彌

蘭王談論而驅逐其疑惑？」說此語已，一百俱胝阿羅漢皆默然。第二、第三次再作此問，仍皆默然。於是尊者馬護向比丘僧眾如是說道：「諸賢，在三十三天凱旋宮**爇**之東有一天宮名計都摩提**焈**。有一天子名大軍**焈**居住其中。彼能與彌蘭王談論而驅逐其疑惑。」於是一百俱胝阿羅漢皆沒於瑜隄陀羅山而現於三十三天。

爾時天主帝釋**焈**見諸比丘從遠蒞臨。既見，彼往詣尊者馬護所在處。既達，彼向尊者馬護作禮，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彼向馬護尊者如此說道：「尊者，到來的比丘僧眾實是偉大。我是僧眾的侍者。此有何事？我將何為？」

尊者馬護於是向天主帝釋如此說：「大王，此印度薩竭那城的國王名彌蘭，是一難勝難伏的論師。他是被宣稱為諸宗開山祖師的領袖。他往詣比丘僧眾，欲以邪見理論發問而困擾比丘僧眾。」

爾時天主帝釋向尊者馬護如此說道：「尊者，此彌蘭王從此逝去而降生人[7]世。但尊者，那住於計都摩提殿的天子名大軍者能與彌蘭王對論而驅逐其疑惑。我們將請求此天子投生人世。」

於是天主帝釋隨眾比丘僧眾進入計都摩提殿，擁抱大軍天子後如此說道：「仁者**焈**，比丘僧眾請求你投生人世。」

「尊者，我無興趣於許多工作的人世；人世是黑闇。我於此天界獲更高的轉生後將證般涅槃。」天主帝釋第二次、第三次地請求，大軍天子又如此說道：「尊者，我無興趣於許多工作人世；人世是黑闇。尊者，我於此天界有更高的轉生後將證涅

繫。」

於是尊者馬護向大軍天子如此說道：「仁者，遍觀人世及天界，除你之外，再無何人能擊破彌蘭王的理論而住持教法。仁者，比丘僧眾請求你說道：『好仁者，投生人世之後，你將護持十力(佛)之教法。』」說此語已，大軍天子想道：「誠然，擊破彌蘭王之理論，我便得擁護教法。」於是他欣喜說道：「善哉，尊者！我將投生人世。」他允諾了。

爾時諸比丘既在天界完成任務，便沒於三十三天的天神中而現於喜馬拉雅山的守護平原。於是尊者馬護向比丘僧眾如此說道：「諸賢者，有一比丘尚未來此比丘僧眾之集會。」說此語已，有某比丘向尊者馬護如此說道：「尊者，有[8]樓漢毘尊者從此入喜馬拉雅山入滅盡定已第七日。請遣使近彼。」尊者樓漢即於該時出滅盡定，想道：「彼諸僧眾在等候我。」即沒於喜馬拉雅山而現於守護平原一百俱胝阿羅漢之前。爾時尊者馬護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賢者樓漢，當佛陀教法隕墜時，如何你不見對僧眾應做之事？」

「尊者，我不曾留意。」

「如是，賢者樓漢，你應受罰。」

「尊者，我將做何事？」

「賢者樓漢，在喜馬拉雅山邊有一婆羅門村名迦江伽拉犍；一婆羅門名松弩多羅住於其中。他將生子，一童子名龍軍。賢者樓漢，你於此際入其家乞食約七年十月有餘；既往乞食，你應勸誘龍軍出家。當其出家之時你便解脫於懲罰。」尊者樓漢說：「善哉！」遂受其事。

爾時大軍天子從天界逝去，轉生於松駑多羅狢婆羅門妻之胎中。於此轉生之同時有三件奇妙而未曾有之事發生：武器著火、穀物早熟、大雲降雨。從其轉生之時起，尊者樓漢便入其家乞食，約七年十個月中，不曾有一日獲得一匙飯、或一杓粥、或一問訊、或合掌禮敬、或致敬意。所得唯是侮辱、叱罵，甚至無人說：「尊者，請往前走(到下一家乞食)。」但於七年十個月之後一日，至少他得稱[9]呼說：「尊者，請往前走。」也在當日，婆羅門自外工作歸來時，於路上見長老便說：

「出家者，你是否到過我家？」

「婆羅門，是。我來過。」

「你是否獲得任何物？」

「婆羅門，是。我得到了。」

他不歡喜，回家便問：「是否給那出家者任何物？」

「我們不曾給任何物。」

次日，婆羅門坐自家門口，心想：「今日我將斥責那出家者的妄語。」長老又於次日到達婆羅門家。婆羅門見長老便作是說：「昨日在我家裏你無所得而稱『我得到了』。此妄語於你們是否適當？」

長老說道：「婆羅門，以往七年十個月有餘，我在你家裏甚至不曾獲得『請往前走』一語，但至少昨天我已得到。基於此友好的言辭，我遂如此稱說『已得』。」

婆羅門想道：「僅獲此如許友好的言辭，他們也公開地稱讚說『已得』。(若)獲得有異於此的可嚼可飲之食物，如何他們不稱讚哩？」既經淨化，他命令把為自己所設的食物「一匙食」

給長老。他說：「你將於一切時獲得此食。」其後一日，(長老)前往之時，他見長老的寂靜。更作淨化，邀長老常在其家進食。長老默然接受。每日食畢，長老對他略說佛語始離去。

其後十月女婆羅門生一子，名叫龍軍。龍軍逐漸地長大，已有七歲。爾時龍軍童子之父向龍軍童子如此[10]說道：「愛兒犛龍軍，你應學習此羅門家之學。」

「父親，此婆羅門家之學叫做甚麼？」

「愛兒龍軍，三吠陀為學問，其餘諸技名為手藝。」

「父親，如是，我將學習它們。」

爾時松弩多羅婆羅門以一千束脩金給一婆羅門師，並在重閣上一小室裏安置牀座已，向婆羅門師如此說道：「婆羅門，你令此童子學習聖典。」

於是婆羅門師指教說道：「好童子，你學習聖典。」

龍軍童子經一次教示，即於三吠陀能熟記、朗誦、熟知、安置及善作意。於三吠陀及其字彙、儀軌、音韻、字源及第五古傳說，他立即得生慧眼；字句、文法、順世論、大人相他完全通曉。於是龍軍童子向其父如此說道：

「父親，於此婆羅門家是否更有可學？或僅止於此？」

「龍軍愛兒，於此婆羅門家更無可學；可學習者僅此而已。」

爾時龍軍童子給了阿闍黎的老試，自重閣走下，其心譴責自己前生習性，孤獨宴默，觀察自己學藝的初、中、後，但於初、中、後中不見少許價值。心想：「此吠陀實是空虛。此吠陀實虛妄、無真實、無價值。」遂悔恨不樂。

爾時尊者樓漢坐在其瓦坦尼亞坐臥之所**狢**，以心知龍軍童子心中思惟，著衣持鉢沒於瓦坦尼亞坐臥所而現於迦江伽那婆羅門村之前。龍軍童子立於自家門廊，見尊者樓漢自遠蒞臨；既見，很是高興、歡喜、欣悅、快樂、欣慰，想道：「或許此出家者會知[11]道真實。」他往詣尊者樓漢所在處。既達，他向尊者樓漢作如此說：「大德，你是誰？如此剃光頭髮又著袈裟？」

「童子，我名為出家者。」

「大德，為何你名為出家者？」

「童子，出家者離諸惡之垢穢；所以我名為出家者。」

「大德，為何你的頭髮不似他人的頭髮？」

「童子，既見此十六障礙，我遂剃除鬚髮而出家。何者為十六？莊嚴障、裝飾障、塗油障、洗髮障、花鬘障、香料障、衣著障、訶梨勒**狢**障、阿摩勒**狢**障、染色障、結髮障、梳髮障、理髮障、解髮障、虱子障。當頭髮落掉時他們憂悲、苦惱、慟哭、捶胸啼號而墮入迷惑。童子，被糾纏於此十六障裏人們喪失最精巧的技藝。」

「大德，為何你的衣服不與他人相似？」

「童子，精美衣服與欲愛連結，是居家者之相。任何從衣服生起的怖畏，於著袈裟者不會再有。因此我的衣服也不與他人相似。」

「大德，你知技藝否？」

「童子，是。我知技藝，我也知無上的聖典。」

「大德，你能將它教授我嗎？」

「童子，我能。」

「如是，請教授我。」

「童子，此非其時。我們正在入舍宅乞食哩。」

爾時龍軍童子從尊者樓漢之手取鉢入家，親手奉獻精美而可嚼可飲的食物以滿足他。尊者食畢，洗手及鉢**狒**。童子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

「大德，現在請授我聖典。」

「童子，若你無障礙，得父母允許並穿著我之出家服裝，我將授與經典。」[12]

於是龍軍童子往詣父母，如此說道：「母親、父親，此出家者說：『我知世間無上聖典。』但他不教未在其面前出家者。我將在此人的面前出家後學習聖典。」

其父母想：「我兒雖出家，乃為學習聖典，學成其將歸來。」他們允許：「兒子，學習聖典。」

於是尊者樓漢遂攜帶龍軍童子赴瓦坦尼亞坐臥所及韋江巴·瓦士**狒**。既達，在韋江巴·瓦士過一宿後，赴守護平原。既達，龍軍童子於一百俱胝阿羅漢中間出家。既已出家，便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尊者，我已穿著你的衣服，現在請教授我聖典。」

爾時尊者樓漢想道：「教授龍軍，於律、於經，或於阿毗達磨，應以何為首？而此龍軍敏慧，能容易地精通阿毗達磨。」他遂先教授阿毗達磨。

復次，尊者龍軍於一次披誦，即能精通全部阿毗達磨藏，諸如以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三法及二法莊嚴之《法集論》**狒**；以十八分別為莊嚴，從蘊分別開始之《分別論》**狒**；以攝

非攝為首之十四種類分別的《界論》**矜**；以蘊施設、處施設為首之六種類分別的《人施設論》**玕**；分為自說五百論，他說五百論，集合為一千論之《說事論》**玦**；以根雙、蘊雙為首的十種類分別之《雙論》**毗**；以因緣所緣緣為首的二十四種類分別之[13]《發趣論》**玦**。他又說：「尊者，且止！不要再解釋！如許之多我將研究它。」

爾時尊者龍軍往詣百千阿羅漢。既達，他向百千阿羅漢如此說道：「尊者，將善法、不善法、無記法安置在此三類裏，我將詳細解釋全部阿毗達磨藏。」

「龍軍，善哉！你解釋它。」

於是尊者龍軍以七個月詳細解釋七論，大地震動、諸天稱善哉、梵天鼓掌、天上栴檀香屑及曼陀羅華繽紛而下。其後尊者龍軍年滿二十歲，一百俱胝阿羅漢於守護平原為他授具足戒。既受戒已，尊者龍軍於其夜盡天曉之際，著衣持鉢同其和尚入村乞食，忽起此念：「我的和尚實空虛，我的和尚實愚癡；拋置其他佛語而先以阿毗達磨教我。」

爾時尊者樓漢以心知龍軍心中思惟，向他說道：「龍軍，你之所思實不適當。龍軍，此於你實不適當！」

於是尊者龍軍作如此想：「實是奇妙，實未曾有，我的和尚能以心知我心中所思。我的和尚賢明，且讓我向他懺悔。」於是尊者龍軍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尊者，饒恕我，我將不再如此作想。」

爾時尊者樓漢向尊者龍軍如[14]此說道：「龍軍，若僅如許，我將不饒恕。但有一城名薩竭那，有一王名彌蘭者在該處

統治。他以邪見發問困擾比丘僧眾。若你去該處調伏他並令欣喜，如是我將饒恕你。」

「尊者，且止。此彌蘭王一人耳。若全印度一切國王皆來此以問題難我，若我以回答而摧伏彼等一切，尊者，你能饒恕我否？」

「我不饒恕。」他說。

「如是，尊者，我將依誰之左右度此月雨季？」他說。

「龍軍，此尊者馬護住於瓦坦尼亞坐臥所。龍軍，你赴尊者馬護所在處。既達，稱我的名以頭面禮足，向他如此說道：『尊者，我的和尚以頭面頂禮你足，並問你少病少惱，輕快強健，安穩住否？他遣我來你之左右度此雨季三月。』若他說：『你的和尚何名？』你應說：『他名長老樓漢。』若他說：『我名為何？』你應說：『尊者，我的和尚知你的名。』」

「尊者，如是。」於是尊者龍軍頂禮尊者樓漢，右繞、著衣持鉢、遊行，逐漸走向尊者馬護的瓦坦尼亞坐臥所。既達，向尊者馬護作禮畢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尊者龍軍向尊者馬護如此說道：

「尊者，我的和尚以頭面禮你的足，並問你少病少惱、輕快強健、安穩住否？我的和尚遣我來你的左右度此雨季三月。」

於是尊者馬護向尊者龍軍如此[15]說道：「你稱何名？」

「我名龍軍。」

「你的和尚何名？」

「尊者，我的和尚名樓漢長老。」

「我何名？」

「尊者，我的和尚知你的名。」

「龍軍，甚善。安置你的衣鉢。」

「尊者，甚善。」龍軍安置了其衣鉢。次日於掃除臥室後，他設置洗面水及牙枝。尊者馬護再掃除已掃除之處；把水拋棄，攜來他水；又拋棄牙枝，另取牙枝；且不同其共語。如此七天，於第七日他再詢問，龍軍再照前說時，他遂被允許雨季安居。

爾時有一大優婆夷三十年來奉侍尊者馬護。於三月之後該大優婆夷赴尊者馬護所在處。既達，彼向尊者馬護如此說：「師父，是否另有比丘在你左右？」

「大優婆夷，有一比丘名龍軍在我們的左右。」

「如是，師父馬護接受明日與龍軍共用齋食。」尊者馬護默然接受。

於是尊者馬護於其夜盡天曉之際，著衣持鉢，以龍軍為侍從沙門赴大優婆夷之住處；既達，坐於預設之座。時該大優婆夷親手以精美可嚼可飲之食物奉獻及滿足尊者馬護及尊者龍軍。當尊者馬護食畢，洗手及鉢已，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龍軍，你向這位大優婆夷作隨喜致謝。」說此語已，即從座起而去。其後該大優婆夷向尊者龍軍[16]如此說道：「賢者龍軍，我已年老，請以高深法語向我作隨喜致謝。」

於是尊者龍軍對該大優婆夷以高深的、出世的及與空性有關的《阿毘達磨論》作隨喜致謝。該大優婆夷雖仍在座，即生起離塵離垢的法眼：

一切生起法，悉皆為滅法。

當尊者龍軍向大優婆夷作隨喜致謝後自己思惟其所說法，他也建立妙觀，即於所坐之座上證得預流果。

爾時尊者馬護坐於圓亭，知他們兩人證得法眼，喝采說道：「龍軍，善哉！善哉！放一箭而射中兩位大人物。」數千天神也稱善哉。

於是尊者龍軍從座起，赴尊者馬護所在處。既達，禮尊者馬護畢，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尊者馬護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龍軍，你去波吒釐子城。尊者法護^玠住於波吒釐子城^玠的阿育王寺。你在他的左右精究佛語。」

「尊者，從此去波吒釐子城有多遠？」

「龍軍，一百由旬。」

「尊者，道遠，途中不易得食。我如何去？」

「龍軍，你去。途中你將獲得乞食，除去黑粒的飯，各種湯汁及菜餚。」

「尊者，如是。」尊者龍軍向尊者馬護作禮畢，右繞、著衣鉢，遂行去波吒釐子城。[17]

爾時有一波吒釐子商人偕同五百貨車亦行於往波吒釐子城的道上。該商人見尊者龍軍自遠處走來。既見，他令五百貨車後轉，趨赴尊者龍軍所在處。既達，向尊者龍軍作禮說道：「師父，你去何處？」

「居士，去波吒釐子城。」

「師父，甚善。我等也去波吒釐子城，你和我等同行而舒適。」時波吒釐子商人欣喜尊者龍軍的威儀，親手以精美可嚼可飲的食物奉獻及滿足尊者龍軍。當尊者龍軍飯食畢，洗手及

鉢已，他取一低凳坐於一面。既坐於一面，波吒釐子商人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師父，你稱何名？」

「居士，我名龍軍。」

「師父，你知所謂佛語否？」

「居士，我知阿毗達磨諸句。」

「師父，此於我們有利。師父！此於我們有善得。師父！你為阿毗達磨師，我亦為阿毗達磨師。師父！請你講說阿毗達磨諸句。」

於是尊者龍軍向波吒釐子商人講說阿毗達磨。於一再講說之際波吒釐子商人生起離塵離垢的法眼：

一切生起法，悉皆為滅法。

爾時波吒釐子商人遣五百貨車先行，自己跟隨其後。當距波吒釐子不遠，於一交叉路口，他停立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龍軍師父，此是去阿育王寺的路。師父，我這件珍貴的絨氈長六肘、寬八肘。師父，請[18]出於悲愍收納此珍貴的絨氈。」尊者龍軍出於悲愍收納了珍貴絨氈。波吒釐子商人生出高興、欣喜、快樂、滿意。向尊者龍軍作禮右繞而去。

於是尊者龍軍赴阿育王寺尊者法護所在處。既達，他向尊者法護作禮，自述到來的理由。他在尊者法護左右，三藏佛語經一次解說後，即以三月精究其語文，又以三個月思惟其意義。時尊者法護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龍軍，譬如牧人牧牛，他人享受其所產。龍軍，你雖熟記佛語，但非分享沙門位者亦復如是。」

「尊者，且止於是。如許之多已足夠。」即在當日的夜分，他證得含無礙智的阿羅漢果。因尊者龍軍的通達真理，諸天喝采、大地震動、梵天鼓掌，天上栴檀香屑及曼陀羅華^璎繽紛而下。

爾時聚會在喜馬拉雅山守護平原的一百俱胝阿羅漢遣使至尊者龍軍處說道：「龍軍，你來，我們欲見你。」尊者龍軍聞使者的話，即沒於阿育王寺而現於喜馬拉雅山守護平原一百俱胝阿羅漢前。時一百俱胝阿羅漢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龍軍，此彌蘭王以其議論、反駁、詰問困擾比丘僧眾。善哉，龍軍，你應屈服彌^[19]蘭王。」

「尊者，且止。此一彌蘭王耳。若全印度一切國王皆來以問題難我，我將以回答摧伏他們一切。尊者，你們無畏地前去薩竭那城。」於是諸長老比丘使薩竭那城成為被賢者之風所吹拂的袈裟的光明^璎。

爾時尊者壽護^鵬住於僧伽耶寺^瓦。彌蘭王向其羣臣如此說道：「月明之夜實是美麗，為共語及為詰問，若我等今天往訪沙門或婆羅門，誰能與我共語而驅逐疑惑？」說此語已，五百與那人向彌蘭王如此說道：「大王，有一長老名壽護，是三藏師，多聞且熟悉傳承。彼現住僧伽耶寺。大王，你去向此尊者問難。」

「誠然。如是你們通知尊者。」

時一位占相師遣使至尊者壽護前說道：「尊者，彌蘭王欲見尊者壽護。」

尊者壽護亦如是說道：「如是，請他來。」

於是彌蘭王在五百與那人環繞下，遂登一華麗車乘，赴僧伽耶寺尊者壽護所在處。既達，與尊者壽護互相問候。即互致友好，王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王向尊者壽護如此說道：

「尊者壽護，出家於你們有何益？」

尊者說道：「出家是為行於法及行於寂靜。」

「尊者，是否有任何居士行於法及行於寂靜？」

「大王，是。有居士行於法及行於寂靜。大王，[20]當世尊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仙人墮處轉法輪時，十八俱胝梵天現觀於法。彼等都是在家，而非出家。復次，大王，當世尊說《大時經》、說《大吉祥經》、說《平等心論經》、說《羅睺羅教誡經》、說《戰敗經》昇時，有不可計算的天神現觀於法。他們亦全是在家，而非出家。」

「如是，尊者壽護，你們之出家是無益。因夙昔所作惡業的果報沙門釋子出家。尊者壽護，那些一坐食的比丘，其前生為掠奪他人財產的盜賊，因他們搶劫他人財產之業報，現世成為一坐食者，不得時常享受(食物)。於他們是無戒、無苦行、無梵行。又，尊者壽護，那些露天生活的比丘其前生實為殺戮他村的盜賊，因他們毀滅他家的業報，現世成為露天生活者，不得享受坐臥所。於他們是無戒、無苦行、無梵行。復次，尊者壽護，那些常坐的比丘，其前生實是旅途行劫的盜賊，因他們捕捉、綑縛及強迫旅客坐下的作業，現世成為常坐者，不得睡臥。於他們無戒、無苦行、無梵行。」說此語已，尊者壽護遂默然不語。於是五百與那人向彌蘭王說道：「大王，長老是智者，雖然無自信而不作一語。」時彌蘭王見尊者壽護默然，他

拍掌高聲向與那人如此說道：「誠然，[21]印度空虛(無人)。誠然，印度空虛(無人)，竟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能與我共語而驅逐疑惑。」

時彌蘭王遍觀全部會眾無驚怖及無淆惑，遂向與那人如此說道：「因此與那人無淆惑，我想定有其他博學的比丘能與我共語。」於是彌蘭王向彼與那人如此說道：「誠然，有其他任何博學的比丘能與我共語而驅逐疑惑？」

爾時尊者龍軍為沙門眾圍繞。他是僧伽領導、一眾領袖、一宗之師。他為眾所周知，甚為有名，得羣眾敬仰；他博學、有經驗、聰明、敏慧、明哲、多智、有訓練、有自信；他是多聞三藏師、吠陀師，智慧生長，精於傳承，無礙解生長，精通九分經中之導師教言；他已度彼岸；他精通勝者法語教言；他具足解說諸事的才能，是各種講說的論師，出言清朗；他乃難比、難勝、難超、難阻、難蔽；他不震如大海、不動如山王；他是離欲者、破闇者、放光明者、大論師、挫折他宗之宗主者、摧毀外道者；他被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國王大臣恭敬、尊重、崇敬、敬禮、禮拜；他是衣服、乞食、房舍、疾病所需醫藥資具之接受者。他獲得最高目的、最高名望。他指示勝者教言之九分寶與那些具足智慧及用耳聆聽的聰明人；指出法路、擎持法燈、建立法柱、舉行法祭、高擎法旗、高舉法幢、吹法螺、鳴法鼓、[22]作獅子吼、響帝釋之雷鳴、出甘美之語音、它寄寓於最勝智慧之閃電，以慈悲之水及大甘露之法雲去滿足世間——尊者龍軍，次第遊行於村莊、聚落、王都，遂漸到達薩竭那城。他與八萬比丘僧眾住於僧伽耶寺。

據說他：

多聞、博辯、
聰明、自信、
善於同意、巧於講說，
彼諸熟悉三藏及五部尼柯耶
與四部尼柯耶之比丘
皆敬禮龍軍。
有幽深智慧，明哲，
於是路非路熟悉，
已證最高目標；
龍軍有自信，
被這些聰明講說真理的比丘環繞，
行於村裏，漸往薩竭那城。
龍軍住於僧伽耶寺，
如山上的獅子，他向人講說。

時提婆曼諦耶^𑖀向彌蘭王如此說道：「大王，且止；大王，且止。大王，有一長老名龍軍，他賢明有經驗、聰明有訓練、多聞有自信，為善說諸義、辨解周全的論師，於義、於法、於語，均得無礙解，已達究竟。彼現住在僧伽耶寺。大王，你往問尊者龍軍。他能同你對話而驅逐疑惑。」

彌蘭王驟然聽聞「龍軍」之名時，生起恐怖，一時癱瘓，毛髮悚然。他向提婆曼諦耶如此說道：「是否龍軍比丘能與我對話？」[23]

「大王，彼甚至能與因陀羅、閻摩、婆留那、俱毗羅、波闍波提、須夜摩、自足之護世神，乃至與一切之父、先祖大梵天^走對話，何況與凡人對話？」

於是彌蘭王向提婆曼諦耶說道：「如是，提婆曼諦耶，你遣使至尊者左右。」

「大王，如是。」提婆曼諦耶遂遣使至尊者龍軍左右說道：「尊者，彌蘭王欲見尊者。」

尊者龍軍亦如此說道：「既如是，請他來見。」

時彌蘭王在五百與那人圍繞下，陸登一華麗車乘，偕同其偉大軍隊赴僧伽耶寺尊者龍軍所在處。

爾時尊者龍軍與其八萬比丘僧眾坐於圓亭。彌蘭王自遠而見尊者龍軍的會眾，向提婆曼諦耶如此說道：「提婆曼諦耶，此為誰之大會眾？」

「大王，此是尊者龍軍之大會眾。」彌蘭王自遠而見尊者龍軍的會眾，他生起恐怖，他一時癱瘓，毛髮悚然。於是如象被犀牛包圍，如蛇被金翅鳥包圍，如豺狼被蟒蛇包圍，如熊之被水牛包圍，如蛙遭蛇追逐，如鹿被豹追逐，如蛇與蛇師相遇，如鼠與貓相遇，如餓鬼與驅魔師相遇，如月入於羅睺羅之口，如蛇困竹框內，如鳥囚籠內，如魚在網內，如人之入凶險林藪，如夜叉觸怒毗沙門天王，如天子壽命將盡。彌蘭王恐怖、憂慮、驚懼、畏懼、毛髮悚然、驚惶失措、心思迷亂、意志搖動，他想到：「勿令這些人輕視我，」但仍然鼓起勇氣向提婆曼諦耶如[24]此說道：「提婆曼諦耶，你不必指出尊者龍軍給我，未經指示我將知龍軍。」

「大王，善哉！你自己發現他。」

爾時尊者龍軍，(戒臘)較於其前方的四萬比丘為年幼，但較於其後方的比丘會眾為年長。時彌蘭王遍觀前、中、後之全部僧眾，自遠而見尊者龍軍坐比丘僧眾中，如一頭髮蓬鬆的獅子，不驚不怖、不毛髮悚然，亦無畏懼膽怯，如是一見即知「此是龍軍」。彌蘭王遂向提婆曼諦耶說道：「提婆曼諦耶！此即是尊者龍軍。」

「大王，是，此即是龍軍。大王，你應欣喜，你識得龍軍。」

彌蘭王於是欣喜，心想：「未經指示我即認識龍軍。」但當彌蘭王見尊者龍軍時，生起怖畏，一時癱瘓，毛髮悚然。

據說：

當國王見龍軍諸行具足，
調御於最上調御，
他說出此語：
我曾見眾多講說者，
曾參加眾多討論，
從無如此的怖畏，
我從無驚恐如今日者。
無疑地今天我將失敗，
因我心不安定，
勝利屬於龍軍。

～外篇(序話)終～

【註釋】

泐序話(Bā hīrākathā)，外話、外篇或因緣篇，主要述經中兩位主角的宿世因緣及其在現世的會見。

沱 Sāgala，城名，在現代印度五河省之西雅柯提(Sialkot)。

憍 Milinda，國王名，漢譯有下列數種：畢鄰陀(玄奘)，旻鄰陀(真諦)，彌蘭(見於《那先比丘經》)，難陀(吉迦夜)。

林 Nāgasena，人名，漢譯有下列數種：龍軍(玄奘)，那伽斯那(吉迦夜)，那伽犀那(圓測)，那先(《那先比丘經》)。

杼 Yona(Skt. Yavana)，the Ionia Greeks or Greek Bactrians，指住在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希臘人，其地在現今阿富汗北部之地，古稱大夏。

沱 Himavanta (Himālaya) pabbata 雪山，一般稱為喜馬拉雅山。

河 Kasi (Benares)，在中印聯合省。

洳 Kotumbara，地名，見 Jā.vi.51，500，501。

泐 Uttarakuru，為須彌四洲之一，亦譯為勝處，See D.iii.p.199.

迦 Aḷakamandā，地名，為北俱盧洲主要城市之一。

泐下列七項為《彌蘭王問經》的主要分類：

1. Bā hīrākathā 序話。
2. Lakkhaṇa-paṇ ha 特相之問。
3. Vimaticchedana-paṇ ho 斷惑之問。
4. Mendaka-paṇ hā 難問。
5. Anumāṇa-paṇ ho 比量之問。
6. Dhutāṅga(Yogikathā -paṇ ho) 頭陀行之問。

7. Opammakathā-paṅho 譬喻問。

沮 Moggaliputta Tissa，目犍連子·帝須。

洙 Lokāyata-Viṇaya，印度哲學宗派。

洙外道六師： I .Pūraṇa Kassapa，

II .Makkhali Gosāla.

III .Nigaṇṭha Nataputta.

IV .Saṅgha Belaṭṭhaputta

V .Ajita kesakambali.

VI .Pakudha Kaccāyana.

上列六師為釋迦佛之同時人，約生存於西元前五世紀之頃。當彌蘭王出現時他們已去世至少有四、五百年，很顯然地，此段是抄襲《長阿含·梵網經》阿闍世王拜訪六師的故事，見 D.I.50 ff.

洙六種階級： 1.Khattiyā . 2.brāhmaṇā . 3.vessā . 4.suddā .
5.caṇḍalā . 6.pukkusā .

焮 Jambudīpa，閻浮提洲，即印度，the country of rose-apple tree.

焮 Rakkhitāla，地名。

焮 Assagutta，人名。

焮 Yugandhara-pabbata，地名。

焮 Tavatimsa-bhavana，三十三天——天宮。

焮 Ketumati-vimāna.

焮 Mahāsena.

焮 Sakko devānam-īndro，帝釋，釋提桓因。

爠 Mārisa，尊敬的稱呼。

𦉑 Rohana，人名。

爠 nirodham samāpanna，入滅盡定。

𦉑 Kajangala，地名。

𦉑 Sonuttara，人名。

𦉑 tāta，意為「父」，但父亦可以此呼喚其子。小孩初學語時作
「tāta」之聲。

𦉑 Vattaniya-senāsana，寺舍名。

𦉑 haritaka，似梅子的熱帶果子。

𦉑 āmalaka，似梅子的果子，可製藥。

𦉑 onīta-patta-pānim，已洗手及鉢。cf. onitta，PED.

𦉑 Vijambhavatthu，地名。

𦉑 Dhammasaṅgani.

𦉑 Vibhanga.

矜 Dhā tukathā .

珙 Puggalapaññatti.

珙 Kathā vatthu.

玘 Yamaka.

玘 Patthanā .

從玘至玘為《南傳阿毗達磨藏》之七論。

玘 Dhammarakkhita，人名。

玘 Pātaliputta，城名。

玘 Mandāra，花名。

玘 Kāsāvapajjotāṃ isivā taparivā tāṃ akāṃsu.

颯 Āyupāla

玘 Saṃkheya Parivena，寺廟名。

眈 Bārānasiyam Isipatane migadāye. 地名。

界 1. Mā hasamaya-suttanta, D. No. 20.

2. Mahā mangala-suttanta, Sn, P. 46.

3. Samacitta-pariyāya-suttanta, A. i, 64.

4. Rāhulovāda-suttanta, M. No. 64.

5. Parābhava-suttanta, SN. Sta. No. 61.

笛 Devamanitiya，人名，或為 Demetrius 之印度化。

耨 Inda-Yama-Varuna-Kuvera-Pajāpati-Suyāma-Santusitalokapāla

Mahābrahmunā. 此八項均為印度教天神名。

二 特 相

第 一 品

第 一 問 名

[25]爾時彌蘭王往詣尊者龍軍所在處。即達，與尊者龍軍互相問候。互問友好已，他退坐一面。尊者龍軍亦問候答禮使彌蘭王之心歡喜。彌蘭王遂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尊者如何被人知？尊者何名？」

「大王，我以龍軍被人知。大王，同修梵行者呼我為龍軍。雖然父母取名曰龍軍、或勇軍、或雄軍、或獅子軍，那祇是一個名稱、稱呼、名字、泛指而已。此龍軍名，於此人泐不可得。」

於是彌蘭王如此說道：「諸賢，五百與那人及八萬比丘且聽我說。此龍軍如此說道：『於此人不可得。』此是否適宜而得認可？」時彌蘭王向尊者龍軍說：

「尊者龍軍，若人不可得，則誰給你們衣服、飲食、房舍、醫藥等所需資具？又誰享受、誰護戒、誰習定？誰證道、果、涅槃？誰殺生？誰不與取？誰行邪淫？誰妄語？誰飲酒？誰作五無間業；因此，無善無不善，無人作或教人作善不善業，[26]無善惡業之異熟果。尊者龍軍，若有人殺你，於他不是殺生。尊者龍軍，你們亦無阿闍黎、無和尚及無具足戒。若你說：『大王，同修梵行者呼我為龍軍。』於此何者是龍軍？尊者！頭髮

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身毛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指甲……齒，皮，肉、筋、骨，骨髓、腎、心、肝、膜皮、脾、肺、腸、腸間膜、腹、屎、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血漿、唾液、黏液、骨節油、尿、腦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色、受、想、行、識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數次發問，但我不見龍軍。尊者，龍軍祇是聲，音，於此誰是龍軍？尊者，你說謊，你說妄語，實無龍軍。」

於是尊者龍軍向彌蘭王如此說道：「大王，你得優裕養育，你是極優裕養育之刹帝利；大王，若中午時你赤腳行於炙熱的熱土、踐踏砂礫、圓石及麤沙，你乃腳傷、身疲、心損，為苦所伴之身識遂生。大王，你步行來還是乘車來？」[27]

「尊者，我非步行來，我乘車來。」

「大王，若乘車來，請以車告訴我。大王，轆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軸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輪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車身……旗桿、車軛、韁繩、刺棍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轆、軸、輪、車身、旗桿、車軛、韁繩之外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我數次發問，但我均不見車。大王，車祇是聲音，於此甚麼是車？大王，你說謊，你妄語，實無車。大王，你是全印度第一王，你怕誰而說謊？諸位，五百與那人及八萬比丘請聽我說：此彌蘭王如此說道：『我乘車來』，但當被問及『大王，若你乘車來，以車告訴我』時，他無呈獻，此是否適宜而得認可？」

說此語已，五百與那人向尊者龍軍喝采後，向彌蘭王說道：「大王，若可能，現在該你發言。」

於是彌蘭王向尊者龍軍說道：「尊者龍軍，我無妄語。因基於車轆，基於車軸、車輪、車身、旗桿、車軛、韁繩、刺棍等遂成車名、稱呼、名字、名號、泛指。」

「大王，善哉。你已知車。大王，以我來說，[28]基於頭髮，基於身髮……腦、色、受、想、行、識等遂成為龍軍的名稱、稱呼、名字、名號、泛指亦復如是。但依真諦，於此人不可得。大王，金剛比丘尼於佛前亦曾作此說

『如零件配合，
乃名為車，
諸蘊生存時，
稱名有情亦復如此。』」

「希有哉，尊者龍軍，未曾有哉，尊者龍軍，解答所問甚是精彩。若佛尚在，也會喝采。龍軍！善哉，善哉！解答所問甚是精彩。」

第二 年齡之問

「尊者龍軍，你的戒臘幾歲？」

「大王，我為七歲。」

「尊者，此七者為何？你是七，或者計算是七？」

爾時地上及水缸裏可見到全部披掛、裝飾、莊嚴、穿著的彌蘭王之影。於是尊者龍軍向彌蘭王如此說道：「大王，你是王或者影子是王？」

「尊者龍軍，我是王，此影子不是王。因有我，影子乃現。」

「大王，年歲的計算是七，我不是七。因為我，七乃出現，如影子的譬喻。」

「希有哉，尊者龍軍，未曾有哉，尊者龍軍，解答所問甚是精彩。」

第三 智者或王者之對論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將和我對論？」

「大王，若你以智者的言辭，我將對論；若你以王者的言辭，我不對論。」

「尊者龍軍，如何是智者的對論？」

「大王，智者的對論作解說、作解釋、作[29]反駁、作矯正、作簡別、作對立，智者不因此發怒。大王，如此為智者的對論。」

「尊者，如何是王者的對論？」

「大王，於王者的對論，祇認可一事。凡不同意該事者，他們下令說道：『忝罰此人。』大王，如此便是王者的對論。」

「尊者，我將以智者的言辭，不以王者的言辭而對論。對者，你可自信地對論，如同對比丘、沙彌、優婆塞或侍者一樣。對者可自信地對論，不必懼怕。」

長老同意說：「大王，甚善。」

「尊者龍軍，我將發問。」

「大王，你問。」

「尊者，我已問。」

「大王，我已答。」

「但尊者，你答的是甚麼？」

「大王，你問的是甚麼？」林

第四 氣 與 命

時彌蘭王如此想道：「此比丘是智者，能與我對論。但我所應問者很多，於發問之前太陽將會西下，我應明日在宮內發問。」於是彌蘭王向提婆曼諦耶如此說道：「如是，提婆曼諦耶！你應通知尊者：『明日在宮內與國王對論。』」說此語已，王即從座起，問訊長老龍軍後上馬，一再稱念：「龍軍，龍軍，」而去。其後提婆曼提耶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尊者龍軍，彌蘭王作此

說：『明日將在王宮內舉行對論。』長老同意說：「甚善。」

時提婆曼提耶、無邊身^拏、曼枯羅^汙、一切施^洞等於其夜盡天曉時，往詣彌蘭王宮。既達，向彌蘭王[30]說道：「大王，(今日)是否讓尊者龍軍來？」

「是，讓他來。」

「多少比丘與其同來？」

「讓其與所欲數之比丘同來。」

一切施說：「大王，讓他與十位比丘同來。」

國王第二、第三次說：「讓其與所欲數之比丘同來。」

一切施第二、第三次說：「大王，讓他與十位比丘同來。」

「一切供養已經備好，我說：『讓他與所欲數之若干比丘同來。』雖然我如此說，而一切施仍然別有所說。難道我們無力施捨比丘僧食？」說此語已，一切施甚感悻然。

爾時提婆曼諦耶、無邊身及曼枯羅往詣尊者龍軍所在處。既達，向尊者龍軍說道：「尊者，彌蘭王如是說：『讓其與所欲數之比丘同來。』」於是尊者龍軍於清晨著衣持鉢，與八萬比丘入薩竭那城。時無邊身在尊者龍軍身旁同行，彼說：「尊者龍軍，我呼為龍軍者，於此誰是龍軍？」

長老說：「你想於此誰是龍軍？」

「尊者龍軍，任何內部之氣^洎(呼吸)、命^泐(靈魂)出去進來者，我想即是龍軍。」

「若該氣^洎出而不入，或入而不出，那人會生存嗎？」

「尊者，否。」

「吹螺者吹其螺時，其氣會返入否？」[31]

「尊者，否。」

「吹笛者吹竹笛時，其氣會再返入否？」

「尊者，否。」

「吹角者吹其角時，其氣會再返入否？」

「尊者，否。」

「但為何他們不死？」

「尊者，善哉。我不能和你對談此論，請解說其義！」

「此非命(靈魂)。入息出息是身之活動。」長老作了阿毗達磨講說。於是無邊身宣佈其優婆塞的身份。

第五 出家之目的

爾時尊者龍軍赴彌蘭王宮。既達，坐於預設之座位。彌蘭王親手以精美可嚼之食物奉獻，滿足尊者龍軍及其侍從；又各以一襲衣服披著每一比丘，以三衣披著尊者龍軍。復向尊者龍軍如此說道：「尊者，你與十位比丘同坐此處，餘者遣去。」時彌蘭王知尊者龍軍飯食已畢，已洗手及鉢，他取一矮凳坐於一面。既坐於一面，他向尊者龍軍說道：

「尊者龍軍，對論何事？」

「大王，我等先要有目的，且對論目的。」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等出家為何目的？甚麼是你等的最高目的？」

長老說：「大王，為甚麼呢？為此苦將滅，他苦不生。大王，我等出家是為此目的，而我等的最高目的，是無取著涅槃。」[32]

「尊者龍軍，是否一切出家皆為此目的？」

「大王，否。有為此目的而出家，有迫於王政而出家，有迫於盜賊而出家，有迫於負債而出家，有迫於生活而出家。但彼正出家者，乃為此目的。」

「尊者，如是，你為此目的而出家？」

「大王，我出家時是一幼童，我尚不知為此目的而出家。但我曾想：『彼沙門釋子是智者，他們將令我修學。』現今，我已得他們教訓，我已知已見，出家是為此目的。」

第六 再 生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有人死後不再生死？」

長老說：「有再生者，有不再生者。」

「尊者，誰再生誰不再生？」

「大王，有煩惱者再生，無煩惱者不再生。」

「尊者，你再生否？」

「大王，若有取著我將再生，若無取著則我將不再生。」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作 意

國王說：「尊者龍軍，那不再生的人是否因如理作意而不再生？」

「大王，因如理作意、因智慧及其他善法。」

「尊者，是否如理作意即智慧？」

「大王，否。作意為一事，智慧為另一事。大王，於此二者，羊、山羊，牡牛、水牛，駱駝及驢子有作意，但他們無智慧。」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作意的特相

國王說：「尊者，何為作意的特相？何為智慧的特相？」

「大王，作意的特相是思慮，智慧的特相是截斷。」

「如何作意有思慮的特相及如何智慧有截斷的特相？請給一譬喻。」

「大王，你知割麥人否？」[33]

「尊者，是，我知。」

「大王，割麥人如何割麥？」

「尊者，他們以左手握捉一束麥，以右手執鎌刀而割麥。」

「大王，譬如割麥人以左手握捉一束麥，以右手執鎌刀而割麥。大王，瑜伽行者以作意握捉其心，用智慧截斷煩惱亦復如是。大王，如是為作意有思慮的特相，如是為智慧有截斷的特相。」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九 戒的特相

國王說：「尊者龍軍，適纔你說：『及因其他善法。』何者是這些善法？」

「大王，戒、信、精進、念、定、(慧)——這些是善法。」

「尊者，戒的特相是甚麼？」

「大王，戒是一切善法住立的特相，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四禪、八解脫、四定、八等至坦——此一切皆住立於戒。大王，住立於戒者，

一切善法不退減。」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種子油與植物之發芽、生長、壯大、結實，它們皆依止大地及住立地上，如是它們遂發芽、生長、壯大、結實。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於戒，修習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用力作務者，依止地及住立地上如是為用力作務。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於戒修習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34]慧根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建城師欲築城時先清除城之基址，拔出樹根刺蕨，使其平坦，其後劃分街道、四衢、廣場而始築城。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於戒修習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翻筋斗者欲作表演，彼先掘地，除去砂礫、小圓石，令地平坦，令地鬆軟，後始表演技藝。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於戒修習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復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

『智者住立於戒，
修心及與智慧。
精進聰明比丘，

能解開此纏縛。
如此生類住立地上，
以此戒蘊之最勝波羅提木叉，
作眾善增長之根本，
此是勝者教言之綱領。』」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 信的特相

國王說：「尊者龍軍，甚麼是信的特相？」

「大王，澄淨是信的特相，躍進是信的特相。」

「尊者龍軍，如何澄淨是信的特相。」

「大王，當信生起，破滅五蓋，離去諸[35]障的心變為澄清、清淨、安靜。大王，如此是信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轉輪王偕四種軍沿大道行進，或會涉履淺水處，其水被象軍、馬軍、車軍、步軍攪亂成為污穢、渾濁、污濁。過水之後轉輪王或會命其從人說：『諸位**注**，取水來，我欲飲水。』『陛下，是。』若轉輪王有一澄水珠，於應諾之後，其從人將澄水珠投入水中。珠既投入，水中貝殼及水藻消失，污泥沈澱，水變清澄、潔淨、無垢。於是他們取水奉轉輪王：『陛下**洳**，請飲水。』大王，水應以心視之，從人應以瑜伽行者視之，水藻、污泥應以煩惱視之，澄水珠應以信視之。譬如澄水珠投入水中，貝殼及水藻消失，污泥沈澱，水變澄清、潔淨、

無垢；大王，當信生起時破滅五蓋，離去諸障的心變為澄清、清淨、安靜亦復如是。大王，如此，澄淨是信的特相。」

「尊者，如何躍進是信的特相？」

「大王，譬如瑜伽行者見他人之心獲得解脫遂希求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修持瑜伽以達未達者、得未得者、證未證者，大王，躍進是信的特相亦復如是。」

「請給一譬喻。」[36]

「大王，譬如山頂將下大雨，其水下流，既滿山間之溝壑、罅隙、支流乃充塞江河，並行而漲泛河之兩岸。此時若一群人來，不知該河之廣闊深淺，則會站立岸邊驚惶與躊躇。其後若有人來，確知自己能力與力量，緊束其腰帶，一躍而渡。見其渡過，羣人也會渡過。大王，瑜伽行者見他人之心獲得解脫遂希求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修持瑜伽以達未達者、得未得者、證未證者亦復如是。大王，如此，躍進是信的特相。大王，於最勝的《雜阿含經》**炅**中世尊亦曾作此說：

『以信渡暴流，
以不放逸渡海，
以精進超越苦，
以智慧淨化。』」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一 精進的特相

國王說：「尊者龍軍，甚麼是精進的特相？」

「大王，支持是精進的特相，諸善法被精進所支持者則不退減。」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房屋將傾墮，若有人以木材撐持，如此支持則該屋不傾覆——大王，支持是精進的特相，諸善法被精進所支持者則不退減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大軍擊破小軍，(小軍的)國王會聚合(其他的)軍旅一同擊破大軍——大王，支持是精進的特相，諸善法被精進[37]所支持者則不退減亦復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具精進的聖弟子捨棄不善修善，捨棄有過修無過；他保護已得淨化的自己。』」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二 念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念的特相？」

「大王，持續是念的特相，執持是念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尊者，如何持續是念的特相」

「大王，當念起時於善不善、有過無過、尊卑、黑白或黑

白均等的諸法皆不動搖，祇想：此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此是止、此是觀、此是智慧、此是解脫。於是瑜伽行者修應修之法，不修不應修之法；親近應親近之法，不親近不應親近之法。如此，大王，持續是念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轉輪王之守藏官早晚提醒轉輪王之光榮而說：『陛下，你的象若干、馬若干、車若干、步兵若干、生金若干、熟金若干，錢財若干，請陛下記住。』——於王之財富他持續念之。大王，當念起時於善不善、有過無過、尊卑、黑白或黑白均等的諸法皆不動搖……不親近不應親近之法亦復如是。如此，大王，持續是念的特相。」

「尊者，如何執持是念的特相？」

「大王，當念起時他搜求饒益法與非饒益法之趨向並作思惟：『此法[38]有益，此法無益；此法有助，此法無助。』於是瑜伽行者棄無益法，取有益法；棄無助法，取有助法。大王，如此，執持是念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轉輪王之主藏官知道於國王有益無益之事，心想：『此對國王有益，此對其無益；此有助，此無助。』大王，當念起時他搜求饒益法與非饒益法之趨向並思惟：『此法有益，此法無益；此法有助，此法無助』於是瑜伽行者棄無益取有益，棄無助取有助亦復如是。大王，如此，執持是念的特相。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說念於事事皆有益。』」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三 定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定的特相？」

「大王，上首是定的特相，所有一切善法皆以定為上首，它們趨向、歸趣及傾向於定。」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尖頂之屋所有的椽木皆趨向脊頂，傾向之、會合之及宣佈脊頂是他們的首領；大王，所有一切善法皆以定為上首，他們趨向、歸趣及傾向於定亦復如是如。」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國王偕其四種軍赴戰場，全軍之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皆趨向、歸趣及傾向於王，彼應是他們的元首，四周環遶著彼。大王，所有一切善法皆以定為上首，彼們趨向、[39]傾向於定亦復如是。大王，如此，上首是定的特相。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你們習定，既專注則如實知。』」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四 智慧的特相

國王說：「尊者龍軍，甚麼是智慧的特相？」

「大王，我早先曾說截斷是智慧的特相，但照耀也是智慧的特相。」

「尊者，如何照耀是智慧的特相？」

「大王，當智慧生起時它破除無明的黑闇，產生明(知識)的光輝，出現智慧之光及彰顯聖諦。於是瑜伽行者以正智見無常、苦、無我。」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人攜入黑闇之家，既入內，燈破除黑闇，產生光輝，出現光明，顯示形色——大王，當智慧生起時他破除無明的黑闇，產生明(知識)的光輝，出現智慧之光及彰顯聖諦。於是瑜伽行者以正智見無常、苦、無我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五 諸法成就同一目的

國王說：「尊者龍軍，這些法雖然不同，是否它成就同一目的？」

「大王，是。此諸法雖然不同，但它們成就同一目的，即斷除煩惱。」

「尊者，如何諸法雖然不同，但它們成就同一目的，即斷除煩惱？」

「大王，譬如軍隊雖然不同，如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但成就同一目的：在戰場上他們戰勝敵軍——大王，諸法雖然不同，但他們成就同一目的，即斷除煩惱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註釋】

泝 Puggala，人，個己，個人 = person, being, individual man. PED.

沴 Vajirā Bhikkhuni，S.i, 135說：「此比丘尼向惡魔說了此偈。」

尅 Vassa = years of standing since his ordination. 受戒之年歲。

林於此句之後，《那先比丘經》有：「王言：『我無所問。』；那先言：『無所答。』」《大正》，32，p.706c。

杼 Anantakāya，人名。

泞 Mankura，人名。

洄 Sabbadinna，人名。

洄 Abbhantare vāya，the inner mobile principle，內在的風或活動元素。

泮 Jīva，the life principle，命，生命，靈魂。

洄 Vāta，風，呼吸，出息或入息。

洄 Paṭisandahati，to reconnect or to re-link，死者之識立即連結，遂有新名色，再生或轉世，轉生。Vism，ch.xvii.

洄 Samāpatti，舊譯「正受」，新譯「等至」，《俱舍論》ch.28以四禪、四無色定為等至。原文未指出每一善法的數字。

洄 Bijagāma-bhūtagama，種子，生物或植物。

洄 Bhane，國王對民眾的稱呼。

洄 Deva，天，天神，對天子的稱呼。

洄 見 S.i.214；Sn.184.

第二品

第一 轉生者之同異[40]

國王說：「尊者龍軍，若人轉生，為同一人，為另一人？」

長老說：「非同非異。」

「請給一譬喻。」

「大王，你對此有何意見？當你為嬰孩弱小、細嫩、遲鈍、仰臥時，是否即是現已成人的你？」

「尊者，否。那弱小、細嫩、遲鈍、仰臥的嬰孩是他人，已成人之我是另一人。」

「大王，若如此則無母、無父、無師長、無工藝師、無持戒者、無智慧者。大王，是否第一期的胎兒的母親不同於第二、第三及第四期胎兒的母親？是否幼稚者的母親異於成人的母親？是否一人作惡，另一人的手足被截斷？」

「尊者，否。但尊者既然這樣說，意將作何詞？」

長老說：「那弱小、細嫩、遲鈍、仰臥的嬰孩是我，現已成人的仍是我。依靠此身，它們同一。」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燃燈，是否它會通宵照明？」

「尊者，是。它會通宵照明。」

「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燈焰與中更天的燈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是否中更天的燈焰與末更天的燈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如是，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燈為一物，中更天的燈為另一物，而末更天的燈更為另一物？」

「尊者，否。燈依靠它自己而通宵照明。」

「大王，法之延續而有連結，一生一滅，連結起來似無前後；因此，最後之識屬於非同非異。」

「請給再一譬喻。」 [41]

「大王，譬如擠出的牛奶經若干時變為酪，從酪到生酥，從生酥到熟酥。大王，若有人說：『牛奶即是酪、即是生酥，也即是熟酥』——大王，是否如此說者為正確說？」

「尊者，否。祇因牛奶，其餘始出生。」

「大王，法之延續而有連結，一生一滅，連結起來似無前後；因此，最後之識屬於非同非異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二 預知轉生不轉生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有不再轉生者預知：『我將不再轉生？』」

「大王，是。有不再轉生者預知：『我將不再轉生。』」

「尊者，彼如何預知？」

「以斷絕一切轉生因緣故，他預知自己將不再轉生。」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農夫，或家主既耕且種，其穀倉會盈溢。但其後時間，他不耕不種，且耗用所貯藏穀米，或作贈送，或任意處置。大王，是否該農夫或家主可以預知：『我的穀倉不會盈溢？』」

「尊者，是。他可預知。」

「如何預知？」

「以斷絕一切穀倉盈溢的因緣，他預知：『我之穀倉不會盈溢？』」

「大王，以斷絕一切轉生因緣他預知：『我將不再轉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三 知識與智慧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於彼智慧生者其知識亦生？」

「大王，是。於彼智慧生者其知識亦生。」[42]

「尊者，寧非知識與智慧同一？」

「大王，是。知識與智慧是同一。」

「但尊者，於彼智慧生者其知識亦生，他是否會起迷惑？」

「大王，有某處起迷惑，有某處不起迷惑。」

「尊者，何處會起迷惑？何處不會起迷惑？」

「大王，他會迷惑於以前未知的技藝部分，或於未曾去過的地方，或於未曾聽過的名稱。」

「何處他不會起迷惑？」

「大王，凡以智慧所作者如無常、苦、無我——於此他不會起迷惑。」

「但尊者，他的愚癡去往何處？」

「大王，當知，識生起時愚癡立即消逝。」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將攜燈入黑闇之家，因此黑闇會消滅、光明會出現，大王，當知識生起愚癡立即消逝亦復如是。」

「但尊者，智慧又去往何處？」

「大王，智慧既作其務，遂立即消逝，但凡以智慧所作者，如無常、苦、無我——即不消逝。」

「尊者龍軍，請對此說作一譬喻：『當智慧既作其務，它立即消逝，但凡以智慧所作者，如無常、苦、無我——則不消逝。』」

「大王，譬如有人欲在夜間送信，召書寫人持燈來，令其書寫。信既寫畢，他即熄燈。燈雖熄滅，但信不隨滅。大王，當智慧既作其務，遂立即消逝，但以智慧所作者，如無常、苦、無我——則不消逝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43]

「大王，譬如東方的人民於每一房舍裏置五缸水，用以熄滅焚燒。若房舍著火即以五水缸拋擲其上，因而該火熄滅。大王，是否那些人如此想道：『我們將再用這些水缸』？」

「尊者，否。這些水缸已夠，它們更有何用？」

「大王，五缸水應以五根即信、精進、念、定、智慧視之，人民應以瑜伽行者視之，火應以煩惱視之。火因五缸水熄滅，如煩惱因五根而滅。既已熄滅，煩惱不再興起。大王，當智慧

既作其務，遂立即消逝，但以智慧所作者，如無常、苦、無我——則不消逝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醫師攜持五種藥草往詣病人，搗碎它們後令病人飲服，服已而解除苦。大王！是否該醫師會如此想：『我將再用這些藥草？』」

「尊者，否。這些藥草已夠，它們更有何用？」

「大王，五種藥草應以五根即信、精進、念、定、智慧視之，醫師應以瑜伽行者視之，疾病應以煩惱視之，病人應以凡夫視之。以五種藥草除去病人的病苦，當疾病既除，病人即得康復，如五根除去煩惱，煩惱既除即不再生。大王，當智慧既作其務，遂立即消逝，但凡以智慧所作者，[44]如無常、苦、無我——則不消逝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一久經沙場的戰士攜帶五枝箭臨陣以勝敵軍，既入戰場他放射五枝箭，因而擊破敵軍。大王，是否該久經沙場的戰士會如此想：『我將再用這些箭？』」

「尊者，否。這些箭已夠，它們更有何用？」

「大王，五枝箭應以五根即信、精進、念、定、智慧視之，久經沙場的戰士應以瑜伽行者視之，敵軍應以煩惱視之。以五枝箭擊破敵軍，如以五根擊破煩惱，煩惱既破即不再生。大王，智慧既作其務，遂立即消逝，但以智慧所作者，如無常、苦、無我——則不消逝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四 不轉生者之感覺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不轉生者感覺苦受？」

長老說：「某些彼感覺，某些彼不感覺。」

「何者彼感覺？何者彼不感覺？」

「大王，彼覺於肉體的感覺，而彼不覺於心意的感覺。」

「尊者，如何為彼覺於肉體的感覺？如何為彼不覺於心意的感覺？」

「大王，任何生起肉體的苦受因緣尚未息滅時，他感覺苦受；但任何生起心意的苦受因緣既已息滅，則他無心意的苦受感覺。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

『他感覺一種受：肉體之受，非心意受。』』

「尊者，為何感覺苦受者不證取涅槃？」

「大王，阿漢不愛好、不嫌厭，阿羅漢也不強令未熟者摘落，智者[45]待其成熟之時。大王，法之將領長老舍利弗亦曾作此說：

『我不樂死，我不樂生，
如僱工得酬，我等候時間。
我不樂死，我不樂生，
作正知正念，我等候時間。』』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五 樂受之三相

國王說：「尊者龍軍！樂受是善、或不善、或無記？」

「大王，或善、或不善、或無記。」

「尊者，若善受非苦，若苦受非善，則不應有『善即是苦』之說。」

「大王，意以為如何？若以炙熱鐵丸置人一手，以冰冷雪塊置另一手，大王，是否雙手均感燙灼？」

「尊者，是。雙手均感燙灼。」

「大王，是否兩者均熱？」

「尊者，否。」

「大王，是否兩者均冷？」

「尊者，否。」

於是長老以阿毗達磨的談論開示彌蘭王說：「大王，此為居家依止的六喜，此為出離依止的六喜；居家依止的六憂，出離依止的六憂；居家依止的六捨，出離依止的六捨——[46]此六項各有六種，過去有三十六種受，未來有三十六種受，及現在有三十六種受，將它們集合起來總計一百零八種受。」**泐**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六 名色與轉生

國王說：「尊者龍軍，誰轉生？」

長老說：「大王，名色轉生。」

「是否此名色自己轉生？」

「大王，此名色自己不轉生。但大王若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則因該業，另一名色轉生。」

「尊者，若此名色自己不轉生，是否其會從惡業得解脫？」

長老說：「大王，若其不轉生，其得從惡業解脫。但大王！因其轉生，所以其不能從惡業得解脫。」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他人的芒果，芒果主人將其捕捉並送交國王說：『陛下，我的芒果遭此人偷去。』此人則說：『陛下，我實不偷，此人所種者為一芒果，我所取者為另一芒果，故我不應受罰。』大王，是否其人應受懲罰？」

「尊者，是。彼應受罰。」

「何以故？」

「尊者！無論其人如何說，第一、他不否認得芒果；第二、因芒果他應受罰。」

「大王，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以所造業因另一名色即轉生亦復如是，因之他不從惡業得解脫。」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他人的穀……(同上)[47]、甘蔗……(同上)。大王，若有人在冬季燃火取暖，火未熄滅他即離去，其後該火焚他人田土，田主將其捕捉並送交國王說：『陛下，我之田土被此人焚燒。』其人會說：『陛下！我實未燒此人田土，彼未被我熄滅之火是一火，而燒此人田土之火是另一種火，故我不應受罰。』大王，是否其人應受懲罰？」

「尊者，是。彼應受懲罰。」

「何以故？」

「尊者，無論其人怎樣說，第一、他不否認其火；第二、因其火他應受懲罰。」

「大王，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以其業因另一名色轉生亦復如是，因之他不從惡業得解脫。」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攜燈登亭榭將作照明，置燈之際，茅草著火；於茅草焚燒之際，房舍著火；於房舍焚燒之際，村莊著火；村民捕捉其人說：『朋友，為何汝令一村著火？』其人會如此說，：『朋友，我實不曾令村莊著火，我以照明者為一燈火，而焚燒村莊者為另一火。』於諍論之際，彼等將來到你的跟前。大王，誰的利益你將護持？」

「尊者，村民的利益。」

「何以故？」

「尊者，無論怎樣說，此火確從該火生。」

「大王，無論多少名色，於死時終結，另一名色即轉生，此(名色)確從該(名色)生，因之，他不能從惡業得解脫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求婚於少女，付聘金後即離去，[48]後於異時該女長大成人，爾時有另一人付聘金而與其結婚，前人歸來後會如此說：『朋友，你如何拐走我的妻子？』其人會說：『我實不曾拐走你的妻子，你付聘金及訂婚之幼弱少女為一人，我付聘金所娶之成年女子為另一人。』於諍論之際他們會來到你的跟前。大王，誰的利益你將護持？」

「尊者，第一人的利益。」

「何以故？」

「無論其人作何分說，那長大成人的女子的確來自(所說的)少女。」

「大王，無論多少名色於死時終結，另一名色即轉生，此(名色)確從該(名色)生，因之，他不能從惡業得解脫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從牧牛人手中買一瓶牛乳，置放牧人手中後即離去，心想：『我明日來取。』乳於次日即變為酪，彼歸來後會如此說：『給我牛乳瓶。』若牧人以酪示之，其人則說：『我實不曾從你手中買酪，給我牛乳瓶。』彼(牧牛人)會如此說：『你實不覺乳變為酪。』於諍論之際他們會來到你的跟前。大王，誰的利益你將護持？」

「尊者，牧牛人的利益。」

「何以故？」

「無論他怎樣說，此(酪)的確從彼(乳)生。」

「大王，無論多少名色於死時終結，另一名色即轉生，此(名色)的確從該(名色)生，因之，他不能從惡業得解脫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你再轉生否？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你會再轉生？」

「大王，且止。如何以此問我？我豈不[49]早已說過：『大王，(我死之時)，若有取我轉生，若無取則不轉生？』」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為王服務，國王對其服務喜悅，賜以酬報，因而他出入皆得享有五欲之樂。若他對民眾說：『國王不曾給我任何賞賜。』大王，是否其人做事適當？」

「尊者，否。」

「大王，為何以此問我？我豈不早已說過：『(我死之時)，若有取我轉生，若無取則不轉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名色相依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說名色，於此何者是名，何者是色？」

「大王，於此麤者為色，於此微細的心心所法為名。」

「尊者龍軍，為何祇是名或祇是色不轉生？」

「大王，此諸法乃互相依賴及俱生。」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從母雞不會祇有蛋黃，也不會祇有蛋。於此有蛋黃即有蛋，彼之二者互相依賴及俱生；大王，於此若它們不會有名，也不會有色。有名之處即有色，彼之二者互相依賴及俱生亦復如是。如是遂有長時輪迴。」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九 時間存在否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說長時，長時之名為何？」

「大王，即過去時、未來時、現在時。」

「但尊者，時間是否存在？」

「大王，有存在、有不存在。」[50]

「但尊者，何者存在？何者不存在？」

「大王，若過去諸行已過去、已消逝、已寂滅或已變易——該時則不存在。但其異熟法可能生異熟法及轉生他處者——該時則存在。若死去有情轉生他處者——該時存在，若死去有情不轉生他處者——該時則不存在，及彼證取涅槃之有情——因已證涅槃，該時則不存在。」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註釋】

泝《那先經》以八百餘字詳解六事內喜、內愁及不喜、不愁，外六事亦如此。其主要點為六根與六塵相觸及其反面。《大正》，32，p.710a，710b.

診 Bho purisa，用於同輩稱呼如「O dear man」。

第三品

第一 三時之根本

「尊者龍軍，何者是過去時之根本？未來時之根本及現在時之根本？」

「大王，過去時、未來時及現在時之根本是無明；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悲、苦、憂、惱而生。如是，全時間之最初起點不可知。」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二 最初的起點不可知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所說的：『最初的起點不可知。』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播一粒小種子於地上，嫩芽從其發出，逐漸增大、成長、發展，後遂結實；從其取一[51]粒種子再種植，嫩芽又從其發出，逐漸增大、成長，發展，後又結實——是否如此相續有其終點？」

「尊者，否。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從雞生蛋，從蛋生雞，又從雞生蛋——是否如此相續有其終點？」

「尊者，否。」

「大王，時間之最初起點不可知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長老在地上畫一圓圈，問國王說：「大王，是否此圓圈有終點？」

「尊者，否。」

「大王，世尊所說的圓圈——『緣眼與色而眼識生，此二者和合而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緣愛生取，緣取生業，緣業又生眼』——亦復如是。是否如此相續有其終點？」

「尊者，否。」

「又緣取與聲而生耳識……(乃至)緣意與法而生意識，此三者和合而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緣愛生取，緣取生業，緣業又生意——是否如此相續有終點？」

「尊者，否。」

「大王，時間的最初起點不可知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三 最初的起點為何物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所說的：『最初的起點不可知。』——何者是此最初的起點？」

「大王，凡過去之時即此最初的起點。」

「尊者龍軍，你所說的：『最初的起點不可知。』——尊者，是否每一最初的起點皆不可知？」

「大王，有可知、有不可知。」

「尊者，何者可知？何者不可知？」

「大王，在此之先一切物或一切處全無無明——此最初的起點不可知；凡未生及既生而又解散者——是[52]否能知此最初的起點？」

「尊者龍軍！凡未生(前生)及既生(今世)而又解散者，寧非從兩端截斷趨於毀滅？」

「大王，若從兩端截斷趨於毀滅，是否從兩端截斷者能增長？」

「是。彼能增長。」

「尊者，我非問此。是否從一起點它能增長？」

「是，彼能增長。」

「請給一譬喻。」

長老即為他作樹之譬喻說：「(五)蘊是此全苦蘊的種子。」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四 諸行生之條件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有任何行產生？」

「大王，是。有諸行產生。」

「尊者，如何彼等產生？」

「大王，有眼與色即有眼識，有眼識即有眼觸，有眼觸即有受，有受即有愛，有愛即有取，有取即有有，有有即有生，有生即有老死、愁、悲、苦、憂、惱。如是為此全部苦蘊的生起(集)。但大王，若無眼與色即無眼識，若無眼識即無眼觸，若無眼觸即無受，若無受即無愛，若無愛即無取，若無取即無

有，若無有即無生，若無生即無老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為全部苦蘊的息滅。」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五 行與轉化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無轉化派而有任何行始生？」

「大王，無任何行始生而無轉化。大王，祇有轉化行始生。」

「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怎樣？是否你現時[53]所坐的宮室無轉化而生？」

「尊者，於此無物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始生。尊者！這些木材曾在森林，泥土曾在地中及藉男女的相應努力而此宮室始生。」

「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播在土裏的種子與植物逐漸增大、成長、發展，後遂開花結實，但彼樹木非無轉化而生，惟經轉化彼等始生。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陶師從地取泥，造作種種陶器，彼等非無轉化而生，惟經轉化陶器始生。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箜篌無柱、無革箱、無琴身、無臂、無頸、無弦、無弓及無人之相應努力，是否會發出音響？」

「尊者，否。」

「但大王，若箜篌有柱、有革箱、有琴身，有臂、有頸、有弦、有弓及有人之相應努力，是否會發出音響？」

「尊者，是。它會發出。」

「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無鑽木、無下鑽木、無繩、無上鑽木、無火絨及無人之適宜努力——是否會生火？」

「尊者，否。」

「但大王，若有鑽木、有下鑽木、有繩、有上鑽木、有火絨及無人之適宜努力——是否會生火？」[54]

「尊者，是。彼會生火。」

「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無摩尼珠、無熱力、無(乾)牛糞^沱——是否會生火？」

「尊者，否。」

「但大王，若有摩尼珠、有熱力、有(乾)牛糞」——是否會生火？」

「尊者，是。它會生火。」

「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無鏡、無光及無人面——是否會生影像？」

「尊者，否？」

「但大王，若有鏡、有光及有人面——是否會生影像？」

「尊者，是。會生影像。」

「大王，無任何行生而無轉化，祇有轉化行始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六 關於靈魂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靈魂^๕可得？」

「大王，何謂靈魂？」

「尊者，那內在的生命以眼視色，以耳聞聲，以舌嘗味，以鼻嗅香，以身感觸，以意知法。譬如我們坐在此宮殿裏能從任何所欲[55]的窗扉——東、西、南、北的窗扉向外眺望。尊者，那內在的生命能從任何所欲的門戶從內向外眺望亦復如是。」

長老說：「大王，我將說五門，你善用心聆聽。若內在生命以眼視色，如我們坐在此宮殿裏能從任何所欲的窗扉——東、西、南、北的窗扉——向外眺望，是否能以耳視色，以鼻視色，以舌視色，以身視色及以意視色？同樣地，是否其能以眼、耳、鼻、舌、身、意聞聲；以眼、耳、鼻、舌、身、意嗅香；以眼、耳、鼻、舌、身、意嘗味；以眼、耳、鼻、舌、身、意感觸，及以眼、耳、鼻、舌、身知法？」

「尊者，否。」

「大王，你之言論前不符後或後不符前。復次，大王，譬如我們坐在此宮殿裏若將有窗櫺的窗子去掉，則在我們面對的空間景物會看得更清楚。同樣地若將眼門去掉，則內在的靈魂會更清明地看見空間的景物；若將耳、鼻、舌、身去掉，是否因為空間變化，會更佳地聞聲、嗅香、嘗味及感觸呢？」

「尊者，否。」[56]

「大王，你之言論前不符後或後不符前。復次，大王，若此丁那~~林~~出去站在門口，大王，是否你知道丁那已走出去站在門外呢？」

「尊者，是。我知。」

「復次，大王，若此丁那又走進來站在你的面前，大王，是否你知『此丁那已走進來站在我的面前』？」

「尊者，是。我知。」

「大王，同樣地，若置味於舌上，是否內在的生命會知那是酸、鹹、苦、辛、澀或甜味？」

「尊者，是。它會知。」

「大王，同樣地若已入(腹)內，是否該內在的生命會知那是酸、鹹、苦、辛、澀或甜味？」

「尊者，否。」

「大王，你之言論前不符後或後不符前。大王！譬如有人令攜來一百瓶蜜充滿水槽，封閉一人之口，將其置蜜槽內。大王，那人能否知蜜是甜非甜？」

「尊者，否。」

「何以故？」

「尊者，蜜不能入其口故。」

「大王，你之言論前不符後或後不符前。」

「我不能和你談論此理，若你宣說其義，甚善。」

於是長老以阿毗達磨相應的談論說服彌蘭王：「大王，眼緣色而眼識[57]生，因而觸、受、想、行、專注、命根及作意俱生——於是諸法緣之而生。於此靈魂不可得。耳緣聲而耳識生……乃至意緣法而意識生，因而觸、受、想、行、專注、命根及作意俱生——於是諸法緣之而生，於此靈魂不可得。」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意識隨眼識生

「尊者龍軍，是否眼識生處意識亦生？」

「大王，是。眼識生處意識亦生。」

「尊者，是否眼識先生，意識後生，或意識先生，眼識後生？」

「大王，眼識先生，意識後生。」

「尊者龍軍，是否眼識命意識說：『於我出生之處你也出生。』或意識命眼識說：『於你出生之處我也出生？』」

「大王，否。它們之間互不相語。」

「尊者，為何眼識生處意識亦生？」

「大王，以傾向、以門、以習慣、以行持的緣故。」

「尊者龍軍，為何眼識生處意識亦生？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天下雨時水向何處去？」

「尊者，水向傾斜處去。」

「如再下雨，水向何處去？」

「尊者，彼將隨往先時雨水所去處。」

「大王，是否前水命後水說：『你也去我所去之處。』或後水命前水說：『我也去你所去之處？』」

「尊者，否。它之間互不相語，因傾斜它們遂去。」

「大王，以傾向故，眼識生處意識亦生，[58]眼識不命意識說：『你也去我所去之處。』意識也不命眼識說：『我也去你所去之處。』它們之間互不相語，以傾向故，它們遂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如何以門故，眼識生處意識亦生？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國王邊城有堅厚城牆、拱道，但祇有一門。若有人想出去，彼將如何行？」

「尊者龍軍，自城門出。」

「若另一人想出去，彼又將如何行？」

「尊者，隨第一人所去處而出。」

「但大王，是否前者命後者說：『你也去我所去之處。』或後者命前者說：『我也去你所去之處。』」

「尊者，否。他們之間互不相語，以城門故，他們遂行去。」

「大王，以門故，眼識生處意識亦生，眼識不命意識：『於我出生之處你也出生。』意識也不命眼識：『於你出生之處我也出生。』亦復如是。它們之間互不相語，以門故，它們遂生。」

「尊者龍軍，如何以習慣眼識生處意識亦生？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若第一車能行，其第二車將行何處？」

「尊者，將隨行第一車所去之處。」

「大王，是否前車命後車說：『你也去到我所去之處。』或後車命[59]前車說：『我也去到你所去之處？』」

「尊者，否。他們之間互不相語，以習慣故，它們遂行去。」

「大王，以習慣故，眼識生處意識亦生，眼識不命意識：『於我出生之處你也出生。』意識也不命眼識：『於你出生之處我也出生。』亦復如是。他們之間互不相語，以習慣故，它們遂生。」

「尊者龍軍，如何以練習故，眼識生處亦生？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譬如初學者於指算、估計、計算及書寫請藝是很笨拙，經過若干時間小心練習即成熟練。大王，以練習故，眼識生處意識亦生，眼識不命意識說：『於我出生之處你也出生。』意識也不命眼識說：『於你出生之處我也出生。』亦復如是。他們之間互不相語，以練習故，它們遂生。」

「尊者龍軍，是否耳識生處意識亦生？……是否鼻識生處意識亦生？……舌識生處……身識生處……意識亦生？」

「大王，是。身識生處意識亦生。」

「尊者龍軍，是否身識先生，意識後生，或意識先生，身識後生？」

「大王，身識先生，意識後生。」

「尊者龍軍，……乃至……」

「……乃至……他們之間互不相語，以練習故，它們遂生。」

[60]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觸的特相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意識生處受亦生？」

「大王，是。意識生處觸亦生、受亦生、想亦生、思亦生、尋亦生、伺亦生，以觸為首，一切諸法亦生。」

「尊者，甚麼是觸的特相？」

「大王，摩觸為觸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兩羊相鬥，其中一羊應視作眼，其另一羊應視作色，二羊遇合應視作觸。」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兩手相拍，其中一手應視作眼，其另一手應視作色，二手遇合應視作觸。」

「請更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兩片鑿鋏作聲，其中一片應視作眼，其另一片應視作色，二者遇合應視作觸。」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九 受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受的特相？」

「大王，有所覺是受的特相，及感受是受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為王服務，國王對其服務喜悅，賜以報酬，以是故其人出入享有五欲之樂。若其人對民眾說：『我先曾對國王服務，國王喜悅，以此因緣，(現在)我感受如是如是。』[61]大王，又如有人曾作善業，於身壞命終之後往生天界善趣，以是故他出入享有天上的五欲之樂。彼如是想：『我先曾作善業，以此因緣，(現在)我感受如是如是。』大王，有所覺是受的特相，及感受是受的特相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 想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想的特相？」

「大王，知覺是想的特相。」

「甚麼是知覺？」

「知青、知黃、知赤、知白及知深紅等。」

「大王，知覺是想的特相亦復如是。」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王之守藏官進入藏庫見王之財寶，即知其為青、黃、赤、白及深紅等。大王，知覺是想的特相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一 思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思的特相？」

「大王，有所思是思的特相，以及作為是思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調合毒藥自飲或令他人飲，其自己受苦，他人也受苦。大王！若有人於此思及不善業，於其身壞命終之後也將投生淪落、惡趣、墮處及地獄，而那些效仿他的人，於身壞命終之後將投生淪落、惡趣、墮處及地獄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有人調和醞釀、生酥、油、蜜、砂糖自飲或令他人飲，其自己喜樂，他人[62]也喜樂。大王，若有人於此思及善業，於其身壞命終之後他將投生天界善趣，而彼諸效仿者於其身壞命終之後也會投生天界善趣亦復如是。大王，有所思是思的特相，及作為是思的特相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二 識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識的特相？」

「大王，譬如守城吏坐四衢街頭能見人來自東方或南方、西方或北方。大王，人以識區別眼所見色，以識區別耳所聞聲，以識區別鼻所嗅香，以識區別舌所嘗味，以識區別身所觸物，及以識區別意所知法亦復如是。大王，區別是識的特相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三 尋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尋的特相？」

「大王，安止是尋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工匠裝配一塊精製的木材；大王，安止是尋的特相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四 伺的特相

「尊者龍軍，甚麼是伺的特相？」

「大王，繼續思惟是伺的特相。」

「請給一譬喻。」[63]

「大王，譬如銅鑼被撞擊後有餘響餘音；大王，尋應視作撞擊，伺應視作餘響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五 諸法可分析否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能將此諸法共同生起之性一一分析而作差別說：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識、此是尋、此是伺？」

「大王，不能……」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御廚作羹湯，以酪、鹽、薑、茴香、胡椒及諸佐料加入，若國王向彼說：『(從此湯中)給我拿酪汁來、拿鹽汁來、拿薑汁來、拿茴香汁來、拿胡椒汁來，及拿所有佐味香

料汁來。』——大王，是否能將此同時生起之諸味性一一分析而拿出其中一味來並說：『此是酸味，或鹹味、或苦味、或辛味、或澀味、或甜味？』」

「尊者，不能……雖然諸味[64]皆各保留其自己的特相。」

「大王，不能將此共同生起之諸法性一一分析而說：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識、此是尋、此是伺的差別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六 眼識鹽否？

長老說：「大王，是否眼能識鹽？」

「尊者龍軍，是。眼能識鹽。」

「大王，你確知否？」

「尊者，是否舌能識之？」

「大王，是。舌能識之。」

「但尊者，是否舌識一切鹽？」

「大王，是。舌識一切鹽。」

「尊者，若舌識一切鹽，為何鹽被牛車載來？為何不祇是鹽來？」

「大王，祇是鹽來不可能。此諸事物有共同生起性及領域的差異，並且鹽有重量。」

「大王，能否以秤秤鹽？」

「尊者，能。」

「大王，鹽不能以秤量，乃以秤秤其重量。」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龍軍彌蘭王問終杼～

【註釋】

泝 Abhavantā -without a becoming，無變化、無轉變、無轉成等。

沴 Gomayam，印度村民以牛糞塗牆上，曬乾後用作柴薪。

尅 Vedagū，直譯為 The attainer of wisdom，但特別意義為 soul，
PED.

林 Dinna，人名，似為 Sabbadinna 之省略。

杼 T. W. Rhys Davids 稱此跋為 most odd.「很奇特」或「很奇怪」。
因為他們的對話是正在進行中。

三 斷 惑

第四品 [65]

第一 五處非一業所生

國王說：「尊者龍軍，此五處泝為不同業所生或一業所生？」

「大王，為不同業所生，非一業所生。」

「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若五類種子播一田中，是否不同種子會生不同果實？」

「尊者，是。會生不同果實。」

「大王，此五處為不同業所生，非一業所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二 人群不平等

國王說：「尊者龍軍，為何人羣不平等：有短壽、有長壽、有多病、有少病、有醜、有美、有少欲、有多欲、有貧窮、有富裕、有卑賤、有尊貴，或有智慧、或無智慧？」

長老說：「大王，為何樹木皆不平等：有酸、有鹹、有苦、有辛、有澀、有甜？」

「尊者，我想是因為種子的差異。」

「大王，人羣不平等乃因業的差異，故有短壽、有長壽、

有多病、有少病、有醜、有美、有少欲、有多欲、有貧窮、有富裕、有卑賤、有尊貴，或有智慧、或無智慧亦復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青年人，有情各有已業，彼等是業的承繼人。業是母胎、業是眷屬、業是所依，由業區分有情，即此尊卑等。』」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三 勿臨渴掘井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說，[66]是否(出家之目的是)『此苦會消滅及他苦不再生？』」

「大王，此為我等出家的目的。」

「是否為疇昔的努力？不應當現在始努力？」

長老說：「大王，現在努力無用，疇昔努力纔有用。」

「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當患渴時你始令掘井及池，說道『我將喝水』？」

「尊者，否。」

「大王，現在努力無用，疇昔努力纔有用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當患飢時你始令耕田、下種、收穫，說道『我將吃飯』？」

「尊者，否。」

「大王，現在努力無用，疇昔努力纔有用亦復如是。」

「請更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當臨戰時你始令掘城壕、籌城牆、建拱道、造守望塔及搬運穀粒？始學習象、馬、車、弓、箭諸(武藝)？」

「尊者，否。」

「大王，現在努力無用，疇昔努力纔有用亦復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

『夙昔所作於己生利，
堅持智慧與精進者
莫懷那車夫的思想。
如彼車夫捨離大道
趨赴不平的途徑，
車軸斷折而惆悵——
彼離法而追隨非法
且懶惰者，[67]
當其面臨死[神]時，
車軸斷折而悲哭亦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四 業力的影響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說：『地獄之火比平常之火猛烈，將小石投入終日熾燃平常之火裏不會銷熔；但若大如崇樓的磐石投入地獄之火裏則會立即銷熔。』我不信此說。你們又說：『生

焰地獄的有情經數千年仍不消解。』我也不信此說。」

長老說：「大王，意以為何？是否雌摩竭魚、雌鱷魚、雌龜、雌孔雀、雌鳩吞食硬石及砂礫？」

「尊者，是。牠們吞食。」

「是否砂礫進入其腹穴皆消解？」

「尊者，是。彼皆消解。」

「是否子宮內之胎也消解？」

「尊者，否。」

「其故何在？」

「尊者，彼之不消解，我意由業影響故。」

「大王，地獄的有情由業影響故，雖經數千年煮沸不消解亦復如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及死於斯）。大王！世尊也曾作此說：『若惡業未滅盡，彼不會死去。』」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牝獅、牝虎、牝豹、牝犬吞食硬骨、硬肉？」[68]

「尊者，是。牠們吞食。」

「是否骨肉進入其腹穴皆消解？」

「尊者，是。彼皆消解。」

「是否子宮內之胎也消解？」

「尊者，否。」

「其故何在？」

「尊者龍軍，它之不消解，我意由業影響故。」

「大王，地獄的有情由業影響故，雖經數千年的煮沸仍不

消解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與那人之美女、剎帝利之美女、婆羅門之美女及長者之美女吞食硬食、硬肉？」

「尊者，是。他們吞食。」

「是否骨肉入其腹穴皆消解？」

「尊者，是。彼皆消解。」

「是否子宮內之胎也消解？」

「尊者，否。」

「其故何在？」

「尊者，它之不消解，我意由業影響故。」

「大王，地獄的有情由業影響故，雖經數千年的煮沸仍不消解亦復如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及死於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若惡業未滅盡，他不會死去。』」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五 地住水上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說：『地住水上，水住風上，風住空中。』我也不相信此說。」

於是長老貯水於濾水瓶裏以示彌蘭王說：「大王，譬如此水為風所持，彼水為風所持亦如此。」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六 寂滅即涅槃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寂滅即涅槃？」

「大王，是。寂滅即涅槃。」[69]

「尊者，如何是寂滅即涅槃？」

「大王，諸愚凡夫喜樂、贊許、貪著內外(六)處——他們被該洪流沖走，不得從生、老、死、愁、悲、苦、憂惱獲取解脫。我說彼等不能從苦得解脫。但大王，多聞的聖弟子不喜樂、贊許、貪著內外(六)處。由彼不喜樂、贊許、貪著則渴愛滅，由渴愛滅則取滅，由取滅則有滅，由有滅則生滅，由生滅則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則全部苦蘊滅。大王，如此是寂滅即涅槃。」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誰證涅槃？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眾人皆證涅槃？」

「大王，非眾人皆證涅槃。但大王，彼正行道者、證知應證知法者、遍知應遍知法者、捨應捨法者、修應修法者及植養應植養法者皆證涅槃。」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誰知涅槃妙樂？

國王說：「尊者龍軍，未證涅槃者，是否知涅槃樂？」

「大王，是。未證涅槃者亦知涅槃樂。」

「尊者龍軍，如何未證涅槃者亦知涅槃妙樂？」

「大王，意以為何？彼未被截斷手足者是否能知手足截斷的苦痛？」

「尊者，是。彼等能知。」

「彼等如何能知？」

「尊者，由聽聞他人手足被截斷[70]的悲痛之聲，他們知手足截斷是苦。」

「大王，若人聽聞彼現見涅槃者之聲即知涅槃是妙樂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註釋】

泝 \bar{A} yatana，「處」，舊譯為「入」，為心，心所生長之處所。

第五品

第一 誰曾見佛？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你曾見佛？」

「大王，不曾。」

「如是，你的師父曾見佛？」

「大王，不曾。」

「尊者龍軍，既如此，實無有佛。」

「大王，是否你曾見喜馬拉雅山之烏哈呵？」 派

「尊者，不曾。」

「如是，你的父親曾見烏哈河？」

「尊者，不曾。」

「大王，既如此，實無有烏哈河。」

「尊者，實有。雖然我父和我皆不曾見烏哈河，但烏哈河實有。」

「大王，雖然我不曾見世尊，我的師父也不曾見世尊，但實有世尊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二 佛是無上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佛是無上？」

「大王，是。佛是無上。」

「尊者龍軍，你既不曾見佛，你如何知他是無上？」

「大王，意以為何？那些未曾見過大海的人如何知大海是廣大、湛深、無量、難測，雖然五條大河如：恆河、鴉姆那、阿奇羅瓦提、沙羅補及摩希沱恆常不斷向其流注。而其減損或盈滿是不可知？」

「尊者，是。它們能知。」

「大王，當見到證取涅槃的大弟[71]子，我知世尊是無上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三 能知佛是無上否？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能知佛是無上？」

「大王，是。能知世尊是無上。」

「尊者龍軍，如何能知佛是無上？」

「大王，往昔有長老名帝須是書寫阿闍黎，他已死去許多年，他如何被人知？」

「尊者，以其書寫。」

「大王，見法者即見世尊，因法為世尊所說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四 見 法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曾見法否？」

「大王，聲聞弟子應終身履行佛所指導者，佛所制設者。」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五 轉世與轉生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不轉世者則不轉生？**𣵀**」

「大王，是。不轉世者則不轉生。」

「尊者，如何是不轉世者則不轉生？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從一燈點燃另一燈；是否該燈轉讓給另一燈？」

「尊者，否。」

「大王，不轉世者則不轉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是否你深知當你做兒童時曾從詩歌教師學詩？」

「尊者，是。」

「大王，是否該詩從教師轉移？」

「尊者，否。」

「大王，不轉世者則不轉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六 靈魂之問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靈魂**𣵀**可得。」

長老說：「以真諦言，靈魂不可得。」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此身轉移到他身^[72]

國王說：「尊者龍軍，任何有情從此身轉移到另一身？」

「大王，並無。」

「尊者龍軍，若無從此身轉移到另一身，是否他從惡業獲得解脫？」

「大王，是。若他不再生則從惡業獲得解脫；但大王，既然再生則不從惡業獲得解脫。」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取他人芒果，是否他應受懲罰？」

「尊者，是。他應受懲罰。」

「但大王，他所偷取的芒果非(以前)所種植的，為何他應受懲罰？」

「緣於那些芒果它們(始)出生，因此他應受懲罰。」

「大王，以此名色他造善業或惡業，藉該業另一名色即結生，因此他不從惡業獲得解脫。」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業住何處

國王說：「尊者龍軍，以此名色造善業或惡業，此諸業住在何處？」

「大王，此諸業將追隨之，如影隨(形)，永不離開。」

「尊者，能否指出彼諸業說『業在此處或業在彼處』？」

「大王，不能指出彼諸業說『業在此處或業在彼處』。」

「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能指出果子於尚未結實的樹木說『果子在此處或在彼處』？」

「尊者，不能。」

「大王，當(生命)仍相續未斷不能指出彼諸業說『業在此處或業在彼處』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九 預知再生[73]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再生者知『我將再生』？」

「大王，是。再生者知『我將再生』。」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農家家主將種子播撒在泥土中，若雨水適宜，是否他知『種子將生長』？」

「尊者，是。他知。」

「大王，再生者知『我將再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 有 佛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有佛？」

「大王，是。世尊實有。」

「尊者龍軍，能否指佛說『(佛)在此處或彼處』？」

「大王，世尊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不能指出世尊『在此

處或彼處』。」

「請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當燃燒的大火聚已熄滅，是否能指出其火焰在此處或彼處？」

「尊者，不能。該火焰既已消滅則不可知。」

「大王，當世尊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而寂滅，不能指出其『在此處或彼處』亦復如是；但大王，以法身^𑖀能指出世尊；大王，因是法為世尊所說。」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註釋】

泝 $\bar{U}h\bar{a}n\bar{a}d\bar{i}$ ，一條不很著名的小河。

沝 $G\bar{a}ng\bar{a}$ ， $Y\bar{a}m\bar{u}n\bar{a}$ ， $A\bar{c}i\bar{r}a\bar{v}a\bar{t}\bar{i}$ ， $S\bar{a}r\bar{a}b\bar{h}\bar{u}$ ， $M\bar{a}h\bar{i}$ ——印度著名的五條河。

𑖀 $S\bar{a}n\bar{k}a\bar{m}a\bar{t}\bar{i}$ -to pass over，to transfer，to transmigrate，PED.有度過，通過，傳遞，轉移，轉世之意。

𑖀 見𑖀項之解釋。

𑖀 $D\bar{h}a\bar{m}m\bar{a}k\bar{a}y\bar{a}$.此處以佛所說的教理或經典為法身。

第六品

第一 惜身與梵行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出家人愛惜身體？」

「大王，出家人不愛惜身體。」

「如是，尊者，為何你珍貴愛護它？」

「大王，若你臨戰，是否有時遭受箭傷？」

「尊者，是。」[74]

「大王，是否你以藥膏塗該創傷，以油擦及以軟布裹該創傷？」

「尊者，是。我以藥膏塗之、以油擦之及以軟布裹之。」

「但大王，以藥膏塗之、以油擦之及以軟布裹之，是否你愛惜創傷？」

「尊者，我不愛惜創傷，以藥膏塗之、以油擦之及以軟布裹之是為了肌肉的痊癒。」

「大王，出家者不愛惜身體亦復如是。但出家者愛護身體，不起執著，藉以助成梵行。復次，大王，世尊曾以身體喻瘡，因此出家者愛護身體如瘡，於彼不起執著。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

『九孔大瘡

被濕潤的皮膚遮隱，

常流出奇臭的分泌。』」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二 佛是一切知者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佛為一切知者、一切見者？」

「大王，是。世尊為一切知者、一切見者。」

「尊者龍軍，若然，為何他為弟子漸制學處？泝」

「大王，是否有醫師知大地上一切藥物？」

「尊者，是。有此(醫師)。」

「大王，該醫師令病人服藥，於時機到來時，於時機未來時？」

「尊者，於時機到來時彼令病人服藥，不在時機未來時。」

「大王，一切知者、一切見者之世尊不在非時為弟子制定學處，彼在時機到來時為弟子制定學處，終生不違犯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三 佛具足大人相

[75]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佛陀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黃金色彩，皮膚金色，圓光一尋？」

「大王，是。世尊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黃金色彩，皮膚金色，圓光一尋。」

「尊者，是否其父母也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黃金色彩，皮膚金色，圓光一尋？」

「大王，否。」

「尊者，既然如此，佛陀是生而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黃金色彩，皮膚金色，圓光一尋；但子或像母或母之類屬，子或像父或父之類屬。」

長老說：「大王，有百葉蓮華否？」

「尊者，有。」

「它之起源在何處？」

「它生於泥中，茂盛於水裏。」

「但大王，是否蓮華像泥土的顏色、香氣或味道？」

「尊者，否。」

「大王，世尊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黃金色彩，皮膚金色，圓光一尋，但他的父母不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黃金色彩，皮膚金色，圓光一尋亦復如此。」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四 佛非梵天弟子

國王說：「尊者龍軍，佛是梵行者嗎？」

「大王，是。佛是梵行者。」

「尊者龍軍，如此則佛是梵天的弟子。」

「大王，你是否有一頭首象？」

「尊者龍軍，有。」

[76]「大王，是否該象有時作鶴鳴聲？」

「尊者，是。牠作此聲。」

「大王，如是則彼象是鶴之弟子？」

「尊者，否。」

「大王，梵天有覺悟或無覺悟？」

「尊者，有覺悟。」

「大王，如是梵天是世尊的弟子。」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五 佛與具足戒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具足戒美善？」

「大王，是。具足戒是美善。」

「尊者，但佛陀是否曾受具足戒？」

「大王，世尊於菩提樹下證得一切智，無人能以具足戒授世尊，如世尊為弟子制定學處終生不違犯一樣。」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六 兩種眼淚

國王說：「尊者龍軍，有為母之死而涕泣者，有為愛法而涕泣者，於此二種涕泣，誰之淚為藥，誰之淚為非藥？」

「大王，一人之淚為熱沾染貪、瞋、癡之垢穢；另一人之淚為清涼、喜、無垢。大王，清涼者為藥，熱者為非藥。」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有貪無貪之區別

國王說：「尊者龍軍，如何是有貪與無貪的區別？」

「大王，一為耽著，另一為不耽著。」

「尊者，如何是耽著與不耽著之意義？」

「大王，一為欲求，另一為非欲求。」

「尊者，我意如是：有貪與無貪者皆欲得精美飲食，不欲麤劣飲食。」

「大王，有貪者進食時覺知味及味之貪著；離貪者進食但覺知味，而不覺知[77]味之貪著。」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智慧何處住

國王說：「尊者龍軍，智慧住於何處」

「大王，無處所。」

「尊者龍軍，如此則無智慧。」

「大王，風住於何處？」

「尊者，無處所。」

「大王，如此則無風。」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九 輪迴的意義

國王說：「尊者龍軍，如你所說輪迴，如何是輪迴？」

「大王，生於此者即死於此，死於此者即生於他處；生於他處者即死於他處，死於他處者又生另一處。大王，如此即是

輪迴。」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食熟芒果後種植其核，從此生出一大芒果樹而結果。其人再食彼熟芒果後又種植其核，從彼又生出一大芒果樹而結實，似此則其樹之終盡不可知。大王，生於此者即死於此，死於此者即生於他處；生於他處者即死於他處，死於他處者又生另一處亦復如是。大王，如此即是輪迴。」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 念與記憶

國王說：「尊者龍軍，以甚麼記憶往昔久遠所作？」

「大王，以念。」

「尊者龍軍，是否以心記憶，而非以念？」

「大王，是否你覺知曾作某事而又忘卻？」

「尊者，是。」

「但大王，於其時你是否無心？」

「尊者，不然。但於其時無念爾。」

「大王，既如此，如何能作此說『以心記憶，而非以念』？」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一 念是內知外助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一切念[78]生自己證知，或念藉外部之援助？」

「大王，念生是自己證知，念也藉外部援助。」

「尊者龍軍，若如是，念生自己證知，念非藉外部援助。」

「大王，若念不藉外部援助，則工匠於作務、於技藝、於學問均無事業可成，師父亦無助用。大王，但因念藉外部援助，於作務、或技藝、或學問均有事業可成，師父也有助用。」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註釋】

①Sikkhā padam，學處，指戒律、律儀、戒條等。

第七品

第一 念生之多種助緣

國王說：「尊者龍軍，念以幾種方式出生？」

「大王，念以十六種派方式出生？」

「何等為十六種方式？」

「大王，念生以自證知，念生以外部援助，念生以重大印象，念生以饒益知識，念生以非饒益知識，念生以相似相，念生以非相似相，念生以瞭解談話，念生以特相，念生以記憶，念生以計算，念生以算數，念生以憶持，念生以修習，念生以參考書冊，念生以抵押物，及念生以曾經驗者。」

「如何為念生以自證知？」

[79]「大王，譬如尊者阿難陀^沱及優婆夷窟菊陀羅^魁及其他有宿命記憶者記憶(前)生，如此即為念生以自證知。」

「如何為念生以外部援助？」

「若天性忘念者，他人提醒他，使之記憶，如此即為念生以外部援助。」

「如何為念生以重大印象？」

「當灌頂即王位或證預流果時，如此即為念生以重大印象。」

「如何為念生以饒益的知識？」

「他記憶其得喜樂時想『如此其中有喜樂』——如此即為

念生以饒益的知識。」

「如何為念生以非饒益的知識？」

「他記憶當其受苦時想『如此其中有苦』——如此即為念生以非饒益的知識。」

「如何為念生以相似相？」

「當看見一相似之人，彼即記憶其母或父、或兄、或妹；又或見駱駝、見牛或見驢子則記憶其他相似之駱駝、或牛、或驢子。」

「如何為念生以非相似相？」

「若彼記憶某一物無如此顏色、如此聲音、如此香氣、如此味道、如此觸摩——如此即為念生以非相似相。」

「如何為念生以瞭解談話？」

「若天性忘念者，他人使之記憶，他即記憶——如此即為念生以瞭解談話。」

「如何為念生以特相？」

「若人知耕牛之烙印，以特相知之——如此為念生以特相。」

「如何為念生以記憶？」

「若人向天性忘念者說：『你記憶，你記憶，』再三令他記憶——如此即為念生以記憶。」

「如何為念生以計算？」

「因曾習書寫，他知此音節應即在彼音節之後——如此即為念生以計算。」

「如何為念生以算數？」

「因曾習算數，算師能計龐大數目——如此即為念生以算數。」

「如何為念生以憶持？」

「因曾習憶持，憶持者憶持眾多事——如此即為念[80]生以憶持。」

「如何為念生以修習？」

「若比丘以無數譬喻記憶其宿世所在，諸如一生、二生，乃至……彼記憶其宿世住處有如是狀況與方所——如此即為念生以修習。」

「如何為念生以參考書冊？」

「當國王記憶政令時使人持典冊來，因典冊而即憶起——如此即為念生以參考書冊。」

「如何為念生以抵押物？」

「當看見抵押物即憶起——如此即為念生以抵押物。」

「如何為念生以曾經驗者？」

「於所見他記憶色，於所聞他記憶聲，於所嗅他記憶香，於所嘗他記憶味，於所捉摩他記憶觸，於所認識他記憶法——如此即為念生以曾經驗者。大王，如此即為念以十六種方式出生。」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二 船與石頭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說：『雖百年作不善，死時獲取

一念皈依佛，彼即往生天界。』——我不信此事。你們又說：『一次殺生將往生地獄。』——我也不信此事。」

「大王，意以為何？若無船載，即令一小石能否浮水面上？」

「尊者，不能。」

「但大王，即使百輛車之石頭，若載船上，能否浮於水面？」

「尊者，能。」

「大王，船即應以視作善行。」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三 此苦滅他苦不生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是否努力於捨棄過去之苦？」

「大王，否。」

「如是，你們是否努力於捨棄未來之苦？」

「大王，否。」

「如是，你們是否努力於捨棄[81]現在之苦？」

「大王，否。」

「若你們非努力於捨棄過去、未來或現在之苦，如是你們為何作努力？」

長老說：「大王，此苦應滅，他苦不生——此即為我所努力。」

「但尊者龍軍，是否有未來之苦？」

「大王，無。」

「尊者龍軍，你真聰明。你們努力於捨棄那不存在的苦。」

「但大王，你是否有任何敵國之王、仇人及敵人反對你？」

「尊者，有。」

「大王，是否你遭反對纔開始掘城壕、築城牆、造拱道、建守望塔及運輸輜糧？」

「尊者，否。彼早已準備。」

「大王，是否你遭反對始學習象術、馬術、車術、弓術及箭術？」

「尊者，否。彼早已準備。」

「何以如是？」

「尊者，為避免未來的怖畏。」

「大王，是否有未來的怖畏。」

「尊者，無。」

「大王，你真聰明啊！你們準備避免未來的怖畏。」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患渴時你始令掘井、掘池及掘池沼而說『我將喝水』？」

「尊者，否。彼早已準備。」

「何以如是？」

「尊者，為準備避免未來的渴。」

「大王，是否有未來的渴？」

「尊者，無。」

「大王，你真聰明啊！你們準備避免未[82]來的渴。」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患飢時你始令人耕田種穀而說『我將吃飯』？」

「尊者，否。彼早已準備。」

「何以如是？」

「尊者，為準備避免未來的飢。」

「大王，是否有未來的飢？」

「尊者，無。」

「大王，你真聰明啊！你們準備避免未來的飢。」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四 梵天的距離

國王說：「尊者龍軍，從此去梵天有多遠？」

「大王，從此去梵天甚遠，一塊大如尖頂屋的石頭從彼下落，一晝夜下墜四萬八千由旬，四個月始落地。」

「尊者龍軍，你們如此說：『譬如一力士於伸臂或屈臂之間(那樣疾速)，一位具神通力得心自在的比丘從閻浮提沒而出現於梵天亦復如是。』我不相信此語，不信彼如此疾行數百由旬。」

長老說：「大王，何處是你的出生地？」

「尊者，有一島名阿歷山大林，我即出生[83]該處。」

「大王，從此去阿歷山有多遠？」

「尊者，有兩百由旬。」

「大王，是否你能憶知曾於該處所歷之事？」

「尊者，是。我能憶知。」

「大王，你已疾行兩百由旬了。」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五 梵天與迦濕彌羅

國王說：「尊者龍軍，若人死於此而生梵天，又若人死於此而生迦濕彌羅，誰遲？誰速？」

「大王，同時。」

「請給一譬喻。」

「大王，何處是你的出生的城邑？」

「尊者，有一鄉村名卡拉西杼，我出生該處。」

「大王，從此去卡拉西村有多遠？」

「尊者龍軍，，兩百由旬。」

「大王，從此去迦濕彌羅汭有多遠？」

「尊者，十二由旬。」

「大王，請想念卡那西村。」

「尊者，我已想念。」

「大王，請想念迦濕彌羅。」

「尊者，我已想念。」

「大王，那一想念遲，那一想念速？」

「尊者，同時。」

「大王，若人死於此而生梵天，又若人死於此而生迦濕彌羅，彼等同時往生亦復如是。」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意以為何？若二鳥飛行空中，其中之一棲止高樹，另一棲止低樹。若彼等同時降落，誰之影子將先落地，又誰之影子將後落地？」

「尊者龍軍，，同時(落地)。」

「大王，若人死於此而生梵天，又若人死於此而生迦濕彌羅，他們是同時往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六 擇法菩提分

國王說：「尊者龍軍，菩提分有幾？」

「大王，有七種菩提分。」

「但尊者，覺悟藉以多少菩提分？」

「大王，覺悟藉以一種菩提分，藉擇法菩提分。」

「尊者，如是，如何你說有七種菩提分？」

「大王，意以為何？若刀藏鞘中，不握在手，是否彼能斬截欲斷之物？」

「尊者，不能。」

「大王，若無其他六種菩提分，祇以擇法菩提分不得覺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七 福德比非福德大

國王說：「尊者龍軍，何者為更大，福德或非福德？」

「大王，福德為更大，非福德為小。」

[84]「何以故？」

「大王，行非福德者後生悔說：『我已作惡業。』由此邪惡不增。但大王，行福德者則無後悔，既無後悔則喜樂生，喜樂生則欣慰生，心欣慰則身平靜，身平靜則感受妙樂，受妙樂者之心則凝定，心凝定者則知實相——因此則福德增加。大王，若一手足被切斷之人以一束蓮華奉獻世尊，九十一劫中彼將不趨墮處。大王，由是理由我說：『福德為更大，非福德為小。』」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八 知與不知之作惡者

國王說：「尊者龍軍，知而作惡或不知而作惡，誰之非福德為更大？」

長老說：「大王，不知而作惡者之非福德為較大。」

「尊者龍軍，如是，我將加倍懲罰王子及侍臣中知而作惡者？」

「大王，意以為何？若有一灼熱、焚燒、熾燃之鐵丸，一人不知而捉持，另一人知而捉持，誰人將受更嚴重之燙傷？」

「尊者，不知而捉持者將受更嚴重之燙傷。」

「大王，不知而作惡者之非福德為更大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九 肉身飛赴梵天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有人能以此身軀往赴北俱盧洲洞或梵天、或其他洲島？」

「大王，有人能以此四大所成的身軀往赴北俱盧洲或梵天、或其他洲島。」

「尊者龍軍，彼如何以此四大所成之身往赴北俱盧洲或梵天、或其他洲島？」

[85] 「大王，是否你記得曾於地上跳過八肘或一肘遠？」

「尊者，是，我記得。尊者龍軍，我甚至跳過八肘遠。」

「大王，你如何跳過八肘遠？」

「尊者，我發起意念：『我將降落在此處。』以此意念我身體遂變得輕捷。」

「大王，有神通力及得心自在的比丘，令心中之身上升，由心自在彼即飛行空中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 長 骨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如此說：『有骨甚至長一百由旬。』連樹木也無一百由旬長者，如何有骨長一百由旬？」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你曾聞海中有五百由旬長的魚？」

「尊者，是。我曾聞。」

「如是，大王，魚長五百由旬，其骨定會有一百由旬長。」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一 停止呼吸

國王說：「尊者龍軍，你們如此說：『停止入息出息是可能。』」

「大王，是。停止入息出息是可能。」

「尊者，如何能停止入息出息？」

「大王，意以為何？是否你曾聽聞鼾聲？」

「尊者，是。我曾聽聞。」

「大王，若變動姿勢，是否該鼾聲會停止？」

「尊者，是，會停止。」

「大王，若一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者因變動姿勢即停止鼾聲，為何一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及具第四禪者不能停止入息出息？」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二 海與水

國王說：「尊者龍軍，海叫做『海』。為甚麼水被稱為海？」

[86]長老說：「大王，有如許之水，即有如許之鹽，有如許之鹽，即有如許之水，因此叫做海。」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三 海有一味

國王說：「尊者龍軍，為何海祇有一味，鹹味？」

「大王，因海水久遠凝住，故祇有一味，鹹味。」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四 智慧剖析一切

國王說：「尊者龍軍，是否能剖析一切精微之物？」

「大王，是。能剖析一切精微之物。」

「尊者，甚麼是一切精微之物？」

「大王，法是一切精微者。但大王，非一切事物皆精微，大王，或精或麤是諸事物(法)的名稱，凡可剖析的以智慧剖析一切，但除智慧能剖析外，更無第二者。」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五 命與有情

國王說：「尊者龍軍，所謂識或慧或有情之命_汩者，此等諸法是否為義異及語異，或義同而語異？」

「大王，識之特相為了別，慧之特相為智慧，而於有情之命是不可得。」

「如於有情之命不可得，如是誰以眼視色、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嘗味、以身感觸、以意知法？」

長老說：「若命以眼視色……乃至以意知法，當眼之門毀

滅時，它是否能更佳地見空間諸物出現於前？當耳毀滅時、當鼻毀滅時、當舌毀滅時、當身毀滅時，命是否能更佳地聞聲、嗅香、嘗味、感觸於空間諸物？」

[87]「尊者，不能。」

「大王，如是，於有情之命是不可得。」

「尊者龍軍，你甚敏捷。」

第十六 佛作難行之事

長老說：「大王，世尊曾行難行之事。」

「尊者龍軍，世尊曾行何種難行之事？」

「大王，此為世尊曾行難行之事：他揭示於此非色的心、心所法現行之分析乃基於一種所緣。又說：『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心』。」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乘船赴海以掌掬水，以舌嘗之。大王，是否他能知孰為恆河水，孰為雅姆那河水，孰為阿奇羅瓦提河水，孰為薩羅補河水及摩希河水？」**泐**

「尊者，難知。」

「大王，世尊曾行比此更難行之事。他揭示於此非色的心、心所法現行之分析乃基於一種所緣。又說：『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心。』」

「善哉，尊者，」國王甚為欣喜。

第十七 彌蘭王之供養

長老說：「大王，你知現今為何時辰？」

「尊者，是。我知現為初更已過，中更正進行，火炬正照耀，四幡已升起，國王的供獻將從國庫支出。」

與那人如此說：「大王，你是敏捷者，而比丘是智者。」

[88]「諸君，是，長老是智者。能有師如彼，有弟子如我，聰慧者不久將知法。」

因為對得到的回答滿意，國王以價值百千錢的毛氈一襲披著尊者龍軍身上，說：「尊者龍軍，從今日起我將為你備辦八百份齋飯，並奉獻宮中之任何於你合法之物。」

「大王，我資具已足。」

「尊者龍軍，我知你資具已足。你應護衛你自己及護衛我(二者)。如何是護衛你自己？他人之言或會興起，說龍軍令彌蘭王欣喜，但未獲何物。此為護衛你自己。如何是護衛我？他人之言或會興起，雖已令彌蘭王欣喜，但他未作(施物的)欣喜之相。此為護衛我。」

「大王，就這樣吧！」

「尊者，譬如獅子百獸之王雖置金籠仍會傾向外面；尊者，我雖然生活在家裏我心仍在外面亦復如是。但尊者，若我從在家而出家，則我難活很久，我的敵人很多。」

爾時尊者龍軍，既解答彌蘭王之問難，即從座起，走向僧伽藍。龍軍去後不久，彌蘭王仍如是思惟：「我問者為何？尊

者所答者為何？」於是國王又作如是思惟：「一切我所問為正問，一切尊者所答為正答。」尊者龍軍於歸返僧伽藍時亦作如是思惟：「彌蘭王問者為何？我所答者為何？」於是尊者龍軍又作如是思惟：「一切彌蘭王所問為正問，一切我所答為正答。」

爾時尊者龍軍既過夜已，於清晨著衣持鉢往詣王宮。既達，坐預設位。於是彌蘭王向尊者龍軍作禮後退坐一面。既[89]坐一面，復向尊者龍軍如此說：「尊者不要如此思惟：我因質問龍軍，遂快樂而徹夜不眠。尊者不應這樣看待。尊者，一整夜如此思惟：『我問者為何？尊者所答為何？一切我所問為正問，一切尊者龍軍，所答為正答。』」

長老亦如是說：「大王，不要有此思惟：我回答彌蘭王之所問，因而快樂地度過整夜。大王不應這樣看待。大王，我徹夜如此思惟：『彌蘭王問者為何？我所答者為何？彌蘭王所問為正問，我所答為正答。』」

如是此二大龍象互相欣悅其妙語。

～《彌蘭王問經》問答終*～

【註釋】

泝此處實際上有十七項。

沴 ā nanda，人名。

尅 Khujjuttarā upāsikā，人名。

林 Alasanda, (Alexandria) 城名, 為阿歷山大所建, 位於 Panjshir and Kabul 河之間; 其廢墟被認為在 Charikār 附近。

杼 Kalasi, 地名, 距 Kashmir 為十二由旬。

泞 Kashmir, 地名, 位於印度之北部。

洞見序話本項。

洳 Bhū tasmim Jī va, 見第一品(9)項。

本見第三品洳項, 五河名。

*漢譯《那先比丘經》三卷於此終止。見《大正》32, P.719a。

四 難 問 [90]

前 言

議論者、詭辨者
殊勝智慧及專心，
彌蘭王為開發智慧
往訪龍軍。
住於彼之影子裏
他再三發問
於智慧開發後
彼也為三藏師。
夜間於靜處
彼研鑽九分教，
發現藉駁辯
不易解決難題。
於法王之教
有順序語、
有引證語、
有本質語，
因不解勝者語中
難點之意義，
未來世將起諍論。

既傾心於論師，
我將令難問解決。
未來世將揭示
彼闡釋之道。

爾時彌蘭王於清旦日出之際盥洗，合掌至頭，想念過去、現在、未來正等諸佛後，受持八條誓戒說：「今後七日間，受持八功德後，我應齋戒，既齋戒已，令師歡心，而後我將提出難問。」

於是彌蘭王除去平常華麗衣服，摒棄裝飾，披著袈裟，頭上挽髻，示現賢者儀容後受持八功德：「於此七日中我不應執行國務，我不應起與貪同來的想念，不應起與瞋同來的想念，不應起與癡同來想念；我應謙和地向奴隸、勞工、侍役等談話。我應[91]守護身(業)、語(業)，我應善守六處且置心於修慈。」

當受持此八德，及置心於此八德，他於七日不出戶外。於第八日清晨進早餐後，他低目、節語、善住威儀，以不散亂、歡喜、欣悅、清淨之心往詣長老龍軍。頭面禮長老之足，佇立一面而作此說：

「尊者龍軍，我有某事應同你議論，我不願有第三者在場，請到一有八項適合於沙門的幽僻阿蘭若空閑處，問題將在該處提出，於此問題對我不應保守秘密或有隱藏。既經適宜協議，我值得聽聞祕密，應以譬喻究明其義。尊者龍軍，譬如大地於埋藏時值得受納珍寶。尊者，既經適宜協議，我值得聽聞祕密亦復如是。」

爾時師尊與弟子進入林藪，王如是說：「尊者龍軍，於此有人亟欲談論有八處應當避免。無智者於諸處談論事務，是以其所談論事將失敗而無成就。何者為八處應當避免？不平坦處應避免，危險處……多風處……隱蔽處……神廟……道路……橋梁……渡頭水浴處應避免。此為八處應避免。」

長老說：「何者是不平坦處、危險處、多風處、隱蔽處、神廟、道路、橋梁、渡口水浴處的瑕疵？」

[92]「尊者龍軍，於不平坦處談論之事為混淆、散亂、流動、無成就；於危險處則心懷恐懼，有恐懼之心於事務無正確觀照；於多風處聲音不清晰；於隱蔽處他人佇立聞聽；於神廟處所談論之事變為嚴重；於道路所談論之事為空虛；於橋梁成為不穩定；於渡口水浴處所談事成為庸俗。有言曰：

『平坦處、危險處、
多風處、隱蔽處、
神廟、道路、橋梁、
渡頭水浴處，
應避免此處。』

尊者龍軍，當此八種人談論事務時，所談論之事遭受損害。何者為八？行貪者、行瞋者、行癡者、行慢者、行貪欲者、行懶惰者、專思一事者及愚人，此八種人破壞所談論之事。」

長老說：「何者是其過失？」

「尊者龍軍，行貪者因貪而破壞所談論之事，行瞋者因瞋而破壞……行癡者因癡而破壞……行慢者因慢而破壞……行

貪欲者因貪欲而破壞……行懶惰者因懶惰而破壞……專思一事者因專思一事而破壞……愚人因愚蠢而破壞所談論之事。有言曰：

『貪者、瞋者、癡者、
慢者、貪欲者、懶惰者、
專思一事者及愚者，
此等為壞事者。』

尊者龍軍，此九種人不能保守而泄露所談論之秘密。何者為九？即行貪者、行瞋者、行癡者、畏怯者、重財者、女人、酒徒、黃門、兒童。」

長老說：「何者是其過失？」

「尊者龍軍，行貪者因貪不能保守及泄露所談論之秘密，行瞋者因瞋而泄露……行癡者因癡而泄露……畏怯者[93]因恐懼而泄露……重財者因錢財而泄露……女人因反覆無常而泄露……酒徒因貪酒而泄露……黃門因性不定不能保守而泄露所談論之秘密，兒童因動不能保守而泄露所談論之秘密。有言曰：

『貪者、瞋者、癡者、
畏怯者、重財者、
女人、酒徒、黃門
兒童為第九——
世間此諸人

轉變、無定、動搖。
彼等所談論之祕密，
轉眼間即變為公開。』

尊者龍軍，智慧以八事圓熟成熟。何者為八？以年齡智慧圓熟成熟，以名望……以質問……以與本宗同住……以如理作意……以對談……以尊敬友愛……以住於適宜地區智慧圓熟成熟，有言曰：

『年齡、名望、質問、
本宗同住、如理作意、
對談、尊敬友愛，
住適宜地方——
都令智慧分明。
若有具此諸八者，
其智慧將得開展。』

尊者龍軍，此地方於我們的談論遠離八種瑕疵，我且是世間的最勝論友。我是祕密的護持者，我於有生之日將守護祕密。八事當中我的智慧已熟。弟子如我者，現時是難得。」

[94]「當弟子正行道時，阿闍黎亦應正行持阿闍黎之二十五德。何者為二十五德？尊者，於此即：一、阿闍黎應恆常無間給弟子以守護；二、彼應知習行不習行者；三、彼應知放逸不放逸者；四、彼應知睡眠時機；五、彼應知其疾病；六、彼應知其得食不得食；七、彼應知其特性；八、應與其分享鉢中

之食；九、彼應安慰他說：『毋起畏懼，目標正走向你。』十、彼想：『我與此人交往。』彼應知此交遊；十一、彼應知其村里之行；十二、他應知其寺廟之行；十三、他不應同其作戲笑談；十四、見有久缺，彼應忍耐；十五、彼應熱心；十六、彼不應簡略；十七、彼不應藏密；十八、彼不應保留；十九、彼應起慈父之想：『我生養他於此學藝。』二十、彼應起增長心：『如何使其不落後？』二十一、彼應起有力心：『我以修學力令其堅強。』二十二、彼應起慈心；二十三、於困窮時不應捨棄弟子；二十四、應作之事他不應懶惰；二十五、於法顛躓時彼應施以和藹。尊者，此為阿闍黎之二十五阿闍黎德。於我請善行諸德。尊者，我懷疑勝者之言有難問，未來世將對它們起諍論。未來敏慧如你者實難得。於諸問題請給我以明眼，以折伏外道言論。」

長老以「善哉」允諾後，向優婆塞解釋了十優婆塞德說：「大王，此為優婆塞之十優婆塞德。何者為十？優婆塞與比丘僧伽同甘苦；彼為律制；攝依能力樂施捨；見勝者之教衰減，彼努力增進；彼有正見；彼遠離祭祀節慶，即使為活命彼也不趨附他師；彼守護身業、語業；彼欣悅和合，喜樂和合；彼不嫉妒，且真實奉行[95]教言；彼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大王，此為優婆塞之十優婆塞德。諸德於你皆已具備。當勝者之教衰退，你能適宜、相應、正當、合適地希望增進。我聽許你，請隨喜發問。」

第一品

第一 佛受敬否

爾時彌蘭王既被允許，稽首師足，合掌而作此說：「尊者龍軍，外道諸師如是說：『若佛享受供養，則佛尚未入涅槃，他仍與世間相連，仍在世間之內，仍與世間共同，如是則給與他的供養無效、無果。若他人已入涅槃則不與世間連結，已脫離諸有，如是則無需對他供養。已入涅槃者不受供物，若供養給與不享受者則無效無果。』這是兩難的問題，不屬心未圓熟的領域，而屬偉人的領域。請裂破此見網，拋棄一邊。今此問題向你提出，請給未來世的佛子以明眼，使其折伏異論。」

長老說：「大王，世尊已入涅槃，世尊不受供養。從菩提樹下起，世尊已捨棄供養，何況彼已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大王，長老舍利佛，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彼諸無等倫者
雖被人天供養，
但卻不受禮敬——
此是諸佛法性。』」

國王說：「尊者龍軍，父或贊美子，子或贊美父，但這並非折伏異論的理由；此僅為信仰的表示。請善解說此理以成立已說及折伏[96]邪見之網。」

長老說：「大王，世尊已入涅槃，世尊不享受供養。若天人為不受供養如來的舍利寶林清除地基，遂因如來的智寶之所緣而修持正行，獲得三種成就。大王，譬如一熾燃巨大火聚即將消滅；大王，是否該火聚接受枯草柴薪？」

「尊者，即使該正在燃燒的巨大火聚已不接受枯草柴薪，何況它已消滅、沈寂、無念，豈會接受？」

「如是，大王，當此大火聚熄滅、沈寂時，是否世間即無火？」

「尊者，否。草薪為火的基地與供給。人欲得火便以自己的元氣、力量及精進各各行動，鑽木即出火，以該火而作務於需要之處。」

「大王，如此則外道之言『供養給與不享受者則成為無效、無畏』是虛妄。大王，譬如巨大火聚熾燃，世尊以佛光明照耀十千世界亦復如是。大王，譬如巨大火聚燃燒後即熄滅，世尊以佛光明照耀十千世界後即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亦復如是。大王，譬如已熄滅的巨大火聚不受柴薪燃料，世尊為饒益世間捨棄、停止不受亦復如是。大王，譬如巨大火聚已滅，又無供給，人們以自身元氣、力量及精進各各行動，鑽木即出火，以該火而作務於需要之處；人天為不受供養之如來舍利清除基地，遂因如來[97]智寶之所緣而修持正行，獲得三種成就亦復如是。大王，由是理由，供養已入涅槃再享受的如來有效、有果。」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由是理由，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來是有效、有果。大王，譬如暴風吹拂後停止；

大王，是否已停息的風接受再生？」

「尊者，已停息的風無想無念於再生。何以故？因風界無念。」

「大王，已停息的風是否仍用『風』的名稱？」

「尊者，否。因蒲扇及風扇而風生起。若有人被炎熱或熱病所惱逼，以自身的元氣、力量 and 精進，各各行動，以蒲扇或風扇生風。因風之故炎熱消除及熱惱減輕。」

「大王，如此則外道之言『供養給與不享受者則成為無效、無果』是虛妄。大王，譬如狂風吹拂，世尊以清涼、甜美、和平、妙樂之慈風吹向十千世界亦復如是。大王，譬如狂風吹已即滅，世尊於清涼、甜蜜、和平、妙樂之慈風吹後，即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亦復如是。大王，譬如已停息的風不接受再生，為饒益世界而捨棄享受及寧靜亦復如是。大王，譬如人為炎熱或熱病所惱逼，人天被三種火焚燒及熱病惱逼亦復如是。譬如因蒲扇及風扇而風生起，因如來之舍利及智寶而得[98]三種成就亦復如是。譬如被炎熱或熱病所惱逼之人以蒲扇或風扇生風，因風而炎熱消除，熱病減輕，人天向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來舍利及智寶禮敬即生善，以此善滅三種火之炙灼及減輕熱病亦復如是。大王，由是理由，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來是有效、有果。」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以反駁外道。大王，譬如有人擊鼓發聲，但彼因人所生的鼓聲會消逝。大王，是否該鼓聲接受再生？」

「尊者，否。該鼓聲已消逝，彼於再生是無想無念。鼓聲一次發出而又消逝，該鼓聲即被割斷。但尊者，因有鼓而發出聲音及因有人以其努力擊鼓而發聲。」

「大王，世尊既為導師，舍利寶、法、毗尼與教誡則充滿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彼自己始入於無餘涅槃。但世尊雖入無餘涅槃，其得成就並未摧毀。眾生希求成就，但被後有之苦惱逼，既依止於舍利寶、法、毗尼及教誡，他們獲得成就亦復如是。大王，由是理由，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來是有效、有果。」

「大王，此即世尊為未來世見、所說、所言、所示——『阿難，你或會[99]作如是想：“過去有師之教言，現在已無導師。”阿難，你不應作如是觀。凡我對你們說之法及建立的律，於我去世以後即是你們的導師。』彼諸外道之言辭說『供養給與已入涅槃而不享受的如來是無效、無果』實是虛妄、虛假、不實、相違、障礙、顛倒，是施苦者，是苦果引人至於惡趣。」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由是理由，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來是有效、有果。大王，是否此大地同意說『讓一切種子生長在我之上』？」

「尊者，否。」

「但大王，何以種子雖未得大地同意，彼等仍然發芽、生長、強壯，樹根交錯，樹幹、樹心及樹枝擴張，開花及結果？」

「尊者，大地雖非同意者，但它是彼諸種子的基地，給它們以生長的環境；那些種子依靠該基地，因有該條件遂發芽、生長、強壯，樹根交錯，樹幹、樹心及樹枝擴張，開花及結果。」

「大王，以此之故，若外道說『供養給與不接受者是無效無果』，則他們被自己的理論所毀滅、障礙及損壞。大王，譬如大地，如來是應供、正等正覺佛。大王，譬如大地不接受任何物，如來也不接受任何物。大王，譬如諸種子依靠大地發芽、生長、強壯，樹根交錯，樹幹、樹心及樹枝擴張，開花及結果；人天依靠已入涅槃而不受供養的如來之舍利、智寶建立強壯的善根、三昧樹幹、法之樹心、戒之擴張的樹枝、解脫之花及沙門果亦復如是。[100]大王，因此理由，供養給與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來是有效、有果。」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以該理由供養給與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來是有效、有果。大王，是否此諸駱駝、牡牛、驢子、山羊、畜牲與人羣同意蟲類在其腹內生殖？」

「尊者，否。」

「大王，為甚麼那些蟲蛆生存於不同意的腹內且生殖眾多子孫？」

「尊者，由於惡業之力蟲蛆生殖於這些不同意動物的腹內且繁殖眾多子孫。」

「大王，由於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來舍利及可喜賀寶之力，供養如來為有效、有果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以該理由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來是有效、有果；大王，是否這些人同意說『讓此九十八種病在體內出生？』」

「尊者，否。」

「如是，大王，為甚麼疾病降入並不同意的體內？」

「尊者，由於夙昔所作的惡行。」

「大王，若夙昔所作不善現在感受。大王，以此之故，夙昔所作和現在所作之善業和惡業皆為有效、有果。大王，因此理由，供養已入涅槃受供的如來是有效、有果。」

「大王，是否以前曾聽說有夜叉名叫難陀卡^拏因攻擊尊者舍利弗被大地吞噬？」

「尊者，是。我曾聽說，那是舉世皆知的事。」

「如是，大王，是否尊者舍利弗同意[101]難陀卡夜叉之被大地吞噬？」

「尊者，縱使人天破裂，縱使日月沈墜地上，縱使須彌山王崩潰，尊者舍利弗仍不會同意他人受苦。何以故？尊者舍利弗於自身已根絕忿怒及瞋恚之因。由該因全部毀滅，即使有人欲危害他的生命，尊者舍利弗也不起忿怒。」

「大王，若尊者舍利弗未同意難陀卡夜叉之被大地吞噬，夜叉如何陷入大地？」

「尊者，因其不善業之力。」

「大王，若難陀卡夜叉因惡業力陷入大地，雖未同意而於罪罰也仍有效有果。因此之故，大王，因善業之力供養不受供者是有效、有果。大王，因此之故，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來是有效、有果。」

「大王，現時有多少人陷入大地？是否你曾聽說？」

「尊者，是。我曾聽說。」

「大王，請告訴我。」

「尊者，清洽婆羅門女、蘇泊佛陀釋男、長老提婆達多、夜叉難陀卡、及婆羅門少年難陀汙。尊者！我聞此五人曾陷入大地。」

「大王，彼等得罪於誰？」

「尊者，他們獲罪於世尊及弟子。」

「但大王，是否世尊及其弟子同意彼等陷入大地？」

「尊者，否。」

「大王，因此之故，供養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來是有效、有果。」

「尊者龍軍，幽深問題被你闡[102]釋明白，祕密彰顯，結縛得解，荊棘斬除，敵論摧毀，惡見破壞，不善外道徒眾失色；你是諸宗師中最傑出者、最優勝者。」

第二 佛是否為全知者？

「尊者龍軍，佛是否為全知者？」

「大王，是。佛是全知者。但世尊知見非恆常和非持續現前。世尊之全知智依靠思慮；一經思慮，世尊即知所欲知。」

「尊者龍軍，如是則佛非全知者。因其全知智乃由於搜尋。」

「大王，若有車百輛，每車裝運七『阿滿』¹半容量之穀米及兩『冬巴』²容量之穀米。若有人想計算如許億萬的穀米，是否能於剎那間完成其事？」

「於此，大王，有七種心。彼諸有貪、有瞋、有癡、有煩

惱、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者，彼等心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心未修習故。大王，譬如竹竿寬廣、延伸、牽連、交錯，枝節糾纏，當其被拖曳時，行動笨重及遲緩。何以故？因竹枝之牽連交錯故。大王，彼諸有貪、有瞋、有癡、有煩惱、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者，彼等心生羸重，變為遲緩亦復如是。何以故？為煩惱所牽連及糾纏故。此為第一種心。」

「其次，此第二種心顯示分別：大王，彼諸已證預流果者，墮處已塞閉。[103]已得正見，已解師之教言，心於三處生輕敏，轉輕敏，但於較高諸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因於三處心已清淨，而於較高諸地則煩惱未斷。大王，譬如竹竿三節之結已被清除，而更上竹枝仍牽連交錯。當彼三節被拖拉時輕易牽來，而其上(因枝葉糾纏)則甚遲緩。何以故？因低下處被清除，而其上竹枝仍交錯。大王，彼諸證預流果者墮處已塞閉，已獲正見，已解師之教言，其心於三處生輕敏，但於較高諸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其上煩惱未斷故。此為第二種心。」

「其次，此第三種心顯示分別：大王，彼諸證一還果者其貪、瞋、癡已減少，其心於五處生輕敏，轉輕敏，但於較高諸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因心於五(低下)處已清淨，而於較高諸地則煩惱未斷。大王，譬如竹竿五節之結已被清除，但其上之竹枝則牽連交錯。當五節被拖拉時輕易牽來，而其上則甚遲緩。何以故？因低下處被清除，而其上則竹枝交錯。大王，彼諸證一還果者其貪、瞋、癡已減少，其心於五處

生輕敏，轉輕敏，但於較高諸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因心於低下已清淨，而其上則煩惱未斷亦復如是。此為第三種心。」

「其次，此第四種心顯示分別：大王，彼諸證不還果者已斷下五分結，其心於十地生輕敏，轉輕敏，但於較高諸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因於十地心已清淨，其上則煩惱未斷。大王，譬如竹竿十節之結已被清除，但其上之竹枝則牽連交錯。當十節被拖拉時輕易牽來，而其上則甚遲緩。何以故？因低下處被清除，而其上則竹枝交錯。大王，彼諸證不還果者已斷下五分結，其心[104]於十地生輕敏，轉輕敏。但於較高諸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心於十地已清淨，而其上則煩惱未斷。此為第四種心。」

「其次，此第五種心顯示分別：大王，彼諸漏盡垢滌、煩惱已捨、梵行已成、所作已作、重擔已釋、真善已達、後有結盡、無礙解得、聲聞地已清淨之阿羅漢，其心於聲聞境生輕敏，轉輕敏，於圓覺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因聲聞境已清淨，圓覺境尚未清淨。大王，譬如竹竿之諸結全被清除，當被拖拉時其行動是輕易而不遲緩，何以故？因諸節已清除及竹枝無糾纏故。大王，彼諸漏盡垢滌、煩惱已捨、梵行已成、所作已作、重擔已釋、真善已達、後有結盡、無礙解得、聲聞地已清淨之可羅漢，其心於聲聞境生輕敏，轉輕敏，但於圓覺境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亦復如是。何以故？因聲聞境已清淨，圓覺境尚未清淨故。此為第五種心。[105]」

「其次，此第六種心顯示分別：大王，彼諸自恃、無師、

獨行如犀牛之角，具清淨無垢心的圓覺，其心於自己境界內生輕敏，轉輕敏者，但於全知佛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何以故？因自己境內已清淨，因全知佛境廣大故。大王，譬如有人於其自己境界內白晝或黑夜可隨意渡一條小河而無生恐怖，若其後見幽深、廣闊、無底、無岸之大海，會生恐怖、遲疑而不能渡。何以故？因熟悉自己境界故，及大海之偉大故。大王，彼諸自恃、無師、獨行如犀牛之角，具清淨無垢心的圓覺，其心於自己境內生輕敏，轉輕敏者，但於全知佛地則生羸重，變為遲鈍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其自己境界內之清淨及因大海之偉大故。此為第六種心。」

「其次，此等第七種心顯示分別：大王，彼諸得正等正覺、全知，具足十力、四無畏、十八佛法、無邊勝者，得無礙解的佛，其心於一切處生輕敏，轉輕敏。何以故？因於一切處已清淨故。復次，大王，譬如一光滑無垢無結，箭柄精美、挺直、不彎不曲之箭，由力士引強弩而射於精細麻布、或棉布、或絨布，是否會有黏滯或遲緩？」

「尊者，否。何以故？因織品之精細，箭柄之光滑及放射之猛烈故。」[106]

「大王，彼諸正等覺、全知、具足十力、四無畏、十八佛法、無邊勝者，得無礙解的佛，其心於一切處生輕敏，轉輕敏亦復如是。何以故？因一切處已清淨故。此為第七種心。」

「於此，大王，此全知佛之心超出於上面六種心之計算。其心清淨、輕敏，具有無量功德。大王，因世尊之心清淨、輕敏，因而，大王，世尊顯示雙神變。大王，雙神變應如此視之：

『佛世尊之心轉變如此迅速轉變，不能議論其更深的理由。』大王，此出自全知佛心的神變也是不可計算分析。大王，世尊的全知智依靠思慮，一經思慮即知所欲知。大王，譬如有人能將放在一手所持物置另一手，能開口說話，能吞下口中食物，能睜所閉之眼，能閉睜開之眼，能伸張曲臂或能彎曲直臂。大王，世尊的全知智其迅速輕敏遠過於此，其思慮輕敏遠過於此。一經思慮即知所欲知。大王，若佛世尊於片刻間未有思慮亦不能稱為非全知智者。」

「尊者龍軍，若思慮應有尋、有伺，請以理由示我。」

「大王，譬如有人富裕多財、多產業、多金銀、多錢財珍寶、米、穀、麥、粟、芝麻，緣豆、紅豆、早穀、晚穀、酥、油、生酥、乳、酪、蜜、紅糖、糖液等，[107]皆貯於罐、甕、缸等容器。若其客人值得飯食及望得飯食而蒞臨，然其家中煮熟之飯皆已用盡，彼將從甕內取米粒煮飯。大王，是否其人於如是片刻間缺熟飯便可稱為貧窮及困乏？」

「尊者，否。轉輪王家也於非時有食物缺乏，為何一居士之家不能有一時缺食？」

「大王，世尊全知智會於片刻間未有思慮，但一經思慮彼即知所欲知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一樹結實，因果實之重荷，樹遂下垂，無任何果實墜落。大王！是否彼樹於如是片刻間缺乏果子墜落能否稱為不結實？」

「尊者，否。樹上的果實遲速會墜落，當其墜落時即可隨意得之。」

「大王，如來的全知智依靠思慮，一經思慮彼即知所欲知

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是否佛陀一再思慮，即知所欲知？」

「大王，是，世尊一思慮，即知所欲知。大王，譬如轉輪王，當其念及輪寶說：『讓彼輪寶向我來。』一經念及，輪寶即來。大王，如來一經思慮，即知所欲知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此理由很強。佛是全知智者，我接受佛是全知智者。」

第三 提婆達多之出家

「尊者龍軍，誰度提婆達多出家？」

「大王，有此六位刹帝利青年；跋地雅，阿_毘樓陀、阿難、跋戛、金毗羅、[108]提婆達多，理髮師優波利_迦為第七者。於導師成正覺之後，他們起大歡喜遂離開釋迦族追隨世尊出家，世尊度他們出家。」

「尊者，是否提婆達多出家之後和合僧遭破壞？」

「大王，是。提婆達多出家之後和合僧遭破壞。居士不破和合僧，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也不破和合僧，破和合僧者為合律共住及住於同一結界內的比丘。」

「尊者，破和合僧者將獲取甚麼業(果)？」

「大王，他將獲取一劫之期的業(果)。」

「但尊者龍軍，是否佛陀知此——『提婆達多出家之後將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彼將在地獄中一劫(被)煎煮』？」

「大王，是。如來知此——『提婆達多出家之後將破和合

僧，破和合僧已彼將在地獄中一劫(被)煎煮』？」

「尊者龍軍，若佛陀知『提婆達多出家之後將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彼將在地獄中一劫(被)煎煮』，如是，尊者龍軍，『佛陀是悲愍者、慈悲者、饒益者，拔除一切有情的苦難及施與福利』之語是虛妄。若不知其事而度之出家，則佛陀非全知者。這也是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除這些巨大糾纏，破斥外道理論。因為未來世像你這樣有智慧的比丘實不易得，請就此顯示你的力量。」

「大王，世尊是悲愍者、全知者。大王，世尊以悲愍及全知智觀照提婆達多的歸趣，見彼繼續造業，將於無數億百千劫從地獄到地獄、從墮處到墮處。佛陀以全知智知：『此人之業無盡，若於我之教法出家將成為[109]有限，而出自前生(業)之苦亦成為有限；但此愚人若不出家，因所造業彼有一劫之受(苦)。』——以悲愍故，彼度提婆達多出家。」

「尊者龍軍，如是，佛陀傷人後以油塗之，推人墮崖後以手援之，殺人而後乃使活命。他實是先給人以苦，後與之樂。」

「大王，即使如來傷人，亦為饒益眾生；即使推人墮崖，亦為饒益眾生；即使殺人，亦為饒益眾生。大王，譬如父母傷子或推之墮倒地，即為饒益兒女。大王，如來傷人亦為饒益眾生。他推人墮崖，亦為饒益眾生。他殺人，亦為饒益眾生。以何種方法能增長眾生功德，即以該法饒益眾生亦復如是。大王，若提婆達多不出家，於居士地位造諸多惡業，終使其墮地獄，並將於無數億百千劫中從地獄到地獄，從墮處到墮處，受諸苦痛。世尊如此，便以悲愍度其出家說：『於我之教法出家，諸苦痛將成為有限。』世尊以悲愍故，使其重苦減輕。大王，

譬如一有權勢之人，當其親戚或朋友受國王重刑，他以其財富、名望、顯赫及親戚之力量以及以自己的堅強，深厚的信任使彼重刑減輕。大王，世尊度許多億百[110]千劫中受苦之提婆達多出家，以戒、定、慧、解脫力及能力使重苦減輕亦復如是。」

「大王，又如良醫和內外科醫師以猛烈藥力減輕重病。大王，世尊度許多億百千劫受苦之提婆達多出家已，以法藥之力及慈悲力之贊助使其重苦減輕亦復如是。大王，提婆達多本應多受苦，世尊使其少受苦，反造成非福德？」

「尊者，那怕一轉瞬之短時的非福德也不會造成。」

「如是，大王，你接受此理由的意旨，以該理由世尊度提婆達多出家。」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以該理由世尊度提婆達多出家。大王，譬如一作惡的盜賊被捕捉而押至國王前。人說：『陛下，此賊對你作惡，請施以你所欲的刑罰。』對此人，國王或會說：『如是，朋友，押他往城外刑場砍頭。』『是。陛下。』其人答國王已，即押賊至城外。至刑場已，又有某人得王之寵愛，有名望、財富、資產，出言有份量，有能力為其所欲者。其人見賊，發悲愍心，遂對眾人如是說：『且止，諸君，若砍此人頭，於你等何益？如是，祇砍此人的一手或一足，且留其生命。為此，我將在王前覆命。』因其人語言的威力，人們斷盜賊一手或一足，而留其性命。如是，大王，那人如是作為是否盡了對盜賊的責任？」

「尊者，那人是盜賊生命的賜予者，既活其命，更有何事未作？」[111]

「如是，因斷彼賊手足而使其有痛苦感受，是否那人復造作任何非福德？」

「尊者，彼盜賊感覺苦受是因其自作業，彼生命賜予者不曾造作任何非福德。」

「大王，世尊以悲愍心度提婆達多出家，說：『於我之教法出家者苦痛將成為有限。』亦復如是。大王，提婆達多之苦痛將成為有限。大王，當提婆達多生存時於臨終之際作皈依說：

『以此骨獻人中尊、
天中天、調伏人之御者、
普眼者、具百福相者，
以生命皈依佛。』」

「大王，一劫由六分組成。提婆達多於第一分之末破和合僧，彼遂於其餘五分在地獄受煎熬。從該處得釋放後，彼將成辟支佛，號曰阿提沙羅^沓。大王，世尊如此作對提婆達多是否已盡其責任？」

「尊者龍軍，如來對提婆達多是施與一切者。如來能使提婆達多成辟支佛——如來於提婆達多更有何事未作？」

「但大王，若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已在地獄受苦。如來以該因緣是否造作任何非福德？」

「尊者，否。提婆達多在地獄受煎熬一劫乃因其自己造作。導師是使苦有限者，不會造作任何非福德。」

「大王，如是你接受此理由的含義。以該理由故，世尊度提婆達多出家。」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以該理由故，世尊度提婆達多出家。大王，譬如一箭所穿之創傷，創孔內陳血充滿，忽然因風、膽汁、痰三者湊合，時令轉變，及不適的護衛所侵，(中箭者)呼號慟哭，腐潰如死尸的臭氣四溢，一位[112]高明的內外科醫師為減輕其痛苦以猛烈、激烈、灼熱、劇痛的瘡藥塗抹傷口令其化膿。既柔軟後，以尖刀剖膿，以腐蝕針燒灼。既燒灼已塗以腐蝕液汁，為癒創傷將其縫合，以使傷者疾除康復。大王，當內外科醫生以藥塗抹，以刀剖割，以針燒灼及塗以腐蝕液汁時，是否其懷有惡意？」

「尊者，否。其懷有饒益心，作彼所應作並希望傷者康復？」

「但由彼醫藥應作之事，使其人生諸苦受，由是因緣，是否內外科醫師造作任何非福德？」

「尊者，以饒益心及希望其康復，內外科醫師作了諸應作之事。以該因緣，如何會作任何非福德？尊者！該內外科醫師將得生天。」

「大王，為了離苦，世尊以悲愍度提婆達多出家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以該理由世尊度提婆達多出家。大王，譬如有人為刺所傷，另有一人為其饒益及幸福以鋒利刺或刀尖沿邊割破，雖血流不止，將刺取出。大王，是否那人取刺實希望於他非饒益？」

「尊者，否。希望於他饒益及幸福那人纔把刺取出。尊者，若那人不將刺取出，彼或會死去或受死一樣的痛苦。」

「大王，為其離苦，世尊度提婆達多出家亦復如是。大王，若世尊[113]未度提婆達多出家，彼將於一億百千劫繼續在地獄轉生受煎熬。」

「尊者龍軍，提婆達多順流而行，如來使之逆流而行；提婆達多走入迷途，如來使之趨向正道；當其墜落懸崖時給提婆達多以立足地；當提婆達多進入崎嶇，如來使之升登平坦。尊者龍軍，無人能舉出這些因緣與理由，除非像你這樣有智慧的人。」

第四 大地震出現之八因八緣

「尊者龍軍，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大地震之出現有此八因八緣。』此是完全語、此是無餘語、此是不變語。因大地震之出現並無其他第九因。尊者龍軍！若大地震出現有其他第九因，世尊也會將該因說出。尊者龍軍！由無大地震出現之其他第九因，所以世尊不曾道及。但此大地震出現之第九因應當可見：當毗山多羅王**坦**作大布施時大地七次震動。尊者龍軍！若大地震之出現祇有八因八緣，那麼『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七次震動』之語為虛妄。而若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曾幾次震動，那麼『大地震之出現祇有八因八緣』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微妙、[114]難解、疑惑、幽深，今向你提出；除大智慧如你者，非其他小知能回答。」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大地震之出現有此八因八緣。』但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曾作七次震動。但

彼屬不尋常，僅見一次，那不包含在八因之內，因此不算八因之一。大王，譬如世間祇算三種雨：雨季之雨，冬季之雨及夏季之雨；除此之外若有其他的雲下雨，該雨則不計算在眾雨之內，祇被算作不尋常之雨。大王，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曾作七次震動。但此屬不尋常，僅見一次，不包括在八因之內，不算作八因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從喜馬拉雅山流出五百河。但大王，於此五百河中祇有十河^出之數可算，即：恆河、雅姆那河、阿奇羅瓦提河、沙羅補河、摩希河、辛頭河、沙羅瓦提河、微錯瓦提河、威湯沙河及羌達巴戛河。其餘諸河於河之數目中均不入算。何以故？那些河無恆常之水。大王，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曾作七次震動；但這屬不尋常，僅見一次，故不包括在八因之內，不算作八因之一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國王有一百或兩百臣僚，但其中祇有六人於臣僚之數中入算，即：將軍、司祭、法官、司庫、持傘者、持劍者，祇有這些人在臣僚之數中入算作臣。何以故？與王之德性相結合故，餘者[115]均不入算，他們全部祇為臣僚而已。大王，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曾作七次震動，此屬不尋常，僅見一次，故不包括在八因之內，不算作八因之一亦復如是。」

「大王，是否你曾聽聞現今於勝者之教法中，因作供養感受現世妙樂，其名聞遠及人天？」

「尊者，是。我曾聽聞今於勝者教法中，因作供養感受現世妙樂，其名聞遠及人天。如是之人有七。」

「大王，他們是誰？」

「尊者，即蘇曼那製花鬘者、曳卡沙他柯婆羅門、朋諾奴僕、莫莉卡王后、戈帕拉麻塔王后、蘇披雅優婆夷及朋那婢女。此七人^注感受現世妙樂，其名聞遠及人天。」

「是否你又曾聽聞往昔有人以人身趨赴三十三天？」

「尊者，是。我曾聽聞。」

「大王，他們是誰？」

「尊者，即：音樂家古梯拉、國王沙丁那、國王尼米及國王曼達塔^注——我曾聽聞此四人以人身趨赴三十三天；我又聽聞彼等造作或善或不善都在很久以前。」

「大王，你於往昔是否聽聞於過去世或現在世對某某作布施時，大地震動一次、二次或三次？」

「尊者，否。」

「大王，於我雖有傳承、知識、經典，多聞、學力及希望學習詰問及近侍阿闍黎，但我未有前聞：對某某作布施時大地震動一次、二次或三次，除毗山多羅王——王中之牛——的最勝布施。大王，從迦葉佛到釋迦牟尼，此二佛中[116]間逝去之時數過一千萬年，於此期中，我不曾聽聞：對某某作布施時大地震動一次、二次或三次。大王，以如許精進、如許努力，大地尚不會震動。但大王，當大地不能維持負荷功德之重擔，及一切清淨行功德重擔之負荷時則移動、震動、抖顫。大王，譬如貨車裝載過重，其車轂、車幅破裂及車軸折斷，大王，當大地不能維持負荷功德之重擔及一切清淨行功德重擔之負荷時則移動、震動、抖顫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天空被暴風所吹逐的雨水所掩蓋及荷載，被暴風雨所拋擲的重重雨雲的重負

時，它狂吼、號叫及震嘯。大王，當大地不能維持毗山多羅王布施之力的廣泛、累積重擔之荷載時，它移動、震動、抖顫亦復如是。大王，毗山多羅王之心不行於貪、不行於瞋、不行於癡、不行於慢、不行於見、不行於煩惱、不行於尋(思慮)、不行於不喜，而行於偉大布施：『如何使未來之乞求者來至我跟前，其既來者能得其欲而歡喜？』——他恆常不斷，立心作布施主人。大王，毗山多羅王恆常不斷立心於十處：調御、公平、忍辱、自制、制御、攝制、不忿、不害、真實、清淨。大王，毗山多羅王已捨愛欲，已抑制後有之希求，祇努力於渴求梵行。大王，毗山多羅王已捨棄守護自己，而熱心守護他人，其心祇作此念：『如何[117]使彼眾生和睦、無病、富裕、長壽。』大王，當毗山多羅山王布施時，並非為後有成就而作布施，亦非為財富而施，亦非為酬報而施，亦非為權術而施，亦非為壽命而施，亦非為美貌而施，亦非為幸福而施，亦非為權力而施，亦非為名譽而施，亦非為(得)子而施，亦非為(得)女而施，但祇為全知智，為全知智之寶，他作如是廣大無比、無上最勝的布施。得全知已他說此偈：

『(吾)子甲立炆與女黑鹿炆，
及賢妻麻提炆，
皆捨棄不作一念，
但祇為了菩提。』」

「大王，毗山多羅王以不怒勝怒，以善勝不善，以施勝吝

齋，以真實勝虛妄，以善勝諸惡。」

「當其如是布施時，當其順法，當其以法高出一切時，下面的大風因布施的效果震怒，其勢猛烈有力、浩大，它們漫天而起、逐漸狂吹，向下吹、向上吹、方向不定地吹；無葉之樹吹倒，密雲重重騁馳天際；捲著沙塵的暴風遮蓋天空，風勢凶猛，驟然加強，發出可怕的響聲；在激蕩的風裏，水作顫抖，水既顫抖，魚龜騷動；波浪重重抓起，水族有情起大驚恐；水波連接滾捲，濤聲咆哮，可怖的水泡升起，迸現水沫花環，大海高漲，水奔向四方，水之源頭從上游衝向下游；受驚恐的阿修羅**焮**、金翅鳥**焮**、龍**焮**、夜叉**焮**想道：『怎樣了，如何了，是否大海顛覆？』彼等各以驚惶之心，求逃避之路。當潮流既激[118]動、顫抖，大地上山海震動。須彌山**焮**頂之峰尖扭折而旋轉；蛇、鼈、貓、豺狼、豬、麋鹿及飛禽等深受驚恐，無力的夜叉哭泣，大力的夜叉歡笑——在大地震動之際。」

「大王，譬如大鍋放置竈上，滿貯水米，其下燃火，第一先熱鍋，鍋熱而水熱，水熱而米熱。米既受熱上下升沈，泛起泡沫，如花環上騰。大王，毗山多羅王捨卻世間之難捨者，因其能捨難捨布施之本性，下面的大風不堪承受而激蕩；風既激蕩，水則搖蕩；水既搖蕩，大地震動，於是風、水、地皆因大布施之廣闊，活力與精進的結果——三者似合而為一。大王，實無其他布施能如毗山多羅王之大布施之偉大。」

「大王，譬如地中發現種種珠寶，如藍寶石、大藍寶石、如意珠**焮**、貓睛石、亞麻石**焮**、金合歡石、狂喜石、日光珠、月光珠、金剛、卡腳巴卡馬卡石**焮**、黃寶石、紅寶石及麻沙羅

石犍——但轉輪王之摩尼珠勝過彼等一切，稱為最尊。大王，轉輪王之摩尼珠照耀周遍一由旬。大王，毗山多羅王的大布施勝過世間所知任何無比與最上的布施，稱為最尊亦復如是。大王，當毗山多羅王作大布施時大地震動七次。」

「尊者龍軍，此是諸佛的奇妙，此是諸佛的奇異，當如來作菩薩時，於如是忍耐，如是心念，如是決心與如[119]是心願為世間無比。尊者龍軍，你揭示菩薩的努力，你顯明勝者的更多波羅蜜犍，你也指出若仍有一如來修正行時，彼為人天中最佳最勝。善哉，尊者龍軍，勝者之教言被稱贊，勝者之波羅蜜得彰顯，外道之論結被破解，異論之水瓶被打破，深問得解釋明白，深林已被清除，勝者之子善得出離之道。其事如是，一宗中之導師，我接受它。」

第五 尸毗王施眼

「尊者龍軍，你們說：『尸毗王犍因施雙眼與乞丐而成為盲人，但天眼復生。』此語有缺點、受反駁、有過失。經云：『當因已芟除，無因無基地，天眼不出生。』尊者龍軍，若尸毗王已施眼與乞丐則『天眼復生』一語為虛妄。若天眼復生則『尸毗王施眼與乞丐』一語為虛妄。此亦一兩難問題，結上加結，瑕疵重重，糾纏交錯，今向你提出，為出離之道，請於此立志願並反駁異論。」

「大王，尸毗王曾施眼與乞丐，莫對此生疑。且於天眼復生，亦莫生疑。」

[120]「但尊者龍軍，是否當因已芟除，無因無基地而天眼生出？」

「大王，否。」

「但尊者，此有何理，以該理由而因已芟除，無因無基地而天眼出生？請以理由說服我。」

「大王，是否世間有一真理，以該真理故，說真實語者作真理的誓言？」**獃**

「尊者，是。世間有如此的真理。尊者龍軍，以此真理故，說真實語者作真理的誓言而使天降雨，令火消滅，使毒解除及作其他種種應有之事。」

「大王，此與尸毗王之藉真理之力而天眼生相應且適合。大王，當無其他基地，藉真理之力而天眼生，此處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大王，譬諸咒師念誦真理說：『讓大雲下雨。』藉其真理的念誦，大雲即下雨。大王，是否兩因已儲存在天上，以該因由而大雲即下雨？」

「尊者，否。真理本身即是大雲下雨的因由。」

「大王，於它並無通常的因由，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諸咒師念誦真理說：『讓正在焚燒的大火聚後退。』藉其真理念誦，正在焚燒的大火聚立即後退。大王，是否在該正在焚燒的大火聚裏有因由存儲，以該因由正在焚燒的大火聚立即後退？」

「尊者，否。真理本身即是正在焚燒的大火聚立即後退的基地。」

「大王，於它並無通常的因由，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

基地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121]譬如諸咒師念誦真理**狃**說：『讓凶險毒藥化作解毒劑。』藉真理的念誦，毒藥立即化作解毒劑。大王，是否在該凶險的毒藥裏有因由存儲，以該因由凶險的毒藥立即化作解毒劑？」

「尊者，否。真理本身即是立即消除凶險毒藥的因由。」

「大王，於此並無通常的因由，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欲徹悟四聖諦並無其他基地，以真理為基地人則徹悟四聖諦。大王，在中國**狃**境內有一國王欲向大海獻祭，每四個月即作真理的誓言，彼乘獅駕深入大海至於一由旬。其獅駕前，大水聚後退，於其經過之後水復掩蓋。大王，是否世間人天能以平凡體力使大海後退？」

「尊者！以世間人天平凡體力，小如池塘之水也不能使之後退，況大海之水？」

「大王，應以此理由認識真理的力量，真理乃遍一切處。」

「大王，於波吒釐子城阿育法王**狃**為市民、鄉民、近臣、軍隊及大臣環繞，當其見恆河新水與岸齊平，充分漲泛，計五百由旬長，一百由旬寬，王向其近臣說：『朋友，是否有人能使此大恆河倒流？』近臣回答說：『陛下！甚難。』爾時於該河岸上有妓女名冰都瑪提**狃**者聽聞王之所說：[122]『能否使此大恆河倒流？』伊如是說：『我是波吒釐子城妓女，以美貌為生，此為低賤生活。且讓國王看我之真理的誓言。』於是伊作了真理的誓言。當其作誓之際，該大恆河即雷吼而向上奔流，許多人一時都得看見。爾時國王聽到偉大恆河之倒流急勢

所生的喧囂，王生驚詫、奇異，向近臣如是說：『朋友，以為誰故，此偉大恆河向上奔流？』

「陛下，妓女冰都瑪提聽到你的話而作了真理的誓言；以彼誓言故，偉大恆河向上奔流。」

爾時國王心中感動，迅速自行至妓女前問道：「大姊，此是否真實：因你作真理的誓言，此恆河向上奔流？」

「陛下，是。」

國王說：「你如何有那種權力？或誰非神志清明的人能接受你的話？以甚麼力量你使此偉大恆河向上流？」

伊說：「大王，以真理之力我使此偉大恆河向上奔流。」

國王說：「爾乃盜賊、墮落、不真實、奸詐、邪惡，越軌、不守法、劫奪愚人，如何會有真理之力？」

「大王，我實是此等人。但大王，甚至下賤如我的人也有真理的誓言，若我願意，藉此誓言，我能使人天世界顛倒。」

國王說：「彼真理的誓言是甚麼？請說給我聽。」

「大王，任何人給我以錢財，無論其為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羅或其他一切，我都平等奉侍之。於刹帝利無優異，於首陀羅無蔑視。我奉事財主捨棄愛好與嫌厭。陛下，此即是我之真理誓言，藉它，我使此偉大的恆河向上奔流。」

「大王，因此住立於真理者，無任何目的不能勝。大王，[123]尸毗王施眼與乞丐而天眼復生，那也是真理的誓言。經中所說：『當肉眼損壞時，無因無基地天眼不出生。』大王，那是關於宴默所發展之眼而說。大王！你應如是瞭解。」

「善哉，尊者龍軍，問題善被解釋，反駁善得表達，外道善被催伏。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入 胎

「尊者龍軍，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三事和合則有入胎：父母交會、母有經水**狎**，香陰**狎**現在。諸比丘，此三事和合則有入胎。』此為無餘語、此為完整語、此為不變語、此非祕密語，此為坐於人天中說。但此二事和合則見入胎：當帕哩卡**珙**苦行尼於月經時，其肚臍為杜枯拉**珙**苦行者以右手拇指摩觸。因肚臍被摩觸，沙摩童子**毗**遂出生。又一婆羅門女於月經時，其肚臍被摩登伽**玦**仙人以右手拇指摩觸；因其摩觸，曼達標**玦**少年出生。尊者龍軍，若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三事和合則有入胎。』如是沙摩童子與曼達標少年二人因摩觸肚臍而生之語為虛妄。若世尊曾說：『沙摩童子與曼達標少年因摩觸肚臍而生』，如是，『諸比丘，[124]三事和合則有入胎』之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幽深、微妙，屬智者之領域，今向你提出，請斬除疑徑及高擎最勝智慧明燈。」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三事和合則有入胎……。』他也曾說：『沙摩童子與曼達標少年因摩觸肚臍而生。』」

「尊者龍軍，如是，請以那適宜決定此問題的理由教我。」

「大王，是否你曾聽聞三基洽**玦**童子、伊思生卡**珙**苦行者及長老童子迦葉**珙**——他們以此類型出生？」

「尊者，是。我曾聞。彼等出生甚有名。當兩牝鹿於月經時往詣二苦行者小便處，飲含精之尿因該含精之尿，三基洽童子及伊思生卡苦行者遂出生。又優陀夷長老以興奮心往詣尼庵凝視伊之私處時，遺精於袈裟。爾時長老優陀夷向該比丘尼如是說：『大姊，你去取水來，我將澆洗內衣。』『尊者！否。我將澆洗它。』於是該比丘尼在月經期以口取精之一分，另一分則放置伊之私處。因此，長老童子迦葉遂出生。一般人皆如是說。」

「但大王，是否你相信此說？」

「尊者，是。於此我們獲得有力理由。於此理由我們相信。以此理由遂有生育。」

「但大王，其理由為何？」[125]

「尊者，當種子落在精耕的軟土裏是否會迅速生長？」

「大王，是。該比丘尼正值月經期，胎室血破，條件已備。伊取精放進胎室，於是伊之妊娠成立。以該理由，我們相信他們的出生。」

「大王，其事如是，我接受它，藉入子宮而有妊娠。但大王！你是否接受童子迦葉之入胎？」

「尊者，是。」

「大王，善哉！你回到我的立場，已順從我關於入胎的一種談論。但當兩頭牝鹿飲尿而受孕，你是否相信其入胎？」

「尊者，是。凡所食飲嚼嘗的皆入於胎盤，於所至之處獲得生長。尊者龍軍，譬如眾河，凡有入於大海者，於所至之處獲得生長。尊者龍軍，凡所食飲嚼嘗皆入於胎室，於所至之處

獲得生長亦復如是。由此理由，我相信從口入者也成为入胎。」

「大王，善哉！你已更堅強地回到我的立場，以口飲者也成为二事和合。是否你接受三基洽童子，伊思生卡苦行者及長老童子迦葉之入胎？」

「尊者，是。有和合而入(胎)。」

「大王，關於三事和合的第一項，沙摩童子與曼達標少年實屬同味。我將說其理由。大王，杜枯拉苦行者與帕哩卡苦行尼兩人均為阿蘭若住者，耽於岑寂，追求最高目的；以[126]苦行的威力甚至使梵天炙熱，於是天主帝釋朝夕行來侍候他們。以尊敬慈愍心為之觀想，見他們將來雙眼會瞎。既見將來，向他們如此說：『尊者，請聽我一言，你們若生一子，甚善。彼將做你們的侍者和扶助者。』』止、止，帝釋，莫作是說。』他們沒有接受他的話。天主帝釋為悲愍與饒益故，第二、第三次如此說：『尊者，請聽我一言，你們若生一子，甚善。他將做你們的侍者和扶助者。』第三次他們仍說：『止、止，帝釋！莫以無益之事催促我們，此身何時不會破壞？此身為破壞法，且讓其破壞；雖然大地毀壞、巖頂隕墮、虛空破裂、日月隕落，我們將不與世間法混和，你再莫來到我們面前。於你之到來，我們相信：“確實，你是行無益者。”』於是天主帝釋未能獲得他們的心意，恭敬合掌再作懇請說：『若你不能作我所說，尊者，是否你能當苦行尼於月經期出經水時，以你的右手拇指摩觸伊之肚臍？以此伊即得妊娠，這也屬和合而入胎。』』天主帝釋，我們能行你所說的，彼並未破壞我們的苦行。其事如是。』他們同意了。」

「爾時天宮有一天子善根深厚，壽算將盡，臨命終，他能隨意降生，甚至轉輪王家。於是天主帝釋詣彼天子如是說：『來，朋友，於你是成就目標的晴朗吉日祚臨，因此我來侍候你；你將有一可悅場所的住處，[127]你將轉生於適宜的家庭，你將被賢良的父母撫育。來，請聽我一言。』他懇請說。第二、第三次合掌至頂而乞請之。於是該天子如是說：『天主，何者是該家庭？你重復地再三再四稱贊它？』」

「『杜枯拉苦行者與帕哩卡苦行尼。』他聞聽其語後喜悅接受說：『善哉，天主，隨你所願。天主，正想求生於你所希望之家。但我如何生於家庭，卵生、胎生、濕生還是化生？』『朋友，你將從子宮生，那是胎生。』」

「於是天主帝釋於計算其降生之日，向杜枯拉苦行者說：『尊者，某某日將為帕哩卡苦行尼的月經期排出經水，屆時你應以右手拇指摩觸其肚臍。』」

「大王，當天為帕哩卡苦行尼的月經期排出經水，至其處天子在場，苦行者以右手拇指摩觸了苦行尼肚臍。如此便為三事和合，因肚臍被摩觸苦行尼的欲念生，但伊之欲念是因觸臍而起，莫認為此和合為交合而想：『此和合是嘲笑、此和合是饒舌、此和合是想像。』從前世欲望的生起，因摩觸而有和合，因和合而有人胎。大王，因摩觸而有人胎，此並非交合。大王，譬如因清涼之降臨，並不摩觸而消滅燃燒之火。大王，非交合之摩觸而有人胎亦復如是。」

「大王，有情以四事入胎：以業、以胎、以家、以請求。復次，此諸有情皆為業所生、[128]為業所起。大王，如何為

有情以業入胎？大王，諸有情具深厚善根者，隨心所欲而生於剎帝利大家、或婆羅門大家、或居士大家、或天上、或以卵生、或以胎生、或以濕生、或以化生。大王！譬如富有大財富、大資源，多金銀、多資產、多錢財、穀米、多親戚、朋黨，付錢之後，隨心所欲地買或二倍或三倍的女婢、或男僕、或田土、或產業、或村里、或聚落、或城邑。大王！諸有情具善根深厚者隨心所欲而生於剎帝利大家，或婆羅門大家、或天上、或以卵生、或以胎生、或以濕生、或以化生亦復如是，此為諸有情以業入胎。」

「如何為諸有情以子宮入胎？大王，雞以風入胎，鶴以雷鳴入胎。諸天為非臥胎之有情，他們之入胎是以不同種類。大王，譬如人民在地上生活，有些遮掩前面，有些遮掩後面，有些裸體，有些剃光頭著白衣，有些挽髻，有些剃光頭著黃色袈裟，有些著黃色袈裟挽髻，有些螺髮著褐色衣，有些著獸皮，有些著彩色衣——此諸人民以不同的樣式生活在地上。大王，此諸有情，他們之入胎是以不同種類亦復如是。此為諸有情以子宮入胎。」

「如何為諸有情以家(類別)入胎？[129]大王，此家意謂四類：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香陰已至該處，無論從何處來而生於卵類者，即為卵生類……乃至胎生類、濕生類、化生類。這樣的有情各各生於此類或彼類。大王，譬如任何飛禽走獸來至須彌之喜馬拉雅山坡，它們皆失去其自身之色而成黃金色。大王，若香陰已來到卵生胎，無論從何處來，皆失去自性之特色而成為卵生……乃至胎生……濕生……化生，失去自

性之特色而成為化生亦復如是。此即為諸有情以家人胎。」

「大王，如何為有情以請求入胎？大王，於此有一無子之家，多財產、信仰、虔誠、善、持戒、愛慕苦行，又有一具深厚善根的天子正值降謫。爾時天主帝釋為悲愍此家庭而向該天子請求說：『朋友，你發願投生某家長妻之胎吧！』因其請求他遂發願向該家。大王，譬如有人欲求功德，他們請求於修心的沙門。回家後，想道：『當此人蒞臨時將有益於全家的幸福。』大王，天主帝釋請求該天子往詣該家亦復如是。此即為諸有情以請求入胎。」

「大王，當沙摩童子被天主帝釋請求時，他降入帕哩卡苦行尼的胎中。大王，沙摩童子曾作功德，其父母有戒行、善法；請求者有能力，因三者之心願他遂出生。大王，於此若有巧妙方法的人，散播種子 in 深耕的水田裏，並已除去對該種子發育的[130]障礙，是否它會有任何障礙？」

「尊者，否。若種子無損傷，會迅速地發育。」

「大王，沙摩童子已脫離出生的障礙，因三者之心願遂出生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是否曾聞『因一仙人的忿怒心，一富庶繁榮的城市及其人民皆遭毀滅』？」

「尊者，是。那是地上傳聞：淡打卡森林，麥甲森林**珉**、伽陵卡森林**毗**及摩登伽森林**界**皆變為非森林，而此諸城邑因仙人之忿怒心全遭毀滅。」

「大王，若繁華的城市因其忿怒心遭受毀滅，如是以其清淨心是否會產生任何物？」

「尊者，是。」

「大王，如是沙摩童子之出生是以三項極有力的清淨心：仙人創造、天神創造及功德創造。大王，你如是受持。大王，此三位天子因天帝釋之請求而生於家，三者為誰？沙摩童子、大潘那達^𑖀及拘沙王^𑖀。此三位均是菩薩。」

「尊者龍軍，你善解釋入胎，善說其理由，化黑闇為光明，解結，挫折異論。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正法隱沒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當其般涅槃時回答遊行外道蘇跋陀^𑖀所問時，世尊又說：『蘇跋陀！若此諸比丘能正住，則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此是完全語、此是無餘語、此是不變語。尊者龍軍，若如來曾說：『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如是『世間[131]不會缺乏阿羅漢』一語為虛妄。若如來又說：『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如是『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比稠林更稠密，比有力者更有力，比結縛更糾纏，今向你提出，請像大海中之摩竭魚^𑖀一樣，顯示你的智慧力之瀰漫於此。」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於其般涅槃時又向遊行外道蘇跋陀說：『蘇跋陀，若此諸比丘能正住，則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但大王，世尊此語為不同語文及不同義。一為說教法的期限，另一為解說行持。此二者

實不相干，隔離甚遠。大王，譬如天與地隔，地獄與天堂懸殊；譬如善與惡遠隔，樂與苦懸殊；大王，此二者互相遠隔亦復如是。大王，雖如此，為不使你的問題落空，我將合併二者扼要解說之。」

「當世尊說：『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後來當解釋其毀滅時他限定其留存時期說：『阿難，若比丘尼不出家，正法將留存一千年。但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但大王，世尊如此說，是否他說正法已隱沒，或呵責瞭解正法？」

「尊者，否。」

「大王，他宣說解釋(正法)減損於世及留[132]存期限。大王，譬如破產者取其全部所遺財產而向人解釋：『我之如許財產已失，此是餘存者。』大王，世尊向人天解釋正法損失及說餘存者：『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但大王，世尊之說此語：『阿難，現今正法祇留存五百年。』——此指教法的期限。當其般涅槃時向眾沙門宣佈及向蘇跋陀遊行外道說：『蘇跋陀，若此諸比丘能正住，則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此指行持的解說亦復如是。你把期限及(行持)的解說混作一味。但若是你的願望，我將混作一味解說，請諦聽，作意，勿有迷疑之心。」

「大王，假如有一池塘新水盈滿，頂際充溢，作堤環繞。爾時池中水不枯竭，其上有大雲^𑖀會時時充沛降雨。大王，是否該池中的水會枯竭窮盡？」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繼續降大雨故。」

「大王，最勝勝者正法之湖盈滿，充溢正行、戒、功德、作務、行持之無垢新水，住於降伏最高後有。若佛子以正行、戒、功德、作務之大雨時時充沛降雨，則此最勝勝者之正法湖會長久留存，而世間也不會缺乏阿羅漢。當世尊說：『蘇跋陀，若此諸比丘能正住，則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此即此意義。」

「復次，大王，若有人一再地將乾草、枯枝和乾牛糞向正在燃燒的大火聚堆積，大王，是否該火聚會熄[133]滅？」

「尊者，否。該火聚會更燃燒、更為光明。」

「大王，以正行、戒、功德、作務，最勝勝者之教法燃燒和照耀於十千世界亦復如是。大王，此外若佛子具足五支精進，努力於恆常不懈，若發願修學(戒、定、慧)三學，及全部完成作持戒和止持戒，如此則最勝勝者之教法會更長久留存，及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當世尊說：『蘇跋陀，若此諸比丘能正住，則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即指此意義。」

「復次，大王，若有人以輕軟精細紅粉，再三研磨一光滑、平順、精磨、光耀，無垢之明鏡，大王，是否塵垢和污穢會生在鏡子上？」

「尊者，否。那決定會更加潔淨。」

「大王，最勝勝者之教法以無垢為性，驅散煩惱的塵垢和污穢亦復如是。若佛子以正行、戒、功德、作務、苦行、頭陀功德遵行最勝勝者之教法，則此最勝勝者之教法會長久留存，而世間也不會缺乏阿羅漢。當世尊說：『蘇跋陀，若此諸比丘能正住，則世間不會缺乏阿羅漢。』即指此意義。大王，導師

之教法乃以行為根本，以行為精髓，若行尚未隱沒則會留存。」

「尊者龍軍，你說正法隱沒。云何會入正法隱沒？」

「大王，正法隱沒有三。何者為三？[134]證悟隱沒、行持隱沒及外相隱沒。大王，當證悟隱沒時，連正行道者亦不瞭解決；當行持隱沒時，學處之制定隱沒，祇外相留存；當外相隱沒時則傳統崩潰。大王，此為三種隱沒。」

「尊者龍軍，深問被你闡明，疑結得解，外道論點摧毀、碎裂、失色。你是各宗師中之最優牛王。」

第八 全知智與不善

「尊者龍軍，當如來證全知智時是否他已焚盡諸惡，或證全知智時尚有餘惡？」

「大王，當世尊證全知智時他已焚盡諸惡，於世尊無餘惡。」

「但尊者，為甚麼苦受仍起於如來之身？」

「大王，是。於王舍城世尊之足被碎石片擦傷，又患赤痢，當身體患祕結時，耆域旻曾用瀉藥，當患傷風時侍者長老搜求熱水。」

「尊者龍軍，若如來證全知智時他已焚盡諸惡，如是『世尊之足被碎石片擦傷及患赤痢……』等語為虛妄。若如來之足被碎石片擦傷及曾患赤痢等等……，如是『當世尊證全知智時已焚盡諸惡』一語為虛妄。尊者，無業則無感受，凡所感受者以業為根本，因業而有感受。這也是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

請解決它。」

「大王，非一切所感受者皆以業為根本。大王，有八因則感覺生起，以該因一切眾生感覺(苦)受。何者為八？[135]大王，因風有某種感受生……因膽汁生……因痰生……因(三者)和合生……因季節轉變生……因不適的護衛生……因驟然襲擊生……因業之異熟。大王，於此有某種感受生。大王，以此八因諸有情感覺(苦)受。關於此業逼迫諸有情者即那些拒絕因的諸有情；彼等之言為虛妄。」

「尊者龍軍，彼諸屬於風、膽汁、痰、(三者)和合、季節轉變、不適的護衛、業之異熟——全皆因業起，全皆因業生。」

「大王，若此諸病皆祇因業生，實無區分它們的標記。大王，當風擾動時以十種(因)激蕩之：以寒、熱、飢、渴、過食、站立、過勞、疾走、攻擊及業之異熟。此中之前九項既非過去也非未來，祇於現在世生起；因此不應說：『一切(苦)受以業生。』」

「大王，膽汁被激動是以三事激動：因寒、熱及不安全之食物。大王，痰被激動是以三事激動：寒、熱及飲食。大王，凡風、膽汁、痰各被激動及與此種或他種怒氣混合時招引其自身的(苦)受。」

「大王，感受生於季節轉變，以季節轉變生起。感受生於不適的護衛，以不適的護衛生起。大王，驟然感受有非所作生，有業之異熟生，感受生起。大王，驟然感受有非所作生，有業之異熟生，感受生於業之異熟，以夙昔所作業生。因此，大王，業之異熟生者少，其餘者則更多。關於此，愚者(神經)過敏說：[136]『一切祇因業之異熟生。』但若無佛之智慧，業無法確定。」

「復次，大王，當世尊之足被碎石片擦傷時，他之(苦)受者非風生、非膽汁生、非(三者)和合生、非季節轉變生、非不適的護衛生，亦非業之異熟生，彼為驟然生。大王，提婆達多於苦千百千生中對如來懷瞋恚，以該瞋恚抱巨石，心想：『我將令此石墮其頭上。』即拋擲之。爾時另外有兩塊石頭滾來，於該巨石未抵達如來之前而將其承受，因此撞擊，一石片破裂而迸落如來足上，遂使出血。大王，於此世尊(苦)受乃非由業之異熟，或因所作無效，此外並無其他感受。大王，譬如種子不發育乃因土壤礮瘠或種子損壞。大王，此出生於世尊的(苦)受，非由於業之異熟或因所作無效，此外並無其他感受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食物味劣是因胃口弱或因食物不佳。大王，此出生於世尊的感受或由於業之異熟，或因所作無效，此外並無其他感受亦復如是。復次，大王，於世尊並無業之異熟生感受，並無不適之護衛生感受，因其餘之緣由，感覺於世尊生起。雖因該(苦)受，不能剝奪世尊的生命。大王，可悅與不可悅，清淨與濁穢的感受降落於此四大所成的身體。大王，若今向天投擲的土塊墮於大地，大王，是否該土塊落於大地因其夙昔所作？」

「尊者，否。於大地無因，以該因大地[137]會感受善或不善(業)之異熟；尊者，以現在因土塊墮於大地，此與業無關。」

「大王，如來應以大地視之，譬如土塊落於大地並不因夙昔所作業；大王，碎石片迸落如來足上亦不因所作亦復如是。但大王，此處的人民破裂掘鑿大地，大王，這些人破裂掘鑿大

地是否因其夙昔所作？」

「尊者，否。」

「大王，當碎石片迸落世尊足上，非因夙昔所作而迸落其足上。又，大王，世尊之患血痢，亦不因夙昔所作而患，祇因三者和合而生。大王，所有發生於世尊身體之病都非因業而生，而是出自其餘六種因由之一。」

「大王，此亦為天中天之世尊於《雜阿含》之《最勝解說經》**盱中**向莫里雅希瓦卡**吃**回答：『希瓦卡，於此以痰因原有某些感受生；希瓦卡，為自己應如是知之：於此以痰因原有某些感受生。希瓦卡，此亦被世間承認為真理，以痰因原有某些感受生。關於此，希瓦卡，彼諸沙門、婆羅門有如此說及如此見：“凡此人所感受者，苦受或樂受，非苦受或非樂受，一切皆因夙昔所作。”他們超出自己的知識，及超世間所承認的真理。因此我說此屬於諸沙門、婆羅門者為荒謬。希瓦卡，於此以膽汁因原某些感受生……以風……以三者和合……以季節轉變……[138]以不適的護衛……以驟然……希瓦卡，於此以業之異熟某些感受生；希瓦卡，為自己應如是知之……於此以業之異熟某些感受生。希瓦卡，此亦被世間承認為真理，以業之異熟某些感受生。關於此，希瓦卡，彼諸沙門、婆羅門如此說及如此見：“凡此人所感受者，苦受或樂受，非苦受或非樂受，一切因夙昔所作。”他們超出自己的知識及超出世間所承認的真理。因此我說此諸沙門、婆羅門所說為荒謬。』如是，大王，非一切感受皆從業之異熟生，大王，世尊已焚盡一切不善而證得全知智，應如是受持。」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如來之宴默

「尊者龍軍，你們說：『凡如來，所應作者，於菩提樹下時已全部完成，更無餘事如來應作應補。』但又言及如來曾有三月宴坐。尊者龍軍！若『凡如來，所應作者，於菩提樹下時已全部完成，更無餘事應作應補』，如是，三月宴坐之說實為虛妄。若實有三月宴坐，則『凡如來，所應作者，於菩提樹下已全部完成』之語為虛妄，於一位已作一切應作者，(三月)宴坐實為不必，宴坐乃為有所作[139]者。譬如給病人以藥物是有所作——對健康人給藥物復有何用？譬如給飢者以食物是有所作——對不飢者給食物復有何用？尊者龍軍，對於一應作皆已作者，宴坐實是不必；宴坐乃為有所作者亦復如是。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凡如來所應作者，於菩提樹下時已全部完成，更無餘事如來應作應補。世尊又曾有三月宴坐。大王，宴坐有諸功德，當諸如來證取全知智後悉皆宴坐默想。為追想這些良好作為的功德，他們修習宴坐。大王，譬如有人在國王跟前如其所願及獲得財產，遂追想所作之良好功德，他一再地事奉國王。大王，當諸如來證取全知智後皆悉宴坐默想；追想這些作為的良好功德，他們修習宴坐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有人患病，疼痛危殆，往詣醫師而得痊癒，追想其所作之良好功德，彼一再地往詣醫師。大王，當

諸如來證取全知智後，追想這些作為的良好功德，他們修習宴坐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為觀見此宴默之二十八功德，諸如來修習宴默。何者為二十八？關於此，大王，宴默保護習定者、增長壽命、給與力量、解除過失、免除惡名、招致美名、除去嫌厭、給與愛好、除去怖畏、給予自信、除去懈怠、發起精進、離貪、離瞋、離癡、棄慢、[140]破尋(思念)、令心專一、令意柔軟、令生欣喜、有尊嚴、生利益、起尊敬、令喜悅、令慶喜、示以諸法之自性、解除後有之連結、給與一切沙門位。大王，此為二十八宴默之功德。為見此二十八功德，諸如來修習宴默。」

「復次，大王，當諸如來意欲體驗寂靜、妙樂及等至之樂時，遂凝注所思，修習宴默。又，大王，以四種理由諸如來修習宴默。何者為四？大王為所住安樂，如來修習宴默；為眾多無罪過功德，諸如來修習宴默；為究竟聖道，諸如來修習宴默；及為一切諸佛之所贊歎、稱揚、稱贊、歎譽諸如來修習宴默。大王，為此四種理由，諸如來修習宴默，並非因應有所作或應有增補而修習宴默。諸如來修習宴默乃為觀見殊勝功德。」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三月之期限

「尊者龍軍，世尊曾作此說：『阿難，如來之四神足 𣎵已修習，多習行，作為車乘，作為基地，熟諳精通，善於從事。阿難，如來若願意，能住壽一劫或一劫餘。』但他又說：『從

此三月後，如來將入涅槃。」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阿難，如來之四神足已修習……能住壽一劫或一劫餘。』如是[141]三月之期限為虛妄。若如來曾說：『從此三月後，如來將入涅槃。』如是『阿難，如來之四神足已修習……或一劫餘』之語為虛妄。無基地如來不作雷吼，諸佛世尊之語非愚癡語，是真實語、是無疑語。此亦是兩難問題，湛深、微妙、難解，今向你提出；請裂碎此邪見網，拋棄一邊，撕破異論。」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阿難，如來之神足已修習……能住壽一劫或一劫餘。』他也曾說三月之期限。但『一劫』係指壽命之期。大王，世尊這樣說非稱揚他自己的威力。大王，他乃為稱贊神足威力而作此說：『阿難！如來之四神足已修習……或一劫餘。』大王，譬如國王之駿馬或會有奔跑如風之疾速，國王為稱贊其速度與威力，於民眾中間向市民、鄉民、兵士、宮吏、婆羅門、居士、臣僚等會作此說：『若我願意，我這匹駿馬能漫遊大地至於海水之濱，而後可於剎那間回到此處。』雖然他不必向民眾示現該速度，但其速度存在著，且實能於剎那間漫遊大地至於海水之濱。大王，當世尊稱揚他自己的神足威力，他作是說。當他坐人天中間及坐彼諸證三明六通，得無垢漏盡的阿羅漢當中，他說：『阿難，如來之四神足已修習……阿難，若如來願意，其能住壽一劫或一劫餘。』大王，世尊的神足力存在著，以該神足力世尊能留住一劫或一劫餘。但世尊[142]不必向會場民眾示現該神足力亦復如是。大王，世尊無欲於一切後有，而一切後有皆為如來所呵責。大王，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譬如少量糞穢亦成惡臭，諸比丘，

我不稱贊後有即令些微、即令一彈指頃亦復如是。』復次，大王，世尊視一切後有、諸趣及胎之種類等同糞穢，是否他依靠神通力而樂求後有？」

「尊者，否。」

「如是，大王，世尊稱贊神足力時，而作如是佛之獅子吼。」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Mendaka-paṇha.

沴 Pūjamaṇṇīyati. 接受或享受，禮敬、尊敬、供養。

尅 Ubhatokotika paṇha，雙尖，雙鋒，兩難，左右為難，雙刀的問題。

林 Dhaturatana，對火葬遺物，如骨灰等之尊稱曰「界寶」，亦稱舍利寶。

杼 Nandaka yakkha，夜叉名。

泞 Ciṅca，Suppabuddha，Devadatta，Nandaka，Nanda。上五人為陷入大地的人。

洞 Ammana，量器名。

𣵒 Tumbā , 約十六捧手，量器名。

泐 Devadatta , 提婆達多。

迦 Bhaddiya , Anuruddha , Ānanda , Bhagu , Kimbila , Devadatta ,

Upāli.此人為佛之弟子。

洺 Atthissara pacceka-buddha , 阿提沙羅辟支佛。

坦 Vessantara , 他是被認為世間之最大布施者。

洳 Gangā , Yamunā , Aciravati , Sarabhū , Mahi , Sindhu ,

Sarassati , Vetravati Vī tamsā , Candabhā gā , 印度著名的十河。但前五河曾數見於此經。

洧 Sumana , Ekasā taka , Punnā , Mā llikā , Gopā lamā tā ,

Suppiya , Punnā , 七人之名。

洧 Guttīla , Sādhiṇa , rājā Nimi , rājā Mandhātā , 四人之

名。

煠 Jāli , 甲立。

煠 Kanhājina , 黑鹿，堪哈京娜。

炅 Maddi , 王后名。

炆 asurā 。

炆 garuḥā 。

炆 nā gā , 龍或象。

炆 yakkha 。

炆 Sineru , 須彌山。

焮 Manohara 。

眈 ummā puppha 。

灸 Kajjopakkamaka 。

牝 masā ragalla 。

狢 Pāramī ，波羅蜜。

狢 Sivrāja ，見 Jā .no.499.

狢 saccakiriya-an asseveration ，真理的誓言。

狢 Siddhā saccam-anugāyanti 。

狇 Cī na(China)，中國。國王駕獅入海之故事不知所據。

狒 Asoka dhamma-rājā，阿育法王。

狒 Bindumati，妓女名。

狒 je，一種以上對下，尤其是對低賤階級婦女的稱呼。

狒 utunī。

狒 gandhabha 香陰。

玕 Pārikā。

玕 Dukūla。

玕 Sāma kumāra。

玕 Mā tanga。

玕 Mandabya。

玕 Sankicca。

玕 Isisinga。

珎 Kumāra Kassapa。

飈 Udāyi。從珎至飈均為人名。

珓 Dandaka and Mejha。此二森林見 Jā.IV.389，V.367。

眈 Kālinga，見 Jā.V.114。

昇 Matanga，見 Jā，V，114，267。

甞 Mahāpanāda，人名。

逋 Kusarājā，國王名。

疋 Subhadda，外道名。

𩚑 makara，魚名。

眈 mahāmegha，大雲=雨。

盱 Jīvaka，著名醫師。

盱 Sāmyutta-nikāya-varalaṅcaka，經名。

眈 Moliyasivaka or Sivaka。

𣎵 cattaro iddhipā dā , 或四神變。

第二品

第一 捨細小學處

「尊者龍軍，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我以證知說法，不以非證知說法。』他於律之制定又作此說：『阿難，於我去世之後，若僧伽願意，讓其捨細小學處。』尊者龍軍，是否諸細小學處制定不善，或無根據，或出於無知，故世尊令於自己去世之後捨棄之？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諸比丘，我以證知說法，不以非證知說法，』如是，『阿難，於我去世之後，若僧伽願意，讓其捨細小學處』之語為虛妄。若關於律之制[143]定如來曾作此說：『阿難，於我去世之後，若僧伽願意，讓其捨細小學處。』如是，『諸比丘，我以證知說法，不以非證知說法』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精巧微妙、幽奧湛深、甚深難解。今向你提出，請於此顯示你智慧力之瀰漫。」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我以證知說法，不以非證知說法。』於律之制定他也曾說：『阿難，於我去世之後，若僧伽願意，讓其捨細小學處。』但大王，如來作此說乃為試探諸比丘：『於我去世之後，我之諸弟子被我遺留，彼將捨棄諸細小學處或接受堅持？』大王，譬如轉輪王試探諸子而作是說：『諸愛兒，此大國家四方至於大海之濱。諸愛兒，如許武力難加維持。諸愛兒，於我去世之後放棄邊鄙地方。』大王，是否於其父去世之後，諸王子捨棄國內所有邊鄙地方？」

「尊者，否。尊者！諸國王貪婪過於此，諸王子以政權的貪欲將爭取較此多二倍或三倍的國土，他們如何肯捨棄手中的領土。」

「大王，如來作此說是試探諸比丘：『阿難，於我去世之後，若僧伽願意，讓其捨細小學處。』大王，佛子為離苦及貪求法，將守護其餘更多之一百五十學處，如何他們肯捨棄如來所制定的學處亦復如是。」

[144]「尊者龍軍，世尊所說之『細小學處』，人民淆惑、生疑、困惑及墮於疑惑，他們說：『何者是細學處，何者是小學處？』」

「大王，突吉羅泐是細學處，不善語是小學處，此二者是細小學處。大王，昔時的大長老也對此生疑。為決定世尊的戒法，該問題曾被提出，他們未能獲得一致。」

「尊者龍軍，勝者祕密隱藏已久，現今已得公開並昭示世間。」

第二 阿闍黎之拳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阿難，如來之法無阿闍黎之拳。』泐另一方面，當長老馬弄卡耶子提出問題他卻未作回答。尊者龍軍，此原由有兩端，必居其一：出於無知，或因祕密。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阿難，如來之法無阿闍黎之拳。』如是，他之不答長老馬弄卡耶子泐是出於無知。若世尊知而不答，則如來之法是有阿闍黎之拳。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

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阿難，如來之法無阿闍黎之拳。』他又不回答長老馬弄卡耶子之問題。但這並非出於無知或因祕密。大王，凡問題有四種回答。何者為四？肯定回答的問題、分別回答的問題、反問回答的問題、捨置不答的問題。大王，何者為[145]肯定回答的問題？『色為無常否』？是肯定回答的問題，『受是無常否』？『想是無常否』？『行是無常否』？『識是無常否』？都屬於肯定回答的問題，此是肯定回答的問題。何者為分別回答的問題？若『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是分別回答問題，此是分別回答問題。何者為反問回答問題？『是否眼識知一切』？此為反問回答的問題。何者為捨置不答的問題？『世界是常否』？是應捨置不答的問題，『世界非常否』、『世界有邊否』、『世界無邊否』、『世界有邊無邊』、『世界非有邊非無邊』、『命與身相同否』、『命與身相異否』、『如來死後存在否』、『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又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等是應捨置不答問題，此是捨置不答的問題。大王，因長老馬弄卡耶子之問屬捨置不答問題，故世尊不曾回答。以何理由該問題應被捨置？因無因無故向其解釋，因此，那是一應捨置問題。諸佛世尊之發言非無因無故。」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死之怖畏

「尊者龍軍，世尊亦作此說：『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他又說：『阿羅漢超越一切怖畏。』尊者龍軍，如何阿羅漢戰慄於刑罰？[146]或者彼諸墮地獄被焚燒、焦灼、火熱、極熱的有情，從燃燒火網之大地獄脫離時是否怕死？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如是，『阿羅漢超越一切怖畏』之語為虛妄。若世尊曾說：『阿羅漢超越一切怖畏。』如是，『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之語為虛妄。此亦為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世尊此語非對阿羅漢而說。阿羅漢於此事是例外。阿羅漢已斷恐懼之因由。大王，此乃對彼仍有煩惱、有甚深我執及隨苦樂而浮沈的有情而言：『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大王，阿羅漢已斷諸趣、已不再受胎、已斷轉生、已破屋椽(煩惱)、一切後有愛戀已根絕、一切諸行已斷、一切善不善已盡、無明已除、識不再成為(轉世)的種子、一切煩惱已焚燒、已超越世法——因此，阿羅漢不戰慄於一切怖畏。大王，假如國王有四大臣，忠實、可靠、有名望、有權威，爾時有緊急事發生，國王會向國中一切民眾發出命令說：『讓大家給我繳稅，你們四位大臣行此緊急之事。』大王，是否彼等四大臣會生稅的怖畏？」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國王已把他們安置在最高的地位，他們並沒有租稅。他們超越租稅。當國王命令說：『讓[147]大家給我繳稅。』是就別人說的。」

「大王，世尊之此語並非對阿羅漢說，阿羅漢於此事已是例外。阿羅漢已斷絕恐懼之因。大王，『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是對那些仍有煩惱、有甚深我執及隨苦樂而浮沈的有情而言。因此，阿羅漢不戰慄於一切恐怖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但『一切』一語是非有餘語、是無餘語，請告以另外的理由來證明該語(之有效)。」

「大王，譬如一村主下令與傳達人說：『來，傳達人，讓村內所有的村民到我跟前聚集。』那人回答：『善哉，村主，』他站在村中三次高聲宣佈說：『村內所有的村民都在村主跟前趕快聚集。』因傳達人的話，村民迅速聚集。他又向村主報告說：『全部村民均已聚集。如是，請作所應作。』大王，雖然村主命令所有的村民，實際祇是普通人聚集，雖然他們都被命令，但非全部聚集，而祇是普通人聚集——不過村主承認：『我的村民是如許數目。』其餘有很多人沒有到來：女人、男人、女僕、男僕、傭人、僱工、旅客、病人、黃牛、水牛、羊、山羊、犬等——凡未到來的都不在計算之內。『讓大家聚集』，是對普通人發出的命令。大王，世尊此語亦非對阿羅漢而說，阿羅漢於此事是例外，阿羅漢已斷絕恐懼之因。大王，『一切戰慄於刑罰，一切怕死。』是對那些仍有煩惱、仍有甚深我執及隨苦樂而沈浮的有情而言[148]。因此，阿羅漢不戰慄於一切怖畏亦復如是。」

「大王，有有餘語有餘義；有有餘語無餘義；有無餘語有餘義；有無餘語無餘義。應承認彼各各之意義。大王，應承認五種意義：依引用句、依內容、依師父、依含義、依所示的理

由。於此，依引用句意謂引用經典；依內容意謂依照經典；依師父意謂師語；依含義意謂自己的思量；依所示的理由意謂與此四者有關係的理由。大王，依照此五種理由應承認意義。此問題如此決定。」

「尊者龍軍，且止於是，我接受它。阿羅漢於此事是例外。其餘一切有情戰慄，但在地獄有情會感覺疼痛，尖銳嚴厲的苦受，全身肢節被焚燒、炙灼，涕淚滿面，可憐、啼泣、呼號、喊叫，被難忍苦痛所逼，無依附、無守護所、無歸依處、無歸依者。受大苦惱，轉生於極惡最劣之趣，終結於決定受苦，被燒炙，火焰凶猛、酷烈、難忍，因恐怖而起吟呻、呼號，並被六種火焰的花環包圍。熾燃火光周遍一百由旬之內——這些可憐的人從燃燒的大地獄脫離時是否怕死？」

「大王，是。」

「尊者龍軍，是否地獄為一決定感受痛苦之(處)? 為何那些地獄的有情從決定感受痛苦的地獄脫離時怕死? 是否他們喜愛地獄？」

「大王，否。地獄的有情不喜愛地獄，他們祇希望從地獄解脫。大王，由死之威力，因此怖畏起於他們。」

「尊者龍軍，我不相信死[149]之怖畏起於那些希求解脫者。尊者龍軍，當他們得所希求時，他們應當欣喜。請以理由說服我。」

「大王，對於未見真理者，死亡是恐怖的基地。因此，今世之人戰慄及恐懼。大王，凡怕黑蛇者，其害怕實是怕死；凡怕象……獅子、虎、豹、熊、土狼、野水牛，牛、火、水、殘

株、刺以及一切怕刀劍者，他之害怕實是怕死。大王，那是死亡的主要作用及體性的威力，凡具煩惱的有情對死亡之主要作用及本性之威力皆有畏懼戰慄。大王，求解脫的地獄有情也對死亡恐懼、戰慄。大王，譬如有人身上生瘍腫，因該病患痛，他想避免該病的惱逼遂延請醫師。醫師受請後即準備解除其病：磨利小尖刀、置腐蝕針於火上、置灰汁與鹽於石磨上磨細。大王，當小尖刀之切開，以腐蝕針燒炙及以灰汁與鹽注入，是否怖畏會起於患者？」

「尊者，是。」

「大王，正如患者雖然求從該病解脫，但仍感覺怖畏而生恐怖；地獄的有情雖然祇求從地獄解脫，仍因怕死而生怖畏亦復如是。」

「大王，若有人獲罪於主人被鐵鏈捆縛，投擲幽室，希求釋放。其後主人想將他釋放會召喚他。大王，那獲罪於其主人，[150]且明知自己做錯了事的人，現在看見了他的主人是否會有怖畏生起？」

「尊者，是。」

「如是，大王，該獲罪於主人的人雖然希求釋放，但因怕其主人而怖畏生。大王，地獄的有情因怕死而怖畏生，雖然他們也希求從地獄解脫亦復如是。」

「尊者，請更示以理由，以該理由使我信服。」

「大王，譬如有人若被毒蛇毒齒咬傷，以該毒作用他跌倒、跳起、打滾、反轉，其後有人藉咒語之威力將該毒蛇攜來，令其以毒齒反吸。大王，當蛇以毒齒接近中毒者，雖為醫治，

是否怖畏仍會起於彼？」

「尊者，是。」

「大王，毒蛇如是接近他，雖為醫治，怖畏仍生起。大王，地獄有情雖祇求從地獄得解脫，仍因怕死而怖畏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護咒與死之羅網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非空中、非海中、
非入山之罅隙、
非站在世界任一處，
能逃避死之羅網。』」林

「但護咒亦為世尊所創定，諸如：《寶經》杼、〈蘊護咒〉泞、〈孔雀護咒〉洞、〈幢首護咒〉汨、[151]〈阿吒那胝耶護咒〉泐、〈鴛掘魔護咒〉洳。尊者龍軍，若有人入於虛空，海中、宮殿、茅屋、山洞、洞窟、山坡、巖崖、孔洞、罅隙或山巖之內皆不能逃避死之羅網，如是護咒之功用為虛妄，但若以護咒可避開死之羅網，如是『非空中……能逃避死之羅網』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結上加結，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

『非空中、非海中、
非入山之罅隙、
非站在世界任一處，
能逃避死之羅網。』』

「世尊又曾創定護咒，但那是對尚有餘壽，正當青春，且已去業障者(而說)。大王，於壽命將盡者，實無作為與手段能使久住。大王，譬如枯死的樹，無濕氣、無滋潤、生命停止、元氣散離，雖澆以千缸水，彼必不會再生，吐芽而作嫩綠。大王，護咒如藥物，於壽命將盡者實無作為及手段使之久住。大王，一切地上的藥草、醫治於壽命將盡者全無作用亦復如是。但大王，護咒守護及保衛尚有餘壽，正當青春，且已除去業障。為彼得饒益，世尊創定護咒。大王，譬如農夫阻止水進入已成熟的穀物，因其稻桿已成空洞；但當稻禾尚幼，像雲一樣，正在青春，為使成長，用水以助發育。大王，對於生命將盡者不使用藥物，是拋棄[152]捨卻；護咒如藥物，乃是為那些尚有餘壽，正當青春者的饒益而說，人們以護咒是藥物而興盛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若壽命將盡者死，尚有餘壽者生，如是，護咒藥物則無用。」

「但大王，是否你曾見有疾病被藥物所驅？」

「尊者，是，我見數百。」

「大王，如是『護咒藥物無用』一語則是虛妄。」

「尊者龍軍，人們見醫師之措施以藥物、飲料、塗擦，以

此措施其病被驅。」

「大王，當聽聞諷誦護咒者的聲音，雖舌乾、心弱、喉啞、但因該諷誦故他們的諸病減輕，一切苦難免除。復次，大王，是否你曾見有人遭蛇咬，以咒語之力¹⁵³將毒吸出，將毒反吸而上下洗滌？」

「尊者，是。現今此法仍行於世。」

「大王，如是，『護咒藥物則無用』一語是虛妄。大王，以既誦護咒，蛇不咬欲咬之人且合上大口；(以既誦護咒)，執持木棍之盜賊不遂所行，捨棍棒而友愛待人；發怒的公象奔至其前而轉為平靜；巨大火聚燃至其前而熄滅；雖服凶險的毒藥而變為解毒劑，或成食物；欲行凶的刺客走向他而變為奴僕；踏陷羅網而不遭捉獲。復次，大王，是否你曾聽說有一諷誦護咒的孔雀，七百年中獵人不能張網，但有一日不曾諷誦護咒，彼即張網捕捉？」

[153]「尊者，是。我曾聽聞，彼聞名於人天之中。」

「大王，如是，『護咒藥物則無用』一語是虛妄，復次，大王，是否你也曾說單那瓦¹⁵⁴(阿修羅)為監守其妻，將伊置之匣中，又吞匣入腹而攜帶之，爾時有一持明咒者¹⁵⁵入單那瓦之口，與其妻娛樂。當單那瓦覺知其事，即吐匣出，但當匣子打開，持明咒者即隨意逃去？」

「尊者，是。我曾聽聞，彼聞名於天人之中。」

「大王，如是，是否該持明咒者以護咒之力而免遭捕捉？」

「尊者，是」

「復次，大王，是否你曾聽說有另一持明咒者，在波羅奈之王宮與皇后行邪淫而遭捕捉，以神咒之力，一剎那間即隱身

不見？」

「尊者，是。我曾聽聞。」

「大王，如是，是否該持明咒者以護咒之力而免遭捕捉？」

「尊者，是」

「大王，因此，護咒有威力。」

「尊者龍軍，是否護咒保護一切？」

「大王，有些保護，有些不保護。」

「尊者龍軍，如是護咒非對一切均有益。」

「大王，是否食物保存一切的生命？」

「尊者，有些保存，有些不保存。」

「何以故？」

「尊者，當有人吃同樣的食物過多，他們因霍亂病而死。」

「大王，如是，食物非保存一切人的生命。」

「尊者龍軍，因兩個理由食物毀滅生命：因過量食或因熱力微弱。尊者龍軍，因不善用賜予壽命的食物而毀滅生命。」

「大王，護咒對有些人保護，對有些人不保護亦復如是。大王，以三種[154]理由護咒不保護：因業障，因煩惱障，因無信仰。大王，保護有情的護咒，因自己有所作而喪失保護之力。大王，譬如母親慈愛保育宿胎之子，小心生產，產後而除不淨、垢穢、鼻黏液、塗以最上最勝香料；若遭人或罵或打，以戰慄之心伊將他們拖曳至丈夫跟前；但若兒子有過錯，伊亦用棍棒或膝、或拳打他。大王，是否彼之母親被拖曳、拖扯、捕捉而至自己丈夫跟前？」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是他自己的過錯。」

「大王，因其自己的過錯，有情的護咒的保護力成為無效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問題善被決定，稠林已被清除，黑闇化作光明，邪見之網解開，你是各宗師中之牛王。」

第五 魔與如來之供品

「尊者龍軍，你們說：『如來為接受衣服、飲食、牀座、治病醫藥等資具之人。』但你們又說：『當如來入五娑羅樹泐婆羅門村乞食時一無所得，離去時其鉢如洗。』尊者龍軍，若如來為接受衣服、飲食、牀座、治病醫藥等資具者，如是，當『如來入五娑羅樹泐婆羅門村乞食時一無所得，離去時其鉢如洗』一語為虛妄。若其進入五娑羅樹泐婆羅門村乞食時一無所得，其離去時其鉢如洗(為事實)，如是，『如來為接受衣服、飲食、牀座、治病醫藥等資具[155]者』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重大難解，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如來為衣服、飲食……資具之接受者。他也曾入五娑羅樹泐婆羅門村乞食一無所得，離去時其鉢如洗，但那也是魔波旬之所為泐。」

「尊者龍軍，如何世尊之過無量劫所修善業一朝終結？如何現今纔出現的魔波旬將善業之力與威勢處封閉？如此看來，尊者龍軍，於此事可歸結兩點：不善較善為強，魔力較佛

力為強。如此說來，樹梢比樹根重，而邪惡比功德更強。」

「大王，不善斷不比善強，魔力斷不比佛力強。同時，理由於此處應為可取。大王，譬如有人將蜜或蜜餞、或其他禮品攜向轉輪王，王之守門者向他如是說：『朋友，此非晉謁國王的時間。朋友，趁他沒有懲罰你，你趕快拿著你的貢獻回家去。』於是那個人因受懲罰的怖畏、戰慄、驚恐，拿著貢品趕緊歸去。大王，此因為貢獻非時，是否便是該轉輪王比守門者的權力小，或者轉輪王再得不到別的禮品？」

「尊者，否。因嫉妒性該守門者拒絕禮品，但過此價值百千倍的[156]禮品仍從其他門進來送給國王。」

「大王，因魔波旬之嫉妒性迷惑五娑羅樹婆羅門村居士，但其他數百千天神攜來不死天上美饌¹走向世尊，合掌禮敬而立說道：『我們將此美饌供獻世尊。』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且止於是。四資具很容易被世尊、世間最上之人獲得，當世尊為人天懇請時他受用四資具。但另一方面，若惡魔之意向仍然成就，則對世尊之受供食物成為障礙。尊者！我於此疑惑未除，心不踴躍：如來卑鄙、末小、卑賤、邪惡，非阿利安的惡魔對如來、應供、正遍知，於人天中最上之人，最勝善與功德之產生者、無相等者、無比者、無匹者之受供得食竟成障礙？」

「大王，(施物)障礙有四：未指定接受之障礙、已指定接受之障礙、已作成之障礙、已受用之障礙。於此，未指定接受人之障礙意謂：雖未有明確之受施人，但有人便說：『何必要施物與人？』從而障礙施捨，此為未指定接受人之障礙。」

「何者為已指定接受之障礙？於此，已明確現成食物施與某人，但有人對此施捨加以障礙，此為已指定接受人之障礙。」

「何者為已作成之障礙？於此，凡所作成而尚未收納的，有人對它加以障礙，此為已作成之障礙。」

「何者為已受用之障礙？於此，凡所已受用之物有人對它加以障礙。此為已受用之障礙。大王，此為(施物)之四種障礙。」

「但大王，當魔波旬迷惑五娑羅樹婆羅門村的居士，凡所為如來受用之物既未作成，也非特別為了他。[157]障礙之造成在他尚未到來、達到及看見之前。復次，不祇是如來一人，所有彼時往詣到達(該處)的人，當天皆不曾獲得食物。大王，我不見在天界、魔界、梵天界，沙門、婆羅門及人天世界中有人對已指定給與如來的，或為他作成的食物能施行障礙。若任何人因嫉妒欲對已指定的及為他作成的食物施行障礙，其頭會破裂為百片或千片。」

「大王，此為如來之四種不受障礙的功德。何者為四？大王，已指定、已作成為世尊納受之施物，無人能施以障礙。大王，世尊之周環其身六尺的圓光，無人能施以障礙。大王，世尊之全知智寶，無人能施以障礙。大王，世尊之生命，無人能施以障礙。大王，此為如來之四種不能障礙的功德。大王，這一切功德是一味、健全、不動、不害、不可捉觸之行。大王，魔波旬隱藏，不被人見，迷惑五娑羅樹婆羅門村之居士眾。大王，譬如盜賊隱藏不見，於國王之遼遠崎嶇邊邑，危害大路——但若國王能見彼盜賊，是否他們仍可安然？」

「尊者，否。王會令人用斧把他們剝成百片或千片。」

「大王，魔波旬隱藏，不被人見，迷惑住五娑羅樹婆羅門村之居士眾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女人隱藏，不被其夫看見而與其他男子相通。大王，魔波旬隱藏，不被人見，迷惑五娑羅樹婆羅門村之居士眾亦復[158]如是。大王，若女人在其夫面前與其他男人相通，是否該女人會獲安然？」

「尊者！否。其丈夫會打她、殺她、縛她或貶其作婢。大王，魔波旬隱藏，不被人見，迷惑五娑羅樹婆羅門村之居士眾亦復如是。大王，若魔波旬對已指定、已成為世尊納受之施物加以障礙，其頭會破裂為百片或千片。」

「尊者龍軍，魔波旬做盜賊，隱藏在五娑羅樹(婆羅門村)迷惑婆羅門居士眾亦復如是。尊者，若該魔波旬曾對已指定，已作成的世尊納受之施物加以障礙，則其頭會破裂為百片或千片，或其身軀散播為一捧的糠屑。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不知而作

「尊者龍軍，你們說：『若不知而殺生者，造作很嚴重的非功德。』但於制定毗奈耶時世尊又曾說：『若不知而作者，無罪。』尊者龍軍，若不知而殺生者造作嚴重的非功德，如是，『不知而作者，無罪』一語是虛妄。若不知而作者無罪，如是，『不知而殺生者，造作很嚴重的非功德』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難超越、難征服，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若不知而殺生者，造作很嚴重

的非功德。』但於制定毗奈耶時，世尊又說：『若不知而作者，無罪。』此中有不同含義。[159]何者為此中之不同含義？大王，有離想者無罪，有未離想者無罪。世尊所說：『不知者，無罪。』是涉及離想者無罪。」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領導比丘僧眾

「尊者龍軍，世尊曾作此說：『阿難，如來不作此想：我將領導比丘僧眾，或作比丘僧眾之指示者。』但當其闡釋彌勒斫之自性功德時，世尊又曾作此說：『他將領導數千比丘眾，如我現今領導數百比丘眾一樣。』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阿難，如來不作此想：我將領導比丘僧眾，或作比丘僧眾之指示者。』如是，『我領導數百比丘僧眾』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如我現今領導數百比丘僧眾一樣。』那麼，『阿難，如來不作此想：我將領導比丘僧眾，或作比丘僧眾之指示者』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阿難，如來不作此想：我將領導比丘僧眾，或作比丘僧眾之指示者。』當其闡釋彌勒世尊之自性功德時，世尊又曾說：『他將領導數千比丘僧眾，如我現今領導數百比丘眾一樣。』但大王，於此問題中，一義有餘，另一義無餘。大王，如來不[160]追隨會眾，而是會眾隨追如來。大王，此『我』或『我所』一詞是俗諦，此非真諦。大王，如來已離愛著，已離戀著，『此為我所』於如來已無緊握，

但依恃他得支持。大王，譬如大地支持地上有情，大地也為彼等之家。諸有情雖然基於大地，但大地無『此為我所有』之欲望。大王，如來是一切有情的支持及彼等之家。諸有情雖基於如來，但如來無『此為我所有』之欲望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大雲降雨，草、木、獸、人羣各得生長、維持及永恆，此諸有情雖一切皆賴雨生存，但大雲無『此為我所有』之欲望。大王，如來令善法生於一切有情及令維持，此諸有情雖皆以師為生存，但如來無『此為我所有』之欲望。何以故？因其已捨我執見故。」

「尊者龍軍，善哉！以多種理由，問題善被解釋，幽深者使顯明，惑結已破，稠林被清除，黑闇化作光明，外道邪見遭擊碎，明眼被給予勝者之子。」

第八 破和合僧

「尊者龍軍，你們說：『如來之徒眾不被破壞。』但你們又說：『因提婆達多一擊，五百比丘被破裂。』尊者龍軍，若如來之徒眾不被破壞，則『因提婆達多一擊五百比丘被破裂。』一語為虛妄。若因提婆達多一擊五百比丘被破裂，如是『如來之徒眾不[161]被破壞』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幽深難解，結上加結，於此今之人被遮蔽、封閉、障礙、妨礙、掩蔽；今向你提出，請於中以異論顯示你的智慧之力。」

「大王，如來之徒眾不被破壞；也因提婆達多一擊而五百比丘被破裂。但彼是因破壞者的力量。大王，若破壞者存在，

並無『不破裂』之事，若有一破壞者，母從子離異，子從母離異；父從子離異，子從父離異；兄從姊妹離異，姊妹從兄離異；朋友從朋友離異。若種種木材所成之船因波濤洶湧而破裂，若滿結甘甜果實之樹因風暴之打擊而摧折，若上品的黃金與銅分隔，大王，若如來徒眾遭破壞，此皆非智者的意向，亦非諸佛的作意，亦非智識者的欲望。」

「復次，於此另有一理由。以該理由，說如來之徒眾不被破壞。如何是此理由？大王，從未聽聞徒眾之被破壞因為如來所作之緊握(不施)，或如來之不愛語、或不利行、或不同事。——既如此，當他行其所行，如何徒眾被破壞？以此理由，說如來之徒眾不被破壞。再者，大王應知，一經之流傳在佛九分語中。是否因此而菩薩有所作，故如來之徒眾遂被破壞？」

「尊者，否。此是世間前所未見，前所未聞。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dukkata。

沲 \bar{a} cariyamutthi，師拳緊握不傳他人。

魑 $\bar{M}a$ lunkyaputta，亦作鬘童子。

林 Cf.Dhp.127。

杼 Ratanasutta 。

泞 Khandhaparitta 。

洞 Moraparitta 。

洹 Dhajaggaparitta 。

泮 Ā tnatīyaparitta 。

洳 Angulimā laparitta 。

洺 mantapadena 。

活 Dā nava ，人名 。

洼 vijjadhara 。

洽 Pañ casā la ，村名 。

洿 Mā rassa pā pīmato kā rānā ，魔波旬(惡魔)之所為 。

焮 amatam dibbam ojam ，不死天上滋養素 。

焯 Metteyya ，彌勒 。

第三品

第一 最上法[162]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瓦舍塔泐，於今世及來世，法為人間最上。』但另一方面，已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已關閉惡趣、已得正見及善知教義，仍然要向凡夫比丘或沙彌起立禮敬。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瓦舍塔，於今世及來世，法為人間最上。』如是，則已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已關閉惡趣、已得正見及善知教義，仍然要向凡夫比丘或沙彌起立禮敬一說為虛妄。若一位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已關閉惡趣、已得正見及善知教義，仍然要向凡夫比丘或沙彌起立禮敬，如是，『瓦舍塔，於今世及來世，法為人間最上。』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瓦舍塔，於今世及來世，法為人間最上。』同時，若一位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已關閉惡趣、已得正見及善知教義，也仍然要向凡夫比丘或沙彌起立禮敬。但於此有一理由。何以如是？大王，有沙門之所作沙門二十法及兩個表相。何者為沙門之所作沙門二十法及兩個表相？因彼者，沙門值得起立、禮敬、尊重及敬仰？彼即：最優自攝，最上自制，正行、安住、攝身口意、攝制六根、忍辱、溫順、行於岑寂、愛孤寂、宴默、畏罪、精進、不放逸、奉行學處、誦誦、問訊、喜好戒律、無欲、完成學處、著袈裟，光頭——大

王，此[163]即為沙門之所作沙門二十法及兩個表相。比丘。以行持此諸功德而生活。彼於諸法完滿，圓滿完成及具足後至於無學地內，彼至於阿羅漢地，彼至於上生活；因彼去阿羅漢位甚近，一位證預流果之優婆塞居士向凡夫比丘起立禮敬實是應該。彼想：『該沙門已得漏盡，但我非其儔。』一位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向凡夫比丘起立禮敬實是應該，彼想：『該比丘已達最高聚會，但我尚未至該處。』一位證……實是應該，彼想：『他已獲得往聽戒經的諷誦，但我尚未得聆聽。』一位證……實是應該，彼想：『他令他人出家及受具足戒及令勝者的言教發展，而我尚未如是實行。』一位證……實是應該，彼想：『是人已完全奉行無數學處，而我尚不在他們中。』一位證……實是應該，彼想：『他已達沙門的表相，住於佛意，而我尚遠離此表相。』一位證……實是應該，彼想：『他之腋下毛髮如草，不整潔，無裝飾，但塗以戒香，而我尚喜好裝飾及飾品。』一位證預流果之優婆塞居士向凡夫比丘起立禮敬實是應該的。復次，大王，彼想：『觀此沙門所作，沙門應作之二十法及兩個表相皆存於一位比丘。彼不但奉行此一切法，且令他人修學之。但我於該傳承及修學尚未得。』一位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向凡夫[164]比丘起立禮敬實是應該。大王，又如王子從祭司學習諸明及研習剎帝利傳承，後於異時灌頂為王，則向阿闍黎起立禮敬，稱：『此為我師。』大王，彼作是想：『此為教師，傳統的維持者。』一位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向凡夫比丘起立禮敬實是應該亦復如是。復次，大王，如是推論，你應知比丘偉大、無比廣闊。大王，若一位證預流果的優婆塞居士證取阿

羅漢果，於他祇有二途並無其餘：彼當日即證涅槃或即入於比丘地位。大王，因出家是不動、偉大、崇高，此即是比丘地。」

「尊者龍軍，你以知識深入問題；你以強大智慧對此善加解決；更無餘人能解此結，除非其聰慧如你。」

第二 如來賜予幸福

「尊者龍軍，你們說：『如來除一切有情的災難而賜他們以幸福。』但你們又說：『當他宣說《火聚譬喻經》之法論時，熱血從六十位比丘口中湧出。』尊者，或因宣示《火聚譬喻經》之法論，如來從六十位比丘除去幸福而賜他們以災難；尊者龍軍，若如來除一切有情的災難而賜他們以幸福，如是，『當他宣說《火聚譬喻經》之法論時，熱血從六十位比丘口中湧出』一語為虛妄。若當他宣說《火聚譬喻經》之法論時，熱血從六十位比丘口中湧出，如是，『如來除去一切有[165]情的災難而賜他們以幸福』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如來除一切有情的災難而賜他們以幸福。又當他宣說《火聚譬喻經》之法論時，熱血從六十位比丘口中湧出。但彼不因如來有所作，彼因比丘們自己之所作。」

「尊者龍軍，若如來不曾宣說《火聚譬喻經》之法論，是否熱血會從他們的口中湧出？」

「大王，否。當彼諸邪行者聞聽世尊宣說法論，其身內發燒，因發燒熱血遂從他們的口中湧出。」

「尊者龍軍，熱血從他們的口中湧出實是因如來有所作，於此惟如來是他們毀滅的主因。尊者龍軍，譬如蛇入蟻塚，其後有人欲得土壤，將蟻塚破壞，搬走土壤，於搬運土壤時將蟻穴掩塞，於此該蛇不得呼吸遂死去。尊者，蛇之死去是否因為那人所作？」

「大王，是。」

「尊者龍軍，於此惟如來是他們的毀滅主因亦復如是。」

「大王，如來說法時，不作偏愛與嫌厭。如來是離偏愛與嫌厭而說法，當他如此說法時，彼諸正行者即覺悟，彼諸邪行者即淪墮。大王，譬如芒果樹、閻浮樹、蜜樹被人搖撼，其強壯及堅牢緊貼其上之果子將挺立不動，但其果莖已腐，又不緊貼之果實會墜[165]落。大王，如來說法時不作偏愛與嫌厭，如來是離偏愛與嫌厭而說法。當他如此說法時，彼證諸正行者即覺悟，彼諸邪行者即淪墮亦復如是。大王，又如農夫欲種稻穀，牛耕田土，於其耕墾之時百千草葉死去。大王，若如來覺悟心意成熟的有情，彼離偏愛與嫌厭而說法。他如此說法時，彼諸正行者即覺悟，彼諸邪行者即淪落，正如死去的草葉一樣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有人為糖汁壓榨甘蔗於器具內，當壓榨甘蔗時他們也壓榨那些進入器具內的小蟲；大王，當如來如此說法時，彼諸正行者即覺悟，彼諸邪行者即淪落，正如死去的小蟲一樣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彼諸比丘的淪落是否因該說法？」

「復次，大王，若木匠僅護衛樹木，是否他令樹木筆直且剪除它？」

「尊者，否。彼除去不適宜之處。如是，木匠令樹筆直且剪除它。」

「大王，祇護衛其會眾，如來不能覺悟彼諸可覺悟者；但祇除去彼諸邪行者，如來能覺悟彼諸可覺悟者亦復如是。但大王，彼諸邪行者的淪落乃因自己造作，大王，譬如芭蕉、竹、牝騾之毀滅它們自己所生者。大王，彼諸邪行者的毀滅及淪落乃因他們自己造作亦復如是。大王，又如盜賊遭受挖眼、杖刑、斬首乃因自己造作。大王，彼諸邪行者的毀滅及從勝者的教言退墮乃因自己的造作亦復如是。大王，彼六十位比丘[167]的熱血從口湧出非因如來所作，亦非他人所作，實是他們自己的造作。大王，譬如有人給一切人民以不死之藥，因服藥他們得健康長壽，眾病消散。但大王，若有某人因不能消化，服食後或會死去。大王，是否該授不死之藥者因此因緣會得任何非福德？」

「尊者，否。」

「大王，如來以其不死之法施予十千世界人天，彼諸適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覺悟；彼諸不適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毀滅及淪落。大王，食物支持一切有情的生命，但有人食用後患病而死。大王，是否彼給予該食物者以此因緣會得任何非福德？」

「尊者，否。」

「大王，如來以其不死之法施予十千世界人天，彼諸適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覺悟，彼諸不適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毀滅及淪落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陰馬藏相之示現

「尊者龍軍，如來亦曾作此說：

『制身善、
制語善、
制心善、
制一切處善。』」

「但如來坐四眾中，於人天面前，示現陰馬藏相與舍洛林婆羅門。尊者[168]龍軍，若世尊曾說『制身善』，如是，示現陰馬藏相與舍洛婆羅門為虛妄。若其曾示現陰馬藏相與舍洛婆羅門，如是『制身善』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制身善。』但他也曾示現陰馬藏相與舍洛婆羅門。大王，因其對如來起疑惑。為使其覺悟，世尊以神通力示現其身的相似部分，祇有他纔見到該奇蹟。」

「尊者龍軍，誰能相信此事：會眾當中祇有一人看見(世尊)之隱蔽處而其餘諸人雖在場則不能見？請揭示其中的理由，以該理由說服我。」

「大王，你是否曾見有任何病人被其親戚朋友環繞病榻？」

「尊者，是。」

「大王，是否彼諸人眾能見此感覺，以該感覺彼病者正感

受(苦痛)?」

「尊者，否。祇有彼病者自己感覺。」

「大王，惟彼於如來起疑惑者，如來為使其覺悟，以神通力示顯其身的相似部分，惟彼能見該奇蹟亦復如是。復次，大王，又如魔鬼進入某人身內，是否彼諸人眾能見該鬼魅？」

「尊者，否。惟有受害者能見該鬼魅之來臨。」

「大王，惟彼於如來起疑惑者能見該奇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世尊所作甚為難行，以不可見者惟示現一人。」

[169]「大王，世尊不曾示現其隱蔽處，但以神通力示以幻影。」

「尊者，雖其所見惟祇幻影，而(如是)見其隱蔽處者仍達目的。」

「大王，為覺悟有情，如來作難行之事。大王，若如來忽略了應作之事，則可覺悟的有情不會覺悟。但大王，如來既知覺悟可覺悟之有情的方法，故於彼諸可覺悟者，即以一切各各適宜的方法令其覺悟。以該方法如來各各覺悟彼諸可覺悟者。大王，譬如內科外科醫師攜諸可治癒的藥物往詣患病者，應嘔吐者嘔吐，應排泄者排泄，應塗擦可覺悟者覺悟，如來即以該方法各各覺悟彼等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婦人難產，則示醫師不能見者及隱藏處，大王，如來為了覺悟可覺悟者，以神通力示現不能見者及隱藏處亦復如是。」

「尊者，『不能見者』於人是沒有機會。」

「大王，若有人能見如來心而覺悟，是否世尊設法示現其

心於他？」

「大王，如來熟知方法及善於宣說。大王，既知難陀長老之心意，將其攜至天宮示以天女，心想：『如是此族姓子即可覺悟。』大王，因如來以各種方式藐視、呵斥、嫌厭美貌，但為使其覺悟，則示其以天女的鳩腳^𑖀。如是，如來熟知方法及善於宣說。」

「復次，大王，如來往詣長老周利槃特^𑖀，彼因被兄驅逐，正在愁苦、悲惱，如來給其一匹細布，心想：『此族姓子將因此[170]覺悟。』如是，該族姓子即通曉勝者教言。如是，如來是熟知方法及善於宣說。復次，大王，如來曾三次不答莫賀囉惹之問，心想：『此族姓子會因此止息傲慢，傲慢既息將有現觀。』如是，該族姓子之傲慢止息；以傲慢止息，該婆羅門證取六種神通。如是，如來是熟知方法及善於宣說。」

「尊者龍軍，善哉！以多種理由問題善被解釋，稠林已被清除，黑闇化作光明，惑結得解，外道邪論被擊碎，明眼給予勝者之子，外道闇然無光，你是各宗之最勝師。」

第四 如來不用麤語

「尊者龍軍，法將舍利弗長老亦曾作此說：『師兄弟！如來於語行清淨。如來無需掩飾語之邪行而想念：莫讓他人知我我之此事。』但另一方面因迦蘭陀子須提那^𑖀長老之犯罪，如來制定波羅夷戒時曾用麤惡語『愚癡人』^𑖀一語稱他。因此，以『愚癡人』一語，該長老對師起恐怖及後悔，遂不能瞭解聖道。

尊者龍軍，若如來於語行是清淨，若如來並無語之邪行。如是，因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犯罪如來用『愚癡人』一語為虛妄。但若因迦蘭陀子須提那[171]長老之犯罪，世尊用『愚癡人』一語，如是，『如來於語行是清淨。如來並無語之邪行』一語則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法將舍利弗長老亦曾作此說：『師兄弟！如來於語行是清淨。如來無需掩飾語之邪行而想念：莫讓他人知我之此事。』但因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犯罪，如來制定波羅夷戒時也曾以麤惡語『愚癡人』一語稱他。但那非出自惡意，也無忿怒，而與以如實之相。如何是此中如實之相？大王，若人於此自性中不瞭解四諦，則其人生是空虛；若他正在作此事，則變做彼事，因此彼被稱為『愚癡人』。如是，大王，世尊以本性之語，非不實之語稱呼迦蘭陀子須提那。」

「尊者龍軍，即使呵責而說成合乎本性，我們仍罰他一文錢；儘管因為某事他以非普通語加以呵責，但確實他是不對。」

「大王，是否你曾聽聞有人向犯罪者致敬、起迎、尊敬、或贈以禮品？」

「尊者，否。無論他是何種或何處的罪犯，皆應呵責、應該譴責，人們截其上肢、打他、縛他、殺他、毀滅他。」

「大王，如是，世尊所行祇是適宜，而非不宜？」

「尊者龍軍，彼為適宜的行動。又，尊者龍軍，他適宜地、恰當地作了所應作的；再者，尊者龍軍，當聽聞彼乃如來所為，人天世界深感慚愧及悔恨。尤其是看見了他(犯罪者)，他們竟趨向他並向他禮敬。」

[172]「復次，大王，是否醫師以濕潤藥給與身體多濕氣，且為濕氣所擾亂的人？」

「尊者，否。欲治癒其病，他給予燥烈的藥物。」

「大王，為減輕一切煩惱，如來給以教訓亦復如是。大王，如來之語雖然嚴厲，它柔和及令有情溫柔。大王，譬如遇熱水，凡可軟化之物皆令柔軟。大王，如來之語雖然嚴峻，但有饒益及伴以悲愍。大王，譬如父親之言於其兒子有饒益及伴以悲愍。大王，如來之語雖然嚴峻，但有饒益及伴以悲愍亦復如是。大王，如來之語雖然嚴峻，它打擊有情之煩惱。大王，譬如服用有臭氣的牛糞飲料及無味藥物，可消除有情的疾病。大王，如來之語雖然嚴峻，但有饒益及伴以悲愍亦復如是。大王，譬如一堆兜羅綿，雖然巨大，但落在他人身上不令疼痛。大王，如來之語雖然嚴峻不令任何人生苦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以多種理由問題善被解決。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樹 無 思

「尊者龍軍，如來亦曾作此說：

『婆羅門，汝常勤精進，不放逸
何故以幸福，問此不思、不聞
及不知未可知的
巴拉薩樹？』 泐

[173]但他又說：

『如是，白楊樹立即回答說：
 婆羅墮闍迦，
 也有我的話，
 你聽我說。』』

「尊者龍軍，若樹無思，如是白楊樹與婆羅墮闍會話之語為虛妄。若白楊樹曾與婆羅墮闍會話，如是『樹無思』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語：『樹無思。』白楊樹也曾與婆羅墮闍會話。但此語是世間的通常用語。大王，無思之樹實無所謂會話，但大王，此處的『樹』即是住在樹上的樹神的同義語，故說『樹會話。』大王，所謂世間的通常用語，譬如人民稱呼滿載穀物的車輛為穀車，雖然那並非是用穀做成的車，而乃用木作成，仍然祇是穀物堆在車上，人民遂稱它為穀車。大王，樹不會話，樹無思，但『樹』即為住在樹上的樹神同義語，說：『樹會話。』乃是世間的通常用語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有人在攪酪卻稱：『我攪牛乳。』大王，樹不會話，樹無思，但『樹』即為住在樹上的樹神同義語，說：『樹會話。』是世間的通常用語亦復如是。復次，大王，有人欲造作未存在的東西，說道：『我造作未存在的東西。』[174]他也說：『成就未成就的。』——如此是世間的通常用語——大王，樹不會話，樹無思，但『樹』即為住在樹上的樹神的同義語，說：『樹會話。』是世間的通常用語亦復如是。大王，人民稱呼依照世間的通常用語，如來也依照世間的通常用語而向有情說法。」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最後供飯

「尊者龍軍，此亦為第一次結集時諸長老所說：

『如是我聞，
享用淳陀旦供飯後，
佛陀罹病，
凶猛至於命終。』」

「但世尊又曾作此說：『阿難，此兩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尊者龍軍！若世尊服食淳陀的供飯後有痛苦的病發生，因凶猛的感覺至於命終，如是，『阿難，此兩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一語為虛妄。若此兩次的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如是，『世尊服食淳陀的供飯後有痛苦的病發生，凶猛的感覺至於命終』一語為虛妄。尊者龍軍，如何該施食既含毒而又有大果報[175]？如何使人生病而有大有果報？如何它滅壽而有大有果報？如何它奪去世尊生命而有大有果報？請以此中的理由示我，藉以折伏外道。人民也於此事起大疑惑，想道：『血痢之生起由於世尊貪饞吃得太飽。』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第一次結集時諸長老曾說：

『如是我聞，
享用淳陀供飯後，
佛陀罹病，
凶猛至於命終。』」

「世尊也曾說：『阿難，此兩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何者為兩次？一為享用該施食後如來證無上正等正覺；一為享用該施食後他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又該施食有眾多美德，有種種功德。大王，諸天神心中快樂歡喜，想道：『這是世尊的最後受供。』以天上的美味撒入樹菌油，彼食即充份而輕易地煮熟，它可悅、可口、易於消化。大王，並非以此因緣如來發生一些以往未生的病；但大王，彼實因世尊身體自然衰弱及壽命之行將消逝，故其病轉重。大王，譬如一尋常燃燒之火，若另加燃料，則會更猛烈燃燒。大王，世尊身體因自然衰弱及壽命之行將消逝，其病轉重亦復如是。復次，大王，[176]譬如一尋常河流，天降大雨時將成洪水、暴流。大王，世尊身體因自然衰弱及壽命之行將消逝，其病轉重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尋常腹穴若得飽滿，再吞咽食物則更膨脹。大王，世尊身體因自然衰弱及壽命之行將消逝，其病轉重亦復如是。大王，於該施食是無過咎，不能歸咎於它。」

「尊者龍軍，以何理由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

「大王，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乃因其證入法之繼續思惟？」

「尊者龍軍，如何因證入法之繼續思惟而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

「大王，因(世尊)或順序或逆序進入九次第住定，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報，同等異熟，遠勝於其他施食之大果報、大功德。」

「尊者龍軍，是否如來祇在兩天之內或順序或逆序深入九次第住定？」

「大王，是。」

「尊者龍軍，奇哉！妙哉！於此無比與最勝的布施之福田中，無有能與此二施食相比者。尊者龍軍，奇哉！妙哉！入於九次第住定雖然是偉大，但已[177]證取九次第住定的布施會有更大的果報，更大的功德。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禮敬舍利

「尊者龍軍，如來亦曾作此說：『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禮敬如來的舍利。』但又說：

『禮敬值得禮敬者的
馱都(舍利)注；
如此做，

你將從此生天界。』」

「尊者龍軍，若如來曾說：『阿難！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禮敬如來的舍利。』如是，『禮敬值得禮敬者的馱都，如此做，你將從此生天界。』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禮敬值得禮敬者的馱都，如此做你將從此生天界。』如是，『阿難！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禮敬如來的舍利。』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阿難，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禮敬如來的舍利。』但也曾說：『禮敬值得禮敬者的馱都，如此做，你將從此生天界。』但此非對一切人而說，而祇涉及勝者(佛)之子：『阿難，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禮敬如來的舍利。』大王，即此禮敬，確實非勝者[178]之子應做。勝者之子所應做者乃諸行的把持、如理作意、四念處隨觀、把握所緣之原素、克服煩惱、專心於真實義；禮敬應為其餘的人天所做。大王，譬如地上的王子所應做者：學習象、馬、車、弓箭、書寫、指算、剎帝利祕典、政事、傳承、計謀、戰術、作戰之實習；而其餘普通毗舍、首陀羅所應做者為農業、商業及牧牛——大王，即此禮敬，非勝者之子的的工作；勝者之子所應作者乃諸行的把持、如理作意、四念處隨觀、把握所緣之原素、克服煩惱、專心於真實義；禮敬為其餘的人天所應作的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婆羅門青年所應作的為：研學《黎俱吠陀》、《耶柔吠陀》、《沙磨吠陀》、《阿闍婆羅門吠陀》**泐**、相術、古傳說、古語、辭彙、儀軌、音韻、語源、語法、文法、

語法論、先兆占、解夢、占相、吠陀之六派、月蝕、日蝕、彗星之運行、月宮之戰、天鼓鳴、流星隕墜、地震、天際火光、大地與天上之(預兆)、天文、順世哲學、犬占、獸占、中間占、混合占、鳥之鳴聲，而其餘普通的毗舍、首陀羅所應作者為農業、商業及牧牛——大王，即此禮敬，非勝者之子的工作。勝者之子所應作者乃諸行的把持、如理作意、四念處隨觀、把握所緣之原素、克服煩惱、專心於真實義；禮敬為其餘的人天所應作者亦復如是。因此，大王，如來說：『你不應從事此非本業，而應從事於本業。』遂說：『阿難，不要障[179]蔽你自己去禮敬如來的舍利。』大王，若如來不曾作此說，諸比丘將令對自己的衣鉢耽迷，並會對佛禮敬。」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佛足與碎石片

「尊者龍軍，你們說：『當世尊遊行時，無知的大地隆起低陷處，削平升起者。』但你們又說『碎石片擦傷佛足。』當碎石片落向世尊足上時，如何它不轉向他處？尊者龍軍，若『當世尊遊行時，無知的大地隆起低陷處，削平升起處』，如是，『碎石片擦傷佛足』一語為虛妄。若碎石片擦傷佛足，如是，『當世尊遊行時，無知的大地隆起低陷處，削平升起處』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此實不虛：『當世尊遊行時，無知的大地隆起低陷處，削平升起處。』世尊的足也曾被碎石片擦傷。但該碎石

片非因自然律而自己降落，它因提婆達多的陰謀而降落。大王，提婆達多於若干百千生中對世尊懷恨，以憎恨他推墮巨如重閣之大石，想道：『我將使落世尊頭上。』爾時有兩塊石頭從地躍起承受巨石，因受撞擊，碎石片從巨石崩落於此處或彼處[180]，遂落世尊足上。」

「尊者龍軍，如兩塊石頭承受巨石，彼等也應承受碎石片。」

「大王，於此，承受撞擊者亦有逃脫、飛散、消失。大王，譬如水握在手，會從手指縫間逃脫、泄流、消失；又如牛乳、乳清、蜜、熟酥、油、魚羹、肉汁，若握在手，會從指縫間逃脫、泄流、消失。大王，因兩塊石頭拱起承受撞擊，碎石片從巨石崩落於此處或彼處，遂落世尊足上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微小、細微的如塵之沙握在手中，會從指縫間逃脫、泄流、消失……亦復如是。又如大王，搏食銜在口裏，亦有部分從口中逃脫，泄流、消失。大王，因兩塊石頭拱起承受撞擊，碎石片從巨石崩落於此處或彼處，遂落世尊足上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且止於是，巨石被兩塊石頭承受，是否碎石片也應像大地一樣(向世尊)禮敬？」

「大王，有十二種人不禮敬。何者十二？貪者因貪欲不禮敬，瞋者因瞋恚……癡者因愚癡，掉舉者因慢，無德者因缺殊勝，固執者因缺禁止，卑劣者因具卑劣性，僕人因無自由，惡人因自私，受苦者因更招苦痛，[181]貪婪者因貪所征服，忙碌者因謀利不禮敬，大王，此十二種人不禮敬，但碎石片因遭巨石撞擊而崩落於不可預決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佛足

上。大王，譬如微小、細微的灰塵因風力吹落於不可預決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世尊足上亦復如是。但大王，若該碎石不曾從巨石脫離，它仍會因那兩塊躍起的石頭將巨石托住而被握持。大王，此碎石片既不住地也不住天，當其因兩塊石頭撞擊之暴力從巨石崩落，即降落於不可預決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世尊足上。大王，又如枯葉被旋風吹起，降落於不可預決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大王！此碎石片因巨石撞擊之暴力崩落於不可預決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世尊足上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該崩落於世尊足上的碎石片(攜來)忘恩、自私的提婆達多之痛苦感受。」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沙 門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漏盡者則成沙門。』但又說：

『具四法者
世間稱彼為沙門。』

此四法即為：忍辱、少食、棄娛樂、無所有。[182]但此一切於漏未盡及具煩惱者亦皆有。尊者龍軍！若諸漏盡者則成沙門，如是，『具足四法者世間稱彼為沙門』一語為虛妄；若具足四法者則成沙門，如是，『諸漏盡者則成沙門』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說：『諸漏盡者則成沙門。』但也曾說：『具足四法者世間稱彼為沙門。』大王，『具足四法者世間稱彼為沙門』是就此諸人及彼些人的特性而說；而『諸漏盡者則成沙門』則為無餘語。復次，大王，於諸行持止息煩惱者，他們雖然都是沙門，但漏盡者則稱為第一。大王，譬如水生或陸生的任何羣花，雙瓣茉莉花被稱為他們的領袖，其餘的任何花類，祇是花而已，且相形之下，祇有雙瓣茉莉花得人愛好與渴求——大王，於諸行持止息煩惱者，他們雖然都是沙門，但漏盡者則被稱為第一亦復如是。復次，大王，一切穀類悉被稱為第一，其餘的任何種類，它們雖然[183]都是用以養身的食物，祇有米粒堪稱第一——大王，於諸行持止息煩惱者，他們雖然都是沙門，但漏盡者則稱第一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佛是無上法王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若人贊我，贊法或贊僧，於此汝等不應慶喜、欣喜或高興。』但另一方面，當舍拉婆羅門如實贊歎陳說時，如來是很慶喜、欣喜、高興，他更稱揚他自己的德性而說道：

『舍拉！我是王、
我是無上法王。
我轉法輪，
法輪不再逆轉。』」

「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諸比丘，若人贊我，贊法或贊僧，於此汝等不應慶喜、欣喜或高興。』，如是，當舍拉婆羅門以如實贊歎陳說時，他很慶喜、欣喜、高興，更稱揚他自己的德性……則為虛妄。若當舍拉婆羅門如實贊歎說，世尊慶喜、欣喜、高興，更稱揚自己的德性，如是『諸比丘，若人贊我，贊法或贊僧，於此汝等不應慶喜、欣喜或高興』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184]「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若人贊我，贊法或贊僧，於此汝等不應慶喜、欣喜或高興。』當舍拉婆羅門以如實贊歎陳說時，他更稱揚自己的德性說：『舍拉！我是王、我是無上法王。我轉法輪，法輪不再逆轉。』大王，第一說為世尊所說——『諸比丘，若人贊我，贊法或贊僧，於此汝等不應慶喜、欣喜或高興。』當他闡釋法之自性、實質、實相，那是本性，非不實、實真，乃如實而說。但當舍拉婆羅門如實贊歎陳說時，世尊更稱揚自己的德性說：『舍拉，我是王、我是無上法王。』更非為利為名，非為朋黨，非為得徒眾，而是出於哀愍，憐憫，饒益，想道：『如是，此人及三百青年將瞭解法。』於是他更稱揚自己的德性說：『舍拉，我是王、我是無上法王。』」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一 不 害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於此世不傷害他人，
你將成為親愛及親切。』

但他又說：

『懲罰應懲者，
攝受應攝受者。』 [185]

尊者龍軍，懲罰是指截手、截足、殺害、捆縛、鞭撻、處死、永久傷害。此語於世尊不相應，世尊不應說此語。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於此世不傷害他人，你將成為親愛及親切。』如是，『懲罰應懲者，攝受應攝受者』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懲罰應懲者，攝受應攝受者』，如是，『於此世不傷害他人，你將成為親愛及親切』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於此世不傷害他人，你將成為親愛及親切。』但也曾說：『懲罰應懲者，攝受應攝受者。』大王，『於此世不傷害他人，你將成為親愛及親切。』——此得一切如來認可。此是教誡、此是說法。大王，因法之特相即為不害，此是本性之語。但大王，當如來說：『懲罰應懲者，攝受應攝受者。』此是(象徵)語，大王，掉舉心應懲罰，退縮心應攝受；不善心應懲罰，善心應攝受；非如理作意應懲罰，如理作意應攝受；邪行應[186]懲罰，正行應攝受；非聖賢應懲罰，聖賢應攝受；盜賊應懲罰，非盜賊應攝受。」

「尊者龍軍，且止於是。現今我已來到你之立場，你已復

元我所問意義。但尊者龍軍，關於盜賊之懲罰，應如何懲罰他？」

「大王，當懲罰盜賊時，應如是懲罰他：應呵責者呵責，應罰款者罰款，應放逐者放逐，應捆縛者捆縛，應處死者處死。」

「但尊者龍軍，如來是否許可處死盜賊？」

「大王，否。」

「如是，如來為何許可教誡盜賊？」

「大王，凡被處死者非因如來之許可而處死，其被處死乃因其自己所作。復次，大王，於任何得法之教誡的思慮者，能否在街上捕捉無辜行人並將其殺死？」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其無事故。」

「大王，盜賊非因如來之許可而被處死，其被處死是因他自己所作亦復如是。於此，是否導師會有任何過錯？」

「尊者，否。」

「大王，如是，如來的教誡是正教誡。」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二 比丘之遣出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我無忿怒，離頑迷。』但另一方面，如來曾遣出長老舍利弗、目犍連及其徒眾。尊者龍軍，當如來遣[187]去徒眾時是否出於忿怒，或出於喜悅而遣去之？請示知此，其事云何？尊者龍軍，若出於忿怒而遣去徒眾則如來之忿怒未斷；若出於喜悅而遣出之，則此遣出是無基地

及出於無知。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我無忿怒，離頑迷。』但長老舍利弗、目犍連及其徒眾亦曾被遣出。那非出於忿怒。大王，今有人因顛躓於大地上的樹根，或殘樁、或石頭、或砂礫，或因地之不平而跌倒，大王，是否大地會忿怒使之跌倒？」

「尊者，否。大地不忿怒、不欣喜，大地脫離偏愛與嫌厭，其人顛躓跌倒實因自己不小心。」

「大王，諸如來不忿怒、不欣喜，正等正覺和應供的如來脫離偏愛與嫌厭，彼因自己所作及自己過錯而被遣去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大海不與死尸同處。若海中有死尸，大海迅速地將其拋出而棄置陸地。大王，是否大海將死尸拋出由於忿怒？」

「尊者，否。大海不忿怒、不欣喜，大海脫離偏愛與嫌厭。」

「大王，諸如來不忿怒、不欣喜，正等正覺和應供的如來脫離偏愛與嫌厭。彼因自己所作及自己過錯而被遣去亦復如是。大王，如人顛躓於地而跌倒，同樣地顛躓於勝者的最勝教言則被遣去。[188]又如大海拋出死尸，同樣地顛躓於勝者的最勝教言則被遣去。大王，雖如來遣去此諸(比丘)，但為使他們得利益，為使他們得饒益，為使他們得幸福，為使他們得清淨。他遣去他們時作此想：『如是，此諸(比丘)將脫離生、老、病、死。』」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Vāsettha，人名。

沱 Aggikkhandhūpama，見 A.IV · 128~135。

尅 kosohitam vatthaguyham dassitam。見 M.Sta.92.

林 Sela，人名。

杼 kakutapādiniyo accharāyo.

泞 Cullapanthaka。

洞 Sudinna Kalandaputta。

洎 Moghapūrisa，愚人或蠢人。

泮 Palāsa。

迦 Phandanarukkha。

洎 Bhāradvāja。

坦 Cunda，亦作周那。

泐 sūkaramaddava。關於淳陀以樹菌供佛，因而他患血痢去世

之事，請見《巴宙文存·喬達摩佛陀之凡聖問題》，p.9～10。

泐 sarīra or dhatu，舍利或界寶，見，〈難問·第一品〉註林。

泐 Irubbeda (Rig-veda)，Yajubbeda (Yajur-Veda)，Sā maveda

(sāma-Veda)，Athabbanaveda (Atharva-Veda) 四吠陀名。

第四品

第一 目犍連之死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於我之比丘弟子中具足神通者即此大目犍連為第一。』但另面據說他遭棍棒打擊，頭被擊破，骨被粉碎，肉與筋被搗碎及裂破而入涅槃。尊者龍軍，若長老目犍連已達到神通的極頂，如是，『遭棍棒打擊而死』之說為虛妄。若他遭棍棒打擊而死，如是，『達到神通的極頂』一語為虛妄。彼既然不能以神通逃避對自己的傷害，如何彼仍然值得為人天的依怙？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於我之比丘弟子中具足神通者即此大目犍連為第一。』同時長老目犍連遭棍棒打擊而死，但那是由於業力所把持。」

「尊者龍軍，對於具足神通者是否[189]有兩種不可思議，一為神通的範圍，一為業的成熟？能否以一種不可思議去取消另一不可思議？尊者，譬如有人欲求果子，他們以木蘋果擊落木蘋果，或以芒果擊落芒果；尊者龍軍，若一種不可思議擊落了另一不可思議，那能否取消亦復如是。」

「大王，於此不可思議中，其一非常猛烈及更強大。大王，譬如地上的國王是同一等級，但現若同一等級中之某一位制服了其他一切而使用威權，大王，於此不可思議中，業之成熟力

非常猛烈及更強大。唯業之成熟能制服其他一切而使用威權，其餘被業所把持的行動不得機會亦復如是。大王，於此若有人犯罪，非其母或父、或其姊妹、或其兄弟、或其朋友、或其同事能作救護；於彼唯有國王制服其他(一切)而用威權。何以故？因他犯罪故。大王，於此不可思議中，業之成熟力非常猛烈及更強大。唯業之成熟力制服其他一切而用威權，其餘被業所把持的行動不得機會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地上野火發生，即使用千缸水也不能撲滅，於彼唯有火之凌駕而用威權。何以故？因其熱之威力故。大王，於此不可思議中，業之成熟力非常猛烈及更強大。唯業之成熟力制服其他一切而用威權，其餘被業所把持的行動不得機會亦復如是。大王，因此當長老目犍連被業力把持時，彼遭棍棒打死，不獲專注於神通。」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190]

第二 法與律之隱顯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如來所宣示的法與律，當顯露時則照耀，隱覆時則否。』但另一方面，《波羅提木叉》**派**及全部律藏的諷誦是不公開及隱覆。尊者龍軍，若你於勝者之教言獲得適應，或證取、或機會，則律之宣演會照耀而顯露。何以故？因於此之全部，如自制，抑制、戒德、正行之制定，義味、法味、解脫味皆修學之。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諸比丘，如來所宣示的法與律，當顯露時則照耀，隱覆時則否。』如是，『《波羅提木叉》及全部律藏的諷誦是不公

開及隱覆』一語為虛妄。若《波羅提木叉》及全部律藏的諷誦是不公開及隱覆，如是，『諸比丘！如來所宣示的法與律，當顯露時則照耀，隱覆時則否』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如來所宣示的法與律，當顯露時則照耀，隱覆時則否。』另一方面，《波羅提木叉》及全部律藏的諷誦是不公開及隱覆。但此非對一切人說，既結界^沓則祕匿。大王，於結界後諷誦《波羅提木叉》。有三種為世尊所祕匿：依照往昔諸如來的習慣則祕匿；對法尊重則祕匿；對比丘尊重則祕匿。」

「如何為依照往昔諸如來的習慣於結界後諷誦《戒經》則祕匿？大王，此為往昔諸如來的習慣，即在比丘眾中諷誦《波羅提木叉》，而對其餘的人則祕匿。大王，譬如刹帝利的密咒祇為刹帝利及流行於刹帝利中——此為世間刹帝利的傳承，對其餘的人則祕匿[191]。大王，此為往昔諸如來的習慣，即在比丘眾中諷誦《波羅提木叉》，對其餘的人則祕匿亦復如是。大王，世間行業各類，諸如：角力者、變戲法者、軟工戲法者、法山演員、婆羅門演員^怛、跳舞者、演戲者、翻筋斗者、拳術家、敬摩尼賢人者^林、敬圓滿賢人者^杼、敬月神者、敬日神者、敬吉祥神者^泞、敬伽里女神者^洞、敬濕婆神者^汜、敬婆藪神者^泐、敬雲神者、吞刀者、敬賢人者——每一行業的祕密祇流傳於本行業中，對其餘的人則祕匿。大王，此為往昔諸如來的習慣，即在比丘眾中諷誦《波羅提木叉》，對其餘的人則祕匿亦復如是。此為依照往昔諸如來的習慣，於結界後諷誦《戒經》

則祕匿。」

「如何為對法尊重於結界後諷誦《波羅提木叉》則祕匿？大王，法甚尊嚴與重要。於此正行者獲得智慧，無論彼以正行繼續得之，或以非正行繼續得之，皆作想念：『不應讓此真實之法、最勝之法落於非正行者之手，而使遭受輕視、侮蔑、輕賤、責備、呵斥；也不應讓此真實之法、最勝之法落於惡人之手，而使遭輕視、侮蔑、輕賤、責備、呵斥。』如此為對法尊重於結界後諷誦《波羅提木叉》則祕匿。大王，譬如真正最勝、極勝、名產、特產赤栴檀木入於薩瓦羅城迦，則遭輕視、侮蔑、輕賤、責備、呵斥。大王，若人心念：『不應讓此真實之法、最勝之法，繼續落於非正行者之手，使遭受輕視、侮蔑、輕賤、責備、呵斥，也不應讓此真實之法、最勝之法落於惡人之手，而使遭受輕視、侮蔑、輕賤、責備、呵斥』亦復如是。如此為對法尊重於結界後諷誦《波羅提木叉》則祕匿。」 [192]

「如何為對比丘尊重於結界後諷誦《波羅提木叉》則祕匿？大王，比丘地位不可秤、不可量、無價亦無人能估計、秤量及衡量，若人心念：『莫使此住於如是比丘地位者與世間(俗人)等同。』因而祇在比丘眾中諷誦《波羅提木叉》。大王，譬如世間最勝、極勝物品，如紈服、絨毯，或象、駿馬、車乘、金、銀、摩尼、珍珠、女寶等，或功績無比的勇士，一切皆歸屬於國王。大王，當世間尚有善逝之傳承、經典、自制、正行、善戒等律儀之德的修學，這一切皆歸屬於比丘僧伽亦復如是。如此為對比丘尊重於結界後諷誦《波羅提木叉》則祕匿。」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知而妄語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若知而妄語犯波羅夷。』」
另一方面他又說：『若知而妄語者犯輕罪，應在一(僧)跟前告白。』
尊者龍軍，於此有何區別？何以故？一種妄語(比丘)遭破滅，
一種妄語則獲得寬恕？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若知而妄語
犯波羅夷。』如是，『若知而妄語者犯輕罪，應在一僧跟前告白』
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若知而妄語者犯輕罪，應在一僧
跟前告白。』如是，『若知而妄語犯波羅夷』一語實為虛妄。
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193]「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若知而妄語犯波羅夷。』
但亦曾說：『若知而妄語者犯輕罪，應在一僧跟前告白。』妄
語之輕重將依實情(獲罪)。大王，於此意以為何？今有一人以
手打人，你將對彼行何種懲罰？」

「尊者，若他(被害者)說：『我不寬恕他。』我們不寬恕，
罰他一文錢。」

「但大王，若那人用手打你，他的刑罰將是甚麼？」

「尊者，我們將截其手、截其足，又削其頭頂，我們將剝
奪他家中一切及根絕其父母兩系的親屬至於七代。」

「大王，此中的區別是甚麼？為何以手擊人的罰金祇是輕
微一文錢，當他擊大王你則被截手、截足，被削頭頂、被剝奪
家中所有、被根絕父母兩系至於七代？」

「尊者，因人而異。」

「大王，知而妄語或輕或重將依實情而獲罪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八種觀察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於自然律之法論中作此說：『菩薩的父母皆預定，菩提樹是預定，諸大弟子是預定，兒子是預定，侍者是預定。』但你們又說：『當其住於兜率天宮旦時，菩薩審察了八大審察：他審察時間、審察洲島、審察國土、審察家庭、審察母親、審察壽算、審察月份、審察出世時間。』尊[194]者龍軍，當智慧未成熟時，無有覺悟；當智慧成熟則不能等候一轉瞬之間；成熟的心念不可拖延。如何菩薩審察時間？想道：『我將何時出生？』當智慧未成熟時尚無有覺悟；當智慧既成熟則已不能等候一轉瞬間；如何菩薩審察家庭？想道：『我將生於何家？』尊者龍軍，若菩薩的父母皆預定，如是，『審察家庭』一語則為虛妄。若他審察家庭，如是，『菩薩的父母皆預定』一語即為虛妄。此也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菩薩的父母皆預定，菩薩也審察家庭。但他如何審察家庭？『那些做我之父母者是刹帝利或婆羅門？』此為審察家庭；大王，有八種未來事項應預先審察。何者為八？大王，商人應預先審察出售的貨品；大象應預先以鼻審察未知的道路；車夫應預先審察未知的河津；船師應預先審察未知的海港後始可引船(入港)；醫師往視病人之前應預先審察其年紀；渡橋者應預先審察橋的強弱後始登其上；比丘應預先審察思惟時

辰後始進食；菩薩應預先審察家庭是刹帝利家或是婆羅門家。大王，此為應預先審察的八種未來事項。」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自 殺

[195]「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不應投巖自殺。若投巖自殺者依法辦理。』但你們又說：『世尊無論何時為弟子說法，他以多種教誨說法為斷生、老、病、死。若有人超越生、老、病、死，他稱以最高的贊歎。』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諸比丘，不應投巖自殺。若投巖自殺者依法辦理。』如是，『說法為斷生、老、病、死』一語為虛妄。若『說法為斷生、老、病、死』，如是，『諸比丘，不應投巖自殺。若投巖自殺者依法辦理』一語為虛妄。這也是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不應投巖自殺。若投巖自殺者依法辦理。』又無論何時世尊向弟子說法，他以多種教誨說法為斷生、老、病、死。此處有一理由，以該理由世尊拒絕(此舉)而又鼓勵之。」

「尊者龍軍，如何是此處理由，以該理由世尊拒絕而又鼓勵之？」

「大王，具足戒行之持戒者有如阿伽陀消滅眾生的煩惱毒。其如藥膏減輕眾生的煩惱病，其如水洗滌眾生的煩惱垢，其如摩尼寶珠給眾生一切成就，其如船舫令眾生超渡四種漏，

其如商主導此眾生出離轉生的沙漠，其如大風熄滅眾生熾熱的三毒火，其如大雲(蔽陽降雨)使眾生滿意，其如阿闍黎令眾生修學眾善，其如良導師指示眾生以安全道路。大王，為如是善持戒者具眾多德性、種種德性、不可量德性、大堆德性、堆積德性，能予[196]眾生饒益，不使毀滅。大王，世尊出於悲愍眾生制定學處而說：『諸比丘，不應投巖自殺。若投巖自殺者依法辦理。』大王，此即是如何世尊拒絕(自殺)的理由。」

「復次，大王，此亦為有辯才的長老童子迦葉洳向巴雅西洳長者闡述另一世界時所說：『長者、沙門、婆羅門尚需長時間確立戒律及善法，長者，彼等仍在奔走——為饒益眾多人民，為使得妙樂，為悲愍世間，為人天利益、饒益與幸福。』但為何世尊鼓勵(此舉)？大王，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憂是苦，悲是苦，苦是苦，惱是苦，失望是苦；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母死是苦，父死……兄死……姊死……妻死……親戚死是苦，親戚的不幸是苦，而健康的不幸……財富的不幸……戒律的不幸……我執的不幸是苦；國王的恐怖是苦，盜賊的恐怖是苦，怨敵的恐怖……饑饉……火……水……波濤……渡渦、小鱷魚……鱷魚的恐怖是苦，自責的恐怖是苦，他人斥責的恐怖是苦，刑罰的恐怖……惡趣的恐怖……可怕集聚的恐怖是苦，生活的恐怖是苦，死之恐怖是苦[197]，鞭打是苦，棒打是苦，濕棍打是苦，截手……截足……截手又截足是苦，截耳……截鼻……截耳又截鼻是苦，或粥鍋洳(受刑者之頭頂骨被揭開後以熱鐵丸置於頭上似粥鍋)是苦，或貝殼焮頂(揭開頭蓋皮以砂礫摩擦使光滑似貝殼)是苦，或羅喉口

炘(受刑者之口被鐵釘撐住，貯油其中，以燈蕊點燃)是苦，或火花鬘灸(用被油浸透的棉紗纏手或裹身，然後以火燃燒似花鬘)是苦，或燃手炘(剝皮從頸至踝，又用火燃手)是苦，或曳羅迦炘是苦，或樹皮衣炘(剝皮從頸至腰，從腰至踝肉片下垂似樹皮衣)是苦，或花斑鹿炘(以鐵釘釘住受刑者的雙肘雙膝伏地上狀如鹿，並以火圍繞之)是苦，或肉鈎炘(以兩邊鋒利的鐵鈎刺肉)是苦，或銅錢炘(割身上的肉如銅錢大小)是苦，或鹽裂口(全身被刀尖刺戮後以鹽及腐蝕劑塗擦之)是苦，或鐵條旋轉(以鐵條貫穿側臥在地上的受刑者雙耳並旋轉之)是苦，或草團(鞭撻全身皮開肉綻如一團草)是苦，或傾注熱油於身上是苦，或唆犬撕咬是苦，或用刀砍頭是苦。大王，處於輪迴者感受如是如是種種痛苦。」

「大王，譬如雨降在喜馬拉雅山麓時，恆河之水擴張至於崎嶇巖石、小圓石、沙礫、漩渦、逆流、急流、樹根、樹枝、障礙與攔阻。大王，處於輪迴者感受如是如是種種痛苦亦復如是。大王，輪轉是苦，不輪轉是樂。大王，為解釋不輪轉的德性及輪轉的恐怖，並為證悟不輪轉者，世尊鼓勵(弟子)去超越生、老、病、死。大王！此即是世尊為何鼓勵的理由。」

「尊者龍軍，善哉！問題善被解決，理由善被解說，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慈愛的利益[198]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若人已修習、擴充、多

作心解脫之慈愛，以慈愛作車乘、作基地、執行、嫻熟及善成立，由此十一種利益可以預期。何者為十一？睡眠舒適，醒悟舒適，不見惡夢，得人民敬愛，得非人敬愛，天神守護，無火、毒、刀劍能加危害，迅速專心，面容和悅，死時不迷亂，若不了達更遠，將去到梵天。」但你們又說：『薩摩童子行慈愛，當其漫遊森林為鹿羣環繞時，被毗利雅卡王^灸之毒箭射中，當時即昏暈地上。』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若人已修習……心解脫之慈愛……將去到梵天。』如是『薩摩童子行慈愛，當其漫遊森林為鹿羣環繞時，被毗利雅卡王之毒箭射中，當時即昏暈地上』一語為虛妄。若薩摩童子行慈愛，當其漫遊森林為鹿羣環繞時，被毗利雅卡王之毒箭射中，當時即昏暈地上，如是，『若人已修習……心解脫之慈愛……將去到梵天』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微妙、精微、幽玄、深奧，即使具最微妙心的人也會為之身上流汗，今向你提出，請解開此巨大難結，藉此將明眼給與未來世勝者之子。」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若人已修習……心解脫之慈愛……將去到梵天。』及薩摩童子行慈愛，當其漫遊森林為鹿羣環繞時，被毗利雅卡王之毒箭射中，當時即昏暈[199]地上。但大王，於此有一理由。何者為此中理由？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大王，當薩摩童子舉起水瓶之際，他疏忽了修習慈愛。大王，若人滿懷慈愛之際，無火、毒或刀劍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於他雖前往則不能見彼，於此人是沒有機會。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大王，譬如有人使勇士披掛不可刺破的甲冑臨陣，凡射向他的箭皆落

地而分散，於此人是沒有機會。大王，若射向他的箭皆落地而分散，此非勇士的德性，而是那不可刺破的甲冑的德性。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大王，若人滿懷慈愛之際，無火、毒或刀劍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於他雖前往則不能見彼，於此人是沒有機會。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有人手持天上隱身樹根，當樹根在手，凡夫無人能見彼。大王，此非那人的德性，而乃隱身樹根的德性。因此，凡夫視線中不能看見彼。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大王，若人滿懷慈愛之際，無火、毒或刀劍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他雖前往則不能見彼，於此人是沒有機會。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亦復如是。[200]大王，又如有人進入一善巧構造之巨大石窟，降雨之巨大黑雲不能濕潤他。大王，此非那人的德性，而乃大石窟的德性。因此，降雨之巨大黑雲不能濕潤他。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乃修習慈愛的德性。大王，若人滿懷慈愛之際，無火、毒或刀劍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他雖前往則不能見彼，於此人是沒有機會。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習慈愛的德性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奇哉！尊者龍軍，妙哉！如何慈愛的修習可抵禦諸惡？」

「大王，修習慈愛於幸者與不幸者均招致諸善的德性；修習慈愛有極大饒益，此應分別(告知)一切含識有情。」

第七 提婆達多之宿世

「尊者龍軍，行善與行不善，結果是否相同，或有所區別？」

「大王，善與不善有別。大王，善得善報，促使(生)天；惡有惡報，使(墮)地獄。」

「尊者龍軍，你們說：『提婆達多是純黑，因而具足完全黑法。菩薩純白，因而具足完全白法』。另一方面，於相繼輪迴中提婆達多及其徒從，名聞與菩薩等，甚至名聞過菩薩者，提婆達多曾做波羅奈城婆羅門達多王**犍**之司祭的兒子。爾時菩薩為低賤的旃陀羅**狢**咒術師，念誦神咒之後，他生出非時芒果。此處菩薩的出身比提婆達多低賤，其名聞亦[201]低賤。」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王時，彼為大地君主，得諸欲娛樂。爾時菩薩乃一頭雄象，其所具足諸多特質堪供國王享受。於時國王不能容忍雄象的溫雅優美步伐，欲加殺害而告象師說：『此雄象未曾被你善加調伏。象師，使牠表演虛空中散步罷。』此處菩薩的出身比提婆達多低賤，彼尚為可憐的畜生。」

「復次，大王，提婆達多曾作人，住於大林中，喪失財產。爾時菩薩是名叫『大地』**狢**的猴子。此處亦顯人獸之別。菩薩亦較提婆達多出身低賤。」

「復次，大王，提婆達多曾作人，名松弩塔羅**狢**。爾時彼為獵人，其力強壯，勝過一頭大象。爾時菩薩作象王名『六牙』**狢**。象王遭獵人殺死。於此，提婆達多亦更優勝。」

「復次，大王，提婆達多曾作人，彼為無家的林中遊行。爾時菩薩乃一鷓鴣鳥，唱誦吠陀偈頌。鷓鴣鳥也遭彼林中遊行殺死。於此，提婆達多的出身亦更優勝。」

「復次，大王，提婆達多曾作波羅奈國國王，名卡拉布**狢**。」

爾時菩薩乃一苦行者主張忍辱。國王對此苦行者忿怒，使人斷其手足如同竹筍。於此，提婆達多出身與名聞亦更優勝。」

「復次，大王，提婆達多曾作人，彼為一樵夫。爾時菩薩是猴王名『南地雅』狒。樵夫亦曾殺死猴王連其母與弟。於此，提婆達多的出身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人，彼為一裸體(外道)，名卡羅彼雅狃。爾時菩薩是龍王，名潘達羅卡狃。於此，提婆達多的出[202]身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人，彼為一森林蓬髮苦行者狃。爾時菩薩乃一大野豬，名他洽卡狃。於此，提婆達多的出身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於切提中作王，名修羅·巴哩洽羅玳，其時他凌空而行，高過人頭。爾時菩薩作婆羅門名迦披拉玳。於此，提婆達多的出身與名聞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人，名薩摩玳。爾時菩薩是鹿王，名『鹿鹿』玳。於此，提婆達多的出身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人，彼為一獵人遊行林中。爾時菩薩是一雄象，該獵人七次將其象牙折斷並取去。於此，提婆達多的出身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是一豺狼，其時彼行剎帝利法使遍閻浮提一切國王為其附屬。爾時菩薩是一智者，名偉都羅玳。於此，提婆達多的名聞亦更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雄象，其時彼曾殺害一鶉鳥的幼

雛。爾時菩薩是一象羣首領。於此，他們兩人相等。」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藥叉，其時名『非法』玠。爾時菩薩亦為一藥叉，名『正法』玠。於此，他們兩人亦相等。」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船師，其彼為五百家的首領。爾時菩薩亦為一船師及五百家的首領。於此，他們兩人亦相等。」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商隊的首領，其時彼為五百輛車的主人。爾時菩薩也是商隊首領及五百輛車的主人。於此，他們兩人亦相等。」

[203]「復次，提婆達多曾作鹿王，其時名『薩卡』玠。爾時菩薩也是一鹿王名『尼羅陀』玠。於此，他們兩人亦相等。」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軍長，其時名『薩卡』。爾時菩薩是一國王名『尼羅陀』。於此，他們兩人亦相等。」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婆羅門，其時名『犍陀哈拉』玠。爾時菩薩是一王子名『疆達』玠。於此，犍陀哈拉更為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做王，名『婆羅門達多』。爾時菩薩是其太子，名『大蓮』玠。國王令將自己的兒子從盜賊崖擲下。既然父親比兒子為優勝，尊者，於此提婆達多亦更為優勝。」

「復次，提婆達多曾作王，名『大巴他巴』玠。其時菩薩是其兒子，名『法護王子』玠。爾時國王令將自己的兒子的手足及頭斬截。於此，提婆達多亦更為優勝。」

「當今之世他們兩人均生於釋迦族玠。菩薩成佛，有全智為世界的首領。提婆達多依其天上天之教出家，既示現神通即假裝作佛。尊者龍軍，我所說的一切是否真實或虛妄？」

「大王，你所揭示的種種理由全都真實，並無異議。」

「尊者龍軍，若黑與白(招引)同樣的歸趣，如是善與不善皆有同等的異熟果。」

「大王，善與不善並無同等的異熟果。大王，提婆達多是不被眾人反對，菩薩也不被反對。但他之對菩薩的反對，成熟及結果於此生或他生。雖[204]然如此，大王，當提婆達多有權勢時曾給鄉里以庇護。造橋、造旅舍及功德堂，恣意布施與沙門、婆羅門、乞丐、旅人、窮人及非窮人。因此之異熟果，於其每一轉世都獲得幸福。大王，何人可作如是說：『布施、自制、調御及奉持布薩都不能獲得幸福？』復次，大王，你如是說：『提婆達多與菩薩是共同轉世。』不但是百世之後、千世之後、十萬世之後有所遇會，而是任何處、任何時，於若干日夜之後將有遇會。大王，世尊曾揭示盲龜獲取人身的譬喻，你應用彼譬喻來衡量這兩個人相會。大王，不獨菩薩與提婆達多間有聯繫，大王，於若干百千世以來，長老舍利弗是菩薩的父、祖父、伯叔、兄弟、子侄或朋友；同時菩薩也於若干百千世以來是長老舍利弗的父、祖父、伯叔、兄弟、子侄或朋友。大王，凡屬於有情類者一切皆進入輪迴的急流，因輪迴急流的吸捲而各各與可喜、可憎者相會。大王，譬如水隨河流運行時即與淨不淨、美麗或醜惡相會。大王，凡屬於有情類者，一切皆進入輪迴急流，因輪迴急流的吸捲而與可喜、可憎者各各相遇亦復如是。」

「大王，提婆達多曾為一藥叉，自行非法，也教唆他人行非法，他在大地獄五十七俱胝年及六十萬年[205]受煎熬。大王，菩薩曾是一藥叉，自己行正法，也教導他人行正法，他在

天上五十七俱胝年及六十萬年享受諸欲的娛樂。復次，大王，於今世提婆達多開罪於不應開罪的佛陀並破和合僧，遂因之陷入地下。但如來既證悟諸法，遂斷貪欲而入般涅槃。」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關於阿摩羅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若獲得時機、祕密，
及如是(適合的)求愛者，
一切女人會行邪惡；
若無他人，遂同殘廢者。』』

「但又說：『有女人名阿摩羅**𤑔**，是大藥**𤑔**的妻子。當伊的丈夫作客異地，她被安置在村裏。她處於孤寂與祕密，她事其夫若君主，雖有千錢之聘不作邪惡。』』

「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若獲得時機、祕密，及如是(適合的)求愛者，一切女人會行邪惡；若無他人，遂同殘廢者。』如是，『有女人名阿摩羅，是大藥的妻子。當伊的丈夫作客異地……不作邪惡。』一語為虛妄。但若『有女人[206]名阿摩羅，是大藥的妻子。當伊的丈夫作客異地……不作邪惡』如是，『若獲得時機、祕密，及如是(適合的)求愛者，一切女人會行邪惡；若無他人，遂同殘廢者』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若獲得時機、祕密，及如是(合適的)求愛者，一切女人會作邪惡；若無他人，遂同殘廢者。』但他也曾說：『有女人名阿摩羅，是大藥的妻子。當伊的丈夫作客異地，她被安置在村裏。她處於孤寂與祕密，她事夫若君主，雖有千錢之聘不作邪惡。』大王，是否彼女人於收到千錢之後同另一適宜的男人作邪惡，或者她不曾作此，即使他有時機、祕密或合適之求愛者？大王，當女人阿摩羅考慮此事時她不看見時機、祕密或適宜的求愛者。因世間的譏諷，她不見時機；因怕後世的地獄，她不見時機。她想及可怕的邪惡的後果，她不見時機；她不願喪失所愛，她不見時機；因尊敬其夫，她不見時機；因尊敬法，她不見時機；因呵斥非阿利安，她不見時機；因不願破壞誓言，她不見時機。以如是種種理由，她皆不見時機。」

「復次，當她思惟世間的祕密而不[207]能見，她遂不曾作邪惡；若她從人獲得祕密，從非人她即不得祕密；若他從非人獲得祕密，她即不能從出家而具他心通者得祕密；若她從出家具他心通者得祕密，她即不能從具他心通的神祇得祕密；若她從具他心通的神祇得祕密，她即不能從伊自己作惡得祕密；若她從伊自己作惡得祕密，她即不能從非法得祕密。以如是種種理由她不獲得祕密，她遂不曾作惡。」

「復次，當她思惟世間而不能獲得如是(適合的)求愛者，她遂不曾作惡。大王，大藥智者具足二十八種德性。何者為具足二十八種德性？即：勇猛、羞恥、謹慎、有徒眾、有朋友、容忍、持戒、誠實、具足清淨、無瞋、無慢、無嫉妒、精進、

努力、友善、好施、愛語、謙遜、溫和、不狡猾、不欺詐、具足智慧、有名望、具足學識，饒益部屬、得眾請求、多財富，有善名。大王，大藥智者具足此二十八種德性。她不曾另得如是求愛者，她不曾作惡。」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208]

第九 阿羅漢的怖畏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阿羅漢遠離怖畏及戰慄。』另一方面，當在王舍城看見(狂)象施護奔向世尊時，除長老阿難，五百漏盡阿羅漢皆捨棄世尊而四散奔逃。」

「尊者龍軍，是否此諸阿羅漢因怖畏而逃散？或者彼等逃散，是願讓具十力的(佛)傾墜，心想『那將是世尊自所作業的證明』？或者彼等逃散，乃因希望觀看如來的不可比擬、偉大和無以倫比的奇蹟？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阿羅漢遠離怖畏及戰慄。』如是，『當在王舍城看見(狂)象施護奔向世尊時，除長老阿難，五百漏盡阿羅漢皆捨棄世尊而四散奔逃』一語為虛妄。若在王舍城看見(狂)象施護奔向世尊時，除長老阿難，五百漏盡阿羅漢皆捨棄世尊而四散奔逃，如是，『阿羅漢遠離怖畏及戰慄』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阿羅漢遠離怖畏及戰慄。』及當在王舍城看見(狂)象施護奔向世尊時，除長老阿難，五百漏盡阿羅漢皆捨棄世尊而四散奔逃。但那既非因為怖畏，亦非

願意讓世尊傾墜。復次，大王，凡恐怖與戰慄之因，於阿羅漢皆已根絕，因之阿羅漢是遠離怖畏與戰慄。大王，是否大地害怕被鑿、破裂或肩荷大河、山巖及山峯？」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於大地並無使之恐怖或戰慄的因由。大王，於阿羅漢也沒有使之恐怖或戰慄的因由亦復如是。大王，是否山峯害怕分崩、斷折、傾墜或被火焚燒？」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209]「尊者，於山峯並無使之恐怖或戰慄的因由。」

「大王，於阿羅漢也無使之恐怖或戰慄的因由亦復如是。大王，若百千世界中，凡屬有情類者手中持刀向一阿羅漢，包圍欲使之戰慄，但於彼心中是無任何改變。何以故？因無基地及不可能。復次，大王，彼漏盡者之心中如此想道：『今日人中尊及勝者之牛將進入名城，於街上，施護大象將奔向他，但無疑地其侍者不會捨棄天中天。若我們中所有的人不捨棄世尊，則阿難的德性不會為人周知，而彼象也不會奔向如來。』故而，且讓我們離開此地，此諸大眾的漏縛會得解脫，而阿難的德性也為大眾所周知。諸阿羅漢見此饒益，遂作四散奔逃。」

「尊者龍軍，問題善被解決。其事如是，於阿羅漢是無怖畏及戰慄。當見此饒益，他們遂四散奔逃。」

第十 如來是全知者

「尊者龍軍，你們說：『如來是全知。』但你們亦說：『當以舍利弗及目犍連為上首的比丘僧眾被世尊遣退時，因洽吐瑪釋族^乾及薩漢巴提梵天^研向世尊揭示了種子及幼犢的譬喻，纔使他和悅、寬恕及和藹。』尊者龍軍，是否如來不知道這些藉以使如來滿足、[201]和悅、寬恕及和藹的譬喻？尊者龍軍，若如來不知如是譬喻，如是，則佛陀並非全知者；若如來已知，如是，他以遣退他們而作一嘗試，如此則成為沒有悲愍心。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如來是全知者，以那些譬喻世尊遂滿足、和悅、寬恕及和解。大王，如來是法王，因彼原為如來所啟示的譬喻遂使如來喜悅、欣悅及和解。既得它們和解，如來遂欣喜地說：『善哉！』大王，譬如女人以屬於其夫的財富去滿足、欣悅及安慰自己的丈夫，丈夫既得安慰彼等遂欣喜地說：『善哉！』大王，洽吐瑪釋族及薩漢巴提梵天以彼原為如來啟示的譬喻使如來喜悅、欣悅及和解；既得和解，如來遂欣喜地說『善哉！』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國王的理髮師以屬於國王的蛇頭金梳去裝飾國王的頭，去滿足、欣悅及安慰國王。國王既得安慰遂欣喜地說：『善哉！』賜給他以所欲之物。大王，洽吐瑪釋族及薩漢巴提梵天以彼原為如來所啟示的譬喻使如來喜悅、欣悅及和解，如來既得和解遂欣喜地說：『善哉！』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同居比丘執持親教師所托鉢中之食物而安置於親教師之附近，使其喜悅、欣悅及安慰，親教師既得安慰，遂欣喜地說：『善哉！』大王，洽吐瑪釋族及薩漢巴提梵天以彼原為如來所啟示的譬喻使如來喜悅、欣悅[211]及和

解，如來既得和解遂欣喜地說：『善哉！』遂宣示解脫一切苦之法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Pātimokkha (Prātimoksa)。

沴 sīmamākatvā，結界。

尅 dhammagiriya，brahmagiriya，二者為表演技藝者之名，見 PED。

林 Manibhadda。

杼 Punnabhadda。

泞 Siridevatā。

洞 Kalidevata。

洎 Sivā。

泮 Vasudevā。

迦 Savarapura，為旃陀羅低賤族的城市。

沓 Pā rā jika，波羅夷罪。

坦 Tusita，天或天宮名。

洙 Kum ā rakassapa，人名。

洙 pā y ā si，人名。

洙 bilangath ā lika。

焮 sankhamundika。

焮 R ā humukha。

炆 jotim ā laka。

焮 hatthapajjotika。

炆 erakavattika，刑罰之一種。

炆 c ī rakav ā sika。

焮 eneyyaka。

炖 balisamamsika 。

焮 kahapanaka 。

吹 Sā ma kum ā ra ， 人名 。

灸 Piliyakkha ， 國王名 。

牝 Brahmadata ， 國王名 。

狢 chavakacand ā la ， 人名 。

狢 Mah ā p ā thavi ， 猴名(大地) 。

狢 Sonuttara ， the hunter ， 人名 。

狢 Chaddanta ， 象名(六牙) 。

狢 Kal ā bu ， 國王名 。

狢 Nandiya ， 猴名 。

狢 K ā rambhiya ， 人名 。

狢 Pandaraka ， 龍王名 。

狴 pavane jatilaka。

狵 Tacchaka，見 Jā .no.283 and No. 492. 野豬名。

珽 Suraparicara，king of Cetis，見 Jā .no.422 國王名。

玃 Kapila，人名。

玃 Sā ma，人名。

玃 Ruru，見 Jā .no.482. 鹿王名。

玃 Vidhura，見 Jā .no.241. 人名。

玃 Adhamma，藥叉名。

玃 Dhamma，見 Jā .no.457. 藥叉名。

玃 Sā kha，鹿王名。

玃 Nigrodha，見 Jā .no.445. and Jā .no.12. 鹿王名。

玃 Khandahā la 見 Jā .no.542. 人名。

玃 Canda，王子名。

界 Mahāpaduma，見 Jā.no.472. 王子名。

畝 Mahāpatāpa，見 Jā.no.358.

婁 Dhammapāla，王子名。

疋 Sakyakule，佛於此族出生。

𦉳 Amarā，故事詳情見小註𦉳。

𦉳 Mahosadha，見 Mahā-ummagga-jātaka，Jā.no.546.

𦉳 Rājagaha，城名。

𦉳 Dhanapālaka，象名。

𦉳 Cātumā，the Sakyan，人名。

𦉳 Brahma Sahampati，梵天名。

南傳彌蘭王問經

卷 下

第五品

第一 無家與造宅舍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親密生怖畏，
家宅生塵埃；
無家無親密，
牟尼之遠見。』

但又說：

『應造精美的宅舍，
讓多聞者居此。』

尊者龍軍，若如來曾說：『親密生怖畏，家宅生塵埃；無家無親密，牟尼之遠見。』如是，『應造精美的宅舍，讓多聞者居此』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應造精美的宅舍，讓多聞者居此。』如是，『親密生怖畏……，牟尼之遠見』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212]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親密生怖畏，家宅生塵埃；無家無親密，牟尼之遠見。』但亦曾說：『應造精美的宅舍，讓多聞者居此。』大王，如來所說之『親密生怖畏……牟尼之遠見』。此為真實語、無餘語、完滿語、不變語。對於沙門之

行境、行道及行為，何者為適當、適宜及適應？大王，譬如原野之鹿漫遊林藪，隨所欲之處而入睡，無家無住所。大王，諸比丘也應如是思惟：『親密生怖畏，家宅生塵埃；無家無親密，牟尼之遠見。』」

「大王，世尊又說：『應造精美的宅舍，讓多聞者居此。』如來之作此說彼考慮兩事。何者為兩事？一布施精舍為諸佛所稱贊、允許、贊歎、稱許。既布施精舍，他們將從生、老、死而得解脫。此為布施精舍之第一利益。復次，若比丘尼住精舍時，則成他們與耆舊(比丘)相會處，且便於欲會見他們的人。若無住處則會晤實難。此為布施精舍之第二利益。如來之說此，實因考慮此兩事：[213]『應造精美的宅舍，讓多聞者居此。』但諸佛子並不因此住所而興欲念。」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飲食自制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站立莫放逸，
於胃須自制。』」

「但世尊又說：

『優陀夷派，我有時食此滿鉢，
有時食過此滿鉢。』」

「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站立莫放逸，於胃須自制。』如是，『優陀夷，我有時食此滿鉢，有時食過此滿鉢』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優陀夷，我有時食此滿鉢，有時食過此滿鉢。』如是，『站立莫放逸，於胃須自制』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站立莫放逸，於胃須自制。』但亦說：『優陀夷，我有時食此滿鉢，有時食過此滿鉢。』大王，世尊之所說：『站立莫放逸，於胃須自制。』[214]此為自性語、無餘語、完滿語、不變語、真語、實語、決定語、賢人語、牟尼語、婆伽梵語、阿羅漢語、辟支佛語、勝者語、全知者語，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語。大王，於食不自制者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弑母、弑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以惡心出如來身血。大王，是否提婆達多於食不自制，破和合僧已，忍受一劫業(果)？大王，世尊有鑑於此諸種種理由而說：『站立莫放逸，於胃須自制。』」

「大王，於食自制，自證四諦現觀，證四沙門果，得四無礙解、八成就、六神通之絕頂及圓成全部沙門法。大王，是否小鸚鵡^沙自制於食後便得三十三天震動及天主帝釋侍候？大王，世尊有鑑於此諸種種理由而說：『站立莫放逸，於胃須自制。』但大王，世尊亦曾說：『優陀夷，我有時食此滿鉢，有時食過此滿鉢。』此為那一切應作已作、已達目的，成就圓滿及無礙之全知者、自化之如來就彼自身而說[215]。大王，譬如應當給病人以吐瀉灌腸等諸藥劑。大王，對於有漏及未見真諦的人應自制於食亦復如是。大王，譬如摩尼珠自然天成、閃

耀及淨潔，無需揩拭、打磨及令淨潔。大王，如來已入佛境之波羅密，其所作業俱無障礙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無上內外科醫師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請求者，常清淨手，持最後身，無上內外科醫師。』但世尊亦說：『諸比丘，於我之比丘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羅為第一。』世尊的身體曾數次患病是可見到。尊者龍軍，若如來是無上，如是，『諸比丘，於我之比丘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羅為第一』一語為虛妄。若長老薄拘羅為少病患者之第一，如是，『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請求者，常清淨手，持最後身，無上內外科醫師』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無上內外科醫師。』但彼亦說：『諸比丘，於我之比丘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羅為第一。』但此乃就其所知曉之外來傳承而言。大王，又如來的弟子中有站立者、經行者，他們或站立或經行度過晝夜，但世尊自己站立、經行或坐臥度過晝夜。大王，那些站立及經行的比丘，以此特點(比如來)優勝。復次，[216]，大王，世尊有弟子是一坐食者，即使為生命也不再食。但世尊會有第二食，甚至第三食。大王，彼一坐食之比丘以該特點(比如來)優勝。大王，諸比丘各各以或此或彼種種事例分

別被提及(優勝)，然世尊則於戒、定、慧，於解脫，於解脫知見，於十力四無畏，於十八不共佛法、六神通而為無上勝特點。」

「就佛陀之全勝境界而有此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請求者，常清淨手，持最後身，無上內外科醫師。』大王，於人羣中有的出身高貴，或富裕、或有學問、或善技能、或勇猛、或警惕，但國王較彼一切人均為優勝。大王，於有情中世尊是第一最尊，優勝無上亦復如是。至於長老薄拘羅之免除病患乃因其(宿世)發願所致。大王，當阿諾瑪·達西林世尊患胃痛病時，及毗婆尸佛世尊與其六萬八千弟子患草花病時，彼為一苦行者，因以各種藥物清除諸病，而得少病，遂說：『諸比丘，於我之比丘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羅為第一。』但大王，若世尊病或不病，或修頭陀行，或不修頭陀[217]行、實無一人如彼世尊。」

「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曾解釋最勝《雜阿含經》**淨**而說：『無論何種有情，或無足、或二足、或四足、或多足；或有形、或無形；或有想、或無想、或非想、或非非想；於彼有情中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為第一。』」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如來開發古道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但彼亦曾說：『諸比丘，我已見古道——過去正等正覺佛所循的筆直古道。』」

「尊者龍軍，若如來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如是，『諸比丘，我已見古道——過去正等正覺佛所循的筆直古道』一語

為虛妄。若如來曾說：『諸比丘，我已見古道——過去正等正覺佛所循的筆直古道。』如是，『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一語是虛妄。是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但亦曾說：『諸比丘，我已見古道——過去正等正覺佛所循的筆直古道。』此二者皆為真實語。大王，當往昔時諸如來既曾凋謝，導師不在，道路淹沒，如來以慧眼觀見彼雖然已遭破壞[218]、崩潰、障礙、阻塞、掩蓋及不行之道路，但它曾為古昔正等正覺佛所遵循，以此理由遂說：『諸比丘，我已見古道——過去等正覺佛曾所循的筆直古道。』大王，當往昔時，諸如來曾凋謝，導師不在，道路淹沒、崩潰、障礙、阻塞、掩蓋。現在如來令其通行。以此理由他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

「大王，譬如轉輪王之摩尼寶珠失蹤而隱匿在山峯間，它因正行而往詣另一轉輪王。大王，是否該摩尼寶珠為他所造？」

「尊者，否。摩尼寶珠不但是天然且是為他而出現於世。」

「大王，當那為過去諸如來所遵循的吉祥八分正道既已破壞、崩潰、障礙、阻塞、掩蓋、不行及導師不在，如來以慧眼觀見，使之復現，使之通行，以此理由遂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亦復如是。」

「大王，又如已生之子從胎中出生，其母被稱為能生者。大王，當如來以慧眼觀見那雖原有而已遭破壞、崩潰、障礙、

阻塞、掩蓋、不行的道路時，使之復現，使之通行亦復如是。以此理由故他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

「大王，又如有人發現那已喪失之物，人們遂說：『此物因他而產生。』大王，當如來以慧眼觀見那雖原有而已遭破壞、崩潰、障礙、阻塞、掩蓋，行不通[219]的道路時，他使之復現，使之通行亦復如是。以此理由他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

「復次，大王，若有人清除林藪，攜去土壤，人們說：『那是他的土壤。』土壤雖非他所造，他卻被稱為土壤的主人，因為他對那土壤有所工作。大王，當如來以慧眼觀見那雖原有而已遭破壞、崩潰、障礙、阻塞、掩塞，不行的道路時，他使之復現，使之通行亦復如是。以此理由他說：『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是道路，未開發者令開發。』』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多髮迦葉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我昔宿世為人，不慣傷害有情。』但他又說：『當其作仙人號多髮迦葉洞時，曾令殺害數百生命以奉獻勝利之飲大祭。』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我昔宿世為人，不慣傷害有情。』如是，『當其作仙人號多髮迦葉時，曾令殺害數百生命以奉獻勝利之飲大祭』一語為虛妄；若當其作仙人號多髮迦葉時，曾令殺害數百生命作奉獻勝

利之飲大祭。如是，『我昔宿世為人，不慣傷害有情』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我昔宿世為人，不慣傷害有情。』彼亦於作仙人號多髮迦葉時，令人[220]殺害數百生命作奉獻勝利之飲大祭。但彼乃因貪欲而昏迷，非於心意清醒時(所為)。」

「尊者龍軍，有八種人殺生。何者為八？一、貪欲者以貪而殺生；二、凶暴者以瞋恚而殺生；三、蠢人以愚癡而殺生；四、貢高者以慢而殺生；五、貪婪者因貪而殺生；六、貧困者為生計而殺生；七、愚人以戲笑而殺生；八、國王因禁令而殺生。尊者龍軍，此為八種人殺生。尊者龍軍，菩薩乃依其本性而作此(殺生)。」

「大王，菩薩非依其本性而作此。大王，若菩薩因本性傾向而奉獻大祭，則彼不會宣說此偈：

『於此被海所環繞，
海洋所包圍的大地，
我不欲與譏嫌共處。
——薩雅洹，你應知此。』

大王，菩薩雖亦如是說，但當其一見匡達娃蒂泐王女時即興愛戀，昏迷、神魂顛倒，既昏迷淆亂、心意激蕩，其心志即遭困惑、散亂、騷動，遂奉獻勝利之飲大祭；從那被殺畜牲之頸項噴出的鮮血實是可怕。大王，譬如狂人心志錯亂將走入熾燃火

聚，將捉持忿怒的毒蛇，將走近瘋象，將跳入無邊際之大海，將踐踏村莊進口處的池塘及其污濁附近池沼、爬上有刺的籬牆、跳下崇崖、吞食穢物、夜間裸體遊行，及作種種不適當。大王，當菩薩一見匡達娃蒂王女時即興愛戀，遂昏迷、神魂顛倒；既昏迷淆亂、心意激蕩，其心志即遭困惑、散亂、騷動，遂奉獻勝利之飲大祭；從那被殺畜牲之頸項噴出的鮮血實是可怕亦復如是。大王，當今之世，神志昏迷之人行惡非獲大過咎，其來世的異熟果也非如此。大王，若狂人犯殺戮，你將以何刑罰處治他？」

「尊者，對狂人能有甚麼刑罰呢？我們將他鞭笞後而釋放。此即對狂人的懲罰。」

「大王，如是則狂人過咎是無懲罰。[221]因此狂人所作無過咎，彼應可寬恕。大王，昔仙人多髮迦葉一見匡達娃蒂王女時即興愛戀，昏迷、神魂顛倒；既昏迷淆亂、心意激蕩，其心志即遭困惑、散亂、騷動，遂奉獻勝利之飲大祭；從那被殺畜牲之頸項噴出的鮮血實是可怕亦復如是。但當其回復本性及獲取正念，彼即再出家，證得五神通後遂往生梵天。」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光護童子之傲慢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六牙迦象王說：

『彼時我想，抓住他，我將殺死他。

既見袈裟，那是仙人的旗幟；

雖被痛苦所擾，但作此想，
值得此旗幟的人，不被善人瀆冒。』

但世尊又說：『當其作光護^沔婆羅門童子時，他以下賤、麤暴的言辭詈罵迦葉世尊^坦、阿羅漢、正等正覺佛，稱其為小禿頭、小沙門。』尊者龍軍，若[222]菩薩作畜牲時尚尊敬袈裟，如是，『當其作光護^洳婆羅門童子時，他以下賤、麤暴的言辭詈罵迦葉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佛，稱其為小禿頭、小沙門』一語為虛妄。若『當其作光護婆羅門童子時，他以下賤、麤暴的言辭詈罵迦葉世尊^焯、阿羅漢、正等正覺佛，稱其為小禿頭、小沙門。』如是：『六牙象王尊敬袈裟』一語為虛妄。若菩薩作畜牲時尚忍受尖銳犀利、淒慘的痛楚而尊敬披袈裟的獵人，如何在其作人時，雖有成熟知識，成熟智慧，而見到那具足十力的世界領袖，最高無上、六尺圓光照耀、身披最珍貴、最精美之光亮波羅奈細布袈裟的迦葉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佛時，他不曾向其作禮？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六牙象王說：

『彼時我想，抓住他，我將殺死他。
既見袈裟，那是仙人的旗幟；
雖被痛苦所擾，但作此想，
值得此旗幟的人，不被善人瀆冒。』

及當其作光護婆羅門童子時，他以下賤、麤暴的言辭詈罵迦葉

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佛，稱其為小禿頭、小沙門。那是因他的出生，因他的家庭。大王，光護婆羅門童子轉生於不信及少淨信之家，其父母、兄弟、姊妹、奴僕、侍從等人皆是梵神、梵天之崇敬者，彼等祇以梵天為至高最上，彼等詈罵及嫌厭其他出家人。當聽聞他人所說，當戛提迦羅^洳陶師邀其訪尋導師時，光護童子如此說：『往彼小禿頭、小沙門能有何益[223]？』大王，譬如甘露與毒藥接近化作苦味，冷水與火接近變為溫暖。大王，光護童子轉生於不信及少淨信之家，因其家庭故詈罵及呵責如來亦復如是。大王，譬如熾燃光亮的大火聚若與水接近，其光焰即遭熄滅，轉冷變黑如同爛熟之尼貢地^洳果。大王，光護童子雖具福德、信仰、廣闊智慧的光輝，但當其轉生於不信及少淨信之家時，因其家庭故變為瞎盲，詈罵及呵責如來亦復如是。彼後既得清淨，即知曉佛陀德性，並成為其奴僕一樣。於勝者之教言出家後，彼即得神通、等至，並往生梵天。」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戛提迦羅之屋頂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戛提迦羅陶師之屋，整個(雨季)三月雖以天作蓋，但不曾遭雨。』但彼亦說：『迦葉如來的茅屋遭雨濕。』」

「尊者龍軍，如來的善根如此深厚，如何(他的)茅屋遭雨濕？或應希望如來有威神力？尊者龍軍，若戛提迦羅陶師之屋

以天作蓋而不遭雨濕，如是，『如來的茅屋遭雨濕』一語為虛妄。若如來的茅屋遭雨濕，如是『戛提迦羅陶師之屋以天作蓋未遭雨濕』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戛提迦羅陶師之屋，整個三月雖以天作[224]蓋，但不曾遭雨。』彼亦說：『迦葉如來的茅屋遭雨濕。』但大王，戛提迦羅陶師持戒，具足善法，善根深厚，奉事其年老的盲眼父母。當其不在家時，人們未經詢問即搬走其屋頂茅草遮蓋世尊的茅屋。由此茅草之搬移，他即得不搖、不動、安定、廣闊、無倫之欣悅並不斷生起無比歡樂，遂說：『誠然，婆迦梵世尊很信任我。』由此他得現法之報出生。大王，於此些許變異，如來未被擾動。」

「大王，譬如須彌山王雖經無數百千風暴襲擊仍不搖動；又如大海——最勝最優之海洋不被無數百千億兆之大河盈滿，不生些許變異。大王，於此些許變異如來未被擾動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如來的茅屋被雨濕乃出於悲愍大眾。大王，考慮此二事，諸如來不用自然化成的姿具：或人天會說：『此為一值得最上禮物的導師。』既供獻禮物，他們將脫離苦趣；或他們會想：『莫使他人責怪，說世尊顯現神異以謀求生活。』因考慮此二事，諸如來不用自然化成資具。大王，若帝釋或梵神或他自己建築了那不遭雨濕的茅屋，則為可譴責，因那是有過咎及可呵責的行動。(或有人說：)『作此莊嚴將迷惑淆混世間。』如此應避免此行動。大王，諸如來不求於物，因不求於物，他們將不被責怪。」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如來是婆羅門又是王

[255]「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乞求者。』但彼亦說：『舍拉，我是王。』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乞求者。』如是，『舍拉，我是王』一語為虛妄。若世尊說：『舍拉，我是王。』如是，『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乞求者』一語為虛妄。因其必是剎帝利或婆羅門，無人能於一時降生而屬兩個階段。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乞求者。』但彼亦說：『舍拉，我是王。』於此有一理由，以該理由彼為婆羅門亦為王。」

「尊者龍軍，如何是此理由？以該道理如來為婆羅門亦為王？」

「大王，一切惡法及不善法皆為如來驅逐、捨棄、排除、毀滅、斷絕、根除、消滅、止息。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婆羅門為超越猶豫狐疑疑惑之道。大王，如來亦超越猶豫狐疑疑惑之道，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婆羅門為已離後有、諸趣及生之種類，已離塵垢且無伴侶。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婆羅門完滿地住於最高、最優、最勝及卓絕的心境。大王，世尊亦完滿地住於最高、最優、最勝及卓絕的心境。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婆羅門住持往昔聖教、古典研究、傳承、接受布施、調御、攝制、抑制者。大王，世尊亦住持那為勝者遵循

的往昔聖教、[226]古典研究、傳習、傳承、接受布施、調御、攝制、抑制者。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婆羅門為修習禪定有極大歡樂住者。大王，世尊亦為修習禪定有極大歡樂住者。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婆羅門知曉一轉世轉生諸趣諸類之經過與實現。大王，世尊也知曉一切轉世轉生諸趣諸類之經過與實現。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大王，世尊之『婆羅門』，非由其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相識、親戚、族眾、沙門、婆羅門也非天神所給。此名詞表示最後解脫，此『婆羅門』為彼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證取全知智，摧伏魔軍，捨棄過去現在未來諸惡及諸不善法的真實名稱，此即顯示何者為其所證、所顯及所成的真實說明。以是故，如來稱為婆羅門。」

「但尊者龍軍，為何如來被稱為王？」

「大王，『王』謂民眾之統治及管理。大王，世尊亦以正法統治十千世界，彼教化人天，包括魔鬼、梵天世界、沙門、婆羅門。以是故，如來稱為王。大王，『王』謂超越一切人民，使親戚喜，使怨敵憂，他撐起堅強傘柄，具足一百傘骨的白淨傘——攜來極大名望與光榮。大王，世尊亦令追隨邪行之魔軍憂，令追隨正行之[227]人天喜，於十千世界有極大名望與光榮，高舉其飾以堅強忍辱的傘柄，最勝智慧完整的一百傘骨，最上最勝解脫的無垢白傘。以是故，如來亦稱為王。」

「大王，『王』謂一值得民眾尊敬、趨向及親近其前者；大王，世尊亦為值得人天尊敬、趨向及親近其前者。以是故，如來亦稱為王。『王』謂既嘉納任何令其喜悅者，即隨其所欲給予賞賜、令其滿足的人。大王，世尊也是既嘉納任何令其身、

口、意喜悅者，即隨其優勝願欲給賞賜、令其滿足的人，即令其無上諸苦解脫而得滿足。以是故，如來亦稱為王。『王』謂對違犯法令者譴責罰款及處死的人。大王，若無恥之人違犯勝教律令，因其非行他遭輕視、嘲笑、呵責後，世尊也將其從勝者之教擯出。以是故，如來亦稱為王。『王』謂依古昔正義、諸王傳習的訓誥去解釋何者公正或非公正，以正義行統治，於此實行中彼成民眾之所欲、所愛、所熱望。以正義功德之力，王家之朝代長久留存。大王，世尊亦依古昔之自在者所傳的教訓揭示何者是法或非法。以法教化世間時，他成為人天之所欲、所愛、所熱望。以法功德之力，正教將長久流傳。以是故，如來亦稱為王。」

「如是，大王，即為如何如來既是婆羅門又是王的多種理由。若一善巧比丘，雖歷一劫亦說不盡，如何還需多言？應接受此概要。」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暗 示[228]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以諷誦偈語泐(得到禮品)非我之享受，
婆羅門！此非正見者之法。
諸佛拒絕(為此)而諷誦。
婆羅門，有法之處，這是實行。』

但當世尊向聽眾宣說教法時，於其次第說中最先講說布施，次講持戒。當人天既聞聽全世界最尊的世尊的宣講，他們預備供品並作奉獻，其諸弟子遂分享為他而設的供品。尊者龍軍，若世尊曾說：『以諷誦偈語，非我之享受。』如是，『世尊最先講說布施』一語為虛妄。若『世尊最先講說布施』，如是，『以諷誦偈語，非我之享受』一語為虛妄。尊者，何以故？凡值得受供品的人向諸居士講說供飯的後果，當他們聆聽他的法語後內心歡喜，遂再三地施予供品。彼諸分享此供品的人，俱為參加諷誦偈語的人。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

『以諷誦偈語(得到禮品)非我之享受，

婆羅門！此非正見者之法。

諸佛拒絕(為此)而諷誦。

婆羅門，有法之處，

這是實行。』

世尊亦曾先講說布施，但那是諸如來的習慣：先講布施使(聽者之)心欣喜，後乃促使其轉向戒律。大王！譬如有人[229]先給兒童以玩具，諸如：小犁頭、小棍戲、小風車、貝葉容器、小車、小弓，後乃促使各人向其工作。大王！如來先講佈施使(聽者之)心欣喜，後乃促使其轉向戒律亦復如是。大王，又如醫師先令病者飲油四、五日，令強壯及柔和，後乃施以瀉劑。大王，如來先講布施使(聽者之)心欣喜，後乃促使向戒律亦復如是。大王，當布施者及施主們心化為柔軟、平滑、柔和，他

們以布施的橋梁及布施的船航到達生死輪迴大海的彼岸。因此先向彼說修行基地，且不因此而招致暗示。」

「尊者龍軍，你言及暗示，此暗示有幾種？」

「大王，暗示有兩種：身暗示與語暗示。於此身暗示可呵責，另一則不可呵責。語暗示可呵責，另一則不可呵責。何者是身暗示可呵責？於此若某比丘往人家(乞食)立於不應站立之處，此即是身暗示可呵責。聖弟子們不分享以此暗示所獲之(食物)；而彼人於此遭聖弟子的輕視、蔑視、譏笑、呵責、輕忽及看不起，且被認為破壞(正命)生活。復次，大王，於此若某比丘往人家(乞食)立於不應站立之處。伸頸作孔雀顧盼，心想：『如此則他們會看見我。』若因此而人見於彼，此亦為身暗示可呵責。聖弟子們不分享用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於遭聖弟子們的輕視、蔑視、譏笑、呵責、輕忽及看不起，且被認為破壞(正命)生活。復次，大王，於此某比丘以顎，或以眉或以指[230]暗示，此亦為身暗示可呵責。聖弟子不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於此遭聖弟子們的輕蔑、輕視、笑、呵責、輕忽及看不起，且被認為破壞(正命)生活。」

「如何是身暗示無呵責？於此若比丘往人家(乞食)，誠心、專注、覺知地循律儀赴常處或非常處，站於該處，立於欲布施者中，離於不欲布施之人，此是身暗示無呵責。聖弟子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於此被聖弟子們稱贊、贊歎、贊美；彼亦被認為修苦行及清淨生活。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有智慧者不乞求；
聖弟子們呵責乞求；
他們靜立而(乞食)；
此即是聖弟子們乞求。』

如何是語暗示可呵責？於此，大王，若比丘語中暗示多種必需品，如衣鉢、臥具、疾病所需藥物。此即為語暗示可呵責。聖弟子不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於此遭聖弟子們的輕蔑、輕視、譏笑、呵責、輕忽及看不起，且被認為破壞生活。復次，大王，今有某比丘令他人聽聞而作如是說：『我需此。』若因他所說及令他人聞聽該語而成就所得，此亦為語暗示可呵責。聖弟子不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於此[231]遭聖弟子們的輕蔑、輕視、譏笑、呵責、輕忽及看不起，且被認為破壞生活。再者，大王，是否長老舍利弗曾於日落後夜間生病，其發言問長老目犍連藥物。因其發言是否藥物為彼獲取？其後長老舍利弗想：『因我發言，此藥物始為我獲取，但不應因此破壞我的生活。』因正命遭破壞的恐怖，他拒絕而不依靠藥物。此亦為語暗示可呵責。聖弟子們不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於此時際遭弟子們的輕蔑、輕視、譏笑、呵責、輕忽及看不起，且被認為破壞生活。」

「甚麼是語暗示無呵責？於此，大王，若比丘因故在人家為親屬環繞時暗示藥物等。此為語暗示無呵責。聖弟子分享以此暗示所得，而彼人於此被聖弟子們稱贊、贊歎、贊美，被認為有清淨生活並得如來、阿羅漢、正等正覺佛所認可。復次，

大王，如來之拒絕波羅奈國婆羅墮闍焮婆羅門之食物，因那是翻轉、解說、拒絕、呵責及修正而生出，因此如來拒絕該供飯而不納受。」

「尊者龍軍，是否一切時中如來進餐時天神以天上養命素灑入鉢中，或僅於兩次供飯時摻入樹菌及甜糜？」

「大王，於一切時中如來進餐時天神侍立持天上養命素灑(鉢中)取出之每一撮食。大王，譬如御廚當國王進餐時持咖喱炆侍立，對國王之每一口食物灑以咖喱；如來進餐時一切時中天神持天上養命素侍立，灑(鉢中)取出之每一撮食上亦復如是。大王，[232]又在毗蘭闍焮當如來食乾麥粒時，天神持天上養命素數數潤濕及看護，因之如來身體得以保存。」

「尊者龍軍，此於彼諸天神實有饒益，彼等恆常努力於照顧如來。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梵天勸請說法

「尊者龍軍，你們說：『為拔濟大眾出(苦)海，如來於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但又說：『既證全知智之後，其心少關懷及不說法。』尊者龍軍，譬如射師或其弟子長時練習射箭是為作戰，但既臨戰彼卻退縮。尊者龍軍，為拔濟眾人出(苦)海，如來於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但既證全知智於說法他向後退亦復如是。尊者龍軍，又如角力者，或其弟子於長時練習角力，既當角力賽臨近，彼即退卻。尊者龍軍，為拔濟大眾出(苦)海，如來於四大阿僧祇劫及

十萬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但既證全知智於說法他向後退亦復如是。尊者龍軍，是否如來因恐怖而退卻，或因不熟悉而退卻？或因[233]羸弱而退卻，或因非全知而退卻？其故何在？為釋疑惑請示理由。尊者龍軍，若如來為了拔濟大眾於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中始成熟全知智，如是，『既證全知智之後，其心少關懷及不說法』一語為虛妄。但若彼已證全知智，其心少關懷及不說法，如是，『為拔濟大眾出(苦)海，如來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幽深、難解，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為拔濟大眾出(苦)海，如來於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中始成熟全知智；及既證全知智，其心妙關懷及不說法。但此因其觀見法之幽深、微妙、難見、難明、精微、不易徹透，及見有情之耽著欲愛並執著我執，故彼心想：『我教誰？我教甚麼？』其心遂少關懷及不說法。誠然，此為彼之思念，有情於此應有瞭解。」

「大王，譬如內科或外科醫師往詣病人會作此想：『為除此人疾病，應用何方及何藥物？』」

「大王，如來觀見眾生為諸煩惱病所擾及見法之幽深、微妙、難見、難明、精微、不易徹透，心想：『我教誰？我教何？』其心遂少關懷及不說法。誠然，[234]此為彼之思念，有情於此應有瞭解亦復如是。」

「大王，譬如一灌頂剎帝利王，見諸依其維生的人眾：守門者、衛兵、會眾、鄉民、僱傭、皇宮護衛、臣僚、皇族等，心想：『我以何物及如何保護此諸人眾？』大王，當如來觀見

法之幽深、微妙、難見、難明、精微，不易徹透及見有情之耽著欲愛並執著我執，心想：『我教誰？我教甚麼？』其心遂少關懷及不說法亦復如是。誠然，此為彼之思念，有情於此應有瞭解。」

「復次，大王，經梵天之懇請如來始說法。此為諸如來之法爾如是。何以故？爾時民眾、苦行者、遊行者、沙門、婆羅門皆以梵為神，梵天之禮敬者及以梵為依怙。因此，當念及人天均禮敬梵天，生信及取向梵天；而此一位如此有威勢、有名聞、有名望、地位崇高且高尚者向如來禮敬。以此因由，大王，經梵天之懇請，諸如來即說法。大王，譬如有國王或大臣向某人頂禮致敬，餘者見如此權威者的禮敬遂也頂禮致敬。大王，梵天既向諸如來禮敬，人天世界也向彼等禮敬亦復如是。大王，世界尊敬可敬者。因此梵天懇請一切如來說法，以此之故，經梵天之懇請，諸如來即說法。」

「尊者龍軍，善哉！問題善被解決，回答甚佳。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Uda^īyi，人名。

沝 sukapotaka，見 Jā. No. 429 and 430。

尅 Bakkula，人名。

林 Anomadassi，古佛名。

杼 Vipassi，古佛名。

泞 Samyutta-nikāya，亦名《相應經》。

洞 Lomasakassapa，人名，見 Jā. No. 429; No. 514 and no. 310。

洄 Sayha，人名，見 Jā. iii. 32, 516。

泮 Candavati，王女名。

迦 Chaddanta，見 Jā. No. 514。

洺 Jotipāla，人名。

坦 Kassapa bhagava，古佛名。

洧 Ghatikāra，人名。

洸 niggundi，果子名。

洹 gāthābhigītam，唱誦偈子。

焮 Bhāradvāja of Kāsā，人名。

炆 sūpa, soup or curry, 湯或調味粉。

炆 Verāṅjā地名。

第六品

第一 如來無師[235]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

『我無師，
似我之人實不生存，
於包括天人的世界，
無人與我同等。』

但他又說：『如是，諸比丘，阿邏羅·迦藍摩曾為我師，我為彼之弟子。彼視我與自己同等，彼以極高的禮敬向我致意。』尊者龍軍，若如來曾說：『我無師，似我之人實不生存，於包括天人的世界，無人與我同等。』如是，『諸比丘，阿邏羅·迦藍摩曾為我師，我為彼之弟子。彼視我與自己同等，彼以極高的禮敬向我致意』一語為虛妄。若如來曾說：『諸比丘，阿邏羅·迦藍摩曾為我師，我為彼之弟子。彼視我與自己同等，彼以極高的禮敬向我致意。』如是，『我無師，似我之人實不生存』一語為虛妄。此亦為一兩難問題，今向你提出，請解決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我無師，似我之人實不生存，於包括天人的世界，無人與我同等。』他亦說：『諸比丘，阿邏羅·迦藍摩曾為我師，我為彼之弟子。彼視我與自己同等，

彼以極高的禮敬向我致意。』但此說乃於其成佛之前，尚未悉得正覺時。彼曾為菩薩之師的事實。大王，菩薩成佛之前，未悉得正覺時實有五師。經彼等指教，菩薩度日於此處或彼處。云何五師？大王，彼八位婆羅門[236]於佛出生時曾審視觀察菩薩之相好。彼即：羅摩沱、陀闍𪔐、拉堪那林、曼亭杼、雅惹泞、須雅摩洄、須波闍洄、須達多沱。彼等揭示了菩薩的幸福，從事於保護，為其最初之導師。」

「復次，大王，於時菩薩的父親淨飯迦王曾邀請精研吠陀章句、文法及吠陀六支，且出生於純淨優笛洽姓的婆羅門名普友沱者；既以金瓶水盥洗後將菩薩遞給他說：『請教導此子。』彼為其第二導師。」

「復次，大王，菩薩曾得彼天神激勵。既聞聽其言，菩薩遂激動興奮，當時即棄家離世。彼為其第三導師。」

「復次，大王，又有阿邏羅·迦藍摩，此為菩薩第四導師。」

「復次，大王，又有優陀迦·羅摩之子坦，此為其第五導師。大王，此為菩薩成佛前，尚未悉得正覺時之五師。然彼等是世間法之師。大王，徹透全知智的出世間法，如來實無比自己更卓絕之導師。大王，如來是自成、無師，以此理由如來故說：

『我無師，
似我之人實不生存，
於包括天人的世界，
無人與我同等。』」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二佛不同時出世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237]丘，實無因緣機會於同一世界中不先不後有二應供、正等正覺佛出現。實無此例。』尊者龍軍，當其開示，彼等示以三十七菩提分法；當其宣說，彼等說四聖諦；當其教學，彼等教以三學；當其教訓，彼等教以不放逸。尊者龍軍！若諸如來的開示相同，宣說相同，教學相同及教訓相同，如何二如來不能同時出世？若祇一佛出興此世間已呈光明，若有第二佛，則此世間更會光明照耀。若當勸告，二如來勸告則更容易；若當教訓，二如來教訓則更輕快。請以此中理由示我，或會釋疑。」

「大王，此十千世界乃負荷一佛之世界，彼僅有負荷一如來的功德。若有第二佛出現，則此十千世界不堪負荷，彼將震動、動搖、彎曲、傾折、下傾、離散、破壞、分解、毀滅。大王，譬如一小船祇能運載一人渡彼岸，若祇一人登船則平穩；若有第二人如第一人之年齡、容色、壽算、肥瘦及一切大小的肢節，若彼也登船，大王！是否該船能乘載兩人？」

「尊者，否。它會震動、動搖、彎曲、傾折、下傾、離散、分解、破壞、毀滅及沈沒水中。」

「大王，此十千世界乃負荷一佛之世界，彼僅有負荷一如來的功德。若有第二佛出現，則此十千世界不堪負荷，彼將震動、動搖、彎曲、傾折、下傾、離散、分解、破壞、毀滅亦復

如是。大王，[238]譬如有人隨欲進食滿至其喉，雖已饜足、滿足、飽滿、無隙、疲倦及如木挺直而不能曲，若再進食如是之多，大王，是否其人會適意？」

「尊者，否。若再食如是許，彼將(撐)死。」

「大王，此十千世界乃負荷一佛之世界，彼僅有負荷一如來的功德。若有第二佛出現，則此十千世界不堪負荷，彼將震動、動搖、彎曲、傾折、下傾、離散、分解、破壞、毀滅亦復如是。」

「但尊者龍軍，大地震動是否因法之荷擔太重？」

「大王，今有兩車滿載珍寶至於頂端，現若有人取一車之珍寶而堆積另一車上。大王，是否其車能載荷兩車的珍寶？」

「尊者，否。其轂會折，其輻會破，其輞會碎而其軸會斷。」

「如是，大王，一車之折斷是否因珍寶的荷擔太重？」

「尊者，是。」

「大王，大地震動乃因法之荷擔太重亦復如是。復次，大王，此理由的解釋藉以彰顯諸佛的威力。請聽此另一適宜理由如何二佛不能同時出現。大王，若有兩個正等正覺佛同時出現，其會眾間將興起諍論，言『你們的佛』或『我們的佛』，彼等將分為兩派。大王，譬如兩個有威勢之大臣各有黨屬將起[239]諍論，說『你們的大臣』或『我們的大臣』，彼等將分兩派。大王，若二正等正覺佛同時出興，其會眾間將起諍論，說『你們的佛』或『我們的佛』，彼等將分兩派亦復如是。大王，此即為二正等正覺佛不能同時出興之理由。」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二正等正覺佛不能同時

出興。大王，若二正等正覺佛同時出興，則佛為最尊、佛為最長、佛為最優、佛為最卓絕、佛為最高、佛為最勝、佛為無等、佛為無等等、佛為無比、佛為無匹配、佛為無雙之語則為虛妄。大王，請接受此如何二正等正覺佛不能同時出興之理由。」

「復次，大王，此為諸佛世尊的自性、實性：唯一佛出興於世。何以故？因全知智之佛的偉大德性；一切其他出間的偉大者也是唯一。大王，地偉大，它是唯一；海偉大，它是唯一；須彌山王偉大，它是唯一；虛空偉大，它是唯一；帝釋是偉大，它是唯一；魔偉大，它是唯一；大梵偉大，它是唯一；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偉大，於此世間他是唯一。凡彼等出現處，更無他人餘地。如是，大王，唯一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出興於世。」

「尊者龍軍，善以譬喻理由解說問題。若愚鈍者聽聞此語尚得欣喜，況有大智如我者？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瞿曇彌施雨衣[240]

「尊者龍軍，當其姨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油奉獻雨衣時，世尊亦曾作此說：『瞿曇彌，奉獻與僧眾。若奉獻與僧眾則既獲僧伽而又敬我。』尊者龍軍，是否如來不及僧寶重要、尊敬及值得供養，當其姨母將自己所染色、所梳刷、所搥打、所剪裁、所縫織的雨衣奉獻世尊時，他令給與僧眾？尊者龍軍，若如來比僧寶為上，超越優勝，(他或會說)：『以此給我

將有大果報。』尊者龍軍，此既於如來無利益，彼不依靠它。因而如來令姨母奉獻僧眾。」

「大王，當其姨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奉獻雨衣時，世尊亦曾作此說：『瞿曇彌，奉獻與僧眾。若奉獻與僧眾則既獲僧伽而又敬我。』但此不因對其無尊敬，也不因無果報或不值供養，而乃出於世尊悲愍饒益，故說：『於我去世之後未來世中僧眾應受重視。』世尊稱贊其現有的德性，遂如是說：『瞿曇彌，奉獻與僧眾。若奉獻與僧眾則既獲僧伽而又敬我。』」

「大王，譬如父親在世時於大臣、兵士、軍官、皇宮衛兵、守門者、崗哨、侍從中間，及在國王跟前稱贊其子現有之才能，說道：『若彼於此建立，則於我去世後之未來，在羣眾中彼會受尊敬。』大王，如來為饒益悲愍而說道：『於我去世之後未來世中僧眾應受重視。』如來稱贊僧伽現有[241]之德性亦是說：『瞿曇彌，奉獻與僧眾。若奉獻與僧眾則既獲僧伽而又敬我。』亦復如是。大王，並不因一雨衣之布施，僧眾遂比如來超越優勝。大王，譬如父母以香水塗抹、按摩、洗浴、擦洗其子，大王，是否祇因塗抹、按摩、洗浴、擦洗，兒子遂比父母超越優勝？」

「尊者，否。父母對兒子作所應作者，雖非其子所欲，父母遂以香水塗抹、按摩、洗浴、擦洗兒子。」

「大王，並不祇因一雨衣之布施僧眾遂比如來超越優勝，且如來作所應作者，令其姨母奉獻雨衣與僧眾，雖非伊所欲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有人攜一禮品奉獻國王，而國王或會轉贈他人，如兵士、軍官、將軍或祭司。大王，若祇因得王轉賜之禮品，是否其人比國王更為超越優勝？」

「尊者，否。其人為王侍從，他依賴國王。王安置其位，王賜其禮品。」

「大王，並不祇因一雨衣之布施僧眾遂比如來超越優勝亦復如是。且既追隨如來，則依賴如來，世尊安置其位，遂令雨衣奉獻僧眾。復次，大王，如來曾如是思惟：『僧伽的本性應值得禮敬，我將以我之所有者禮敬僧伽。』遂令將雨衣奉獻僧眾。復次，大王，如來不祇稱贊禮敬自己者，如來稱贊禮敬世上一切最值得禮敬之人。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優[242]勝的《中阿含》宣說《法裔經》注，當其稱贊少欲行持時曾作此說：『仍然，於我是第一比丘，愈禮敬、愈稱贊。』大王，於三有中無任何有情比如來更值得供養、更尊上、更超越、更優勝。復次，大王，於殊勝的《雜阿含經》泐中曼那瓦伽米迦天子快於世尊面前人天大眾中說：

『彼稱首領者：
王舍山中為偉普拉峯斫，
喜馬拉雅山中為白峯旻，
行星中為太陽，
眾水中為大海，
星羣中為明月，
人天世界中佛為尊上。』

大王，如是偈頌乃曼那瓦天子善唱，非不善唱；乃善語，非不善語；且得世尊認可。是否法之將領長老舍利弗亦曾說：『虔誠一心，合掌皈依那摧毀惡魔的威力，與能救度的佛陀？』天

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一人出世，彼乃為眾人的饒益歡樂，為悲愍世界，為人天的饒益、福利、歡樂而出興。』彼為何人？即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居士與出家者的區別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稱贊居士及出家者的正行。諸[243]比丘，若居士或出家者修正行，因其正行彼於真理及善法獲得成就。』尊者龍軍！若居士著白衣享受愛欲，與妻子擁擠，安處臥室，習慣於波羅奈國的檀香、花環、香水、塗香、享用金銀，其中冠以種種珠寶、黃金鑲嵌。因修正行，他於真理及善法獲得成就。若出家者削髮，著黃袈裟，從他人得食物，完滿行持四戒蘊，奉行一百五十條戒，遵行十三頭陀行之全部。若他修正行，他於真理及善法獲得成就。尊者，於此，居士及出家者有何區別？若苦行是無果，出家是無益，守護學處是徒勞，行持頭陀行是空虛，為何要追隨這些苦惱？何不祇以歡樂求得歡樂？」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我稱贊居士及出家者的正行。諸比丘，若居士或出家者修正行，因其正行彼於真理及善法獲得成就。』大王，如是，修正行者為最勝。大王，若出家者想：『我是出家者。』但不修正行，那他距沙門位甚遠，距婆羅門位甚遠，何況是著白衣的居士？大王，一位修正行的居士，於真理及善法獲得成就亦然。大王，一位修正行的

出家者，於真理及善法獲得成就亦復如是。大王，雖然如此，唯出家者在沙門位中為上首及領導。大王，出家有諸功德，有多功德，不可量功德。若計算出家的功德實不可能。大王，譬如如意摩[244]尼寶珠不能以錢貨計價而說：『摩尼寶之價錢為如此數目。』大王，出家有諸功德，有多功德，不可量功德。若計算出家的功德實不可能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大海波浪不能計算而說：『大海波浪是如此如此數目。』大王，出家有諸功德，有多功德，不可量功德，若計算出家的功德不可能亦復如是。大王，凡為出家者應作之事，皆得效果迅速。何以故？大王，出家者少欲、知足、孤寂、絕交遊、勤精進、無家室、無住所、完成戒行、善修頭陀行。以此理由，凡為出家者應作之事，皆得效果迅速。大王，譬如放射一無節、平滑、潔淨、筆直、無垢之箭則迅飛順適。大王，凡為出家者應作的事，皆得效果迅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苦行與停止食物

「尊者龍軍，除菩薩苦行，無其他努力能如是，無忍耐能如是，無人與煩惱戰鬥能如是，無人擊退魔軍能如是，無人節制飲食能如是，無人能行如是苦行。但因如是奮鬥不得滿意，菩薩遂失望說：『以如是難行之苦行我尚不達那聖者的特殊知識與智慧的過人法，是否還有其他趨向菩提的道路？』菩薩既放棄了苦行，遂以其他的途徑獲取正覺。彼又鼓勵及教誨其弟

子遵循該古道說：

[245] 『汝等精進、忍耐，
努力於佛之教言，
摧毀魔軍，
如象之於蘆屋。』

尊者龍軍，如何世尊自己放棄該道路，但仍鼓勵及教誨他的弟子於此？」

「大王，於過去與現在，此為唯一道路。若遵循該道路時菩薩證取全知智。復次，大王，菩薩仍因太過努力完全停止食物；因停止食物故，衰弱起於心中，以該衰弱彼不能證取全知智，如是彼恢復少少進食，由此道路，彼不久即獲全知智。大王，唯以該道路諸如來證取全知智。大王，譬如食物是一切有情的支持，因依靠食物一切有情得安樂。大王，唯以該道路諸如來獲得全知智亦復如是。大王，錯誤不在努力，不在忍耐，不在與煩惱爭鬥，因之如來於當時未得全知智，錯誤實因彼停止進食。該道路本來隨時備用。大王，譬如有人沿路行走太速，因而半身不遂，或倚拐杖，或不能在大地上行動。大王，其人的半身不遂是否是大地的錯誤？」

「尊者，否。大地是隨時備用，如何是它的錯誤？錯誤乃因其人的努力，因之他成為半身不遂。」

「大王，錯誤不在於努力，不在於忍耐，不在於與煩惱爭鬥，因之如來於當時未得全知智，錯誤實因彼[246]停止進食。該道路本來是隨時備用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有人著污

穢外衣而不浣洗，過咎不在水，乃因彼人自己，因水本來是隨時備用。大王，錯誤不在努力，不在忍耐，不在與煩惱爭鬥，因之如來於當時未得全知智，錯誤實因停止進食。因該道路本來隨時備用亦復如是。因之如來鼓勵及教誨其弟子於此道路。大王，此無咎的道路本來是隨時備用。」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聖教與返俗者

「尊者龍軍，如來的教言偉大、扼要、優勝、最上、最勝、無匹、清淨、無垢、明顯、無瑕，祇因是居士而出家則不相應，若居士既經訓練於一果位而不退轉始可出家。何以故？若有壞人於此清淨教言出家，既經退轉而返俗，因其退轉，此諸民眾會作此想：『這些人既退轉，沙門瞿曇的教言一定是徒然。』此即是其中的理由。」

「大王，譬如池塘滿貯清淨、無垢涼水，若有污穢者蒙塵垢污泥來到該處，不洗浴而返，污穢如故。於此人們呵責誰，此不潔者抑或池塘？」

「尊者，應呵責不潔者說：『此人既到池塘，不洗浴而返，池塘豈能[247]洗浴一不願洗浴者？池塘有何過咎？』」

「大王，如來建立優勝正法池塘，其中滿貯優勝解脫之水，心想：『彼諸含識有情，但被煩惱塵垢所玷污者，能洗浴於此，一切煩惱塵垢皆得洗擢潔淨。』但若有人往詣此優勝正法池塘，不浴而返，有垢如故，既而返俗，人則呵責：『此人

在勝者之教出家，於該處立足未穩而又返俗。勝者之教豈能自己洗濯不願修行者？勝者之教育何過咎？」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有人身患重病，往視一位善知病因，療治效驗的醫師，既至其處，不治而返，其病如故。於此人們應呵責誰？病人抑或醫師？」

[248]「尊者，人們應呵責病人說：『此人雖見一善知病因，療治效驗的醫師，而又不治而返，其病如故。醫師豈能自己醫治不願接受醫治的人？醫師有何過咎？』」

「大王，如來以那緩解鎮定諸煩惱病的不死之藥置其教言匣中，心想：『若彼含識有情為煩惱病所逼者飲此不死之藥，彼即緩解減輕一切煩惱病。』但若有人不飲不死之藥，懷諸煩惱而歸，既又返俗，人們祇應呵責他說：『此人在勝者之教出家，於該處立足未穩而又返俗。勝者之教自己豈能洗淨不願修行者？勝者之教有何過咎？』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飢餓者往詣福德大會施食料處所，未吃食物，飢餓如故而返。於此人們應呵責誰？飢餓者或福德食？」

「尊者，人們應呵責飢餓者說：『此人為飢餓所逼，既得福德之食，不吃而返，飢餓如故，食物豈能自己入其口中？食物有何過咎？』」

「大王，如來以最勝、和平、吉祥、殊妙、不死、至為甘美與身有關之至念置其教言匣中，心想：『含識有情，但被煩惱困擾於內，其心為渴愛所征服者，願其食此而逐一切欲有、色有、無色有之渴愛。』但若有人不攝此食，戀著渴愛如故而

返俗，勝者之教自己豈能洗淨不願修行者？勝者之教有何過咎？亦復如是。」

「大王，若如來祇讓居士既經訓練於一果位的居士出家，則此出家不名為摧毀煩惱或得清淨，則此出家是無用處。大王，譬如有人令數百工人掘池，當眾如此宣佈說：『諸友，莫使任何蒙垢者下降此池，祇讓那洗盡灰塵，清淨無垢的人下降池中。』大王，該浴池對彼已得清淨無垢的人是否有任何用處？」

「尊者，否。他們已於他處獲得來到此池的利益，該池於他們復有何用？」

「大王，若如來祇讓既經訓練於一果位的居士出家，則他於此中所作已辦，於他出家更有何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又如一真性仙人侍者，憶持所聞祕典辭句，其人敏慧，善知病因，為療治效驗的醫師。彼搜集諸[249]種藥草而當眾宣佈說：『諸友，莫使任何患病者來我跟前，祇讓那些無疾病者來我跟前。』大王，該醫師對彼無疾、健全、歡樂眾生是否有其作用？」

「尊者，否。彼諸眾生既已獲得其他醫師的利益，於此該醫師復有何益？」

「大王，若如來祇讓既經訓練於一果位之居士出家，則彼於此所作已辦，於他出家復有何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又如有人備辦數百盤牛乳飯而當眾宣佈：『諸友，莫使任何飢餓者來此施食場，祇讓彼已飽食、滿意、滿足、饜足、飽餐、飽滿者來。』大王！是否該食物對於那些

飽食、滿意、滿足、饜足、飽餐、飽滿者有任何益用？」

「尊者，否。彼等既已從他處獲此施食場的利益，於此，該施食場於他們復有何用？」

「大王，若如來祇讓既經訓練於一果位的居士出家，則彼於此所作已辦，於彼出家復有何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彼諸返俗者顯示勝者的教言有無匹敵之五德，何等為五？彼等顯示基地的偉大性，顯示清淨無垢性，顯示不與惡人共住性，顯示難通達性，顯示守護多種律儀性。」

「如何為顯示基地的偉大性？大王，譬如有人貧窮、低賤、不殊勝、缺覺慧，雖攝取極大權勢，不久即傾墮毀滅而聲望衰減，彼不能保持[250]權勢。何以故？因主權之偉大。大王，任何人不殊勝，未修福德，缺覺慧而在該極勝最上勝者之教中出家，不久彼等即傾墮毀滅，衰落而返俗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勝者之教基地的偉大。大王，此即為顯示基地的偉大性。」

「如何為顯示清淨無垢性？大王，譬如蓮華上水珠離散、滾落、消散、消滅而不凝著。何以故？因蓮花清淨無垢故。大王，那些奸詐、欺騙、歪曲、惡見的人依勝者之教出家，不久彼等即從清淨無垢、無棘、白淨、最勝、極勝的教言中離散、消散、消滅、不安立、不凝著而返俗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勝者之教是清淨無垢。大王，此即為顯示清淨無垢性。」

「如何為顯示不與惡人共住性？大王，譬如大海不與死尸共住。任何海中死尸，它迅速地將其運送岸邊或推置陸地。何以故？因大海是巨大生物的住處。大王，任何邪惡、不精進、疲倦、腐朽、污穢及壞人於勝者之教中出家，不久離開漏已盡除的偉大有情的無垢穢之阿羅漢住處，不與之共住而返俗亦復

如是。何以故？因勝者之教不與惡人共住。此即為顯示不與惡人共住性。」

「如何為顯示難通達性？大王，譬如彼等笨拙、未訓練、不合格、不專心的射手不能射穿髮尖遂委棄而去。何以故？因髮尖細微、精緻、實難射穿[251]。大王，彼諸弱慧、愚蠢、聾啞、愚癡、遲鈍的人於勝者之教出家，彼既不能通達透徹、微妙、精細之四聖諦，遂委棄勝者之教言而去，不久即返俗亦復如是。何以故？因最微妙精細的真諦實難通達。此即為顯示難通達性。」

「如何為顯示守護多種律儀性？大王，譬如如有人詣臨廣大戰場，敵軍四面逐處包圍，既見隊伍，手執兵刃向其逼來，彼即恐怖、氣餒、退卻而逃跑。何以故？因恐怕不得保全其頭面。大王，彼諸邪惡、無攝制、無慚愧、冷漠、無忍耐、轉移、不穩定、不安定及愚蠢之人於勝者之教出家，但彼等不能守護多種學處遂墮落、退卻而逃跑，不久即返俗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勝者之教守護多種律儀性。此即為顯示守護多種律儀性。」

「復次，大王，於陸生的花叢中，雙瓣茉莉花為最殊勝。其有被蟲損害的花朵，枯芽遂傾墜，但雙瓣茉莉花叢不因其傾墜遂遭輕視。它們中尚留存的花朵以妙香瀰漫四方。大王，那些既在勝者之教出家又返俗的人，有若被蟲損害的雙瓣茉莉花失去色香，其戒行因無色相不能圓滿。但彼之返俗不能使勝者之教遭到輕視——彼諸仍存留的比丘以殊勝的戒香瀰漫人天世界亦復如是。」

[252]「復次，大王，赤稻中之壯健者有時生出一種稻名叫迦龍拔迦^攷，彼在中途萎謝，但其萎謝不使赤稻遭受輕視。稻中之存留者將為國王的御米。大王，彼諸既在勝者之教出家而後返俗的人，其如迦龍拔迦在赤稻中一樣，在勝者之教中既未達到成長圓滿，中途返俗亦復如是。彼之返俗不曾使勝者之教遭輕視，其仍存留的比丘適宜於阿羅漢位。」

「復次，大王，若使如意摩尼寶珠呈現羸惡一面，並不因其羸惡摩尼寶珠遂遭輕視，寶珠之潔淨處仍復令人欣笑。大王，彼諸在勝者之教出家又返俗之人，即是勝者之教中的羸惡碎片，彼之返俗並不使勝者之教遭輕視，那些仍存留的比丘令人天世界欣笑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若最優良之赤檀的一面成為腐朽無香，但不因此赤檀遂遭輕視，其中之新鮮、妙香處逐處散播瀾漫。大王，那些在勝者之教出家又返俗之人，有如赤檀中的腐朽部分，於勝者之教中應被捨棄，勝者之教不因彼諸返俗者遂遭輕視，彼諸仍存留的比丘以最勝戒栴檀香薰塗人天世界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你逐一地以適當的譬喻道理，令我通達勝者之教的無咎並解釋其最勝性，甚至於彼諸返俗之人也顯示勝者之教的最勝性。」

第七 阿羅漢感覺身受[253]

「尊者龍軍，你們說：『阿羅漢感覺一種受，身受、非心

受。』尊者龍軍，是否阿羅漢之心依身而進行，於此阿羅漢無威權、無主宰及不能攝持其心？」

「大王，是。」

「尊者龍軍，若其身進行時，他無威權、無主宰，及不能攝持自心，這是不對的。尊者！甚至一隻鳥對其所住鳥巢也有威權、有主宰及能管制。」

「大王，此十種隨身法生生世世與身俱隨流轉，何者為十？冷、暖、飢、渴、屎、尿、昏沈——懶惰、老、病、死，大王，此十種隨身法生生世世與身俱隨流轉。於此阿羅漢無威權，無主宰及不能攝持。」

「尊者龍軍，何以故阿羅漢於其身不能發令，或有威權？請以此中理由告我。」

「大王，譬如彼諸依靠大地之有情，彼等一切依靠大地而行、而住及行動。但大王，是否他們向大地發令或有威權？」

「尊者，否」

「大王，阿羅漢之心依身而行，但不能對阿羅漢之身發令或有威權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何以故？故凡夫感覺身受與心受？」

「大王，因心未得修習，凡夫感覺身受與心受。大王，譬如以脆弱、不堅及細小的草繩或藤蔓繫縛一飢餓及困惱之牛。當該牛遭受激刺，它即連同所繫繩索而逃走。大王，當感受生起於未修習者之心，其心即遭激刺，心若激動，彼即彎曲、扭曲[254]，輾轉其身；其後則心未修習者即戰慄、叫嘯，發出可怕的號叫亦復如是。此即是中理由。以該理由凡夫感覺身受與

心受。」

「復次，何以故？阿羅漢感覺一種受：身受而非心受？」

「大王，阿羅漢之心已修習、善修習；調御、善調御；溫順、遵從，當其被苦受所侵，他堅持『彼為無常』；他繫心於定柱。既繫其心於定柱，他不戰慄、不搖動，確定而不散亂，雖然其身因受之異變而擴大、彎曲、扭捲、輾轉。大王，此為是中理由，說如何阿羅漢感覺一種受，身受而非心受。」

「尊者龍軍，當身搖動時而心不搖動，此實為世間的奇蹟。請以其中的理由告我。」

「大王，譬如一棵大樹，有樹幹、樹枝、樹葉。當大風襲擊，樹枝即動搖，是否其樹幹亦動搖？」

「尊者，否。」

「大王，當阿羅漢遭苦受侵襲時，他堅持『彼為無常』，他繫心於定柱。既繫心於定柱，他不顫慄、不搖動、不散亂、雖然其身因受之異變而擴大、彎曲、扭捲、輾轉。但其心不顫慄、不搖動，如大樹的樹幹一樣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奇哉！尊者龍軍！妙哉！我從來未見到像這樣[255]一切時中(照明)的法燈。」

第八 犯戒之居士與法現觀

「尊者龍軍，於此若有居士犯婆羅夷^炆他於異時出家，他自己既不知『我作居士時曾犯波羅夷。』也無任何人告訴他『你作居士時犯波羅夷。』若他進趣真如，是否會有現觀法？」^炆

「大王，否。」

「尊者，何以故？」

「於他法現觀之因已毀滅，因此無現觀。」

「尊者龍軍，你們說：『知(罪)者有悔恨，有悔恨者則有障礙，心有障礙者則無法現觀。』但對此不知(罪)不生悔恨者，心平靜而居者為何無法現觀？此問題不調和，請考慮之後解答它。」

「大王，若能發芽的種子善得栽植於良好耕耘而軟和及肥沃的田土裏，是否它會生長？」

「尊者，會。」

「大王，但若在一塊堅硬巖石頂上，同樣的種子是否會生長？」

「尊者，否。」

「大王，為何同樣的種子可生長於軟泥？為何不生長於堅硬的巖石？」

「尊者，堅硬巖石於該種子無生長的因，無因則無生長。」

「大王，於那人可能成為法現觀之因已毀滅，無因則無法現觀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杖、土塊、棒、錘置立地上，大王，是否此諸杖、土塊、棒、錘置立空中？」

「尊者，否。」

「大王，為何此諸同樣之杖、土塊、棒、錘置立地上？為何它們不置立空中？」

「尊者，空中於此諸杖、土塊、棒、錘無置立之因，無因則不能置立。」

[256]「大王，因其過咎現觀之因已滅，因已消散；無因則無現觀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大王，火在地上燃燒。大王，是否火在水中亦燃燒？」

「尊者，否。」

「大王，為何同樣的火在地上燃燒而在水中不燃燒？」

「尊者，於水中無使火燃之因，無因則不燃燒。」

「大王，因其過咎，現觀之因已滅，因已消散，無因則無現觀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請再考慮此事。於此我尚未感服：為何一不知(罪)者無悔恨而有障礙？請以理由說服我。」

「大王，若人不知而吞食猛烈毒藥，是否其生命被奪去？」

「尊者，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作惡事，於現觀有障礙亦復如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踏入火裏，是否被火燒灼？」

「尊者，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作惡事，於現觀有障礙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若人不知而被毒蛇咬嚙，是否其生命被奪去？」

「尊者，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作惡事，於現觀有障礙亦復如是；再者，大王，是否羯陵伽王名沙門那，哥蘭惹炖者，當他被轉輪王之七寶環繞時，乘象寶往訪親眷，雖彼不知不能從菩提金剛寶座頂際行過。大王，此即為不知而作惡者，於現觀有障礙的理由。」

「尊者龍軍，若拒絕勝者之言實不可能。此意義是實，我接受它。」

第九 無戒沙門與無戒居士之差異[257]

「尊者龍軍，無戒沙門與無戒居士有何區別差異？是否兩者之生趣均相等？是否二者之果報也相等或有差異？」

「大王，此十德足以區別無戒沙門與無戒居士，且以此十事他進一步進化布施物。何者為足以區別無戒沙門與無戒居士之十德？於此，大王，無戒沙門敬佛、敬法、敬僧、敬同梵行者，勤於諷誦、發問、多聞。大王，雖其破戒無戒，當彼赴會場時他具備威儀；因恐怕呵責，彼護身、護語，心趨向精勤，彼已達比丘沙門位。復次，大王，雖沙門破戒作惡，彼則祕密行之。大王，譬如有夫之婦隱覆自身而祕密行惡亦復如是。大王，此即為沙門的十德足以將無戒沙門從無戒居士區別。」

「如何是以十事進一步淨化布施物？以披著不可傷害之甲冑，他淨化布施物；以現光頭相示現仙人之沙門位……以進入僧眾的集會……以皈依佛、法、僧……以住於趨向精勤處搜求勝者教言的財富……以宣揚最勝法……以志求法島為未來生趣……，以絕對直見，佛為最高……以遵行布薩說戒，彼淨化布施物。大王，以此十事彼進一步淨化布施物。」

[258]「大王，即令一完全墮落無戒的沙門，彼仍淨化諸施主的布施物。大王，譬如最濁厚的水也除去軟泥、泥濘、灰塵、垢穢，一完全墮落無戒的沙門也淨化諸施主的布施物亦復如

是。復次，大王，即令滾沸的熱水可熄滅熾然之大火聚，大王，即使一全墮落無戒的沙門亦淨化諸施主的布施物亦復如是。大王，又如無味的食物能除飢餓的衰弱。大王，即使一完全墮落無戒的沙門，亦淨化施主們的布施物亦復如是。」

「大王，天中天於最勝《中阿含經·施分別》**焮**之宣演亦曾作此說：

『彼諸持戒者將依法而得
之物施與無戒者，其心愉快，
相信將得豐富的業果——
該布施品因之而得淨化。』』

「尊者龍軍，奇哉！尊者龍軍，妙哉！我們僅提出一個問題，你以理由及譬喻解釋，令聽者得近不死的甘露。尊者，譬如廚師或其徒弟僅獲得些許的肉而以各種佐料調和遂作成國王的佳饌。尊者龍軍，我們僅提出一個問題，你以理由及譬喻解釋，令聽者得近不死的甘露亦復如是。」

第十 水無命無靈魂

「尊者龍軍，若水在火上炙熱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尊者龍軍，是[259]否水有生？是否它因遊戲而作聲，或者因他物的逼迫而作聲？」

「大王，水無生，水無靈魂，也無生命，因為火之極猛烈的炙熱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

「尊者龍軍，於此有外道說：『水有生。』故拒絕(用)冷水，或給水燒熱，且使用各種不淨食，他們呵責及輕視你們，說：『諸釋子沙門傷害一根的生命。』請逐出、遣出及免除他們的呵責及輕視。」

「大王，水無生，水無靈魂或生命，因火之極猛烈的炙熱，遂出發淒淒、嗤嗤各種聲音。大王，譬如小窪、池沼、江河、池塘、澡池、溝渠、罅隙、水井、低地及蓮池之水，因風與熱之極大猛烈變為枯竭。大王，是否此諸水亦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

「尊者，否。」

「大王，若水生活，是水也應發出聲音。大王，因此之故，你應知水無靈魂，亦無生命，因火之極猛烈的炙熱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水無靈魂或生命，因為火之極猛烈的炙熱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大王，當水與米混合放進鍋內加蓋，若尚未置於爐竈上時，是否此水會發出聲音？」

「尊者，否。它不動而寂靜。」

「大王，若同一之水在鍋內，置於點火之爐竈上，是否此水仍不動而寂靜？」

「尊者，否。它轉動、搖動、激動、旋轉、起沫，上下四方行遍、沸騰，變[260]成水泡的花環。」

「大王，如何自然的水不動而寂靜？如何當置火上則轉動、搖動、激動、旋轉、起浪花，上下四方行遍、沸騰，變成

水泡的花環？」

「尊者，自然的水不動，但當被置火上，則因火之極猛烈之炙熱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

「大王，因此之故，你應知水無靈魂亦無生命，因火之極猛烈的炙熱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為何水無靈魂或生命，因火之極猛烈的炙熱遂發出淒淒、嗤嗤各種聲音。大王，是否家家戶戶皆貯水於水瓶且加掩蓋？」

「尊者，是。」

「大王，是否該水轉動、搖動、激動、旋轉、起浪花，上下四方行遍、沸騰，變成水泡的花環？」

「尊者，否。彼不轉動。彼為自然的水貯水瓶中。」

「大王，是否你曾聽聞大海水轉動、搖動、激動、旋轉、起浪花，上下四方行遍、沸騰，變成水泡的花環、高漲後拍擊海岸，發出各種聲音？」

「尊者，我曾聞及曾見此事，大海之水浪向天湧起高聳至一百肘或兩百肘。」

「大王，如何貯於水瓶之水既不轉動也不作聲，而大海之水則轉動及作聲？」

「尊者，大海之水轉動及作聲乃因大風的猛烈，而貯於水瓶中之水不動及不作聲乃因未受任何物撞擊。」[261]

「大王，譬如大海之水轉動及作聲乃因大風猛烈，水之作聲乃因火之極猛烈炙熱亦復如是。」

「大王，是否人們以乾牛皮蒙蓋鼓面？」

「尊者，是。」

「大王，是否鼓中有靈魂或生命？」

「尊者，否。」

「但大王，如何鼓發出聲音？」

「尊者，因女人或男人的適當的努力。」

「大王，因女人或男人的適當的努力，鼓遂發出聲音，因火之極猛烈炙熱，水之作聲亦復如是。大王，因此之故，你亦應知水無靈魂，亦無生命，水之作聲乃因火之極猛烈炙熱。大王，問題既如此善得決定，於此復有他問。大王，是否水在一切器中被燒熱均發聲，或祇在某器中被燒熱始發聲？」

「尊者，否。水非於一切器中被燒熱發聲，僅在某器中被燒熱發聲。」

「大王，如此你已放棄了己見而歸向我之立場：水無靈魂或生命。若水於一切器中被燒熱時會發聲，則說水之有生是為適當。但大王，水不能有兩類——那發聲者為有生，那不發聲音者為非有生。大王，若水有生，此同一之水當其從身軀高大、春情發動之大公象的鼻管被壓逼出來時，或將其吸入口中而下降腹內時，或擠壓在它之牙齒間時會發出聲音。又如(長)一百肘的大船深重地滿載百千種貨品於大海上行駛，當水為船擠壓時也會發出聲[262]音。又如身長數百由旬之極大魚：提米𩚑，提明伽羅𩚑，提米羅·頻伽羅𩚑潛藏大海深處，生活於水中住所，吸入或噴出巨大的水——當其被擠壓於彼等齒間及腹間時，水也應發聲。但大王，既然如是巨大之壓榨，水尚未發聲，因此水無靈魂或生命，大王你應如是受持。」

「尊者龍軍，善哉！所問之事被你善加分別解釋。尊者龍軍！譬如高昂摩尼寶珠為一善巧、熟諳的珠寶師獲得，便會得到光榮、稱贊及贊歎；或珍貴織品之為布商獲得；或赤栴檀香

之為香師獲得，彼會得光榮、稱贊及贊歎。尊者龍軍，所問之事被你以善加分別解釋亦復如是。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bar{A} \bar{l} \bar{a} \bar{r} \bar{a} \bar{K} \bar{a} \bar{l} \bar{a} \bar{n} \bar{m} \bar{a}$.

沴 $\bar{R} \bar{a} \bar{m} \bar{a}$.

尅 $\bar{D} \bar{h} \bar{a} \bar{j} \bar{a}$.

林 $\bar{L} \bar{a} \bar{k} \bar{k} \bar{h} \bar{a} \bar{n} \bar{a}$.

杼 $\bar{M} \bar{a} \bar{n} \bar{t} \bar{i}$.

泞 $\bar{Y} \bar{a} \bar{n} \bar{n} \bar{a}$.

洞 $\bar{S} \bar{u} \bar{y} \bar{a} \bar{m} \bar{a}$.

洎 $\bar{S} \bar{u} \bar{b} \bar{h} \bar{o} \bar{j} \bar{a}$.

泮 $\bar{S} \bar{u} \bar{d} \bar{a} \bar{t} \bar{t} \bar{a}$.

迦 $\bar{S} \bar{u} \bar{d} \bar{d} \bar{h} \bar{o} \bar{d} \bar{a} \bar{n} \bar{a}$.

洺 $\bar{S} \bar{a} \bar{b} \bar{b} \bar{a} \bar{m} \bar{i} \bar{t} \bar{t} \bar{a}$ of the $\bar{u} \bar{d} \bar{i} \bar{c} \bar{c} \bar{a}$ family.

坦 Uddaka Rāmaputta.

洏 Mahāpajāpati Gotami，從泝到洏均為人名。

洑 Dhammadāyāda Sutta of the Mājjhima-Nikāya，亦作「中部」。

洑 Saṃyuttanikāya，亦作「相應部」。

快 Mānavagamika devaputta.

炘 Vipula of Rājagaha.

炘 Seta of Himavata，亦作雪山之白峯。

炘 punnabhata，福德食。

炘 karumbhaka，赤稻中之中途萎謝者。

炘 gihi Parājika，在家居士犯波羅夷罪指犯五逆罪，如弑父、弑母，及傷害菩提樹等。見 QKM, ii. 78. n. 1.

炘 dhammābhisamaya，法現觀。

炘 Kālingarāja Samanakolaṇṇa，國王名。

焮 Dakkhī navibhanga.

𩚑 timī，大魚名。

𩚒 timingalā，大魚名。

𩚓 timirapingalā，大魚名。

第七品

第一 無障礙與修行

「尊者龍軍，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你們是生活如此欣悅無障礙者，喜好無障礙者。』云何為無障礙？」

「大王，預流果是無障礙，一還果是無障礙，不還果是無障礙及阿羅漢果是無障礙。」

「尊者龍軍，若預流果、一還果、不[263]還果及阿羅漢果是無障礙，如何諸比丘諷誦及問難於契經泝、祇夜沴、吠說𪗇、偈林、自說杼、如是語泞、本生洞、未曾有法汜、吠陀羅泐及煩勞於修補(寺塔)、布施及供養？是否彼做勝者所反對之事？」

「大王，諸比丘諷誦、問難關於契經、祇夜、記說、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吠陀羅及煩勞於修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吠陀羅及煩勞於修補寺塔、布施及供養，一切皆為證取無礙。大王，彼諸自性清淨保持前世印象，一念之頃即是無礙。但彼諸比丘有大垢穢者以此加行始是無礙。大王，譬如一人播種於田土，以其自己的勞力及辛勤，不用柵籬、圍牆穀粒會生長；若另一人既播種於田土，入森林砍伐樹枝細枝，作柵籬後穀粒始生長。於此彼之搜求柵籬乃為穀粒。大王，彼諸自性清淨，保持前世印象者，一念之頃即是無礙，彼等有如生長穀粒不用柵籬、圍牆。但彼諸比丘有大垢穢

者，以這些加行是無障礙。彼等有如造柵籬、圍牆後而生長穀粒者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譬如一株高大芒果樹，樹頂有一束束果實，有神通者來至該處能將果子攜走；但若作梯上樹，亦能攜去果子。於此，彼之搜求梯子乃為果子。大王，彼諸自性清淨保持世印象者，一念之頃即得無障礙；彼等有如具神通者攜去果子，若彼諸大垢穢之比丘藉加行始現觀真理，彼等有如以梯上樹而攜去果子者亦復如是。[264]」

「復次，大王，譬如一人辦事，獨自往詣主人完成其事；另有一人富饒，以賤財僱多人以成其事，彼為事務而搜求多人。大王，彼諸自性清淨保持前世印象者，一念之頃即得六通自在，彼等有如獨自成事之人；但彼諸有大垢穢之比丘以此諸加行始完成沙門位。他們有如藉多人始成就事務者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於此或彼諸應作事，諷誦多益、難問多益、修補寺塔多益、布施多益及供養多益。大王，譬如有人追隨國王，藉大臣、丘士、軍官、守門、崗哨、民眾諸人而作其事，一切應作皆已完成，一切皆有助益——大王，對於或此或彼諸應作者，諷誦多益、難問多益、修補寺塔多益、布施多益及供養多益亦復如是。大王，若一切人生即清淨，則不必藉教師作應作之事。但大王，有應作之事藉學習達成。大王，雖長老舍利弗從無量阿僧祇劫以來聚積善根，已到達智慧之頂，若不學習則不能證取漏盡。以是之故，大王，學習多益、諷誦多益、難問多益。是故，諷誦與難問引向無障礙與無為。」

「尊者龍軍，問題善被解決；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若居士證阿羅漢果

「尊者龍軍，你們說：『若居士證取阿羅漢果，彼僅有兩趣，更無其餘：或當日即出家，或即刻證涅槃。(是二者)不出當日。』[265]尊者龍軍，若當日他不得阿闍黎或和尚、或衣鉢，是否該阿羅漢亦自行出家，或讓當日空過？或餘有神通阿羅漢到來讓其出家，或其會證涅槃？」

「大王，阿羅漢不可自行出家，自行出家則犯偷盜。彼也不可讓當日空過。無論有無餘阿羅漢到來，當日彼即證涅槃。」

「尊者龍軍，若以其所得而失生命則捨棄阿羅漢的寂靜性。」

「大王，居士的特相不相等，不相等的特相是因該特相的衰弱。於是居士之證取阿羅漢果者要在當日出家或證涅槃。大王，此非該阿羅漢果的過咎，而乃居士特相之過咎，因此特相的衰弱故。大王，譬如食物護持一切有情壽算及生命，若腸胃弱，消化力差遂喪失生命，因不能消化故。大王，此非食物過咎，而乃腸胃過咎，因熱力微弱故。大王，因特相的不相等，不相等的特相乃該特相的衰弱。於是居士之證取阿羅漢果者要在當日出家或證涅槃。大王，此非該阿羅漢果的過咎，而乃居士特相之過咎，因此特相的衰弱故亦復如是。大王，又如羸重巖石置一葉細草上，因脆弱草遂折斷、傾伏[266]。大王，居士之證取阿羅漢果者，因其(微弱)特相不能維持阿羅漢果，他於當日即出家或證涅槃亦復如是。大王，又如一無力、無能、出身低賤、少有福德之人，於初得一偉大國土之際即遭毀滅、

淪亡及退墮，彼不能維持其威勢。大王，居士之證取阿羅漢果者因其(微弱)特相不能微持阿羅漢果，彼於當日即出家，或證涅槃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阿羅漢於念有淆惑

「尊者龍軍，是否阿羅漢於念有淆惑？」

「大王，阿羅漢於念捨離淆惑，阿羅漢於念無淆惑。」

「但尊者，是否阿羅漢會犯罪？」

「大王，是。」

「此關何事？」

「大王，此關建房、媒說、想像非時為正時、想像已受請為非受請及想像非殘食為殘食。」

「但尊者，你們說：『彼諸犯罪者基於兩種理由犯罪：或出於不敬，或出於無知。』尊者，阿羅漢之犯罪是否出於不敬？」

「大王，否。」

「尊者龍軍，若阿羅漢犯罪非出於不敬，如是，彼於念有淆惑？」

「大王，阿羅漢於念無淆惑，但阿羅漢仍(會)犯罪。」

「尊者如是請以理由說服我，其故何在？」

「大王，有此二種煩惱：世間過咎及制度過咎。大王，何者為世間過咎？十不善業道名為世間過咎。何者為制度過咎？凡世上之不適合及不適宜於沙門者，於居士為無咎。於此，世

尊曾為其弟子制定學處，使盡形壽而不違犯。大王，非時食於世間為無咎，但於勝者之教則有過。大王，傷害草木……水中嬉戲於世間為無咎，但於勝者之教則有過。大王，似諸此類，於勝者之教皆有過咎。此名為制度之過咎。漏盡之人於世間的過咎不會違犯，卻會入制度過咎之煩惱而不自知覺。大王，全知事事非阿羅漢的[267]範疇，彼尚無全知的能力。大王，阿羅漢或不知一一男女之名字、氏族，或不知世上一一道路名稱。但大王，凡阿羅漢則能知解脫，以六通彼阿羅漢知其自身的範疇。大王，唯具全知智之如來無所不知。」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世間所有與所無

「尊者龍軍，世間有諸佛、有辟支佛、有如來之聲聞弟子、有轉輪王、有國王、有人天、有富者、有貧者、有幸福、有不幸、有男現女相者、有女現男相者、有作善業者、有作惡業者、有享受善業果或惡業果之有情；世間有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之有情；有無足、二足、四足及多足之有情；世間有夜叉、迦、羅剎、鳩槃荼、阿修羅、陀羅婆、犍闍婆、餓鬼、食人鬼、有緊那羅、大龍、龍、金翅鳥、魔術師、持明咒者；有象、馬、牡牛、水牛、駱駝、驢、山羊、羊、鹿、豬、獅、虎、豹、熊、狼、土狼、野狗、豺狼；有各種飛禽，有金、銀、真珠、摩尼、螺貝、寶石、珊瑚、紅寶石、瑪瑙、琉璃、金剛石、水晶、鐵礦、銅礦、錫礦、青銅；有亞麻、絲綢、棉、

麻、羸麻布、帆布、絨線；有米、穀、大麥、玉蜀黍、裸麥、豆、麥、綠豆、麻薩豆(紅色豆)料、芝麻、野豌豆；有樹根香、樹心香、軟木[268]香、樹皮香、樹葉香、花香、果香種種香；有草、藤、灌木、樹、藥草、大樹(森林之王)；有江河、水、海、魚、龜——此一切世間皆有。尊者，請告訴我，何者為世間所無？」

「大王，有三者為世間所無。何者為三？無論其有想無想，若無老死者，世間所無；諸行若常則無；依於真諦，靈魂則無。大王，此三者乃世所無。」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涅槃實有

「尊者龍軍，世間有業生、有因生、有時節生、請告我世間何物乃非業、非因、非時節生？」

「大王，有二者於世間非業、非因、非時節生。何者為二？大王，虛空非業、非因、非時節生。大王，涅槃亦非業、非因、非時節生。大王，此二者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

「尊者龍軍，莫要染污勝者之語，莫要以無知而回答問題。」

「大王，我云何事而你如是說『尊者龍軍，莫要染污勝者之語，莫要因無知而回答問題』？」

「尊者龍軍，汝說：『虛空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此為正確。但尊者龍軍，世尊曾以數百種理由向其弟子宣示，

使其得證悟涅槃之道，而你於此竟作是說『涅槃非因生』？」

「大王，誠然，世尊以數百種理由向其弟子宣示證悟涅槃之道，但其不曾宣說涅槃之起因。」

「尊者龍軍，於此我等則從黑闇進入更[269]黑闇，從森林進入更深之森林，從林藪進入更密之林藪。居然實有證悟涅槃之因，而無該法的生起因！尊者龍軍，若有證悟涅槃之因，如是，亦應有求涅槃的生起因。尊者龍軍，譬如子必有父，因此，應求其父之父；譬如弟子有師，於此應求其師之師；譬如芽有種子，因此應求其種之種。尊者龍軍，若有證悟涅槃之因，於此亦應求涅槃之生起因亦復如是。譬如或樹或藤，其若有頂，也應有中段及根。尊者龍軍，若有證悟涅槃之因，於此亦應有求涅槃之生起因亦復如是。」

「大王，涅槃不可能生起，因此涅槃之起因未被宣示。」

「尊者，請指示一理由說服我，使我知道；『有證悟涅槃之因，而無涅槃之生起因。』」

「如是，大王諦聽！我將宣說此中道理。大王，是否有人以其天然之力能從此處爬上眾山之王的喜馬拉雅山？」

「尊者，是。」

「但大王，是否其人能以天然之力將眾山之王的喜馬拉雅山攜來此處？」

「尊者，否。」

「大王，宣示證悟涅槃之道是可能，但指出涅槃之生起因是不可能亦復如是。大王，是否有人以其天然能力藉船渡大海而達彼岸？」

「尊者，是。」

「但大王，是否其人藉天然能[270]力能將大海之彼岸攜來此處？」

「尊者，否。」

「大王，宣示證悟涅槃之道是可能，指出涅槃之生起因是不可能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其為無為法故。」

「尊者龍軍，是否涅槃是無為(法)？」

「大王，是。涅槃無為，彼無任何作為。大王，我等不能說涅槃已生、未生、當生；或說彼為過去、未來、現在；或以眼識、以耳識、以鼻識、以舌識、以身識。」

「尊者龍軍，若涅槃是非生、非不生、非當生，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以眼識、非以耳識、非以鼻識、非以舌識、非以身識，如是，尊者龍軍，爾等宣示之涅槃是無其事，實無涅槃。」

「大王，實有涅槃，但涅槃以心識之。善修行之聖弟子以清淨、崇高、正直、無礙、無欲之心則見涅槃。」

「但尊者，涅槃何所似？於此請示以譬喻理由以說服我。於是之存在法，應能以譬喻一一說明之。」

「大王，是否有所謂風者？」

「尊者，是。有風。」

「大王，請示風之顏色，或形狀、或麤細、或長短。」

「尊者龍軍，將風示現是不可能，因風不可用手握捉或摩觸，但風是實有。」

「大王，若不能把風示現，如是無風。」

「尊者龍軍，我知有風；我心中確信，[271]但我不能將風示現。」

「大王，涅槃實有，雖然亦不可示現涅槃之顏色或形狀。」

「尊者龍軍，善哉！爾善以譬喻指示，善以理由解釋。其事如是，我接受涅槃實有。」

第六 業生、因生、時節生

「尊者龍軍，於此何者以業生？何者以因生？何者以時節生？何者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

「大王，凡諸有情之有識者皆為業生；火及一切從種子生者為因生；地、山、水、風一切皆為時節生。虛空與涅槃此二者則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復次，大王，我等不能說：『涅槃是業生、因生、時節生。或已生、未生、當生，或是過去、未來、現在，或以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但大王，正修行之聖弟子以為心所識之清淨智慧見之。」

「尊者龍軍，善哉！此可喜之問題善被解決，全無疑豫，困惑已除。爾是宗師中之最勝最優者。」

第七 夜叉之死

「尊者龍軍，是否世間有所謂夜叉者？」

「大王，是。世間有所謂夜叉者。」

「但尊者，是否諸夜叉從其生存境域死去？」

「大王，是。諸夜叉從其生存境域死去。」

「但尊者龍軍，如何不見諸夜[272]叉的死尸及不放射死尸的臭氣？」

「大王，實見夜叉的死尸及臭氣從其死尸放出。大王，人們見夜叉的死尸於昆蟲形，或見之於蛆蟲形，或見之於蟻形，或見之於蚱蜢形，或見之於蛇形，或見之於蠍形，或見之於百足蟲形，或見之於鳥形，或見之於獸形。」

「尊者龍軍，別有誰人能聰明如你而答此問！」

第八 因事而制定學處

「尊者龍軍，此為往昔醫師之師，諸如：那羅陀爇、達摩曼多哩炆、安耆羅薩炆、迦畢洛炆、犍陀羅耆薩摩炆、阿兔洛叟及卜巴迦旃延炆——此諸醫師於諸病的出生、因原、性質、起因、療治、措施，及治或不治，一舉而悉知無遺，心知：『此身諸病將生。』經逐一條列編纂遂成為經典。但彼等仍非全知者。全知智之如來，以其佛智知何者為未來之作為並想：『應以如是情況建立如是學處。』如何彼不決定建立全部學處，而祇就某事發生、惡名公佈、罪咎遠近散播、人民嗟怨之時，始為諸弟子建立學處？」

「大王，如來作此想：『於此(人民嗟怨)之時，一百五十餘學處應在此諸人中建立。』但如來又如是思惟：『若我一次將一百五十餘學[273]處建立，大眾會起戰慄，以為此處應作防護之事過多。誠然，於沙門瞿曇之聖教出家實是困難，於是連想出家者也不出家。彼將不信任我之話語，因不信任彼諸人將淪落惡趣。如是，當某種情況出現之時，我方教以法言；當某一罪咎公佈時我方建立一學處。』」

「尊者龍軍，於諸佛中此甚為希有，於諸佛中此事實未曾有。如來之全知智實為偉大。尊者龍軍，其事如是。該意義善被如來解釋：『當有情聽聞此處有如許多事應當防護即會起戰慄，以至無一人會於聖教出家。』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太陽之病

「尊者龍軍，是否太陽時常熾烈照耀，或有時緩和照耀？」

「大王，太陽於一切時都熾烈地照耀，並非緩和地照耀。」

「尊者龍軍，若太陽於一切時都熾烈地照耀，如何陽光有時猛烈，有時溫和？」

「大王，太陽也有四病，若被四病之任一所壓逼則陽光緩和。何者為四？大王，密雲為太陽之病，因該病之壓逼，陽光則緩和地照耀，陰雲為太陽之病……雪雲為太陽之病……羅睺犍為太陽之病……大王！此為太陽之四病，若被其中的任一所壓逼，陽光則緩和地照耀。」

[274]「尊者龍軍，奇哉！尊者龍軍，妙哉！太陽具有如許之光榮也會生病，何況其餘諸有情？尊者，除聰明如你外，他人無能作此分析。」

第十 冬天的太陽

「尊者龍軍，如何太陽在冬天熾烈地照耀，而不在夏天？」

「大王，夏天灰塵飄揚；風吹微塵飛行虛空，天上密雲很濃厚，狂風猛吹，以是因素結合遂遮蔽日光。因此夏天的太陽

緩和照耀。但大王，若冬天，地之下方是寂靜，而上方之大雲則安定，灰塵靜止，微塵平靜地行於虛空；天無雲翳，和風輕微地吹拂。因此諸(騷動)已停止，日光明淨。既然太陽的熱力不受諸障礙，它遂熾烈地照耀。大王，於此即是太陽在冬日熾烈照耀，而非夏天如此的原因。」

「尊者，當既不受此諸一切，太陽即熾烈地照耀。若與烏雲等俱則不如是。」

【註釋】

泝 sutta.

沝 geyya.

尅 veyyā karaṇa.

林 gātha.

杼 udāna.

泞 itivuttaka.

洞 jātaṅka.

洎 abbhutadhamma.

沍 vedalla。從沍至沍為九分佛語之分類或佛經名。

洳 yakkhā.

沍 rakkhasa.

担 kumbhanda.

洳 asurā.

洳 dānavā.

洳 gandhabbā.

焮 petā，或去世的祖先。

焮 pisācā.

焮 kinnarā，鳥首人身。

焮 māsa.

焮 Nārada.

焮 Dhammantari.

𤇀 Angī rasa.

炖 Kapila.

炆 Kandaraggis ā ma.

𤇁 Atula.

灸 Pubbakacc ā yana.從炆至灸均為醫師名。

𤇂 Rā hu，為印度神話中蝕星之一。

第八品

第一 毗山多羅王之布施

「尊者龍軍，是否諸菩薩皆施捨妻子，或祇是毗山多羅王泝施捨妻子？」

「大王，諸菩薩皆施捨妻子，不祇是毗山多羅王施捨妻子。」

[275]「但尊者，彼等之施捨是否得其妻子之同意？」

「大王，其妻同意；但兒女等因幼稚遂慟哭。若瞭解此事，彼等也會同意而不會慟哭。」

「尊者，菩薩之所作——將自己所生之愛子給婆羅門作奴隸實是難行。彼以樹藤捆縛自己所生的幼稚愛子，彼見子女被婆羅門以樹藤鞭打而漠然視之。彼之所作此第二事更為難行。當其子以自己力量掙脫捆縛，為恐怖所壓倒而歸來，菩薩再用樹藤將其捆縛，再給(婆羅門)。彼所作之此第三事更為難行。當其子女慟哭說：『父親，此夜叉將攜帶我們去吞食。』彼不以『莫作畏懼』安慰他們。其所作之第四事則更為難行。當甲立_沱王子匍匐其足慟哭央告：『父親，夠了！請讓堪哈京娜_惹回去，讓我獨自隨夜叉去，祇讓他吃我吧！』彼仍未接受央求。彼之為此第五事則更為難行。當甲立王子慟哭說：『父親，爾心如石。竟見夜叉牽曳我等到無人之林野的痛苦而不令留下，不起悲愍。』彼所作之此第六事則更為難行。當其子女被牽走，

不見蹤迹，他雖懷極大苦惱與恐怖，而心不曾裂破為百片或千片。彼之所作此第七事更為難行。如何一人為求功德而使他人痛苦？如何不以自身作為布施？」

「大王，因其所作實是難行，菩薩之名聲遂遠播十千世界人天當中。天神在天宮稱[276]贊他，阿修羅在阿修羅宮中稱贊他，龍在龍宮稱贊他，金翅鳥在金翅鳥宮中稱贊他，夜叉在夜叉宮中稱贊他。其名聞漸漸輾轉相承，今日遂至我等會場，我等坐此而誹謗議論該布施是善是惡。但大王，以該名聞故，顯示彼為成功、聰明、善巧、多智之諸菩薩的十種功德。云何為十？無貪、無著、捨棄、捨離、不退轉、湛精、偉大、不可思議、難得，無等之佛法。復次，大王，此名聞指示彼為成功、聰明、善巧、多智之諸菩薩的十種功德。」

「尊者龍軍，若人因布施給他人帶來痛苦，是否因該布施後者獲善報及有助於生天？」

「大王，是。更有何詞呢？」

「尊者龍軍！請示一理由。」

「大王，今有持戒及具善法的沙門或婆羅門，他或會半身癱瘓、或會跛行、或患餘諸疾病。若遇求福德者令其乘車，載其往所欲之處。大王，以此因緣，於其人是否有喜樂興起？其行為是否有助於生天？」

「尊者，是。更有何詞呢？尊者，其人會獲得象車、或馬車、或車乘、或陸車於陸地、或水車於水上、或神車於天神中、或人車於人中——生生世世於他皆有適宜之車乘，及適合的喜樂興起。彼當從一善趣至另一善趣。因該善業之果，彼將升登

神通之車而到達所欲的涅槃之城。」

[277]「如是，大王，布施雖給他人帶來痛苦是有善報，且有助於生天，其人以樹藤捆縛給彼帶來痛苦，但親證如是歡樂。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布施給他人帶來痛苦是有善報，且有助於生天？大王，今有國王徵收其領域合法的賦稅，並下令賜贈布施。大王，是否該國王以此因緣親證任何歡樂及有助於生天？」

「尊者，是。更有何詞呢？以此因緣該國王將更獲得無數百千功德，彼將成諸王之大王、諸天之大天、諸梵天之大梵天、諸沙門之大沙門、諸婆羅門之大婆羅門及諸阿羅漢之大阿羅漢。」

「如是，大王，布施給他人帶來痛苦是有善報，且有助於生天，例如國王逼使民眾付稅而後賜贈布施，他更親證如是之名聞與喜樂。」

「尊者龍軍，毗山多羅王之布施實是過度。彼將其妻給他人為妻，將其哺養之子女給婆羅門做奴隸。尊者龍軍！世間智者皆非難及呵責過度之布施。尊者！譬如車過重則車軸破裂，船過重則沈溺，雨過多則禾稼損失，布施過度則破產，過熱則燒灼，過貪則成瘋狂，過瞋則被處死，過癡則遭災禍，過貪婪則盜賊捕捉，過畏則遭毀滅，河過滿則氾濫，風過多則閃電降墮，火過烈則米粒翻滾，飲酒過度則生存不久，尊者龍軍，世間的智者非難及呵責過度的布施亦復如是。尊者龍軍！毗山多羅王的[278]布施實是過度，於此無任何果報可求。」

「大王，過度的布施為世間的智者所稱贊、贊歎及稱許。」

凡人作任何種類的布施，於世間他獲得過度布施的名聞。大王，譬如有人捉持極卓絕而靈驗的野樹枝，即使其他人站在一肘之內，其身也隱沒不現；因藥物極猛烈則祛痛除病；因火極明亮則焚燒(一切)；因水之極涼則止渴；因蓮花之極清淨則不被泥濘玷污；因摩尼寶之非常功德則賜以如意；因金剛石的極堅則剖截寶石、珍珠、水晶；因大地之極偉大則荷載人、龍、走獸、飛禽、水、石、山、樹；因大海之極寬闊則不盈溢；因須彌山之極沈重則不移動；因虛空之極遼闊則無邊際；因太陽之極明亮則消除黑闇；因獅子之極高貴品質則無怖畏；因角力者之非常膂力則阻攔其對手；因國王之非常福德則為首領；因比丘之非常戒行則被龍、夜叉、人天敬禮；因佛陀之最為尊上則無倫比。大王！過度的布施為世間的智者所稱贊、贊歎及允許。凡人作任何種類的布施於世間，彼獲得過度布施的名聞亦復如是。因毗山多羅王的過度布施，彼於十千世界被稱贊、贊歎、贊許、欽仰及稱揚；也因該過度布施，毗山多羅王生為現世佛陀，為人天世界中的最上。大王，是否世間有一被設置而未贈送的禮物，雖有人值得接受而尚未到來？」

「尊者龍軍，世間有十種布施被認為非布施。若人行此諸布施將趨赴惡趣。云何為十？尊者，酒於世間為非布施。若人施此物將趨赴惡趣……祭祀節會布施……婦女布施……牡牛布施[279]……圖畫布施……刀劍布施……毒藥布施……鐵鏈布施……雞豚布施……斗秤布施於世間為非布施，若人行此諸布施將趨向惡趣。尊者龍軍，此十種布施於世間為非布施，若人行此諸布施將趨赴惡趣。」

「大王，我不曾問於此世間之非布施(物)。大王，我欲問此事：『是否世間有一被設置而未贈送的禮物，雖然有人值得接受是尚未到來？』」

「尊者龍軍，世間無此被設置而未贈送的禮物，雖然有人值得接受是尚未到來。當心起淨信時，有人施食與值得贈送者，有人施衣、有人施臥具、有人施房舍、有人施敷物、有人施奴婢、有人施田土、有人施二足與四足者、有人施一百一千及百千、有人施大國、有人甚至施捨生命。」

「大王，若有人甚至施捨生命，為何你強烈地攻擊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的善施其妻與子女？復次，大王，是否世間有一成規或習慣，父親負債或為生計所逼可抵押或出賣其子？」

「尊者，是。若父親負債或因生計所逼可抵押或出賣其子。」

「大王，若父親負債或因逼於生計可抵押或出賣其子，如是，大王，毗山多羅王實因愁苦於未證取全知智，為得法則遂抵押或出賣其妻子。若如是，大王，毗山多羅王祇布施他人之所布施者，祇做他人之所作者。大王，為何你如此強烈攻擊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的該項布施？」

「尊者龍軍，我不呵責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的布施，但因請求，他施捨其妻子，[280]彼實應施捨他自己！」

「大王，若人所乞求者為其妻與子，而彼施捨自己，此非適當之理。凡諸被乞求者應將該物與之，此為善人的行為。大王，譬如有人想要飲水，若人為之取來食物，是否此人得服

侍？」

「尊者，否。彼得其所需，纔算得其服侍。」

「大王，毗山多羅王被婆羅門乞求妻與子，彼即給予妻子亦復如是。大王，若婆羅門乞求毗山多羅王之身體，彼亦不會保存自身、不會戰慄，亦不愛著，彼將即以其身施捨。大王，若有人走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乞求：『作我奴隸。』彼即會捨身與之，而不覺布施之苦痛。大王，毗山多羅王之身為眾人共有。大王，譬如一塊熟肉為眾人共有。大王毗山多羅王之身為眾人共有亦復如是。大王，又如結果之樹為各種鳥羣共有，毗山多羅王之身為眾人共有亦復如是。何以故？因彼作想：『我如是行則將證取正等正覺。』」

「大王，譬如窮人需用錢財，即奔走搜尋。彼來往於山羊之道、樁棍之道、蔓藤之道，彼商貿於大陸，其身、語、意皆喜好錢財，彼為求財而作努力。大王，當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尚窮乏於佛陀之財，彼為獲取全知智寶，悉捨一切財富：穀米、奴僕、車乘、財產，其妻與子女及彼自身與乞求者，為搜求正等正覺亦復如是。」

[281]「大王，譬如大臣渴欲國璽，欲作掌璽大臣。彼捨家中一切財富：穀米、黃金、錢財，努力於獲取國璽。大王，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悉捨其內外財富，乃至自己的生命亦給他人，為搜求正等正覺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作如是想：『凡此婆羅門所求，我即將物與之，彼始得服侍。』如是，彼施其妻與子女。大王，毗山多羅王布施之主，施其妻與子女給婆羅門非

為嫌厭他們，亦非不欲見他們，亦非施捨時作此想：『我有眾多妻子，我不能贍養他們。』亦非因不滿而想：『我不愛他們。』遂因驅逐而施其妻與子女。祇因彼愛全知性之寶藏及為全知智，毗山多羅王向婆羅門作如此無比、廣大、無上、可愛、可喜的最勝之施——須知其視妻子如同己命。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於《本行林藏》中作如是說：

『我不嫌厭子女，
亦不嫌厭瑪蒂妃杼；
全知性為我所珍愛，
因此施捨所愛者。』

大王，毗山多羅王既施子女已，入一茅舍而躺下。彼為摯愛他們而生過度苦惱，愁憂遂起，其心際發熱，急促之呼吸不能從鼻孔而從口出入，眼淚化作血珠從雙眼湧出。大王，雖如此，毗山多羅王於苦惱中以子女布施給與婆羅門，心想：『莫使我布施之道有所欠缺。』復次，大王，基於兩種理由，毗山多羅王將其二子施捨與婆羅門。何者為二？彼心想：『我的布施之道將不會欠缺。彼等祖父會救我的小兒女，從吃野根果實之苦難得解脫。』大王，因毗山多羅王深知：『無人能以我之兒女作奴[282]隸享用，此小兒的祖父將贖回他們，如是他們將歸向於我。』大王，此為基於兩種理由彼施捨其二子與婆羅門。」

「復次，大王，毗山多羅王知悉：『此婆羅門衰邁、年老、高齡、衰弱、殘廢、倚杖、壽盡、少福——彼將不能享受此諸小兒的服侍。』又，大王，是否有人能以凡夫之力握持如此大

神通，將大威力的日月輪置於竹筐內或木箱中，使其無光而作飯盤用？」

「尊者，否。」

「大王，於此世間亦無人能將如日月輪的毗山多羅王子女當奴隸享用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的兒女作奴隸使用。大王，譬如轉輪王之摩尼寶澄淨、優良，其稜八等，加工精細，其長四肘、圓周四肘，與車乘之轂相似，無人能以布裹之而置竹筐內，或用作磨刀石。大王，於此世間亦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的子女作奴隸享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的子女作奴隸享用。大王，譬如布薩淨象王三處春情發動，純白，七處裝飾，高八羅多那洞，長九羅多那，腰圍九羅多那，可愛、美觀，無人能以簸穀器或小碟將其遮蓋，或將其放置牛欄內如牛犢[283]飼育。大王，於此世間無人能將如布薩象王之毗山多羅王的子女作奴隸享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之子女作奴隸享用。大王，譬如大海極遠、遼闊、寬廣、幽深、難量、難潛入、難渡、難測，亦無人能封閉一切處而祇用一津渡。大王，於此世間無人能將如大海之毗山多羅王的子女作奴隸享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之子女作奴隸享用。大王，譬如喜馬拉雅山王高五百由旬，上聳天際，寬三千由旬，厚三千由旬，以八萬四千高峯為其裝飾，

五百大河根源於此，彼為巨大生物之住處，諸種香料的擁有者，富於百種靈藥，視彼則如烏雲高聳天際。大王，於此世間無人能將如喜馬拉雅山王的毗山多羅王之子女作奴隸享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之子女作奴隸享用。大王，譬如黑夜中山頂有正燃燒之大火聚，自很遠處亦能看見。大王，毗山多羅王如山巔正在燃燒的大火聚，自極遠處也能看見，眾所周知，無人能將其子女作奴隸享用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如何無人能將毗山多羅王之子女作奴隸享用。大王，譬如鐵樹^ṛ開花之時，微風一吹，花之芬香瀰[284]漫十由旬乃至十二由旬。大王，毗山多羅王之名聲遠播及最勝戒香飄散千由旬，遠至於阿堪尼陀天^ṛ之天宮及阿修羅、韃闍婆、夜叉、羅刹、大龍、緊那羅、帝釋諸天的宮殿。如是，無人能將其子女作奴隸享用亦復如是。」

「大王，甲立王子得其父毗山多羅王叮囑說：『愛兒，若爾祖父贖你，以錢財給婆羅門，以金幣一千贖回你；當其贖回堪哈京娜，讓其給婆羅門男僕一百、婢女一百、象百頭、馬百匹、牛百頭、牡牛百頭、金幣一百，給眾物各一百而贖回。愛兒，若爾之祖父欲以手、以命令、以武力將你從婆羅門處取回而不給一物，爾等不可聽從他，仍要隨從婆羅門。』如此叮囑之後，彼遂遣送。甲立王子既去，當其被祖父詢問時說道：『祖父，父親施我與婆羅門，價值一千；而堪哈京那小姐價值象百頭……。』」

「尊者龍軍，問題善被解決，邪見之網善被破裂，異論善被摧折，自教善得彰顯，文句善作清洗，意義善被分析。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作難行之行

「尊者龍軍，是否一切諸菩薩皆作難行，或祇是瞿曇菩薩作難行？」

「大王，非一切諸菩薩皆作難行，惟瞿曇菩薩作難行。」

「尊者龍軍，如此，若菩薩與菩薩有差別，則不適當。」

[285]「大王，菩薩與菩薩有四事差別。云何為四？即：家之差別，時世差別，壽算差別，(身)量差別。大王，菩薩與菩薩有此四事差別。但大王，諸佛之色、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四無畏、十如來力、六不共智，十四佛智、十八佛法及一切佛法是無差別。諸佛於佛法皆相等相同。」

「尊者龍軍，若諸佛於佛法皆相等相同，如何惟有瞿曇菩薩能作難行？」

「大王，瞿曇菩薩既離塵出家，其智未成熟，其覺未成熟，為令未成熟之智成熟，彼作難行。」

「尊者龍軍，當其智未成熟，其覺未成熟，如何菩薩能作偉大的離塵出家？毋寧他應先成熟其智，有了成熟的智始出家？」

「大王，菩薩見宮女凌亂，遂生悔恨，引起嫌厭。有一天神是魔眷屬迦見嫌厭生其心中便想：『將嫌厭從其心中驅散，

此正是其時。』他立於空中致詞說：『殿下，殿下**洎**，莫要苦惱。從此以後第七日，天上的輪寶有千輻，其輞、其轂及一切莊嚴皆完全具足將呈現，其他行於地上及停留空中的眾寶也自然地到來；以汝之唯一口令威權及於四大洲及兩千環繞的小島。你將有一千餘兒子，勇猛、力士體貌，摧毀敵軍，以諸子環繞及擁有七寶，汝將統治四大[286]洲。』譬如整日火燒通紅發熱的炙肉又將刺入耳孔，大王，該語言入菩薩耳孔亦復如是。大王，彼自然而感苦痛，因該天子之語，彼更激動、擾亂與恐怖。復次，大王，譬如正在燃燒的大火聚若得餘木材加入，其火會燃得更旺；大王，菩薩自然而感苦痛，因該天子之語，彼更激動，擾亂與恐怖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大地自然濕潤，生綠草，水浸潤，呈軟泥，若再得大雨傾降則它更為泥濘。大王，菩薩自然而感苦痛，因該天子之語他更為激動，擾亂與恐怖亦復如是。」

「但尊者龍軍，若第七日天上輪寶出現，是否因天上輪寶之出現菩薩會退轉？」

「大王，於第七日天上輪寶不曾向菩薩出現，該天子為貪欲而說妄語。但大王，即使第七日天上輪寶出現，菩薩也不會退轉。何以故？大王，菩薩堅持無常、苦、無我之(理)及取之滅盡。大王，譬如阿耨達池**洎**水流入恆河，從恆流入大海，從大海流入深崖之入口**洎**。大王，是否已流入深崖之入口之水會回歸大海，從大海進入恆河，再從恆河進入[287]阿耨達池？」

「尊者，否。」

「大王，菩薩於百千劫之四阿僧祇劫中為今生成就善行，

彼已達最後一生，覺智成熟，於六年內成佛、全知智者、世間第一亦復如是。大王，是否因天上輪寶之出現菩薩會退轉？」

「尊者，否。」

「大王，假使大地偕其林野與高山轉換，未證取正等正覺之前，菩薩不會退轉。大王，假使恆河之水高漲、倒流，未證取正等正覺之前，菩薩亦不會退轉。大王，假使無量大海之水涸竭竟如牛迹之水，未證取正等正覺之前，菩薩不會退轉。大王，假使須彌山王分裂為或百片、或千片，未證取正等正覺之前，菩薩不會退轉。大王，假使日月共星辰如土塊隕墜地上，未證取正覺之前，菩薩不會退轉。大王，假使虛空如草蓆捲起，未證取正等正覺之前，菩薩不會退轉。何以故？因其已斷一切縛故。」

「尊者龍軍，世間有若干縛？」

「大王，世間有十縛，既被彼等縛，諸有情即不出離，已出離者即又退轉。何者為十？大王，母是世間的縛，父……妻……兒女……親屬……朋友……錢財……穀米……[288]利養名聞……權威……五欲是世間之縛。大王，此為世間十縛，既被其縛，諸有情即不出離，已出離者即又退轉。菩薩已經此十縛斬斷、撕破、破裂。因此，大王，菩薩不曾退轉。」

「尊者龍軍，若菩薩聞聽該天子之語嫌厭在心中生起，雖然彼智未成熟，其覺未成熟，但彼既離塵出家，難行之行於彼何用？毋寧他應攝取各種食物以到達智之成熟？」

「大王，世上有此十種人遭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輕慢及不被敬重。云何為十？即：寡婦……羸弱者……無

親友者……饕餮者……未住師長之家者……惡友……窮行者……卑賤工作者……懶惰者遭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輕慢及不被敬重。大王，此為世上十種人遭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輕慢及不被敬重。大王，若菩薩思惟此十事，遂生此想：『必令我缺業、缺精進，我應為業之主人，敬業、控御於業、規律於業、負荷於業及以業為家。』大王，當菩薩令智成熟時，彼作如是難行之行。」

「尊者龍軍，當菩薩作難行之[289]行時，彼如是說：『以如此嚴厲的難行之行，我亦未得過人法，未得聖者之殊勝知見，是否別有其他趨向菩提之道路？』爾時菩薩關於道路之意念是否有淆惑？」

「大王，有此二十五弱心法，既弱則心不能適當專注於漏盡。云何為二十五？大王，瞋是弱心法，既弱則心不能適當地專注於漏盡。仇恨、虛偽、憎恨、嫉妒、慳慢、欺騙、奸險、固執、躁急、傲慢、驕傲、自誇、放逸、昏沈——睡眠、懶惰、閑散、結交惡友、色、聲、香、味、觸、飢渴、嫌厭是諸弱心法，既弱則心不能適當地專注於漏盡。大王，此為二十五事弱心法，既弱則心不能適當地專注於漏盡。大王，菩薩的身體為飢渴所壓逼，身既受制伏則心不能適當地專注於漏盡。大王，於十萬劫中之四阿僧祇劫中，生生世世菩薩追隨四聖諦之現觀，豈能於其最後一生——現觀之生淆惑其意念關於道路？大王，雖然如此，菩薩曾作此想：『是否有其他趨向菩提的道路？』大王，往昔菩薩出生僅祇一月，其父王釋迦作務，彼即於閻浮樹之清涼樹蔭下吉祥臥牀上結跏趺坐，離欲離不善業，入於初

禪，有尋有伺，彼生於幽寂、欣悅與[290]妙樂……乃至入住於四禪。」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於其令智成熟時菩薩作難行之行。」

第三 善為更強

「尊者龍軍，何者為更強，善或不善？」

「大王，善為更強，非不善強。」

「尊者龍軍，我不能接受此語：『善為更強，非不善強。』尊者龍軍，見於此處者為殺生者、偷盜者、邪淫者、妄語者、劫奪村里者、攔路搶劫者、欺騙者、欺詐者。此諸人依其所作惡事，皆獲得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或粥鍋注(受刑者之頭頂骨被揭開後以燒紅之鐵丸放在頭頂有如粥鍋)、或貝殼頂(用砂粒塗於受刑者之頭皮並磨擦發亮，如貝殼一樣)、或羅喉口(受刑者之口被鐵釘撐住，貯油其中，以燈蕊點燃)、或火花鬘(受刑者之整個身體或雙手被油巾纏裹後以火燃燒，看上去像一活炬)、或燃手(受刑者被剝皮作細條從頸至踝，又用火燃燒)、或曳羅迦、或樹皮衣(受刑者被剝皮從頸向腰，看來像一件樹皮衣)、或花斑鹿(受刑者之肘與膝被鐵釘釘在鐵板上，看來像一頭鹿，其四周圍以火燒)、或肉鈎(受刑者被懸掛在雙鋒的鐵鈎上面)、或銅錢(受刑者身上的肉被割成小片如銅錢一樣大)、或鹽裂口(受刑者的全身被戮刺，再用鹽或腐蝕劑塗抹傷處)、或鐵棍旋轉(用鐵棍貫穿受刑者之耳根後

豎立地面，再牽引其足而使身體旋轉)、或草團(用棒將受刑者的骨肉打得稀爛，如碎草團一樣)、或以熱油傾注頭上、或遭狗嚙咬、或活活地遭串刺、或遭砍頭。有人於夜間造惡事，當夜即受報，有人於夜間造惡事，次日即受報。大人於白晝造惡事，當日即受報。有人於白晝造惡事，當夜即受報。有人於兩三日後受報——此諸一切人皆獲現世果報。尊者龍軍，是否有人以持戒或行持布薩，將布施及其功德屬性給予一人、或二人、或三人、或四人、或五人、或一百人、或一千人、或一萬人，使於現法中獲得財富、名聞及歡樂？」[291]

「大王，有四人既布施、持戒及受持布薩已，現世其肉身於三十三天都得名聞。」

「尊者，誰？」

「大王，彼等為曼陀多王**泐**、尼米王**焮**、沙丁那王**炘**及古蒂拉樂師**炘**。」

「尊者龍軍，彼之距今數千餘生，不在你我兩人的視線之內。如有可能，請說現時正行之世，世尊尚存在之時(的人)。」

「大王，現時進行之世，奴隸朋諾**炘**既施食與長老舍利弗，當日他即得為富商，彼今猶以朋諾富商著稱。王后戈帕拉母**炘**為施食與長老**迦旃延炘**及餘七人，以八文錢出賣伊自己之頭髮，當日她即成為優填王**炘**之第一王后。優婆夷蘇披雅**炘**以自己的股肉調味施與一位生病比丘，次日，其創傷痊癒，皮生、無疾。王后莫莉卡**炘**(次貧窮時)以隔夜清粥供獻世尊，當日即得成為拘薩羅王**炘**第一王后。蘇曼那**炘**花環師以八握手的

茉莉花供獻世尊，當日即得大財富。曳卡薩他卡犍婆羅門以外衣供獻世尊，當日即得一切皆以『八』數計(之禮物)。大王，此諸人等皆於現世得財富與名聞。」

「尊者龍軍，雖汝曾審察及搜尋，汝卻祇發現此諸六人？」

「大王，是。」

「如是，尊者龍軍，不善為更強，非善強。尊者龍軍，僅一日內，我見十人因惡業果遭串刺。我也看見二十人、三[292]十人、四十人、五十、一百人、一千人因惡業果遭串刺。尊者龍軍，難陀族有一將軍之子名跋陀薩羅犍，與旃陀羅崛多犍交兵。尊者龍軍，於該戰鬥中，兩軍陣裏有八十具無頭死尸。傳說當一人頭堆充滿，一無頭死尸遂直立起來。因該惡業的結果，餘諸一切(無頭死尸)也遭受災禍與毀滅。尊者龍軍，以此理由，我亦說：『善為更強，非不善強，』尊者龍軍，是否你曾聽說於此佛的教化中，拘薩羅王給了一無比的布施？」

「大王，是。我曾聽聞。」

「但尊者龍軍，拘薩羅王既給如是之無比布施，以此因緣，於現世彼是否得財富、名聞與歡樂？」

「大王，否。」

「尊者龍軍，若拘薩羅王既給如是之無上布施，彼並未以此因緣於現世獲得財富、名聞與歡樂，如是，尊者龍軍！不善為更強，非善強。」[293]

「大王，因不善有限，遂成熟甚速，因善廣闊，需長時始成熟。大王，此亦可用譬喻來作審查。大王，譬如西方出產一種穀物名孔目達班低卡犍，一月之內即成熟且運往家中，而稻

米經五月或六月始成熟。但大王，孔目達班低卡與稻米之間，其差異為何？」

「尊者，因孔目達班低卡的有限及因稻米的廣闊，尊者龍軍，稻米適宜於國王，為國王的食物；而孔目達班低卡是奴隸及工人的食物。」

「大王，因不善的有限，成熟甚速；因善的廣闊，長時間始成熟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於此凡成熟甚速者，世間稱其為更強，如是，不善為更強，非善強。尊者龍軍！譬如任何兵士投入激戰，既捉住敵人之肋窩，拖曳之，迅速地攜往其主官。世間遂稱此兵士為勇士；又如醫師迅速地將箭拔出，療治傷病，彼即被稱為良醫；又如會計師，計算敏捷及迅速揭曉，世間稱其為熟諳之會計師；又如摔跤者迅速將其對手制服，令其背臥倒地，彼則被稱為能幹的摔跤者。尊者龍軍！凡迅速成熟者，無論善或不善，世間均稱其為更強者亦復如是。」

「大王，二者之業皆在未來世可感受。但因不善是可訶責，乃於現世的剎那間感受之。大王，古昔剎帝利曾建立此法令：『若人殺生應杖笞之，若人偷盜，若人追逐他人之妻，若人妄語，若人劫奪村里，若人旅途行凶，若人欺偽詐騙，彼應杖笞、彼應處死、彼應截斷、彼應折損、彼應傷殘。依照此法經度量後，彼等遂遭杖笞、處死、截斷、折斷及傷害之。』另一方面，大王，是否有人建立此法：『若人布施或持戒，或受持布薩，應給予其財富或名聞，經量度後是否人們將給予其財富或名聞。』正如以杖笞、或囚禁施於盜賊之作業一樣？」

「尊者，否。」

「大王，於仔細量度後，若彼等以財富或名聞與施主，則善也將於現世被感[294]受。但大王，彼等未量度施主而說：『我將以財富或名聞與他。』因此，大王，善非在現世感受。大王，以此理由，不善現世得感受，或於未來世感受更強。」

「尊者龍軍，善哉！若無像你之智慧人，此問題不會如此善得解決。尊者龍軍，你乃以出世來解釋於世間者。」

第四 祖先與供品

「尊者龍軍，此諸施主既給布施，奉獻與祖先，想道：『願此抵達他們。』以此因緣，是否任何人得果？」

「大王，有得有不得。」

「尊者，誰得誰不得？」

「大王，投生地獄者不得，生天者不得，投生畜生者不得，四先亡者中三先亡不得，即食吐物者，為飲渴所逼者，為渴欲所焚者。他施活命者得，被人憶念者也得。」

「尊者龍軍，如是，雖指定給他們，若他們不收受，則施主的布施是浪費且無結果？」

「大王，否。該布施非無果報。施主們確實收受布施之果實。」

「如是，尊者，請以理由說服我。」

「大王，今有人籌辦魚肉酒飯及食物等，往詣親戚；若親戚不接受該禮物，是否它會成為浪費與損失？」

「尊者，否。那仍將為主人們自己所有。」 [295]

「大王，施主確實受其果亦復如是。大王，譬如有人進入內室，前面不見出口處，他將從何處出去？」

「尊者，從其進去之處。」

「大王，施主確實受其果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且止於此！其事如是，我接受它：施主確實受其果。我不爭論你之道理。尊者龍軍，若此諸施主所給予的布施抵達其先亡，而他們也受其果，如是，殺生者、凶暴者、血塗手者、壞心壞念者、殺人者、作殘酷之行者——若他供獻布施與其先亡說：『讓我此業果抵達先亡。』是否其果報遂抵達其先亡？」

「大王，否。」

「尊者龍軍，此中原因何在？如何善抵達而不善不抵達？」

「大王，你不應作此問。大王，莫作是想：『(反正)有一回答問題之人，且問不應作問的問題。』你還會問我為何虛空無憑依？為何恆河不逆流？為何人與鳥是二足，獸是四足？」

「尊者龍軍，我之所問並非是要困擾你，我實為除疑惑而問。世間人多左手(或執惡)，或盲目，我祇問此：『為何他們無機會？』」

「大王，與不曾造作或同意(造作)的人分擔惡業是不可能的。大王，如人用水道引水至遠處，是否他們用水道也能如意地運走一堅厚的大石山？」

「尊者，否。」

「大王，善可以分享，不善則不能分享亦復如是。大王，譬如用油可以燃燈，而不能以水燃[296]燈。大王，是否用水可以燃燈？」

「尊者，否。」

「大王，善可以分享，不善則不能分享亦復如是。大王，譬如農夫從池塘取水(澆灌)使穀物成熟，是否他能從大海取水使穀物成熟？」

「尊者，否。」

「大王，善可以分享，不善則不能分享亦復如是。」

「但尊者，為何善可以分享，不善則不能分享？請以理由說服我。我非瞎盲，亦非無眼，聆聽之後，我將知之。」

「大王，不善小而善為多，不善因小故祇毀滅作者；善因多故散佈人天世界。」

「請給一譬喻。」

「大王，譬如一小水珠或會落於地上，但是否這小水珠可以散播到十由旬，或二十由旬？」

「尊者，否，該小水珠落下即於其處消逝。」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水珠之微小故。」

「大王，不善是微小，因微小故祇毀滅作者，分享故不可能。大王，譬如厚重密雲將降雨而使地面滿足，是否該大雲(之雨)能遍佈四方各處？」

「尊者，是。當該大雲(之雨)既填滿小窪、池沼、江河、池塘、澡池、溝渠、罅隙、水井、低地及蓮池之旁，它將散佈

至十由旬，或二十由旬。」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雲之巨大。」

「大王，善是多，因其多故，可以與人天世界分享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如何不善是小而善是多？」[297]

「大王，若人布施、持戒及行持布薩，他即欣喜、極欣喜、喜笑、極喜笑、歡喜、意喜，於他妙喜一再興起，有妙喜之心者善更見增加。大王，譬如多水盈滿之水井，水從一方流入，從另一方流出，其雖流出，又再三湧起，遂不致使其斷絕。大王，善更見增加亦復如是。大王，若人於一百年間將其所作之善迴向他人，當其再三迴向時，善更見增加；他可能與任何所願之人分享該善。大王，此即是為何善是多的理由」

「復次，大王，作不善者日後生悔恨，有悔恨之心者退轉、退縮、後退而不伸展；他憂愁、苦惱、衰耗、枯竭及不興盛，當時即遭毀滅。大王，譬如少量之水落在乾河的高低、曲折、彎曲的大沙洲上，即衰耗、枯竭，且立即消逝。大王，作不善者生悔恨；有悔恨之心者退轉、縮回、後退、不伸展，他憂愁、苦惱、衰耗、枯竭及不興盛，當時即遭毀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為何不善是小的理由。」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誰見夢？

「尊者龍軍，於此世間男女見善或惡，往昔所見者，非往昔所見者，往昔所作者，非往昔所作者[298]，和平者、可怕者，遠者、近者，許多種類及數千顏色的夢之示現。此所謂夢者為何？誰見夢？」

「大王，此所謂夢者是兆相蒞臨心之焦點。大王，有六種人見夢：患風疾者見夢，患膽汁疾者見夢，患痰疾者見夢，天神支配者見夢，常習者見夢，及以夢為先兆者(見夢)。大王，此中見夢為先兆者是真實，其餘則虛妄。」

「尊者龍軍，彼見夢為先兆者，是否其心自往搜求兆相，或兆相蒞臨心之焦點，或他人走來通知他？」

「大王，非其心自往搜求兆相，亦非他人走來通知，而是該兆相蒞臨心之焦點。大王，譬如明鏡自己不往他處搜求映像，亦非他人將映像攜來置明鏡上，而乃從任何地方來的映像皆呈現在鏡中。大王，非其心自往搜求兆相，亦非他人走來通知，而是從任何地方來的兆相皆蒞臨其心的焦點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是否見夢的心也知：『此將有如此之結果：或平安或怖畏？』」

「大王，心並不知：『此將有如此之結果：或平安或怖畏。』但兆相既出現，彼告他人，於是人們遂以其意義向其述說。」

「尊者龍軍，請示以理由。」

「大王，譬如斑疹、瘍腫或疥癬在(人之)身上出現，於他是得或失，是好[299]名或壞名，是誹謗或稱贊。但大王，當此諸斑疹出現時，是否彼知：『確實，我等將完成此事？』」

「尊者，否。依照斑疹的出生處，諸星相家於其處見它們之後，遂解釋說：『如此將是其結果。』」

「大王，見夢之心不知：『此有如此如此之結果：平安、或佈畏。』但兆相既出現，彼即告他人，於是人們遂以其意義向他述說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若人見夢，彼睡時見之，或醒時見之？」

「大王，見夢者非在睡時見，亦非在醒時見，而乃在昏沈與尚未入於無知覺狀態之間見夢。大王，若人是昏沈，其心即入於無知覺狀態；入於無知覺狀態之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之心則不知苦樂。無覺知者則無夢，當心有作用則見夢。大王，譬如在黑闇無光處，極清淨的明鏡中不呈現映像。大王，當心變為昏沈，入住於無知覺狀態時則不起作用。雖然它在身內，不起作用的心則不見夢亦復如是。大王，身體應以明鏡視之；黑闇應以昏沈視之，光明則應以心視之。」

「復次，大王，譬如太陽蒙霧則光明不現；爾時雖有陽光，但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之陽光則無光明。大王，若人昏沈，其心即入於無知覺狀態；入於無知覺狀態之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之心則不見夢亦復如是。大王，身體應以太陽視之；蒙霧應以[300]昏沈視之；陽光應以心視之亦復如是。」

「大王，於兩種情況之下心不起作用——雖其身仍有：一、心是昏沈入於無知覺，心雖在身中而不起作用。二、證滅盡定時，心雖在身中亦不起作用。大王，醒時心是活動、開放、自然、無縛，兆相不蒞臨如是之人的心之焦點。大王，譬如有人欲守祕密，會避免開放、自然、愚蠢及不守密的人。大王！

天機还不蒞臨清醒者的心之焦點亦復如是。因此，清醒者不見夢。復次，大王，譬如菩提分善法之焦點不蒞臨比丘，若其非正命、不正行、交惡友、無戒、懈怠及無精進。大王，天機不蒞臨清醒者的焦點亦復如是。因此，清醒者不見夢。」

「尊者龍軍，是否昏沈有初、中、後？」

「大王，是。昏沈有初、中、後。」

「何者為初、中、後？」

「大王，凡身(蘊)之遮蔽、封閉、無力、遲鈍及不活潑時，此即為昏沈之初。大王！若人入於『猴睡』——半醒半睡時，此即為昏沈之中。當進入無知覺狀態時為末後。大王，當抵達中段進入輕微的『猴睡』時彼即見夢。大王，若人自攝，其心安穩，確立於法，覺不動而捨離喧囂之聲，入於森林，思惟奧義。彼不於其處昏沈入睡。在其處彼實安定，一心專注，透徹奧義。大王，若人清醒而不昏沈，但入於『猴睡』，既入[301]『猴睡』，彼即見夢亦復如是。大王，喧囂之聲應以警寤視之；森林應以猴睡視之。該捨離喧囂之聲音避免睡眠，保持心之平衡，徹照奧義。該清醒非昏沈者，當其入輕微猴睡時彼即見夢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時非時之死

「尊者龍軍，諸有情若死亡，是否彼等皆時至而死，或非時而死？」

「大王，有時至而死，亦有非時而死。」

「尊者龍軍，誰為時至而死，誰為非時而死？」

「大王，你是否曾見生熟果實均從你之芒果樹、閻浮樹及其他果樹落下？」

「尊者，是。曾見。」

「大王，是否彼諸自樹上落下的果實或時至或非時而落下？」

「尊者龍軍，彼諸落下的果實是充份成熟，俱為時至而落。餘諸果實則有因蟲蝕而落，有因棍棒打擊而落，有因風吹而落，有因內部腐朽而落——此諸俱為非時落下。」

「大王，彼因衰老障礙而死者，是時至而死；餘者有被業強迫而死、有被生趣強迫而死、有被行動強迫而死，(此諸皆非時死)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彼被業強迫而死者，彼被生趣強迫而死者，彼被行動強迫而死者及因衰老障礙而死者——都祇是時至而死。又彼死於母胎中者，那正是其時，彼亦祇是時至而[302]死；那死在產室者，那正是其時，彼亦祇是時至而死；那一月而死者……那百年而死者，那正是其時，彼亦祇是時至而死。因此，尊者龍軍！非時之死並不存在——一切死者都祇是時至而死。」

「大王，有七種人雖餘壽尚存而非時死。何者為七？大王，飢者不得食物，內臟損壞，彼雖餘壽尚存而非時死。大王，渴者不得飲水，其心乾枯，彼非時而死……毒蛇咬者，毒力不減輕，不得醫師，彼非時而死……服毒者肢體燃燒，不得解毒

劑，彼非時而死……墮火者為火燒灼，不得熄滅，彼非時而死……墮水者不得立足處，彼非時而死……刀傷者受創，不得醫師，彼雖餘壽尚存而非時死。大王，此七種人雖餘壽尚存而非時死。大王，於此我作確定宣說。」

「大王，有情之死有八種因：因風疾生、因膽汁疾生、因痰生、因集合、因時節變化、因不適的護衛、因突然、因業報。大王，此為有情之死。大王，此中惟業報之死為時至而死，餘者為非時而死，偈曰：

『飢、渴、蛇咬及毒藥，
火、水、刀為非時死；[303]
風、痰、膽汁、集合、時，
不適宜護衛、突然與業報、
此諸俱為非時死』

大王，有情當中有因前生所作之或此或彼不善業成熟而死。大王，今若有人於前生令他人餓死，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彼亦為飢餓所迫所困，其心乾涸、憔悴、萎縮、凋零，五內俱焚，彼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時遭飢餓而死，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若有人於前生令他人渴死，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化作先亡受焦渴耗損，悲慘、瘦弱，其心乾涸，他死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時遭乾渴而死。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若有人於前生令他人被蛇咬死，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彼從大蛇之口轉入大蛇之口，從黑蛇之口轉入黑蛇之口，常遭蛇咬，他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時遭蛇咬死。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若有人於前生毒死他人，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其肢體灼燒，身體敗壞，出尸臭氣。彼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時毒而死。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若有人於前生令他人為火燒死，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彼從炭火山轉入炭火山，從閻羅境轉入閻羅境，其肢體燃燒，其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死於火中。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若有人於前生令他人為水淹死，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其肢體破壞、敗壞、破裂、衰弱，其心震搖，彼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時死於水中，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若有人於前生令他人死於刀下[304]，於後若干百千年中其遭截斷、破裂、打碎、粉碎、刀砍，彼於青年、中年或老年時亦死刀下，此皆為彼之時至而死。」

「尊者龍軍，汝說有非時至而死。於此請更示理由。」

「大王，譬如大火聚上曾置草薪、枝葉，若材薪不繼，不再添加，火即熄滅——但該火仍稱為無害無災，時至而滅。大王，若人生存若干百千日後變成老朽，壽算已盡，遂無害無災而死，彼即被稱為時至而死亦復如是。復次，大王，譬如大火聚上堆置草薪、枝葉，在其未焚盡時有巨大密雲降下大雨會令其火熄滅，大王，是否該火時至而滅？」

「尊者，否。」

「大王，以何緣故後之火聚與前之火聚而不相同？」

「尊者龍軍，後之火聚為突來之雲雨所制伏遂非時而滅。」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或因風疾生、或因膽汁疾生、或因痰疾生、或因集合、因時節變化、或

因偶然、或因飢、或因渴、或因蛇咬、或因服毒、或因火、或因水、或因刀，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為非時而死的理由。」

「復次，大王，天際巨大烏雲升起，大雨降落填滿低地、平地，此稱無害無災降雨之雲。大王，若任何人生活長久[305]變成老朽，壽算已盡，無害無災而死，彼稱為時至而死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巨大烏雲起於天際即遭大風吹散。大王，是否那消逝的烏雲亦稱時至？」

「尊者，否。」

「大王，以何緣故後之烏雲與前之烏雲而不相同？」

「尊者，彼因突來大風所制服，該烏雲遂非時而散。」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或因風疾……或因刀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

「大王，又如凶猛毒蛇因發怒會咬傷人，因其毒是無害無災，會招致他的死亡，該毒被稱為無害無災而達到最終點——大王，若任何人生活長久變成老朽，壽算已盡，無害無災而死，彼亦稱為無害無災到達壽命的終點時至而死亦復如是。但大王，此際若有蛇師授與為蛇咬傷者以解毒藥，蛇毒遂消。大王，是否此毒亦稱為時至而散？」

「尊者，否。」

「大王，以何緣故後者之毒與前者之毒而不相同？」

「尊者，因突來之解毒所壓逼，蛇毒未達終點而散。」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或因風疾生……或因刀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306]

「大王，又如射手放箭，若箭循所趣向之途徑而抵達終點，該箭則被稱為循所趣向之途徑而抵達終點，且是無害無災。大王，若任何人生活長久，變成老朽，壽算已盡，無害無災而死，彼即稱為時至而死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射手放箭，於該剎那有人將其箭捉住。大王，是否該箭被稱為循所趣向之途徑而去？」

「尊者，否。」

「大王，以何緣故後者之箭與前者之箭而不相同？」

「尊者，突來的捉持，該箭的軌迹遂被阻攔。」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或因風疾、因刀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

「大王，又如人敲打銅製容器，因其敲打所發聲音循所趣向之行程而抵達終點，該聲音稱為無害無災循所趣向之行程而抵達終點。大王，若人生存若干百千日後，變成老朽，壽算已盡，遂無害無災而死，彼即稱為無害無災時至而死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有人敲打銅製容器，因其敲打遂發出聲音，但若有人於聲音未發出或傳播未達之先即接觸它，因其接觸聲遂靜止。大王，是否該聲音仍被稱為遵循所趣向之行程而抵達其終點？」

「尊者，否。」

「大王，以何緣故後之聲音與前之聲音而不相同？」[307]

「尊者，因偶來的接觸，該聲音遂靜止。」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

「大王，又如良穀佳禾生長田中，因適度降雨，遂得滋蔓、伸展、多結果實，已屆收穫之時，此穀物稱為無害無災而達時至。大王，若人生存若干百千日後，變成老朽，壽算已盡，遂無害無災而死，彼即稱為無害無災時至而死亦復如是。大王，又如良穀佳禾生長田中，因缺水而非時死。大王，是否此穀物獲得時至？」

「尊者，否。」

「大王，以何緣故後之穀物與前之穀物而不相同？」

「尊者，因偶來的酷熱壓逼，該穀物遂死去。」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308]壓逼，或因風疾生……或因刀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

「復次，大王，是否你曾聽聞茁壯幼苗因蟲害遂連根朽壞？」

「尊者，我曾聞，亦曾見此。」

「大王，是否此諸禾苗為時至而朽壞或非時而朽壞？」

「尊者，非時。尊者，若此禾苗未遭蟲食，彼將達收穫之時。」

「大王，是否因偶來的傷害，禾苗遭毀滅，若無傷害則禾苗會達收穫之時？」

「尊者，是。」

[308]「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或因風疾生……或因刀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

「復次，大王，是否你曾聞禾苗已屆分穗，結實累累，碩重下垂，逢兩名雹雨者降落其上，令其毀滅而無果實？」

「尊者，我曾聞，亦曾見此。」

「大王，此穀物為時至而毀滅，或非時而毀滅？」

「尊者，非時。若雹雨未降落其上彼或會到達收穫之期。」

「大王，如是穀物毀滅是否因偶來的傷害，若無傷害則穀物到達收穫時期？」

「尊者，是。」

「大王，任何人非時而死，他因偶來疾病壓逼，或因風疾生、或因膽汁疾生、或因痰疾生、或因集合、或因時節變化、或因偶然、或因飢、或因渴、或因蛇咬、或因服毒、或因火、或因水、或因刀壓逼，非時而死亦復如是。但他若非被偶來的疾病所壓逼，他或會到達時至之死。大王，此即是為何非時而死的理由。」

「尊者龍軍，希有哉！未曾有哉！為說明『有非時而死』，理由善被揭示，譬喻善被顯示，你已令其明白、明瞭、明顯。尊者龍軍，因你之任一譬喻，即令無心者、散心者也會結論到『有非時而死』，何況彼有思慮之人！尊者，[309]『有非時而死』，我實在已被你之第一個譬喻說服，但我欲聆聽更多解釋，故未(立即表示)接受。」

第七 在塔廟的神變

「尊者龍軍，是否一切證般涅槃者之塔廟皆有神變，或祇是一部分有？」

「大王，一部分有，一部分沒有。」

「尊者，那一部分有，那一部分沒有？」

「大王，於三種人中因其決心在般涅槃之塔廟裏有神變。何者為三？大王，今有阿羅漢，於其在世之時為悲愍人天而發心：『願某某塔廟有神變。』因其決心，此塔廟遂有神變。如是因阿羅漢決心遂有神變於般涅槃者之塔廟中。復次，大王，天神為悲愍世人，於般涅槃者之塔廟中示現神變，心想：『因此神變，正法將常得護持，因眾人的淨信，善得增進。』如是，因天神決心，遂有神變現於般涅槃者之塔廟。復次，大王，或女人或男子具信仰、淨信、賢明、博學、聰明、明智、覺具足、如理作意及決心於香、花鬘、衣著或其他物，將其安置於塔廟中，心想：『願其有某某神變。』因其決心，於般涅槃者之塔廟遂有神變。如是，因眾人的決心遂有神變現於般涅槃者之塔廟。大王，於此三種人中，因其決心於般涅槃者的塔廟裏遂有神變。」

「大王，若無此諸人等的決心，即令漏盡六通及心自在者之塔廟中亦無神變。[310]大王，即使無神變，但既見其殊勝淨行，人們亦應信任、亦應相信彼已達最終目標，心想：『此佛子已證取最後般涅槃。』」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無法現觀之有情

「尊者龍軍，是否彼諸正行道者於彼等皆有法現觀，或者有些沒有？」

「大王，有些有，有些沒有？」

「尊者，誰有誰沒有？」

「大王，畜生無法現觀，雖然它是正行道；生鬼域者、邪見者、欺詐者、弑母者、弑父者、弑阿羅漢者、破和合僧者、出(佛身)血者、偷住者、轉向外道者、污比丘尼者、墮十三不共住重罪之任何一種而未獲得赦免者、黃門、二根者均不得法現觀，雖然彼等是正行道；又未滿七歲之幼童亦無法現觀，雖然彼等是正行道。大王，此諸十六種人均無法現觀，雖然彼等是正行道。」

「尊者龍軍，於彼等十六種有障礙之人雖然或有或無法現觀，為何未滿七歲之幼童亦無法現觀，雖然彼等是正行道？今向你提出此問：是否幼童無貪、瞋、癡、慢、嫌、厭、欲念？此幼童既不被煩惱染污，彼實是相應、逮達，值得一瞭解而通達四聖諦？」[311]

「大王，於此，我述說其中理由：於一未滿七歲者，彼無法現觀，雖彼是正行道。大王，若未滿七歲者，彼貪於所貪、瞋於所瞋、癡於所癡、慢於所慢。若他能分別邪見、分別愛憎及思惟善、不善，彼或能生法現觀。但大王，未滿七歲者之心無力、細小、遲鈍及不清晰，而無為涅槃果是沈重、重要、廣闊、偉大。大王，一未滿七歲者之無力、細小、遲鈍且不清晰

之心不能通達那沈重、重要、廣闊、偉大的無為涅槃界。大王，譬如須彌山王是沈重、重要、廣闊、偉大，能否有人能以其天然力量、膂力及精進舉起須彌山王？」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為其力微弱及須彌山王的偉大。」 [312]

「大王，未滿七歲者之心無力、微力、小、少、細、遲鈍、不清晰，而無為涅槃界是沈重、重要、廣闊、偉大。大王，一未滿七歲者之無力、細小、遲鈍，其不清晰的心不能通達那沈重、重要、廣闊、偉大的無為涅槃界。因此一未滿七歲者並無法現觀，雖然彼為正行道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大地是長遠、廣闊、宏曠、寬大、宏大、伸展、偉大，能否有一小滴水可潤濕此大地令化作沼澤？」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水滴微小及大地的偉大。」

「大王，未滿七歲者的心是無力、微力、小、少，細、遲鈍、不清晰，而無為涅槃界是長遠、廣闊、宏曠、寬大、宏大、伸展、偉大。大王，因未滿七歲者的心是無力、細小、遲鈍，不清晰，不能通達無為涅槃界的偉大。因此一未滿七歲者無法現觀，雖然彼為正行道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有無力、微力、小、少、微少、微弱的火，能否消滅天人世界的黑闇而令光明出現？」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火之微弱及大地的偉大。」

「大王，未滿七歲者的心是無力、微力、小、少，細、遲鈍、不清晰及被愚癡的大黑闇所遮蔽。因其很難示現智慧的光明。以此理由，一個未滿七歲者無法現觀，雖然彼為正行道亦復如是。大王，又如患病、瘦弱、身量矮小的米蟲見一雄象長九肘、寬三肘、身圍十肘而高八肘，有三處春情發動。此米蟲既行近其所在處，張口抽引向己，意欲吞噬大象。大王，此米蟲能否吞噬雄象？」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其米蟲身體矮小及雄象偉大。」

「大王，未滿七歲者之心無力、微力、小、細、遲鈍及不清晰而無為涅槃界是長、廣、闊、宏曠、寬、宏大、伸展、偉大；以其無力、微力、細小、遲鈍及不清晰之心，彼不能通達偉大無為涅槃界。因此未滿七歲者無法現觀，雖然彼為正行道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涅槃為絕對樂

[313] 「尊者龍軍，是否涅槃為絕對樂，或雜以苦？」

「大王，涅槃是絕對樂，不雜以苦。」

「尊者龍軍，我們不相信該語：『涅槃是絕對樂。』關於

此，我們如是主張：『涅槃是雜以苦。』我們有理由說：『涅槃是雜以苦。』此理由為何？尊者龍軍，彼諸搜求涅槃者，其身心之艱難辛苦可見於住立、經行、坐臥、禁食、昏沈阻止、六處攝制及錢財、穀物、親戚朋友之捨棄。而彼諸於世間有幸福者及幸福具足者皆喜好耽著於六處之五種欲：其眼喜好耽著容色之可喜可樂的多種淨相；其耳喜好耽著歌唱音樂之聲之可喜可樂的多種淨相；其鼻喜好耽著而嗅知花果、樹葉、樹皮、樹根、樹心之香氣之可喜可樂的多種淨相；其舌喜好耽著而嘗試所嚼、所嘗、所飲、所味之可喜可樂的多種淨相；其身喜好耽著柔軟、細滑、柔和、嫩柔之感觸之可喜可樂的多種淨相；其意喜好耽著可喜可樂之多種善、惡、淨、穢的思念與作意。你們毀滅、減少、斷、截斷、止、阻止、眼、耳、鼻、舌、身、意之樂；因之身受苦，心亦受苦；身既受苦，身即感覺苦受；心既受苦，心即感覺苦受。是否當遊行摩犍提狉呵責[314]世尊時曾如是說：『沙門瞿曇是殺害有類者。』此即是為何我說涅槃雜以苦的理由。」

「大王，涅槃乃不雜以苦，涅槃是絕對樂。大王，你說涅槃是苦者，此苦不名為涅槃，彼為證涅槃的前分，彼為涅槃之搜求。大王，涅槃是絕對樂，不雜以苦。我將述說其理由。大王，是否有所謂諸王中之君權之樂？」

「尊者，是。諸王中有君權之樂。」

「大王，是否此君權之樂雜以苦？」

「尊者，否。」

「大王，如是為何於邊境擾騷時，為鎮壓邊境附庸，諸王

以其大臣、顧問、兵丁、武士環繞出征，其遭蚊虻風熱困逼、其跋涉於平坦或崎嶇之地面、其拼死作戰，生命也成疑問？」

「尊者龍軍，此不名為君權之樂。此乃搜求君權之樂的前分。尊者龍軍，諸王以苦搜求，得君權後，遂感受君權之樂。如是，尊者龍軍，君權之樂不雜以苦。君權為一事，苦為另一事。」

「大王，涅槃乃絕對樂，不雜以苦。彼諸搜求涅槃者既苦惱其身心，無論是住立、經行、坐臥、禁食、昏沈制止、六處攝制、捨身與命，以苦搜求，得涅槃後，遂感受涅槃之絕對樂。如諸王降伏敵人的君權之樂亦復如是。如是，大王涅槃乃絕對樂，不雜以苦。涅槃為一事，苦為另一事。」

「復次，大王，請聽另一理由：涅槃乃絕對樂，不雜以苦。涅槃為一事，苦為另一事。大王，是否有所謂工巧師的工巧之樂？」

「尊者，是。有工巧師的工巧之樂。」

「大王，是否工巧師的工巧之樂雜以苦？」

「尊者，否。」

「大王，為何彼等苦惱其身——因其應起迎師尊：致敬、擔水、掃屋、奉上淨齒樹枝及漱口水、接受殘食；為師按摩、沐浴、洗足；曲從他人意願、寢而不安、食不甘味？」

「尊者龍軍，此不名為工巧之樂，此乃搜求工巧的前分。尊者龍軍，諸師以苦搜求工巧後，遂得感受工巧之樂。如是，尊者龍軍，工巧之樂不雜以苦。工巧之樂為一事，苦為另一事。」

「大王，涅槃是絕對樂，不雜以苦。彼諸搜求涅槃者既苦

惱其身心，無論其住立、經行、坐臥、禁食、昏沈制止、六處攝制、捨身與命，以苦搜求，得涅槃後，遂感受涅槃之絕對樂，如諸師之工巧之樂亦復如是。如是，大王，涅槃乃絕對樂，不雜以苦。苦為一事，涅槃為另一事。」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涅槃無形相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涅槃。能否將涅槃的形相、方所、年歲、分量用譬喻、理論、因由或方法指出？」[316]

「大王，涅槃無比類，不能用譬喻、理論、理由、方法指示涅槃的形相、方所、年歲、分量。」

「尊者龍軍，我不能接受此存在法之涅槃不能用譬喻、理論、因由、方法顯示其形相、方所、年歲、分量。請以理由說服我。」

「大王，且止於是，我將示以理由。大王，是否有所謂大海？」

「尊者，是。有此大海。」

「大王，若有人如是問：『大海有多少水，或住在大海裏有多少生物？』大王，如是問題，你將如何回答？」

「尊者，若有人如是問我：『大王，大海有多少水？或住在大海裏有多少生物？』尊者！我將對他如是說：『蠢人，你以不應問者問我，任何人亦不應問此問題，此問題應擱置一邊。大海不曾被自然科學家分析，無能計量大海有多少水及有

多少生物住其中。』尊者，我所答者如是。」

「但大王，於此存在法之大海，如何你竟如此回答？何不先作計算，而後告訴他說『此大海中有如許之水及有如許生物住大海中』？」

「尊者，不能。此問題已出乎『範圍』。」 [317]

「大王，譬如不能計算存在法——大海之水，或住在其中之生物。大王，亦不能用譬喻、理論、因由或方法指示存在法——涅槃的形相、方所、年歲、分量亦復如是。大王，假使有具神通證心自在者能計量大海之水及海中生物，彼亦不能用譬喻、理論、因由、方法指示涅槃的形相，方所、年歲、分量。」

「復次，大王，關於『不能用譬喻、理論、因由、方法指示存在法之涅槃的形相、方所、年歲、分量』，請聽另一理由。大王，天神當中是否有所謂無色身天？」

「尊者，是。曾聞天神中有無色身天。」

「大王，是否用譬喻、理論、因由或方法指示此諸無色身天的形相、方所、年歲、分量？」

「尊者，否。」

「大王，因此實無無色身天？」

「尊者，有無色身天，雖不能用譬喻、理論、因由或方法指示其形相、方所、年歲、分量。」

「大王，譬如有情不能用譬喻、理論、因由、方法指示存在法無色身天之形相、方所、年歲、分量，如是亦不能用譬喻、理由、因由、方法指示存在法涅槃之形相、方所、年歲、分量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涅槃是絕對樂，不能用譬喻、理由、因由、方法指其形相、方所、年歲、分量。且止於是。但尊者龍軍，是否涅槃有其德性含攝在其他(物)中，能以譬喻加以顯示？」

「大王，若藉有形相者(指示)，實無一物。若藉其[318]德生，能用譬喻顯示一些例子。」

「尊者龍軍，善哉！請速道來，以使我藉此德性而得一譬喻，即使那是涅槃之部分解釋，也請以你的清涼甘美的語風減輕和鎮壓我心中的熱惱。」

「大王，涅槃含攝蓮花之一德，水之二德，阿伽陀藥之三德，大海之四德，食之五德，虛空之十德；涅槃含攝赤栴檀之三德，醍醐之三德，山頂之五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蓮華之一德，云何涅槃含攝蓮花之一德？」

「大王，譬如蓮花不為水所染污，涅槃不被任何煩惱所染污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蓮花之一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水之二德，云何涅槃含攝水之二德？」

「大王，譬如清涼之水解除熱惱。大王，清涼之涅槃解除一切煩惱之熱毒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水之第一德。復次，大王，水解人畜眾生之渴於其疲乏、枯涸、燥渴及困於暑熱時。大王，涅槃解欲愛、有愛、無有愛之渴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水之第二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水之二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阿伽陀藥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攝阿伽陀藥[319]之三德？」

「大王，譬如阿伽陀藥為一切受毒害之有情的歸依所，大王，涅槃之為一切被煩惱毒所壓逼之有情的歸依所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阿伽陀藥之第一德。復次，大王，阿伽陀藥滅盡諸病，大王，涅槃滅盡諸苦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阿伽陀藥之第二德。復次，大王，阿伽陀藥是甘露，大王，涅槃是甘露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阿伽陀藥之第三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阿伽陀藥之三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大海之四德，云何涅槃含攝大海之四德？」

「大王，大海不容受一切死尸。大王，涅槃不容受一切煩惱之死尸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大海之第一德。復次，大王，大海偉大，無此岸彼岸，不被眾河充滿。復次，大王，大海偉大，無此岸彼岸，不被眾河充滿。大王，涅槃偉大，無此岸彼岸，不被一切有情充滿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大海之第二德。復次，大王，大海為巨大有類的住處，大王，涅槃為諸無垢、漏盡、得力、自在的阿羅漢巨大有類的住處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大海之第三德。復次，大王，大海開發無限、種種、廣闊的浪花，大王，涅槃開發無限、種種、廣闊、清淨、智慧解脫之花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大海之第四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大海之四德。」

[320]「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食之五德，云何涅槃含攝食之五德？」

「大王，譬如食之維持一切有情壽命，大王，證涅槃時老死毀滅而壽命之維持者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食之第

一德。復次，大王，食為一切有情之力量增進者，大王，證涅槃時增進一切有情的神通力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食之第二德。復次，大王，譬如食之產生一切有情的容色，大王，證涅槃時產生一切有情的功德容色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食之第三德。復次，大王，食之鎮定一切有情的苦惱，大王，證涅槃時鎮定一切有情的諸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食之第四德。復次，大王，食之排除一切有情的飢餓、衰弱，大王，證涅槃時為排除一切有情諸苦的飢餓、衰弱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食之第五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食之五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虛空之十德**泥**，云何涅槃含攝虛空之十德？」

「大王，譬如虛空不生、不老、不死、不去、不起、難勝、賊不奪、不依、鳥行、無礙[321]、無邊，大王，涅槃乃不生、不老、不死、不去、不起、難勝、賊不奪、不依、聖者行、無礙、無邊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虛空之十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摩尼寶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攝摩尼寶之三德？」

「大王，譬如摩尼寶是賜欲者，大王，涅槃是賜欲者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摩尼寶之第一德。復次，大王，摩尼寶是發笑者，大王，涅槃是發笑者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摩尼寶之第二德。復次，大王，摩尼寶是發光者，大王，涅槃是發光者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摩尼寶之第三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摩尼寶之三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赤栴檀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攝赤栴檀之三德？」

「大王，譬如赤栴檀實是難得，大王，涅槃實是難得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赤栴檀之第一德。復次，大王，赤栴檀是無比的妙香，大王，涅槃是無比的妙香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赤栴之第二德。復次，大王，赤栴檀得善人稱贊，大王，涅槃得聖者稱贊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赤栴檀之第三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赤栴檀之三德。」 [322]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醍醐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攝醍醐之三德？」

「大王，譬如醍醐是色具足，大王，涅槃是功德色具足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醍醐之第一德。復次，大王，醍醐是香具足，大王，涅槃是戒香具足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醍醐之第二德。復次，大王，醍醐是味具足，大王，涅槃是(甘露)味具足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醍醐之第三德。大王，此為涅槃含攝醍醐之三德。」

「尊者龍軍，汝說涅槃含攝山頂之五德，云何涅槃含攝山頂之五德？」

「大王，譬如山頂高聳，大王，涅槃高聳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山頂之第一德。復次，大王，山頂不動，大王，涅槃不動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山頂之第二德。復次，大王，山頂難攀，大王，諸煩惱於涅槃是難攀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山頂之第三德。復次，大王，一切種子於山頂不生長，大王，一切煩惱於涅槃不生長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

槃含攝山頂之第四德。復次，大王，山頂遠離愛憎，大王，涅槃遠離愛憎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涅槃含攝山頂之第五德。大[323]王，此為涅槃含攝山頂之五德。」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一 如何證涅槃

「尊者龍軍，你們說：『涅槃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已生、非未生、非當生。』尊者龍軍，若任何人正行道證涅槃，是否他於涅槃生起時證之，或先待其生起而後證之？」

「大王，若任何人正行道證涅槃，他不於其生起時證之，或先待其生起而後證之。另一方面，大王，有此涅槃界，正行道者證之。」

「尊者龍軍，勿作隱匿而解釋此問題，令其顯露開敞而加解釋。關於此之一切，請以欲望與努力陳列你之所學。人眾於此已起淆混、猶豫、懷疑，請折斷此內心過咎之箭。」

「大王，有此寂靜、安樂、殊妙的涅槃界，彼正行道者依勝者教言思惟諸行而以智慧證之。大王，譬如弟子依師教以智慧親證學術，大王，正行道者依勝者教言以智慧證涅槃亦復如是。但涅槃應如何視之？涅槃應視為：無害、無災、無畏、安穩、寂靜、安樂、欣喜、殊勝、清淨、清涼。大王，譬如有人被焚燒於熾然、焦灼、多有材薪堆積之火中，以[324]其努力而自火逃脫，彼進入一無火處所，遂得最勝之樂。大王，彼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離去三種火之惱逼，證涅槃的最勝樂亦復如

是。大王，譬如火之應看作三種(毒)火，譬如人處火中應看作正行道者，譬如無火之處應看作涅槃。」

「復次，大王，譬如有人陷於蛇、犬、人之死尸及糞穴堆中，糾纏於死尸的亂髮間，以努力從其逃脫，而後進入一無尸體之處，彼則得最勝之樂。大王，彼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離去煩惱之逼迫，證涅槃最勝之樂亦復如是。大王，譬如五種欲應視作死尸，譬如入於死尸堆之人應視作正行道者，譬如無死尸之處應視作涅槃。」

「復次，大王，若復有人心懷恐懼、怖畏、戰慄、惱亂、淆惑，藉努力從其中解脫，而後入於堅定、堅固、不動、無畏處，彼得最勝之樂。大王，若有人正行道，以如理作意離去怖畏、戰慄，證涅槃最勝之樂亦復如是。大王，譬如怖畏應視作依生、老、病、死再三輪轉之怖畏，譬如怖畏者應視作正行道者，譬如無怖畏處應視作涅槃。」

「復次，大王，譬如有人陷於污穢不淨泥濘、泥淖處所，藉其努力拭去泥濘垢穢，而後往詣一清淨無垢之處，於該處彼將證最勝之樂。大王，若有人正行道，以如理作意離去煩惱的泥濘垢穢，證涅槃最勝之樂[325]亦復如是。大王，譬如泥濘應視作利養、恭敬、名聞，譬如入於泥濘之人應視作正行道者，譬如清淨無垢之處應視作涅槃。」

「但正行道者如何證涅槃？大王，彼正行道者思惟諸行之轉起，於轉起時彼見生、見老、見病、見死，於該處彼不見任何欣喜、歡樂，於該處彼於其初、中、後皆不見可執著者。大王，譬如人不會於那終日焚燒、熾燃、紅熱、炙灼鐵丸的任何

處，或初、或中、或後，見為可執著者，大王，彼正行道者思惟諸行之轉起，於轉起時彼見生、見老、見病、見死；於該處他亦不見任何欣喜、歡樂，於其初、中、後，彼皆不見任何可執著者亦復如是。彼既不見任何可執著者，遂心中起厭，身上發燒，彼嫌厭於諸有中之無救護所、無歸依所及無保護所。」

「大王，譬如有人入於正在燃燒的大火聚，會從此無救護、無歸依及無保護之火逃避，大王，既不見可執著者，遂心中起厭，身上發燒，彼逃離於諸有中之無救護所，無歸依所及無保護所亦復如是。當彼既見(諸行)轉起之怖畏，心中如是思惟：『此諸行轉起是炙熱、熾燃、焚燒、多苦、多惱，若人得(諸行)非轉起，則為寂靜、殊妙、諸行寂止、捨離一切執著、愛盡、離貪、寂滅、涅槃。』於是其心入於(諸行)不轉起，喜悅、欣喜[326]、歡喜而說：『我得出離。』大王，譬如有人入異地而迷途，見一出路。大王，當彼得見(諸行)轉起之怖畏，其心遂向(諸行)不轉起奔赴，喜悅、欣喜、歡喜而說：『我得出離。』亦復如是。彼向通往不轉起的道路奔赴，尋求、修習、多修習。彼之意念立於此目標，彼之精進確立於此目標，彼之喜悅確立於此目標，彼心再三作意，遂超越於(諸行)轉起而入於不轉起。大王，若在正行道之際，彼得(諸行之)不轉起即名為證涅槃。」

「尊者龍軍，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二 無藏置涅槃之處

「尊者龍軍，是否有一處所藏置涅槃，或於東方、或南方、

或西方、或北方、或上方、或下方、或中央？」

「大王，無藏置涅槃的處所，無論於東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或上方、或下方、或中央。」

「尊者龍軍，若涅槃無藏置所，如是，實無涅槃，而彼諸證涅槃者，其取證為虛妄。我將述說此中理由。尊者，譬如大地有土遂生穀類，有花遂生香氣，有灌木遂生花卉，有樹遂生果實，有礦產遂生寶石。如是，人若希求某物，彼便往詣適當處所[327]而取。尊者龍軍，若有涅槃則應有生涅槃處亦復如是。尊者龍軍，由無生涅槃之處則所，我說實無涅槃。而彼諸證涅槃者，其取證為虛妄。」

「大王，雖無藏置涅槃處所，但實有此涅槃；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而證涅槃。大王，譬如有所謂火者而無藏置火之處所，一人鑽兩木即得火——大王，實有涅槃，雖無藏置涅槃之處所亦復如是；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而證涅槃。」

「復次，大王，譬如有所謂七寶者，即：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女寶、居士寶、將軍寶，雖無藏置此諸寶的處所，但若有一刹帝利正行道，以其行道之力，眾寶即歸聚於他——大王，實有涅槃，雖無藏置涅槃之處所亦復如是。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而證涅槃。」

「尊者龍軍，涅槃藏置之處所，且止於是！但是否有一場所，若住立該處正行道者即證涅槃？」

「大王，是。有一場所，若住立該處正行道者即證涅槃。」

「尊者，云何有一場所若住立該處正行道者即證涅槃？」

「大王，此即戒地。(若人)如理作意，住立於戒，無論彼處塞國或希臘**狃**，處中國或西藏**狃**，處亞歷山大**狃**或尼空巴

球，處迦尸或瞿薩羅球，處迦濕彌羅毗或犍陀羅球，處須彌山頂或梵天，無論彼立何處——若住於正行道，彼即證涅槃。大王，[328]譬如如有眼之人，無論其是處塞國或薩羅，處中國或西藏，處亞歷山大或尼空巴，處迦尸或瞿薩羅，處迦濕彌羅或犍陀羅，處須彌山頂或梵天，無論彼立何處則皆見虛空；大王，若人如理作意，住立於戒時，無論彼處塞國或希臘……無論何處——若住於正行道，彼證涅槃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無論彼處塞國或希臘……無論彼立何處，於他有東方，大王，若人如理作意，住立於戒，無論彼處塞國或希臘……或梵天，無論何處——若住於正行道，彼證涅槃亦復如是。」

「尊者龍軍，善哉！涅槃被你指正，涅槃之證悟被你宣說，戒德得以莊嚴，正行道得以指出，法旗高舉，法眼確立，善專心之正加行非徒勞。各宗最殊勝之師，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註釋】

泝 Vessantara，國王名。

沴 Jāli，王子名。

尅 Kanhājina，王女名。

林 Cariyāpitaka，經名。

杼 Maddī，王后名。

泞 Uposatha，象名。

河 ratana，印度長度計量器。

洎 nāgapuppha, iron-wood flower，印度花名。

泮 Akanittha-bhavana，天宮名。

洳 Marakāyika，魔之眷屬。

洵 mārisa, mārisa，尊敬之稱呼，如 sir，先生等。

坦 Anotattadahata，池沼名。

洵 Pātālamukha，見 S. i. 127, iv. 206, 207.

洵關於各種刑罰名稱之原文請見<難問·第四品·第五>，註焮

至焮。

洵 Mandhāta，國王名。

焮 Nimi，國王名。

焮 Sādhina，國王名。

炅 Guttila，樂師名。

焮 Punnaka, the slave.

焮 Gopālamātā, the Queen.

焮 Mahā Kaccāna, the Elder.

焮 Udena, the king.

焮 Suppiyā, the brahman.

焮 Mallikā, the Queen.

焮 Kosala，國名。

焮 Sumana, the garland-maker.

焮 Ekasāta, the brahman.

焮 Bhaddasāla of the Nanda family.

狻 Candagutta (Chandragupta)，為阿育王之祖父，且為統一全印而創建帝國之第一人。

狷 kumudabhandika，一種速成稻，價值亦賤。

狽 dibba attha, deva-like purpose，意謂「天意」或「神意」。

狹 jamburukkha=rose apple tree，樹名，開花結深紫色果實，可製藥。

狹 Mā gāndiyā，人名。

狹 Miln. T., 「ekā dāsa」作「十一德」。應從疏釋。

狹 Saka-Yavana，國名。

狹 Cī na-Vilā ta，國名，地名。

狹 Alasanda，地名。

狹 Nikumba，地名。

狹 Kā si-Kosala，地名，國名。

狹 Kashmira，國名或地名。

𑖀 Gandhāra，國名或地名。

五 比量之問

第九品

[329]爾時彌蘭王往詣尊者龍軍之所。既達，向尊者龍軍作禮畢，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彌蘭王欲知、欲聞、欲見智慧之光明，欲斷無智，欲興起智慧之光明，欲消滅無明之黑闇。既發起非常的堅定，精進、專念、虔誠，彼向尊者龍軍作如是說：「尊者龍軍，是否你曾見佛？」**派**

「大王，否。」

「是否你的阿闍黎曾見佛？」

「大王，否。」

「尊者龍軍，既然你不曾見佛，你的阿闍黎也不曾見佛，如是，佛不存在；確實，此處不知有佛。」

「但大王，彼諸古昔刹帝利，你的刹帝利系先祖們是否存在？」

「尊者，是。彼諸古昔的刹帝利是我的刹帝利系的先祖更有何疑？」

「大王，是否你曾見古昔的刹帝利？」

「尊者，否。」

「大王，是否彼諸教導你者——司祭、將軍、司法官及大臣，曾見你之古昔刹帝利？」

「尊者，否。」

「大王，若你不曾見古昔剎帝利，而教導你者亦不曾見古昔剎帝利，古昔剎帝利在何處？確實，此處不知有古昔剎帝利。」

「尊者龍軍，曾被古昔剎帝利使用之物品仍可得見，諸如[330]白傘、冠、屐、拂子、寶劍及昂貴的臥牀，藉此我們能知及能相信古昔剎帝利曾存在。」

「大王，我們亦能知及相信世尊。亦有此理由使我們能知及相信世尊曾經存在。何以故？大王，有益的事物曾為彼知者、見者、應供、正等正覺者所用，諸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藉此諸物，世間及天神能知及相信世尊曾存在亦復如是。大王，以此理由，以此因緣，以此方法及以此比量應知世尊亦曾存在。」

既已度多人，
堅執盡而滅。
以比量應知：
兩足尊曾有。」

「尊者龍軍，請作一譬喻。」

「大王，譬如城市建築師欲築城，先觀察一不凸不凹、無沙礫、無石頭、無危害、無瑕疵而可喜樂之地，且使其處不平坦者平坦及拔除樹根、荊棘，將在該處築城，美化、區劃、分部、測量；掘塹壕，作堡壘、城門、望樓而壘壁堅固；築眾多十字路口、四衢通道、交叉路、大路；皇道清潔平坦，路側店鋪分佈；有園林、公園、池沼、蓮池、水井；各種神廟而為莊

嚴，全無瑕疵。當該城已具足發展，[331]彼會去往他地。其後若干時，該城變為富裕、繁榮，糧食豐盈，安靖、繁華，幸福、無災無禍；各色人等匯集，諸如眾多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持弓者、持箭者、執旗手、傳令人，分配食物者；魁偉王子，精兵，如象之勇士、披甲武士；奴隸之子、兵士之子、角力隊；廚司、燒飯人、理髮人、侍浴人，鍛冶工、華鬘工、金匠、銀匠、鉛匠、錫匠、青銅匠、銅匠、鐵匠、珠匠、織工、陶工、鹽工、皮匠、車匠、象牙工、繩工、櫛工、織工、篾工、弓匠、弦匠、箭匠、畫匠、染匠、浣匠、織師、裁縫；鑑金人、成衣商、香商、薪火商、木材商、傭工、樹葉商、果子商、樹根商、米商、糖商、魚商、肉商、酒商；倡優、舞伎、雜技、幻師；宮廷詩人、角力者；火葬夫、掃花夫、竹工、獵人、娼妓、舞女，汲水女奴，以及塞國人、希臘人、中國人、西藏人、優禪尼人**沱**、婆留迦車人**憊**、迦尸人**林**、拘薩羅人、邊地人、摩竭陀人**杼**、沙雞多人**泞**、須賴吒人**洞**、巴瓦人**洹**、柯統巴羅人**湊**、摩頭羅人**迦**、亞歷山人**沱**、迦濕彌羅人**坦**、犍陀羅人**洹**。當彼諸各色人民來此城居住，既見新城區分完善，無缺點過失，甚可愛樂，以比量能知『此城之建築師實為善巧多能者』。大王，世尊是無等，等於無等，等於無比，卓絕、無比、無數、不可量、不可計、無量德、功德圓滿、無邊堅固、無邊光明、無邊精進、無邊威[322]力、佛力圓滿，降伏魔軍，破邪見網，滅盡無明而生明，高舉法炬，證全知智，不失敗而能戰勝，遂築法城亦復如是。」

「大王，於世尊法城當中，戒為城垣，慚愧為塹壕，智作城門，精進為望塔，信為柱，念為守門者，慧為宮殿，經為十字路口，阿毗達磨為四衢大道，律是法庭，四念處為街道。復次，大王，四念處之道旁有諸店鋪，諸如花店、香店、果子店、阿伽陀藥店、藥店、甘露店、寶石店、百貨店。」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的花店？」

「大王，知者、見者、應供、正等正覺者。世尊曾說所緣分別，諸如無常想、無我想、不淨想、災患想、斷想、離貪想、滅想、一切世間不樂想、諸行無常想、入出息想、膨脹想、青瘀想、膿爛想、斷壞想、食殘想、散亂想、斬斷離散想、血塗想、蟲聚想、骸骨想、慈想、悲想、喜想、捨想，死念、身至念。大王，此為世尊所說所緣分別，於此若人欲出離老死，選取其中之任一所緣(作觀)，以該所緣彼得貪解脫、瞋解脫、癡解脫、慢解脫、邪見解脫，超度輪迴，止渴愛流，清淨三濁，斬除一切煩惱而入於無垢、無塵、清涼、潔白，不生、不[333]老、不死、歡樂、清淨、無畏的最上涅槃之城。彼棲心於阿羅漢果而得解脫。大王，此即名為世尊的花店。」

攜取業券，
往詣花店；
購買所緣
脫於解脫。」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的香店？」

「大王，有戒分別曾被世尊宣說，塗以此戒香，佛子使戒香的馥郁薰遍人天世界。他們發出馨香瀰漫四方四維，順風逆風，既薰遍乃存留於世。大王，云何為戒分別？即(三)歸戒、五戒、八戒、十戒、五誦所攝《波羅提木叉》之律儀戒。大王，此名為世尊之香店。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梅檀、多揭羅洎及茉莉，
其花香非逆風而行，
但善士香逆風而行——
善士之香遍薰各方。

梅檀或多揭羅，
蓮花或大茉莉，
於此各種香中，
戒香最為無上。

茉莉、梅檀香，
此諸香甚微小。
持戒者香最上，
彼瀰漫於諸天。』」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之果子店？」

「大王，世尊曾說諸果，即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空果[334]證悟、無相果證悟及無欲果證悟。於此若人欲求該果，付業券後彼即買得所欲之果，諸如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空果證悟、無相果證悟及無欲果證悟。大

王，譬如有人之芒果樹常有果實。若顧客尚未到來，其人不會從樹上擊落果實。顧客既到，收取券金彼如此說：『朋友，此芒果樹常有果子，摘取如許你所欲之果子，那是未熟、或半熟、或有毛，或生、或熟。』彼以所付券金，遂摘取未熟的果子，若彼要未熟者；彼摘取半熟果子，若彼要半熟者；彼摘取有毛果子，若彼要有毛者；彼摘取生果，若彼要生果；彼摘取熟果，若彼要熟果。大王，隨其所欲，彼既付作業券金而取果，若預流果……無欲果證悟亦復如是。大王，此名為世尊之果子店：

既付業券之金後，
人民獲取甘露果泐；
若有買得甘露果，
如是彼等得幸福。」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的阿伽陀藥店？」

「大王，世尊曾說諸阿伽陀藥。以該阿伽陀藥，世尊令人天世界脫離煩惱之毒。云何為諸阿伽陀藥？大王，世尊曾說此四聖諦，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於此若人欲求智慧，聽聞四聖諦[335]之法，他們從生解脫，從老解脫及從憂、悲、苦惱、愁解脫。大王，此即名為世尊的阿伽陀藥店：

一切世間之(無上)
解毒的阿伽陀藥，
不及法之阿伽陀藥——

諸比丘，且飲此藥。」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的藥店？」

「大王，世尊曾說諸藥，以諸藥世尊醫治人天，即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以此諸藥世尊排泄邪見、排泄邪思、排泄邪語、排泄邪業、排泄邪命、排泄邪精進、排泄邪念、排泄邪定；吐出吐藥令吐出貪、吐出瞋、吐出慢、吐邪見、吐出癡、吐出掉舉、吐出昏沈睡眠、吐出無慚無愧、吐出一切煩惱。大王，此名為世尊的藥店：

一切世間種種藥物，
無足與法藥相等——比丘飲此，
既飲法藥，不老不死；
既作修習又能觀見，
堅持減盡遂得寂滅。」 [336]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之甘露店？」

「大王，世尊曾說甘露，以此甘露世尊灑散於人天世界。人天既得灑以甘露，即從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中解脫。云何為甘露？即關於身之念。天中天之世尊曾說：『諸比丘，若服食身之念者即服食甘露。』大王，此即名為世尊之甘露店：

既見人民困疾病，
彼即設立甘露店；
修作(福)業以購藥，

諸比丘，取其甘露。」

「尊者龍軍，云何為佛世尊的珠寶店？」

「大王，世尊曾說眾寶，以該寶為裝飾，世尊之子照射、照耀、照明，閃爍、熾然。他們顯光明於上方、下方及中間。云何為眾寶？即戒寶、定寶、慧寶、解脫寶、解脫知見寶、無礙解寶、菩提分寶。大王，云何為世尊的戒寶？即《波羅提木叉》律儀戒、根律儀戒、活命遍淨戒、資具依止戒、小戒、中戒、大戒、道戒、果戒。大王，人、天、魔，梵天世界以及沙門、婆羅門均企求希望一位戒寶裝飾的人。大王，以戒寶為裝飾的比丘，遍照、極照四方、四維、上方、下方及中間。彼即超越、優勝、遮蔽一切存在的珠寶，從在下的無間地獄，在上的有頂天及其中間。大王，如是即為戒寶陳列於[337]世尊的珠寶店中：

如此的(戒寶)律儀，
陳列在佛陀店中；
修作(福)業去買它，
諸比丘，取其甘露。」

「尊者龍軍，云何為世尊的定寶？」

「即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定、空定、無相定、無欲定。大王，當比丘以定為裝飾時，基於慢、掉舉、邪見、疑見、煩惱之欲念、恚念、害念皆是邪念之類。若此諸邪念與定接觸，即行解散、消失、散失、不住、不凝著。大王，

譬如蓮葉上之水珠解散、消失、散失、不住、不凝著。其故何在？因蓮華清淨故。大王，當比丘以定寶為裝飾時，基於慢、掉舉、邪見、疑見、煩惱之欲念、恚念、害念皆是邪念之種類。若此諸邪念與定接觸，即行解散、消失、散失、不住、不凝著亦復如是。其故何在？因定清淨故。大王，此即名為世尊的定寶。大王，如是即為定寶陳列於世尊的珠寶店中：

若於定寶花鬘中，
邪念不起心不煩，
汝等(諸比丘)
以此為莊嚴。」

「大王，云何為世尊的慧寶？大王，聖弟子以該慧如實知此是善，如實知此是不善；此是有罪，此是無罪；此可習行，此不可習行；此是劣，此是勝；此[338]是黑，此是白，此是黑白調合；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苦滅至道。大王，此即名為世尊的慧寶：

慧寶之花鬘中
後有不能久住。
速至不死之境，
彼不樂於後有。」

「大王，云何為世尊的解脫寶？大王，解脫寶名為阿羅漢果。比丘證阿羅漢果者名為以解脫寶為裝飾。大王，譬如有人以真珠、摩尼、黃金、珊瑚之瓔珞為裝飾，以沈香、多揭羅香、

達子香炷、赤梅檀香炷塗身；以那伽花料、芬那伽花炷、娑羅花炷、沙羅羅花炷、瞻波花炷、瑜底迦花炷、阿提目多迦花炷、波多羅花炷、優鉢羅花炷、夏生花炷、茉莉花炷為裝飾，彼之顯耀遠勝他人；以佩帶花鬘、香、寶石瓔珞其遍照、極照、光照、光耀、光輝、照射、輝煌，遠勝及遮蔽它們。大王，證阿羅漢果得漏盡者以解脫寶為其裝飾。其超越、遮蔽彼諸已解脫於或此或彼(欲渴邪見)的比丘。其遍照、極照、光照、光耀、光輝、照射、輝煌，遠勝及遮蔽他們亦復如是。何以故？大王，諸莊嚴中此為第一莊嚴，即此解脫莊嚴。大王，此即名為世尊的解脫寶：

佩帶摩尼與花鬘，
主人得一家瞻仰。
若於人天世界中，
瞻仰解脫寶花鬘。」

「大王，云何為世尊的解脫知見寶？大王，解脫知見寶名為觀察智。聖弟子[399]以此觀察道、果、涅槃，所斷煩惱及殘餘煩惱：

以此智聖者覺知，
彼已作所應作者，
(彼即)勝者之子，
努力去獲得智寶。」

「大王，云何為世尊的無礙解寶？大王，無礙解寶有四，即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語無礙解、辯無礙解。大王，若比丘以此四無礙解寶作莊嚴，無論其趨赴何種集會，諸如刹帝利集會、婆羅門集會、居士集會或沙門集會，彼以自信赴會，以無淆惑、無恐怖、無顫抖、無驚懼及無身毛豎立而赴會。大王，譬如勇士，沙場英雄，若其佩五種兵器入戰場而毫無怖畏，心想：『敵若極遠，我將用箭射倒他們；若在近邊，我將用劍擊殺他們；若其更近，我將用矛刺殺他們；若其直至面前，我將以圓刀截其為兩段；若其緊靠我身，我將以短刀刺戳他們。』——大王，以四無礙解寶為莊嚴之比丘，無畏地往詣集會，心想：『若有人問我以無礙解義，我將告他以意義比較意義，告他以理由比較理由，以因比較因，以理趣比較理趣；我將決疑，我將祛惑，我將解答諸問使其皆得滿意。若有人問我以法無礙解義，我將告他以法比較法，以甘露[304]比較甘露，以無為比較無為，以涅槃比較涅槃，以空比較空，以無相比較無相，以無願比較無願，以不動比較不動；我將決疑，我將祛惑，我將解答諸問使其皆得滿意。若有人問我以語無礙解義，我將告他以語比較語，告他以句比較句，以隨句比較隨句，以字比較字，以連聲比較連聲，以子音比較子音，以抑揚音以比較抑揚音，以音節比較音節，以母音比較母音，以概念比較概念，以慣用語比較慣用語；我將決疑，我將祛惑，我將解答諸問使其皆得滿意。若有人問我以辯無礙解義，我將告他以辯比較辯，以譬喻比較譬喻，以特相比較特相，以味比較味；我將決疑，我將祛惑，我將解答諸問使其皆得滿意。』大王，此即名為世尊之

無礙解寶：

既欲買得無礙解，
應(修)以智作證取，
既無怖畏無激蕩，
照耀人天兩世界。」

「大王，云何為世尊的菩提分寶？大王，此為七菩提分，即念菩提分、擇法菩薩分、精進菩提分、喜菩提分、輕安菩提分、定菩提分、捨菩提分。大王，當比丘以此七菩提分寶作為莊嚴，彼將征服諸黑闇，彼照耀人天世界，彼放射光明。大王，此名為世尊的菩提分寶：[341]

人天世界既面對
菩提分之寶花鬘，
應修(福)業而買之，
得該寶裝飾自己。」

「尊者龍軍，云何為世尊的百貨店？」

「大王，此百貨店為世尊的九分佛語、舍利塔及其僧寶。大王，在世尊百貨店中陳列生成就，陳列財成就，陳列壽成就，陳列無病成就，陳列色成就，陳列智慧成就，陳列人成就，陳列天成就，陳列涅槃成就。欲得此中欲成就，若付以作業券即可買得。有人以持戒買之，有人以行布薩買之，於中某些事項彼付少許作業券即能買得。大王，譬如在商店當中多有芝麻、綠豆、諸豆，於此諸物彼等出付少許券金，選擇少許米、綠豆、

諸豆。大王！在世尊的百貨店中，彼等若付少許業券，於中某些事項即可獲得成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名為世尊的百貨店：

長壽，健康，容色，天界，
貴族，無為及與不死，
皆在勝者百貨店中，
應以(修福)業券買取；
應以(誠)信業券買之，
諸比丘，方成為富裕。」

「大王，如是之人住於世尊法城當中——經師、持律師、阿毗達磨師，本生誦[342]者、長部誦者、中部誦者、相應部誦者、增一部誦者、小部誦者，戒具足者、定具足者、慧具足者，樂於修習菩提分者、正觀者、專修己利者、阿練若住者**狘**、樹下住者、露天住者、草堆住者、塚間住者、常坐者、已進道者、果住者、有學者，果具者、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三明者、六通者、神通具者、慧通達者，(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最勝禪定、(八)解脫、色無色、已證寂靜樂者。法城為如是之眾阿羅漢羣集、獨集、雲集，如彼竹林、葦林。有頌曰：

離貪者，離瞋者，
離癡者，無漏者，
離愛者，無取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阿練若住者，持頭陀行者，
習定者，麤衣者，
遠離欣樂者，賢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常坐者，臥蓆者，
站立者，經行者，
著糞掃衣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著三衣者，皮衣為
第四者，寂靜者，
一坐食欣樂者，智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少欲、敏慧、堅定者，
節食者，不食者，
得不得知足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禪定者，禪定欣樂者，
堅定者，心平靜者，
安定者，希求無所有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進道者，果住者，
有學者，果具者，
最高目的希求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無垢，預流，一來，
不還，及與阿羅漢，
此諸人皆住法城。

(四)念處善巧者，

(七)菩提分欣樂者，
正觀者，持法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343]

(四)神足善巧者，
欣樂習定者，

(四)正勤專修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證勝智之圓滿者，
樂於祖先之園地者，
行於空中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低眼者，節語者，
(根)門守護者，

善防護者，
最上法善調御者，

上諸人皆住法城。
三明者，六通者，

神通圓滿者，

智慧圓滿者，

此諸人皆住法城。」

「大王，彼諸比丘為無量最勝智之執持者，無著、功德無比、名聞無量、力無量、威勢無量，轉法輪者，智慧圓滿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法將。」

「大王，彼諸比丘具神變者，得無礙解者，具自信者，行於空中者，難比者，難勝者，無支助而行者，撼搖大地及海山者，摩觸日月者，善變形相者，發願決定者，神通圓滿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司祭。」

「大王，彼諸比丘為頭陀行者，少欲者，知足者，嫌厭非法暗示乞食者，次第乞食、如蜜蜂得香薰後入於寂寥森林者，不戀著身命已證阿羅漢果者，列於頭陀行功德之最高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司法官。」

「大王，彼諸比丘為清淨、無垢、無煩惱，獲得圓滿天眼，善(知)(有情)之死生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燃燈者。[344]」

「大王，彼諸比丘為多聞者，通阿含者，持法者，持律者，持綱目者，善分別語之有聲無聲、長短重輕者，持九分教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守護者。」

「大王，彼諸比丘為知律者，通律者，善於因緣，讀誦者，善於有罪無罪、重輕、可治不可治、解罪、告白、反駁、懺悔、還原、放免、赦免、已達律之究竟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見色者。」

「大王，彼諸比丘為最勝解脫花鬘的作者，已達最勝、極勝、極大價值、最高地位者，為多人所欲渴求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賣花人。」

「大王，彼諸比丘為四諦現觀通達者，見諦者，瞭解教義者，征服四沙門果之疑惑者，得果樂者，與其他行道者分享此果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賣果人。」

「大王，彼諸比丘為塗抹最勝戒香者，為繁多功德執持者，為除去煩惱塵垢之惡臭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賣香人。」

「大王，彼諸比丘為法欲者，愛語者，勝法勝律極喜者，赴阿蘭若者，赴樹下者，赴空閑處者，飲最勝法味者，浸身、口、意於最勝法味者，極優辯才者，修行求法於諸法之中者。若有少欲論、知足論、遠離論、不會合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345]、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時，彼等每每從此處赴彼處而飲該論味——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極渴醉飲者。」

「大王，彼諸比丘為初夜後夜修習警寤者、以坐、立、經行度過晝夜者，修習專注者，遣除煩惱追求自己目的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守護者。」

「大王，彼諸比丘為講說，隨講說，講解，隨解九分佛語之意義、文字、理趣、理由、原因、示例——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賣法人。」

「大王，彼諸比丘於法之財富與珠寶，於阿含、教說、所聞的財富裏為富裕，為瞭解表情、母音、子音特相者，智者，豐饒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的法之商賈。」

「大王，彼諸比丘為通達極高教言者，熟習所緣分別，義釋者，學德圓滿者——大王，如是之比丘名為世尊法城有名的

法師。」

「大王，世尊法城如此善得規劃，如此善得構築，如此善得配置，如此善得完滿，如此善得建立，如此善得警衛，如此善得守護，如此不易為仇敵降伏——大王，以此理由，以此原因，以此理趣，以此比量，你應知世尊確曾存在。

如人見一善規劃
甚可喜愛的城市，
以比量人們得知
彼建築師的偉大。
如是若見世尊的
殊勝的(圓滿)法城。
以比量他們得知
世尊的確曾存在。

[346]當其見大海波浪
以比量他們得知：

『既見此波浪(滔天)
那定是偉大的海洋。』
至於除憂的佛陀——
彼的確所向無敵，
彼已證渴欲的毀滅，
已解脫於後有輪迴。
若得見於大波濤，
以比量人天世界

則知『彌漫於法波者，
一定是最上的佛陀。』
若其見崇高山峯，
以比量他們得知：
『既見其高聳如此，
此定是喜馬拉雅。』
既已見世尊法山，
遂冷靜而無貪戀，
高聳，不動及安住。
若其既見於法山
以比量他們得知：
『此乃最上的大雄
彼定是佛陀世尊。』
如人見象王足迹，
經比量他們得知：
『此定是偉岸大象。』
見佛陀龍象足迹……
彼後有已消滅者
經比量他們得知：
『彼一定是殊勝者。』
若見驚恐小動物，
經比量他們得知：
『如此諸物因獸王
的大吼聲所驚怖。』

於是若見諸外道

惶惑、驚恐與不安，

經比量他們應知：

『法王已作大雷鳴。』

當其見冷靜大地，

碧綠而非常濕潤，

以比量他們得知：

『此因大雨而清涼。』

於是若見諸民眾

滿足、適意與歡樂，

以比量他們得知：

『彼為法雨所滿足。』

(若見)泥濘與黏滑，

以比量他們得知：

『此定天降大水聚。』

於是若見此諸人

為塵垢泥濘污染。

法河運流入法海，

若見大地及天界，

趨赴法海之甘露，

以比量(他們)應知：

『此法蘊定是偉大。』 [347]

當其嗅上品香氣，

以比量他們得知：

『此香氣放射之處
一定是羣樹開花。』
戒香既漫人天界——
以比量(他們)應知：
『無上佛陀曾存在。』』

「大王，以如是的一百理由、一千理由；以一百因、一千因；以一百理趣、一千理趣；以一百譬喻、一千譬喻皆能揭示佛力。大王，譬如善巧作花鬘者，以一束不同鮮花，依照其師指教及因個人風格，遂編製一叢五彩花簇及花鬘——大王，世尊譬如一叢五彩花束，有無邊功德、無量功德。我今於勝者之教中如製花鬘者、串花者，因依先師之道及自己智力，以不可計算的理由及以比量來闡明佛陀的威力亦復如是。但於此你應先發起聽聞的志願。」

「尊者龍軍，你以如是的理由及比量揭示佛之威力，於他人此是甚難。尊者龍軍！以你對問題的各種卓越解釋，使我甚為欣慰。」

【註釋】

派「曾見佛否？」此問已略見於《彌蘭王問·第五品·第一》。

沵 Ujjenakā，現時之 Ujjain.

魑 Bhārukacchakā，現時之 Broach.

林 Kāsi-Kosalāparantakā，加尸(波羅奈)人，拘薩羅人，邊境人。

杼 Māgadhakā，現時之 Bihar。

泞 Sāketakā，地名。

洞 Soratthakā，現時之 Kathiāvāḍī。

洹 Pātheyyakā，即 Pāvā。

泐 Kotumbarakā，地名。

洝 Mādthurakā，地名。

洎 Alasamdakā .地名。從杼到洎地名後 + Kā 者即指該地的人民。

洎 Kasmīra，地名或國名。

洎 Gandhārā，地名或國名。

洎 tagara, incense or musk，香或麝香。

洎 amatapphala，甘露或不死果。

炆 agadā，阿伽陀藥或攻毒劑。

炆 tālī saka，香名。

炆 lohita candana，赤梅檀。

炆 nāga，鐵樹花。

炆 punnāga，花名。

炆 sāla，娑羅樹花。

炆 salala，或為 Cedar 柏樹；西洋杉樹。

炆 campaka，花名。

炆 yūthika，黃茉莉花。

炆 atimuttaka，花名。

炆 pātala，喇叭花。

炆 uppala，蓮花。

炆 vassika，雙瓣茉莉花。

狻 mallikā，茉莉花。

狻 arannikā，阿練若或阿蘭若住者。

六 頭 陀 行

[348]國王見住阿蘭若比丘
深入於頭陀苦修德行；
又見居士住不還果。
觀察兩者，遂起疑惑：
若居士於法亦覺悟，
則頭陀行是無效果。
我殷勤請問於精通
三藏之此最上論師，
擊破異論諸師之說。
彼將解除我的疑惑。

爾時彌蘭王往詣尊者龍軍，既達，向尊者龍軍致敬，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彌蘭王向尊者龍軍如是說道：

「尊者龍軍，是否有居士處家室，受五欲，與妻兒共，擁擠於牀榻，慣用迦尸的栴檀，慣使花鬘、香水、香膏，手捉金銀，其頭巾飾以種種摩尼、珍珠、黃金，彼亦能證取最高目的之涅槃？」

「大王，彼數不止一百，也非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也非一千，也非百千，也非一億，也非百億，也非千億，也非千千億人。大王，且讓一十、二十、一百、一千之居士瞭解(真諦)。我以何種方式向你解釋呢？」

「請隨己意說吧！」

「如是，大王，我將向你宣說無論是一百、或一千、或百千、或一億、或百億、或千億、或百千億(居士)。凡諸苦行、行道及殊勝頭陀行功德泝全都聚集於此九分佛語的[349]教言當中。大王，譬如雨水降落在地上之低處高處、平坦不平坦處、濕地燥地，從彼諸水皆往下流，盡皆聚於大海的大水中。若收受者，大王，如諸苦行、行道及殊勝頭陀行功德全都聚集於此九分佛語的教言當中。大王，基於我之廣泛經驗及覺智，對理由之說明亦將集聚於此。大王，因此而其意義被分析、修飾、圓滿及完成。」

「大王，譬如有一嫻熟繕寫師，若請其解釋書寫技法，依據其自身經驗及覺智，彼將示以種種說明，解釋其書寫技法，於是其書寫法則得完畢，成就及圓滿——大王，基於我之廣泛經驗及覺智，對理由的說明亦將集聚在此。因此，意義善得分析、修飾、純淨、完成亦復如是。」

「大王，於舍衛城沴，世尊之聖弟子中至少有五俱胝優婆塞、優婆夷，其中有三十五萬七千人住立於不還果，彼等均為居士而非出家者。復次，即於該處，於甘棠巴樹下𪔐，當示現雙神變時，二十俱胝有情俱得法現觀。復次，當其宣說《大羅睺羅教誡經》𪔑、《大吉祥經》𪔒、《平等心法門》𪔓、《敗亡經》𪔔、《死前經》𪔕、《鬥諍經》𪔖、《小積集經》𪔗、《大積集經》𪔘、《迅速經》𪔙、《舍利弗經》𪔚之時，有無數天神俱得法現觀。」

「於王舍城有世尊之聖弟子三十五萬優婆塞、優婆夷，當

其於該處降伏護財**注**雄象時，又有九十俱胝(優婆塞、優婆夷)；又於波沙那迦塔廟**泐**說《彼岸道**快**品》之集會時有十四俱胝；又於因陀沙羅窟**斫**時有八十[350]俱胝天神；於波羅奈仙人墮處之鹿野苑**炆**初說法時，有十八俱胝婆羅門及無量天神；又於三十三天**料**在紅石座上講說阿毗達磨時，有八十俱胝天神；又當其從三十三天下降僧伽薩城**炆**門示現世界之神變時，有三十俱胝；又於釋迦族迦毗羅衛城之尼俱律園**炆**說《佛種姓經》**炆**及《大會經》**炆**時，有無數天神；又於蘇曼那**炆**造花鬘者之集會時，有八萬四千人；又於伽羅哈丁那**炆**之集會時、於阿難陀**炆**巨商之集會時、於閻浮迦**炆**裸體外道之集會時、於曼都迦**炆**少年天子之集會時、於麻塔孔達利**炆**少年天子之集會時、於蘇拉薩**炆**妓女之集會時、於室利瑪妓女**炆**之集會時、於織工之女之集會時、於小須跋陀**炆**之集會時、於沙基他**炆**婆羅門火葬場儀式時、於蘇那鉢難他**炆**集會時、於《帝釋所問經》**炆**集會時，於《擗橫斷經》**炆**之集會時及《寶經》**炆**之集會時，各各有八萬四千人得法現觀。」

「大王，當世尊仍留住世間時，凡他所住於三圈之內或在十六大國，經常有二百、三百、四百，或五百、或一千、或十萬人天證悟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大王，這些天神皆是居士而不曾出家。大王，此諸及其他若干百千億的天神是在家居士，享受諸欲，皆證悟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

「尊者龍軍，若居士住家，享受諸欲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如是，[351]此諸頭陀行有何用？因此，持頭陀行是無

用。尊者龍軍，若不用咒術、藥草而疾病消除，何需再用吐劑、瀉劑令身體衰弱？若能以拳頭制服敵人，何需刀、劍、弓、弩、箭、棍及鐵錘？若把握結節、曲處、空心處、尖針、藤條及樹枝可以攀樹，何需搜求高大而牢實的梯子？若於地面睡覺對身體是安適，何需搜求精美大牀之愉快感觸？若能橫跨危險、可怕及崎嶇的道路，何需仰求攜武裝的商隊？若人能藉雙手渡越江湖，何需仰求橋梁及船舫？若人能藉己物滿足衣食，何需侍候他人、卑躬曲膝、低聲下語及前後追隨？若人能得天然池水，何需再掘井池及蓮池？尊者龍軍，若居士住家，享受諸欲而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亦復如是。如是，何需行殊勝頭陀功德？」

「大王，此為頭陀行之二十八功德。此功[352]德是如實不虛。因此功德，頭陀行為諸佛所欲所希。何者為二十八？大王，頭陀行為清淨活命、樂果、無罪、不使他人受苦、無畏、無煩、一向增長、不退減、無欺、保護、施乞求者、調伏諸有情、於自攝有益、適宜、無依、解脫、貪盡、瞋盡、癡盡、慢盡、斬斷邪思、度惑、毀滅懈怠、斷不樂、忍辱、無比、無量，導致一切苦盡。大王，此為頭陀行之二十八功德如實不虛。因有此功德，頭陀行為諸佛所欲所希。」

「大王，彼諸善修習頭陀行功德者將具足十八功德。何者為十八？即行為清淨、行道圓滿、善護身、護語、意行清淨、善維持精進、滅怖畏、遣除我見、離恚、確立慈心、善知食物、得一切有情尊敬、知食量、注意警寤、無家、厭惡、耽悅寂寥，凡有安穩處居之，常不放逸。大王，彼諸善修習頭陀行功德者

具足此十八功德。」

「大王，此十種人宜於頭陀行功德。何者為十種人？即具足信、慚、有恆、無欺、追求目標、無貪、欲學、受持堅定、多習禪定及住慈之人。大王，此十種人是適宜於頭陀行功德。」

「大王，此諸居士雖處家而享受諸欲，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但彼等於宿世皆已實修十三頭陀行，已奠定作業基礎，已得洗滌淨化。現時彼等作居士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大王，譬如善射者於射場先已依次教其生徒弓箭種類，如何握持，如何握拳，如何曲指，如何站立，如何搭箭，如何引弦，如何拉弓，如何取靶，如何放箭，如何射草人、穢堆、草堆、稻草、土堆，射中盾牌目標。其後在國王面前，以射藝贏得恩寵[353]，遂得良馬、車乘、象、馬、錢財、穀米、金、黃金、僕、婢、妻子、村莊等(賞賜)。」

「大王，此諸居士雖處家而享受諸欲，並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但彼等於宿世皆已實修十三頭陀行，已奠定作業基礎，已得洗滌淨化。現時彼等作居士證取和平最高目標之涅槃亦復如是。大王，無宿世頭陀行之修習，雖一次轉生無能證阿羅漢果。唯藉良師及善友，以無上精進努力及無上行持如該箭術師者則能證阿羅漢果。」

「復次，大王，譬如醫師或手術師給其師父贄金及服侍，贏得其恩寵，遂依次學習於執刀、截斷、割裂、搔破、貫穿、拔箭、洗傷、乾燥、塗藥、吐劑、瀉劑、灌油處置，完成所學知識，訓練已畢而成熟手，後始詣病人行醫。大王，雖然此諸居士處家而享受諸欲，並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但彼等在宿世皆已實修十三頭陀行，已奠定作業基礎，已得洗滌淨化。」

現時彼等作居士證取和平最高目標的涅槃亦復如是。大王，凡於頭陀行功德未淨化者則不得法現觀。大王，譬如未經澆水的種子則不生長。大王，如是，凡於頭陀功德未淨化者則不得法現觀亦復如是。大王，又如彼諸未行善者，未行善者無能往生善趣。大王，凡於頭陀功德未淨化者則無能法現觀亦復如是。」

「大王，頭陀功德如大地是欲求清淨者的住立地。[354] 大王，頭陀功德如水洗濯欲求清淨者之煩惱垢。大王，頭陀功德如炙熱焚毀欲求清淨者之一切煩惱欲。大王，頭陀功德如風吹散欲求清淨者之一切煩惱塵垢。大王，頭陀功德如攻毒劑治療欲求清淨者之一切煩惱病。大王，頭陀功德如甘露消除欲求清淨者之一切煩惱毒。大王，頭陀功德如田土生長欲求清淨者之一切沙門位功德之(禾苗)。大王，頭陀功德如如意寶賜予欲求清淨者所希望的一切最勝成就。大王，頭陀功德如船舫濟渡欲求清淨者至輪迴大海的彼岸。大王，頭陀功德如避難所安慰欲求清淨者除老死的驚怖。大王，頭陀功德如母親幫助欲求清淨者除煩惱苦所逼。大王，頭陀功德如父親使欲求清淨者及善行增進者生一切沙門功德。大王，頭陀功德如友不欺欲求清淨者，使得搜求一切沙門功德。大王，頭陀功德使欲求清淨者如蓮花不為一切煩惱垢所染。大王，頭陀功德如四種最勝名香，驅散欲求清淨者之一切煩惱臭。大王，頭陀功德如最勝山王，於欲求清淨者不受世間八法之風動搖。大王，頭陀功德如虛空，於欲求清淨者於一切處無礙：廣闊、寬廣、宏大。大王，頭陀功德如江河沖洗欲求清淨者之煩惱垢。大王，頭陀功德如嚮導使欲求清淨者度過生之難途及煩惱的林藪。大王，頭陀功

德如大商隊使欲求清淨者安抵殊勝、最勝、空一[355]切怖畏、安穩、無畏之涅槃城。大王，頭陀功德如一精磨之無垢鏡，示顯欲求清淨者之諸行的實相。大王，頭陀功德如一精磨之無垢鏡，示顯欲求清淨者之諸行的實相。大王，頭陀功德如盾，為欲求清淨者防禦煩惱之棍、箭、刀。大王，頭陀功德如傘，為欲求清淨者遮蔽煩惱雨及三種火之炙熱。大王，頭陀功德如月，為欲求清淨者所渴望、企求。大王，頭陀功德如日，為欲求清淨者除愚癡黑闇。大王，頭陀功德如大海，使欲求清淨者出生種種最勝沙門功德寶——無量、無數、不可計度。」

「大王，頭陀功德於欲求清淨者有種種利益，除一切苦悶熱惱、除不樂、除怖畏、除後有、除心之障礙、除垢、除愁、除苦、除貪、除瞋、除癡、除慢、除邪見、除一切不善法；引致榮譽、引致幸福、引致歡樂，引致舒適、引致喜悅、引致約束安穩；它們是無罪，其結果是愉悅歡樂——功德聚與功德堆積是無量、無數、不可計度，殊勝、最勝及最上的功德亦復如是。」

「大王，譬如人民求食為保持(身體)，求藥為饒益，求友為幫助，求船為濟度，求花鬘為妙香，求避難所為無怖畏，求大地為住立，求師為技藝，求國王為榮譽，求摩尼寶為得心之所欲——大王，諸聖者為一切沙門功德求頭陀功德亦復如是。」

[356]「大王，譬如水為生長種子，火為焚燒，食物為給與力量，蔓藤為捆縛，刀為截割，飲水為解渴，財寶為自信，船為到達彼岸，藥為除病，車為便於旅行，避難所為除去怖畏，國王為保護，盾牌為防衛木棍、土塊、棍棒、箭矢、刀劍，師

為指教，母為哺育，鏡為觀照，首飾為莊嚴，衣服為遮覆，梯子為攀登，秤為衡量，真言為諷誦，武器為防衛可怕，燈為驅散黑闇，風為消除炎熱，技藝為維持生活，攻毒劑為救命，礦山為出產寶石，寶石為裝飾，命令為不越軌，主權為維持控制——大王，頭陀功德為生長沙門種子，為焚燒煩惱垢，為引致神通力，為制念的捆縛，為截斷猶豫、疑惑，為解除貪愛之渴，為法現觀之自信，為渡過四瀑流，為醫治煩惱之病，為得涅槃妙樂，為除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之怖畏，為守護沙門位之功德，為防禦不樂與妄想，為宣示沙門位之整個目標，為培養沙門之一切功德，為觀見止、觀、道、果、涅槃，為引致得全世界稱贊、贊歎之最大莊嚴，為閉塞諸惡，為攀登沙門目標的山巔，為拋捨彎、曲、不平之心，為善復誦應習不應習之法，為克服一切煩惱敵，為破除無明之黑闇，為滅三種火之炙熱、熱惱，為完成柔和、精微、寂靜之成就，為保護全部沙門位之功德，為生菩提分之最勝寶，為莊嚴瑜伽行者，為不逾越無咎、微妙、精細[357]之寂靜妙樂，為統御全部沙門位之聖法。大王，如是為取得這些功德，即每一頭陀功德。大王，如是頭陀功德是無比、不可計、無等、無雙、無能勝、最上、最善、殊勝、優秀、遼闊、宏大、廣博、延伸、重要、重大、偉大。」

「大王，若人欲惡、貪欲成性、欺詐、貪婪，暴食、欲利、欲名、欲名望、不適當、不適應、不適宜、不相應、不相宜奉持頭陀功德，則將墮於兩種刑罰：在現世彼遭輕蔑、侮辱、呵責、嘲笑、愚弄、不共食、逐放、擯斥、驅逐、放逐；在未來

世彼將於一百由旬寬之阿鼻大地獄中為火熱、炙熱、灼熱、極熱的烈焰之花鬘包圍，於中遭煮，隨水泡翻轉上下、橫移。從此得釋，彼又變作沙門形大餓鬼為愛渴銷溶，奔走大地、悲哭、肢體枯瘦、羸黑、頭腫、膨脹、多瘡孔、飢渴、容貌醜陋、可怖、耳破、眼裂、眼不能睜、肢體生瘡、腐潰、全身被蟲蛆侵襲；腹內燃燒，如風向往正在焚燒的大火聚，無避難所，無皈依處，他膏哭號咷、悲慟、呼求哀愍。」

「大王，譬如不適當、不適應、不適宜、不相應、不相宜、卑劣、下賤之人竟受剎帝利灌頂位，則獲得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358]、粥鍋刑^{ṭṭ}、貝殼頂刑、羅睺羅口刑、火花鬘刑、燃手刑、曳羅迦刑、樹皮衣刑、花斑鹿刑、肉鈎刑、銅錢刑、鹽裂口刑、鐵條旋轉刑、草團刑、沸油灌頂刑、犬噬刑、刺串刑、砍頭刑及感受多種作業所招致者。何以故？因其不適當、不適應、不適宜、不相應、不相宜、卑劣、下賤而將自己置於偉大權威地位，喪失(名分)界限。大王，若人欲惡、貪欲成性、欺詐、貪婪……彼諦哭號咷、悲慟、呼求哀愍亦復如是。」

「大王，若人適當、適應、適宜、相應、相宜、少欲、知足、獨居、不雜居、勤精進、決心、不奸詐、不欺、不暴食、不欲利、不欲名、不欲名望、有信仰、正信出家、欲出離生死、受持頭陀功德，心想：『我將把握教言。』彼值得兩種供養：彼被諸人天喜愛、欲求、希望，如沐浴者及塗油者之於盛開之大瓣茉莉花；如佳餚之於飢餓者；如清涼淨潔芬香飲料之於渴者；如妙藥之於中毒者；如最上、最勝之乘、駿馬之於欲疾行

者；如如意摩尼寶之於求財利者；如白淨傘蓋之於欲灌頂者；如證取無上阿羅漢果之於欲求法者。彼於四念處修習圓滿，彼於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修習圓滿，彼達於止觀，彼成熟於修持的證取；[359]彼適宜於肩荷四沙門果、四無礙解、三明、六通及完全沙門法；藉純淨無垢潔白解脫之傘蓋，彼被灌頂為王。」

「大王，譬如出生高貴之剎帝利得灌頂為剎帝利王時，國民、市民、鄉民、僱傭、兵卒等將侍候彼，三十八時種國王部眾——舞者、踴者、卜者、禱祝、沙門、婆羅門、一切外道宗派等皆朝覲他。凡地上的港口、寶礦、都邑、稅所，均由其作主；異鄉人、受刑者均由他指教。大王，若人適當、適應、適宜、相應、相宜……藉純淨、無垢、潔白解脫之傘蓋，他得灌頂為王亦復如是。」

「大王，此是十三頭陀行，經其純淨後，彼入涅槃大海，彼作諸遊戲，彼證八種色界、無色界之(禪定)成就，彼得種種神通——天耳通、他心知、宿命知、天眼及一切漏盡。云何為十三？謂糞掃衣行、三衣行、乞食行、次第乞食行、一坐食行、一鉢食行、過時不食行、阿蘭若住行、樹根住行、露地住行、塚間住行、任何臥具行、常坐行。大王，因其前生已習行、練習、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頭陀行，彼獲得完全沙門位，一切寂靜妙樂的成就皆是其前所存儲。」

「大王，譬如船主因港口收稅致富，入於大海往詣孟加拉玾、他柯拉玾、中國玾、所維羅玾、須賴吒玾、阿歷山玾、柯拉港玾、金[360]地國玾或其他任何船舶聚集之處。大王，凡

人在生已習行、練習、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頭陀行，彼即獲得全沙門位，一切寂靜妙樂的成就皆是其前所存儲亦復如是。」

「大王，譬如農夫先清除田中障礙，如草、木片、石頭，後乃耕田、播種、善作澆灌、保護、守護、刈穀、脫粒，遂成為穀物豐盈之主；而彼諸貧窮乞人、不幸者皆成其歸屬。大王，凡人在前生已習行、練習、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頭陀行……妙樂的成就皆是其前所存儲亦復如是。」

「大王，又如剎帝利灌頂王出生於純淨(之父族母族)，對受刑人民作教誡：彼是君主、有權威者、主人、隨意作為者，且整個大地皆是其所存儲。大王，凡人在前生已習行、練習、行持、修持及完成此十三頭陀行，彼即是勝者教言的君主，是有權威者，隨意作為者，一切沙門的功德皆是其所存儲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是否長老優波舍那·萬敢他子**珙**圓滿行持諸頭陀苦行功德已，不顧舍衛城中行者之協議，領徒眾往詣正在習定的調御師，向世尊頭面禮足退坐一面？世尊見其善加受訓之徒眾，甚是欣慰、滿足、喜悅、高興，以清晰梵音同彼等交談，遂說：『優波舍那，你如何訓練你的徒眾？』當其被彼全知智者、十力者及天中天垂問時，以如實自性功德對世尊作如是說：『世尊，若[361]人詣我求出家，或依止，我向彼如是說：“朋友，我是阿蘭若住者、乞食者、著糞掃衣者、著三衣者，我將令你出家並給予依止。”世尊，若其聽我所說而能欣悅、順從，我則令他出家，給其依止。若其不覺欣悅、順從，

則我不令他出家，給予依止。世尊，我如是訓練徒眾。」大王，若人如是受持最勝頭陀功德，彼將成為最勝者教言之君主、有權威者、主人和隨意作為者。一切寂靜、妙樂成就皆是其所存儲亦復如是。」

「大王，譬如蓮花自名種出生，即長成純淨、柔和、可欲、妙香、可愛、受渴望、可稱贊、不染污，得花瓣、花絲、果皮莊嚴，得蜂羣趨赴，且於清冽冷水中生長。大王，聖弟子於前生已習行、練習、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功德。彼已具足三十最勝功德。云何為三十最勝功德？彼得柔軟、柔和、溫柔、慈心；煩惱已斬殺消滅，憍慢已消滅；仰信是不動、堅強、穩定、無疑；成就圓滿、滿足、可悅、可欲、寂靜、妙樂；戒行是最勝、極勝、無比的清淨妙香；得人天愛好；為最勝聖者所欲；為人天敬禮；為睿智、明哲、博學之人稱許、贊許、贊歎、稱譽；於今世或後世，彼不被世間污染；彼見細小過咎猶怖畏；彼得希求廣大殊勝成就者最勝道果之目標；彼享受乞得之宏大，殊妙資具；彼眠臥[362]無屋；彼專心住於極勝禪定；彼解除煩惱網之基礎；其(五)趣、(五)蓋已毀滅、破裂、破壞、斷絕；其性不動；導引居處；享受無咎；解脫諸趣；超越一切疑惑；專注於解脫；見法；已達不動、堅固、無畏之避難所；已斷隨眠；已得一切漏盡；住於諸寂靜妙樂之成就；具足一切沙門功德。他具足此三十最勝功德。」

「復次，大王，是否除具足十力的世間師外，長老舍利弗為十千世界之第一人？彼於無量無數劫來積聚善根，生於婆羅門家，捨棄百千不可計的最勝財富及可樂愛欲，在勝者之教出

家，以此十三頭陀功德調御其身、口、意，於今世具足無邊功德，於瞿曇世尊的最勝教言出家，興起而轉大法輪。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宣演《增一阿含經》**𑖀**時曾說：『諸比丘，我不見別有一人善轉如來轉無上法輪如舍利弗者。諸比丘，舍利弗轉如來所轉之無上法輪。』」

「尊者龍軍，善哉！一切九分佛語、出世間行及於此世間所得宏大、最勝成就，一切皆含攝十三頭陀功德中。」

【註釋】

𑖀 dhutagunavaranga，最勝頭陀功德行(支)。

𑖁 Sāvatthī，舍衛城。

𑖂 Gandambamule，於甘棠巴樹下。

𑖃 Mahārāhulovāde，見 M. Sta. No. 62.

𑖄 Mahā mangalasuttanta，見 Sn. p. 46.

𑖅 Samacittapariyaya，見 A. i. 64.

𑖆 Parā bhavasuttanta，見 Sn. 91 ff.

𑖇 Purabhedasuttanta，見 Sn. 848 ff.

泐 Kalahavivā dasuttanta，見 Sn. 862 ff.

迦 Cū labyū hasuttanta，見 Sn. 878 ff.

泐 Mahā byū hasuttanta，見 Sn. 895 ff.

泐 Tuvatakasuttanta，見 Sn. 915 ff.

泐 Sā riputtasuttanta，見 Sn. 955 ff.

泐 Dhanapā la hatthinā ga，象名。

泐 Pāsā naka cetiya，寺廟名。

泐 Pārā yana-samā gama，彼岸品。

泐 Indasā lā guhā ya，石窟品。

泐 Bārā nasiyaṁ Isipatanamigadā ya，於波羅奈仙人墮處之鹿野苑。

泐 Tavatimsabhavana，三十三天天宮。

泐 Sankassa nagara，城名。

泐 Sakkesu Kapilavatthusmiṁ Nigrodhā rā me，於釋迦族迦毗羅

衛城之尼俱律園。

焮 Buddhavamsadesanaya，經名。

焮 Mahā samayasuttanta，見 D. Sta, No. 20。

焮 Sumana，人名。

焮 Garahadinna，人名。

焮 Ā nanda, the banker. 商人名。

焮 Jambuka，外道名。

焮 Manduka，天神名。

焮 mattakundali，天神名。

焮 Sulasā，妓女名。

焮 Sirimā，妓女名。

焮 Cū lasubhadda，人名。

焮 Sāketa，婆羅門名。

焮 Sunā paranta，地名。

狽 Sakkapaṇha，帝釋之問。

狻 Tirokudda (Discourse)，經名。

狷 Ratana-sutta，經名。

玕關於刑罰詳情請見<難問·第四品·第五>註焮等。

玘 Vanga=Bengal，地名。

玑 Takkola，在印度 Arcot 縣北部。

玓 Cīna (China)，中國。

玔 Sovira，或為現代之 Eder。

玕 Surattha，現代之 Kathiawād.

玘 Alasandā，在印度河流域。

玑 Kolapatthana，或在 Coromandel 海岸。

玓 Suvannabhūmi，緬甸及附近區域。

玔 Upasena Vangantaputta，人名。

𑖀 Ekuttara-nikāya, 見 A. i. 23。

七 譬 喻 問

要 目

[363] 「尊者龍軍，比丘具足幾何功德始證悟阿羅漢果？」

「大王，比丘欲證悟阿羅漢果應把持：

- 一、驢子之一德
- 二、雞之五德
- 三、松鼠之一德
- 四、牝豹之一德
- 五、牡豹之二德
- 六、龜之五德
- 七、竹之一德
- 八、弓之一德
- 九、烏之二德
- 十、猿之二德
- 十一、葫蘆之一德
- 十二、蓮花之三德
- 十三、種子之二德
- 十四、美娑羅樹之一德
- 十五、船之三德
- 十六、錨之二德
- 十七、檣之二德

- 十八、司舵者之三德
- 十九、水手之一德
- 二十、海之五德
- 二一、地之五德
- 二二、水之五德
- 二三、火之五德
- 二四、風之五德
- 二五、山之五德
- 二六、虛空之五德
- 二七、月之五德
- 二八、日之五德
- 二九、帝釋之三德
- 三十、轉輪王之四德
- 三一、白蟻之一德
- 三二、貓之二德
- 三三、鼠之一德
- 三四、蠍之二德
- 三五、鼬之一德[364]
- 三六、豺狼之一德
- 三七、鹿之三德
- 三八、牡牛之四德
- 三九、野豬之二德
- 四十、象之五德
- 四一、獅子之七德

- 四二、鴛鴦之三德
- 四三、彭那希迦鳥之二德
- 四四、家鳩之一德
- 四五、梟之二德
- 四六、啄木鳥之一德
- 四七、蝙蝠之二德
- 四八、蛭之一德
- 四九、蛇之三德
- 五十、巖蛇之一德
- 五一、路蜘蛛之一德
- 五二、乳嬰之一德
- 五三、斑龜之一德
- 五四、林之五德
- 五五、樹之三德
- 五六、雨(雲)之五德
- 五七、摩尼寶之三德
- 五八、獵人之四德
- 五九、漁夫之二德
- 六十、木匠之二德
- 六一、水瓶之一德
- 六二、鐵之二德
- 六三、傘之三德
- 六四、田之三德
- 六五、解毒劑之二德

- 六六、食物之三德
- 六七、射手之四德
- 六八、國王之四德
- 六九、守門者之二德
- 七十、砥石之一德
- 七一、燈之一德
- 七二、孔雀之二德
- 七三、馬之二德
- 七四、酒家之二德
- 七五、門檻之二德
- 七六、秤之一德
- 七七、劍之一德
- 七八、魚之二德[365]
- 七九、負債者之一德
- 八十、病者之二德
- 八一、死者之二德
- 八二、河之二德
- 八三、牡牛之一德
- 八四、道路之二德
- 八五、收稅官之一德
- 八六、盜賊之三德
- 八七、鷹之一德
- 八八、犬之一德
- 八九、醫師之一德

- 九十、妊婦之二德
- 九一、犁牛之一德
- 九二、牝雞之二德
- 九三、鳩之三德
- 九四、獨目人之二德
- 九五、農夫之三德
- 九六、牝豺之一德
- 九七、濾水器之二德
- 九八、匙之一德
- 九九、索債人之三德
- 一〇〇、審查者之一德
- 一〇一、御者之二德
- 一〇二、糧食供給者之二德
- 一〇三、截縫之一德
- 一〇四、運船者之一德
- 一〇五、蜂之二德」

——要目終

第一 驢子品

一 驢子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那嘶叫驢子的一德^泐。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驢子躺臥在任何處：垃圾堆、四衢道、十字路、村莊入口處、糠堆，牠都躺臥不久[366]。大王，修持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任何處敷設草座、葉座、木牀或獸皮躺臥、彼應躺臥不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嘶叫驢子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曾作此說：『諸比丘，現今我之弟子住於不放逸，精進，以木塊作枕頭睡覺。』大王，長老舍利弗^泐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若結跏趺坐，
而雨不濕膝，
於有決心比丘，
已是足夠舒適。』」

二 雄雞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雄雞之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雄雞於適時宜時就^峙；大王，修瑜伽者，瑜

伽行者於適時宜時打掃塔廟空地，設置飲水洗水，沐浴潔身，禮拜塔廟後，及往謁耆宿比丘而後以適時宜時入於空閑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雄雞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雄雞以適時宜時起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適時宜時起身，打掃塔廟的空地，設置飲水洗水後，沐浴潔身，禮拜塔廟後，以適時宜時入於空閑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雄雞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雄雞數次掘地吞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於進食時數次思惟：不為遊戲[367]、不為放縱、不為裝飾、不為莊嚴，祇為適足以生存，維持此身，為防害，為饒益梵行，並想道：『如是我滅除舊苦受身不令新苦受生；於是我將無過咎，住於安樂。』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雄雞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如處在曠野當中，
車軸油貴似子肉；
進食者亦應如此，
維持身而不貪食。』 𪛗

「復次，大王，雄雞雖然有眼，但夜間是瞎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雖非瞎盲，而應如瞎盲。無論其處阿蘭若，或赴村邑乞食，對可悅之物，若色、聲、香、味、觸、法，皆應如瞎、聾、啞，彼不應為其特相攝取，彼不應為其隨相攝取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雄雞之第四德。大王，長老**大迦旃延林**亦曾作此說：

『有眼若盲，
有耳若聾，
有舌若啞，
有力若無；
利興起時，
如死人臥。』」

「復次，大王，雄雞雖被土塊、棍棒、鐵錘打擊，不捨棄其住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作衣時、於補屋時、於種種作務時、於諷誦時或令他人諷誦時，不應放棄如理作意。大王，因此即是瑜伽行者自己的一家，即如理作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368]應把持雄雞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何者為比丘的行境，彼自己的父祖之境？即此四念處。』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譬如賢明的象，
不踏自己的鼻；
注意自己生命，
分別食與非食。
不放逸的佛子，
不踏勝者教言。杼
——最勝最上如理
作意亦復如是。』」

三 松 鼠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松鼠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當松鼠被敵人襲擊時他搖動其尾令放大，他即用尾作棍以抵禦敵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當被煩惱敵人襲擊時搖動四念處之木棍，令放大，即應以四念處之木棍抵禦一切煩惱。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松鼠的一德。大王，長老周梨般特^沓亦曾作此說：

『當煩惱襲擊時，
摧毀沙門之功德，
以四念處之木棍，
應再三殺之。』」

四 牝 豹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牝豹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牝豹祇懷胎一次，再也不走近雄豹；大王，當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觀見未來之結生、再生、托胎、死去、破壞、毀滅、滅亡、輪迴怖畏、惡[369]趣、不平等、苦惱時，以如理作意應如是思惟『我將不與再生連結。』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牝豹的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牧牛人陀尼耶經》^{洞中}亦曾作此說：

『如牛斷除諸縛，
如象掙破繩索，
我亦不再入胎，
天公，若欲，且下雨！』」

五 牡 豹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牡豹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牡豹埋伏於森林、草叢、林藪或山藪捕捉野獸；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亦寂寥處、阿蘭若、樹下、山崖、洞穴、山窟、塚間、林藪、露地、草堆、曠野——(彼處)少音少聲、無人之呼吸，隱藏其處適宜靜默。大王，因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實行寂寥不久即證得六通自在。大王，此即為應把持牡豹之第一德。大王，於法結集時諸長老曾作此說：

『如牡豹隱伏而捕獸，
佛子為瑜伽相應者，
為正觀者入阿蘭若，
其得無上果亦如是。』」

「復次，大王，無論牡豹所殺之野獸為何，若其倒臥左邊則不食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如牡豹之於倒臥左邊之獸，不應享受以施竹、施葉、施花、施果、施沐浴[370]、施泥、施石灰、施楊枝、施漱口水，或以諂諛、或以甜言、或按

摩、或走送消息、或行醫、或作信使、或供差遣、或互換乞食、或送禮、或看風水、或占星、或相手足、或以其他任何為佛所呵責的邪命為生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牡豹之第二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若因暗示而得密、粥，
我若食之則為邪命。
即使我之內臟迸破，
我亦寧捐捨生命
而不能破壞(正當)活命。』』

六 龜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龜的五德，何者為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龜行水中，以水為棲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住於那瀰漫全世界之慈心——廣大、無量、無怨、無恚，悲愍及饒益一切生類、有類、人類亦復如是。大王，此即為應把持龜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龜昂首浮於水面，若見人則潛沈深處，想道：『莫使彼等再得見我。』大王，若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為煩惱侵襲，彼應潛沈所緣池之深處，想道：『莫使煩惱再得見我。』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龜之第二德。」

[371]「復次，大王，若龜從水出而曬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坐、立、臥，於經行時驅逐(邪)意，曬意於正勤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龜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若龜掘地築室於寂寥處；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捨利養、恭敬、名聞，沈穩於空閑寂寥之林野、林藪、山中、洞穴、石窟——或少、或離聲囂，擇居於寂寥之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龜之第四德。大王，長老優波舍那·萬敢他子亦曾作此說：

『寂寥少聲囂，
猛獸所來往；
且安置牀座，
比丘習禪定。』 洎」

「復次，大王，若龜行走時見物或聽聲，彼即縮其頸及四肢於龜殼內——寂然無聲、住立保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處若墮於色、聲、香、味、觸、法即關閉六根攝制之門扉——專心、抑制，住於正念正知以保護沙門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龜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雜阿含·龜喻經》 泐中亦曾作此說：

『如龜四肢蜷縮殼內，
比丘貫注意念心中，
獨立(寂寥)不害他人，
(自得)寂滅，無人責難。』」

七 竹^[372]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竹之一德，何者為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修竹隨風披靡而不偏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遵循佛世尊所說之九分師教，確立於適當與無咎而祇尋求沙門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竹之一德，長老羅睺羅亦曾作此說：

『常隨順九分佛語，
確立於適當、無咎，
彼即因此超惡趣。』」

八 弓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弓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精製之弓彎曲於頂端與末端，弧度均勻而不僵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對長老、新參、同輩應隨順柔和而不頑固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弓的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在《韋都羅蓬那迦本生經》**迦**中亦曾作此說：

『賢者如弓之彎曲，
亦如修竹之隨順，
彼將不作背反者，
彼遂(安)住於王宮。』」

九 鳥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烏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373]

「大王，譬如烏之飛行多有顧慮、疑慮、謹慎、小心；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顧慮、疑慮、謹慎、小心，確立於念，攝制六根而行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烏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烏得見食物能與親屬分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凡得如法所許之物，甚至已納已鉢中者，應以如是所得與持戒同梵行者共享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烏之第二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若人施我——苦行者，
恰如原來所獲者，
與大家分配後，
我始進食。』」

十 猴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猴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373]

「大王，譬如猴赴棲處——一株大樹之寂靜處，遍有樹枝，是怖畏者之避難所，如是彼遂赴棲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住於一位有慚愧、和藹、持戒、具善法、多聞、持法、可愛、尊重、值得尊敬之講說者、柔語者、教誡者、教導者、指示者、啟示者、鼓勵者、令欣喜者的善友阿闍黎之近旁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猴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猴祇於樹上行、立、坐，若昏沈到來，彼即臥該處夜宿。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生存於山林，祇在山[374]林前面經行、坐臥，若昏沈到來，彼即在該處宿於四念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猴之第二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經行與站立，
或坐，抑或臥，
比丘於林野放光，
——如林邊而得稱贊。』」

攝頌曰：

驢、雞、松鼠，
牝豹、牡豹
龜、竹與弓，
烏與猿猴。

～第一品終～

【註釋】

泝 ghorassarassa ekam āgamā，慘叫驢子的一德，直譯作「一支」。

沵 Sāriputta，見 Thag. 985.

尅見 S. ii. 98 因絕糧而食子肉的故事。

林 Mahākaccāyana，見 Thag. 501.

杼見 M. i. 415.

泞 Cullapanthaka，於 Thag 長老偈中不見他所說的此偈。

洞 Suttanipāta Dhaniyagopālakasutta，見 Sn. 29. E. M. Hare's
Tran.

洎見 Thag. 577.

泮 Saṃyuttanikāyavare Kummūpamasuttante，見 S. i. 7 and l. iv.
179.

迦 Vidhura-Punnakajāta，見 Jā. No. 545, vol. vi., P.295.

第二 葫 蘆 品

十一 葫 蘆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葫蘆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葫蘆以其捲鬚緊纏蔓草、樹枝或樹藤後即在其上生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欲阿羅漢位增長，應增長阿羅漢位以繫心於依止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葫蘆的一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曾作此說：

『譬如葫蘆以捲鬚
纏蔓草、樹根、樹藤，
並附於其上生長；
佛子欲阿羅漢果，
攀繫心於依止後，
增長無學果亦如是。』」

十二 蓮 花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蓮花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蓮花生於水中，長於水中而不為水染污；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處不被家庭、大眾、利養、名

聞、恭敬、尊重及資具受用所染污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蓮花之一德。」

「復次，大王，譬如蓮花佇立水面；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征服一切世界，佇立於出世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蓮花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譬如些許微風吹拂蓮花動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即使些微煩惱，彼亦應住於見怖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蓮花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於極微之過咎
亦復能見怖畏，
於諸學處受持
彼則善修學之。』」 泐

十三 種 子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種子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種子雖小而播於良田，天賜適宜雨水，則結成豐盈果實；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如所持戒將結成完全沙門果——如此正行道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種子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種子之在淨勻田土會迅速生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善攝心，於空閑處淨潔其心並安置於四

念處之最勝田中，彼會迅速生長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376]把持種子之第二德。大王，長老阿耨樓陀^沱曾作此說：

『又如播種清淨田土，
所得果實自然豐富，
農夫於是而生歡喜；
瑜伽行者於空閑處，
心淨化，復置四念處
田中，彼遂迅速生長。』』

十四 美娑羅樹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美娑羅樹^魁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美娑羅樹入地百餘肘而生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空閑處完成四沙門果、四無礙解、六通及完全沙門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美^娑羅樹之一德，長老羅睺羅亦曾作此說：

『美娑羅樹名八達巴，
亦名陀羅尼奴訶林，
入地生長百餘肘；
若於該樹成熟時，
一日伸長百餘肘。
大雄如彼美娑羅，

我亦於彼空閑處，
如是因法得增長。』」

十五 船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船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船以多種木材結合、集合，遂能載渡多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結合正行戒德、多種行持及善法，應超度人天世界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船之第一德。」

[377]

「復次，大王，如船抵抗怒吼波濤之力及廣闊漩渦之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亦抵抗諸煩惱之怒濤及利養、恭敬、名聞、名聲、供養、禮拜及他人之毀譽、苦樂、尊敬、輕侮等諸毒之怒濤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船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船航行於無量、無邊、無岸、不可搖動、深邃，有巨大音聲有地米·地米伽羅杼魚、摩竭魚汙羣集之大海中；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使其心遊行於三轉十二行相和四諦現觀之通達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船之第三德。」

「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於最勝《雜阿含·諦相應經》洞中作此說：『諸比丘，當思惟時，爾應思惟：此是苦。爾應思惟：此是苦集。爾應思惟：此是苦滅。爾應思惟：此是苦滅道。』」

十六 錨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錨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錨之穩定波浪掀動的海上船舶，不令其逐處漂移；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堅固其心於貪、瞋、癡之波浪搖憾的心思之大爭戰中，不令其逐處漂移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錨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錨不浮，沈水中至百肘而使船穩定，安住其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應浮於利養、名聞、恭敬、禮拜，供養、尊敬，即令最高利養與名聞，亦應存心[378]於僅維持身體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錨之第二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如彼大海當中，
錨沈底而不浮；
你不浮於利養、
恭敬，亦應沈底。』」

十七 檣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檣的一德，何者是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檣擁有繩索及帆；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具足正念正知，無論是往返、前視、顧盼、屈伸、著僧伽梨衣¹、著衣持鉢、食飲、嚼咀、嘗味、大小便利、行住坐臥、睡眠、醒寤、語默，俱應覺知而行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

把持檣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比丘應警寤覺知，住於正念，此即我給你的教言。』」

十八 舵 師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舵師的三德，何者是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舵師晝夜恆常無間而不放逸、精進令船航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調御其心，彼應晝夜恆常無間而不放逸、精進，如理作意制心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舵師之第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法句經》中亦曾作此說：[379]

『樂於精進，
防護自心；
如陷泥之象，
自拔出難路。泮』」

「復次，大王，譬如舵師全知大海之一切善與不善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知善與不善、罪與無罪、尊卑黑白及其一切相似處亦復如是。大王，此為應把持舵師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舵師封印於機械，心想：『勿令任何人動觸機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最勝印章封緘於心，心想：『莫起邪惡及不善之念。』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舵師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雜阿含經》

中亦曾作此說迦：『諸比丘，汝等不應思惟邪惡及不善之念，諸如欲念、瞋念、害念。』」

十九 水 手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水手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水手如是思惟：『我是僱工，我僅在此船作務，藉此船我因作工而得食物；我不應放逸。應藉我之努力使此船航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如是思惟：『我思惟此四大原素所成之身，恆常無間而不放逸，確立於念，正念正知，專心一念，我將從生、老、病、死、愁、苦、憂、惱而解脫——我不應放逸。』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手之一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380]

『汝思惟此身，
再三確實知；
見身之實相，
汝將作苦盡。』」

二十 海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海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大海不與死尸共住；大王，修瑜伽者，瑜伽

行者應不與貪、瞋、癡、慢、邪見、虛偽、憎恨、嫉、慳吝、自私、誑、欺騙、彎曲、不平、邪行之煩惱及塵垢共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大海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海擁持真珠、摩尼、琉璃、螺貝、寶石、珊瑚、水晶、種種珍寶的財富，它隱藏而不向外拋散。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獲得道、果、禪那、解脫、定、取證、六通種種功德珍寶，彼應隱藏而不向外拋散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大海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海與巨大有類**沔**共住；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與如是之人共住：少欲者，知足者，說頭陀行者，修苦行者，正行具足、有恥、和藹、尊嚴、被尊敬者，宣說者，柔語者，訶責者，呵斥作惡者，忠告者，教誡者，教授者，指示者，指導者，鼓勵者、令欣喜者。彼應為如是之人的善友，住於同修梵行者的附近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海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大海雖然被恆河、雅姆那河、阿奇羅瓦提河、薩羅補河、摩希河**坦**，及百千小河之鮮水充滿，及受天空傾降注滿之水，但不溢出其邊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應因利養、恭敬、名聞、禮拜、尊敬、供養，乃至為生命而故意違犯學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381]應把持大海之第四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大王，如大海有恆性，不溢汜出邊際；大王，我之弟子，乃至為生命而不應違犯，我為弟子所制之學處亦復如是。』**洳**」

「復次，大王，從恆河、雅姆那河、阿奇羅瓦提河、薩羅

補河、摩希河而來諸水，從天空傾降之水不盈溢大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講說、質問、聞聽、奉持、抉擇於阿毗達磨、律、經的語之分析、語之接續、語之連合、語之分別；聞聽勝者之九分教從不飽足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大海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於《須達所摩本生經》注中作此說：

『如火焚野草樹枝，
或如大海納江河，
彼皆未有飽足時；
此諸智者最上王，
於善說者亦如是——（聽聞容受）無厭足。』

攝頌曰：

葫蘆、蓮花、種子
及以美娑羅樹，
船、錨、檣、司舵者，
水手（以及）大海，
——少品被如是稱呼。

～第二品終～

【註釋】

泝見 D. i. 63; cf. M. i. 33。

沴 Anuruddha, the Elder, 人名。

尪 s ā lakaly ā nika.

林 P ā dapa, dharaṇ ī ruha, 樹名。

杼 timi-timingala, 大魚名。

泞 makara, 摩竭魚。

洞 Saṃyuttanik ā yavare Saccasaṃyutte, 見 S. v. 418.

洄 sangh ā ti (Skt. saṅgh ā ti), 為三衣之一, 即九條以上之衣。

泮 Dhammapda, 327.

洳見 S. v. 417.

洳 mah ā bh ū ta, 巨大有類。

洳關於印度五河名見前《彌蘭王問·第三品》小註洳項。

洳見 Vin. ii. 238.

洳 Sutasomaj ā taka, J ā . No. 537 and 485.

第三 地 品

二一 地[382]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地之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若於地上散佈可悅、不可悅之物，諸如樟腦、蘆薈香、多揭羅香、栴檀香、鬱金香，或膽汁、痰、膿、血、汗、脂肪、唾、膿、關節滑油、大便，小便於地，地則依然如此。大王，若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於可悅、不可悅者——諸如得失、善名惡名、毀譽、樂苦等於一切處——依然如此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地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地無打扮及裝飾，唯充滿自己之清香；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無裝飾而祇充滿自己的戒香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地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地之無隙、無罅縫、無空洞，重厚、稠密、延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戒應無隙，無罅縫、無空洞，重厚、稠密、延展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地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若地之負載村邑、聚落、城市、郡縣、樹草、山河、池沼、水塘、獸、鳥、人、男女羣眾而不疲倦；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不疲倦於教誡、教授、教導、教示、勸導、激勵、鼓舞及說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地之

第四德。」

「復次，大王，若地解除愛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住於心於解除愛憎與大地相似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383]把持地之第五德。大王，優婆夷小須跋陀亦曾作此說：

『我心若怒以斧斫人；
我心若喜以香塗人；
心如大地無憎無愛——
我之沙門盡皆如是。』」

二二 水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水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水是穩定、不動、不亂、自性清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除去詭詐、花言巧語、占相、欺騙後應穩定、不動、不亂、自性清淨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譬如水之屬於清冷自性；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為憐愍及饒益一切有情應具足忍慈悲愍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水之使不淨者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村邑或阿蘭若中，於一切處，勿令和尚、阿闍黎或具足阿闍黎等位者對此有機會議論批評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水為眾多人民所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少欲、知足、孤寂、宴默，應常為一切世間所欲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水不貽害于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因生起爭執、諍論、異執、異論、疏忽習禪及嫌厭他人，不應以身、口、意造惡[384]業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於《堪哈本生經》²中作此說：

『帝釋，一切有情主，
若能賜我一願望，
莫因我於任何時，
莫使人身心受傷。
帝釋，此為最勝願。』』

二三 火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火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火焚燒草、柴薪、樹枝、樹葉；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智慧之火焚燒那出自可悅、不可悅所緣經驗的內外諸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火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火之無慈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對於一切煩惱不應起慈悲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火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火之驅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生起精進熱焰之火，應驅逐諸煩惱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火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若火之離愛憎，生溫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棲心如火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火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若火驅除黑闇，示現光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驅除無明黑闇，應示現智慧光明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火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385]於教誡釋子羅睺羅時亦曾作此說：『羅睺羅**梵**，應如火修習；既如火修習，則未生之不善法不生，已生之不善法將不執持爾心。』」

二四 風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風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風之吹拂那正在開花之林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欣喜那於所緣之林野正開放的最勝可愛之解脫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風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譬如風搖動八達巴樹及陀羅尼奴訶樹林**林**；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入於林野以簡擇諸行應搖動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風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風之行於虛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使心行於出世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風之

第三德。」

「復次，大王，若風之有香；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有自己的戒行妙香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風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若風之無住所、無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無住所、無家、無交遊、應於一切處得解脫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風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中亦曾作此說：

『交遊生怖畏，
家室生塵垢，
無交遊家室，
賢者觀照此。』」 杼

二五 山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山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386]

「大王，譬如山之不動、不搖、不震；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尊敬、輕侮，尊重、不尊重，恭敬、不恭敬，名聞、不名聞，毀譽，樂苦，適意、不適意，於一切處之色、聲、香、味、觸、法——可貪而不貪，可瞋而不瞋，可癡而不癡，應如山之不動、不搖、不震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之第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如堅牢之石，
不被風搖動；
智者亦如是，
毀譽無動搖。』**汙**」

「復次，大王，若山巖堅牢，不與他物混雜；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堅固，不好交遊，不與人交往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在家、出家眾
俱不與交往，
無家且少欲，
我稱婆羅門。』**洵**」

「復次，大王，種子不生山巖上；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使煩惱生於心內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之第三德。長老須菩提亦曾作此說：

『若我起念而有貪，
自審而獨自調伏。
若汝貪於可貪者，
縛於可瞋可癡者，
汝應離清淨森林——[387]
無垢之行者住所，
汝應離(清淨)森林，

莫使清淨蒙污穢。』」

「復次，大王，若山之崇高；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智慧應成為崇高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之第四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若以精進逐放逸，
智者升登智慧樓，
離憂觀悲愁眾生；
如彼佇立高山頂，
俯視地上眾愚夫。』 泐」

「復次，大王，若山之不能使或高或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應或高興或愁悶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之第五德。大王，小須跋陀優婆夷稱贊伊之沙門時亦曾作此說
迦：

『世間有得則高興，
(世間)有失則沈悶，
若遇得失等視之——
我之沙門皆如此。』」

二六 虛 空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虛空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虛空完全不可捉摩；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處應不被煩惱捕捉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虛空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虛空之為仙人、苦行者、有類及鳥類所往來；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使其心遊行於諸行，心想：『無常，苦，無我。』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虛空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虛空令人恐怖；大王，修[388]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後有之延續應使心恐怖，不應欣賞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虛空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虛空是無邊、無量、不可計算；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使戒無邊及智慧無量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虛空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虛空不黏著、不依附、不依著、無障礙；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家庭、徒眾、利養、住處、障礙、資具、一切煩惱及一切處不應黏著、依附、依止而無障礙亦復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教誡其子羅睺羅時亦曾作此說：『羅睺羅，譬如虛空之無依止，羅睺羅，你應如虛空修習禪定。羅睺羅，因如虛空修習禪定，已生未生之適意不適意(感覺)將不能牢固把持你的心。』」

二七 月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月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

德？」

「大王，譬如月於白月分時升起，更見增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正行、戒德、行道作業、經典研習、四念處、根門守護、食物知量、注意警寤，應更見增長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月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月之為偉大的統治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成為欲望的偉大統治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月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月之獨行於夜間；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成為孤寂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389]月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如月之以宮殿為旗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戒為旗幟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月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如月之被所求所欲而升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被所求所欲而往詣諸家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月之第五德亦復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雜阿含經》[但](#)中亦曾作此說：『諸比丘，如月往詣諸家；抑制身心，於諸家常謹慎如新受戒者。』」

二八 日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日的七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七德？」

「大王，譬如日能曬乾一切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曬乾一切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日破除黑闇；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破除一切貪闇、瞋闇、癡闇、慢闇、邪見闇、煩惱闇、一切惡行闇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日恆常運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恆常如理作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如日有暈輪；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有所緣之暈輪亦復如此。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如日之運行使巨大民眾溫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390]應以正行、戒德、行道作業、四禪、八解脫、四定、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溫暖人天世界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五德。」

「復次，大王，如日運行被羅睺^洳驚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見有情被糾纏於煩惱之網的惡行、惡趣、險路、業報、墮處，被邪見捆縛，誤入邪途，行於惡道，則心應被怖畏激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六德。」

「復次，大王，如日之顯示善惡；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顯示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世間法、出世間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日之第七德。」

「大王，長老萬吉沙^洳亦曾作此說：

『如旭日高升而顯明眾生
形色、淨穢、善惡；
持法之比丘亦如是，

向遭無明遮覆之眾，
顯示各種(出離)道路，
亦如那高升的旭日。』」

二九 帝 釋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帝釋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帝釋足具絕對妙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歡喜孤寂絕對妙樂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帝釋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帝釋見諸天時他攝受之，令生歡喜；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諸善法應使其心活動、精進及寂止，應使其心歡樂、欣喜[391]、奮勉及努力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帝釋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帝釋不起忿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空閑處不應起忿怒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帝釋之第三德。大王，長老須菩提曾作此說泐：

『大雄，我於你之
教法出家以來，
我已不知貪欲
念頭起於我心。』」

三十 轉輪王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轉輪王的四德，何者為應把持該四德？」

「大王，譬如轉輪王以四攝事庇護人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攝護、庇護及令四眾之心歡喜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轉輪王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轉輪王之領土內盜賊不興；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應起欲貪、瞋恚、傷害之念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轉輪王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若人樂於念寂靜，
常正念修不淨觀，
是人一定能毀滅、
截斷那惡魔之網。』快」

「復次，大王，如轉輪王日日巡遊大海環繞之洲，審查一切善惡；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日日省察身業、口業、意業而想：『是否於此三處我度日無罪咎？』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轉輪王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增一阿含經》中亦曾作此說：『出家者應常作省察：於我，此晝夜已過去，我是何種有情？』」

「復次，大王，如轉輪王的內外皆有保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立正念為守門人以防衛內外的煩惱亦復如是。

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轉輪王之第四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諸比丘，以正念作守門人，聖弟子捨惡修善，捨可呵責而修無呵責，保守自己於清淨。』」

攝頌曰：

大地與水、火，
風及以高山，
虛空並月、日
帝釋、轉輪王

～第三品終～

【註釋】

泝 Culla Subhadda，此名亦見於 Miln. 350, 387.

沴 Kanhā-jā-taka, Jā. No. 440.

尅見 Sn. 207.

林此二樹之原文見<譬喻問·第二品>註林。

杼見 Sn. 207.

汙此偈見於 Dhṛp. 81其第一行亦見於 A. iii. 379, Thag. 643.

洞見 M. ii. 196, Sn. 628, Dhp. 404.

洄 Subhū ti, the Elder，關於最後一偈參照 DhA. iv.173.

泮見 Dhp. 28.

洳見 DhA. iii. 468.

洺見 M. i. 424.

洹 Saṃyutta Nikāya, S. ii. 197至198.

洶 Rā hu，蝕星名，另一為計都(Ketu)。

洸 Vangī sa, the Elder.人名。

洹 Subhū ti, the Elder，參照 M. iii. 125, Bakkula 之類似戒行。

洹見 Dhp. 350.

第四 白 蟻 品

三一 白 蟻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白蟻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白蟻建造屋頂後遮覆自己，乃在穴中行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造戒律管制之屋頂後，遮覆其心始往乞食。大王，彼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以戒律管制的屋頂超越一切怖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白蟻的一德。大王，長[393]老優波舍那·萬敢他子泐亦曾作此說：

『瑜伽行者於心中
造戒律管制屋頂，
彼不被世間染污，
並從怖畏中解脫。』」

三二 貓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貓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貓於洞內、穴內及屋內祇覓於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村內、於阿蘭若內、於樹下、於空閑處中，應恆常無間地於身內以精進祇覓正念之食亦復如是。大王，此

即是應把持貓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貓祇於鄰近覓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住於照見五取蘊之生滅，想道：『此是色，此是色集，此是色滅；此是受，此是受集，此是受滅；此是想，此是想集，此是想滅；此是行，此是行集，此是行滅；此是識，此是識集，此是識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貓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如何修造最高天？
汝不應去此太遠，
現有一平實之語：
如實知自己之身。』」

三三 鼠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鼠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鼠於此處彼處行走，祇為覓食而行[394]；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祇為希求如理作意亦復如是。大王，長老優波舍那·萬敢他子亦曾作此說：

『唯以法為首，
常住於正觀，
居住無黏滯，
常寂靜守念。』」

三四 蠍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蠍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蠍以尾為武器，豎其尾而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住於高舉起智慧亦復如是。大王，長老優波舍那·萬敢他子亦曾作此說：

『以手握智劍，
常住於正觀，
彼離諸怖畏，
後有無能勝。』」

三五 鼯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鼯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鼯之近蛇，以藥物塗其身而後近蛇邊捉持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往詣多忿怒、瞋恚及為諍論、異執、異論、論諍征服之世人時，應以慈愛之藥塗其心亦復如是。大王，尊者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如是為己及人，
應該修習慈愛，
應使慈心瀰漫，

此為佛之教言。』」

三六 老狼[395]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老狼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老狼得食盡量攝食而無嫌厭；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得食物後祇為養身，應食而無嫌厭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老狼之第一德。大王，長老迦葉亦曾作此說：

『從臥處下來，
我入村行乞食，
彼有進食癩病，
我仍恭敬旁立，
彼以潰爛之手，
擲食於我鉢內，
爛指亦墮其中。
我立牆根進食，
食時或於飯後，
我猶不知嫌厭。』」

「復次，大王，若老狼得食，不審查其或羸或精；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得食不應審查或羸或精、滿或不滿，祇應滿足於所得者。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老狼之第二德。大王，

長老優波舍那·萬敢他子亦曾作此說：

『食雖羸猶滿足，
不更望得美味。
若人貪饒美食，
心則不樂禪定；**尠**
若滿足於所得，
沙門位是完滿。』』

三七 鹿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鹿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鹿日間行於森林，夜間行於露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日間應住於阿蘭若，夜間應住於露地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396]鹿之第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身毛豎立法門經》**林**中亦曾作此說：『舍利弗！爾時於寒冷冬夜，降雪期前分之第八日，迄其後分之第八日，夜間我住於露地，日間我住於林藪；於熱季末月，日間我住於露地，夜間我住於林藪。』』

「復次，大王，當刀箭落下時，鹿躲避、逃奔，不以身體當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遇煩惱襲擊時，應躲避、逃奔，不以其心當之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鹿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當鹿見人時，東西逃奔而想：『莫使彼等見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見慣習諍論、異執、異

論、論諍、不守戒、懈怠及喜好伴侶者，應東西逃奔而想：『莫使彼等見我，我亦莫見彼等。』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鹿之第三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莫使我於任何時
莫使我於任何處
與邪欲者、淺學者、
懶惰者、少精進者，
及無正行者交接。』」 杼

三八 牡 牛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牡牛的四德，何者為應把持該四德？」

「大王，譬如牡牛不捨棄自己的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捨棄自己之身，心想：『此身是無常、摩擦、消磨、破壞、消散、毀滅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牡牛的第一德。」

「復次，大王，牡牛既負軛，彼於苦樂均負荷重擔；大王，修瑜伽者，瑜[397]伽行者既修梵行，於苦樂中應持行至於壽盡命終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牡牛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牡牛被渴欲所苦時彼飲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熱忱、愛樂、歡喜之渴接受阿闍黎和尚之教誡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牡牛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若牡牛堪負擔無論何人之物品；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頭面接受長老、新參、中年比丘、居士、優婆塞之告誡與教言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牡牛之第四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生來有七歲，
今日得出家，
若彼指教我，
我頭面受之。
若我見彼時，
以隆重熱忱
及愛敬事之，
恭敬且再三
置彼於師位。』』

三九 野 豬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野豬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野豬遇熾熱、炙灼盛夏降臨時則近水旁；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當其心被忿怒所迷亂、擾亂、迷惑、熾然時彼往詣清冷甘露，殊勝之慈心觀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野豬的第一德。」

「復次，大王，當野豬接近泥淖，以鼻掘地作槽，乃臥槽中[398]；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置身於心中，應臥於(思

惟)所緣中亦復如是。大王，長老賓頭羅·婆羅墮闍沱亦曾作此說：

『正觀者審察及
照見身之自性；
獨自無伴侶，
臥於所緣中。』

四十 象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象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象之行走，確然碎裂大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思惟此身碎裂一切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象的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象前進直視前方，不肯顧盼四方四維；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全身心直視前方，不應顧盼四方四維、不應仰視、不應俯視，而應祇見一犁頭之遠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象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象無固定睡眠處，若其外出覓食，彼不住同一繁榮地區，亦無固定處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無固定睡眠處，應無住所，應行乞食；若正觀者見一幽美、適宜、可樂的地區——庭院、茅亭、樹根、洞窟、山坡，彼應去該處居住，但不應視為固定住所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象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如象走入一巨大蓮池，其中充滿清淨、無垢、清涼之水，且[399]被白蓮、青蓮、紅蓮、黃蓮所遮覆時，彼即會作殊勝象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當進入充滿清淨、無垢、澄淨、潔淨最勝的法水及被解脫之花所遮覆的四念處大蓮池時，應以智慧搖落毀滅諸行及作瑜伽行者之戲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象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象以正念舉足，以正念下足；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正念、正知舉足，正念、正知下足，於一切處往返屈伸，均應以正念、正知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象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雜阿含經》中亦曾作此說：

制身為善，
制語為善，
制心為善，
制一切處為善，
制一切處者，
我為有恥與守護。』」 詞

攝頌曰：

白蟻與貓，
鼠及與蠍，
鼬與老狼，
鹿與牡牛，

野豬與象，
是為十項。

～第四品終～

【註釋】

泝 Upasena Vangantaputta，人名。

沝 Mahā kassapa, Thag. 1054至1056. 人名。

尅此偈之前四句見於 Thag. 580.

林 Lomahamsana-pariyāya，其另一名為 Mahāsīhanādasutta, M.

Sta. 12.

杼見 Thag. 987.

泞 Pindolabhāradvāja, the Elder.

..

洞見 S. i. 73; Dh. 361; Miln. 167

第五 獅子品

四一 獅子

[400]「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獅子的七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七德？」

「大王，譬如獅子是純潔、無垢、清淨、淨白；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以純潔、無垢、清淨、淨白之心應驅逐悔恨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獅子於四足步行中是勇敢而行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為四神足中之步行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獅子有秀麗、優美的鬣；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有秀麗、優美的戒之長鬣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獅子盡形壽而不向任何人折腰_泐；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至衣服、食物、臥具、疾病所需藥物、資具皆耗盡仍不向人折腰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獅子為次第進食者，隨(獵物)所墜處，彼即於該處隨所需而食，彼不覓精美之肉；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為次第進食者，應不覓諸家；不應捨卻舊家而詣諸家，不應揀選食物；彼於所在處握捉一搏食_泐應即於該處食

之，祇為維持身體；不應尋覓佳餚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五德。」

「復次，大王，獅子非貯藏食物者。若一次進食即不再往該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應作食物貯藏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六德。[401]」

「復次，大王，獅子若不得食而不煩悶；若得食而不貪、不著，彼無過而食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不得食不應煩悶；若得食應不貪、不著，應無過失，若見危險以智慧逃脫而食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獅子之第七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雜阿含經》中稱贊長老迦葉**𑖀**亦曾作此說：『諸比丘，此迦葉於任何乞食皆得滿足；彼稱贊於任何乞食皆得滿足；彼不因乞食造出不宜不當之事；若不得食，彼不煩悶；若彼得食不貪、不著；彼無過失，若見危險，以智慧光脫而食之。』」

四二 鴛 鴦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鴛鴦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鴛鴦至於命終不棄其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至於命終不捨棄如理作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鴛鴦的第一德。」

「復次，大王，鴛鴦食舍瓦拉草、潘那加草**𑖀**並滿足於此；因該滿足其力氣，美容皆不減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

應滿足於任何所得。大王，因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滿足於任何所得，彼於戒不減損，於定不減損，於慧不減損，於解脫不減損，於解脫知見及於一切善法皆不減損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402]鴛鴦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鴛鴦不害生命；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棄杖、棄刀，應具足慚愧、仁慈，饒益悲愍一切眾生有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鴛鴦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於《鴛鴦本生經》**杼**中作此說：

『己不殺亦不使殺，
己不劫奪不使奪，
彼於諸有皆無害，
於任何人亦無瞋。』』

四三 彭那希迦鳥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彭那希迦鳥**泞**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彭那希鳥因妒嫉自己的丈夫，不乳哺小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妒嫉生於自己心內的煩惱，藉四念處將其擲於正律儀的洞隙內，應修習身內的意門正念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彭那希迦鳥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彭那希迦鳥日間行於林藪覓食，夜間為保護自己趨赴鳥羣；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獨自入於孤寂處而解脫纏縛，若於彼不獲歡樂，為防護自己於侮辱及怖畏則

往詣僧伽，應住於僧伽之庇護下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彭那希迦鳥之第二德。大王，梵天薩項跋諦洞在世尊前亦曾作此說：

『獨自往詣孤寂處，
應修習解脫纏縛，
若該處不得歡樂，
住僧伽自護攝念。』

四四 家 鳩

[403]「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家鳩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家鳩住於他家，對任何器物不持印象，雖多意想仍住於淡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往詣他家，對其女人、男人、牀座、衣服、裝飾、享受、享用各種食物不持印象，應住於淡漠及應起沙門意想亦復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小那羅陀本生經》中亦曾作此說：

『即入他家，
於飲食中，
飲食有量，
勿作意於色。』

四五 梟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梟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梟與鴉作敵，夜間入鴉羣殺死眾多；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與無智作敵，獨坐幽寂，應從根截斷摧毀無智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梟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梟是孤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修靜默之樂，應喜靜默亦復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雜阿含經》中亦曾作此說：『於此，諸比丘，比丘樂靜默、喜[404]靜默：此是苦，他如實知之；此是苦集，他如實知之；此是苦滅，他如實知之；此是趣於苦滅道，他如實知之。』」

四六 鶴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鶴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鶴鳴，彼告人以或安全或危險；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向他人說法時應指出恐怖於墜處及安全於涅槃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鶴之一德。大王，長老賓頭盧·婆羅墮闍亦曾作此說：

『於地獄有恐怖、畏懼，
於涅槃有廣大妙樂，
瑜伽行者應作揭示，
如是(苦樂)兩種意義。』」

四七 蝙蝠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蝙蝠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蝙蝠入家宅，巡行即離去，不滯留該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入村乞食，次第巡行，應以所得即迅速離去，不應滯留該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蝙蝠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若蝙蝠住他家時對彼不加害；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詣諸家時不應過於乞求——或以多種暗示、或以多種羸劣行動、或多言語、或以沙門之樂苦——不應令彼等有所悔恨，亦不應令彼等疏忽本業，祇應希望彼等於一切處善得增盛。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蝙蝠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405]世尊於最勝之《長阿含·有相經》**泐**中亦曾作此說：

『於信、戒、聞、慧，
於施、於法、於多善；
於財富、穀米、田土，
於子、妻、四足牲口，
於親戚、朋友及家族，
於氣力、容貌及幸福——
他希望：
如何他人於此不減損？
並希求其目標會成就。』』

四八 蛭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蛭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蛭隨所黏住之處，彼堅牢地黏附吸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隨其心黏附所緣，既堅牢地確立於所緣姿顏色、形狀、區域、方位、界限、特相、標記，並以此所緣應飲解脫之美汁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蛭的一德。大王，長老阿耨樓陀亦曾作此說：

『彼以清淨心，
確立於所緣，
應以淨心飲
解脫之美汁。』」

四九 蛇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蛇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蛇以腹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智慧行；大王，若瑜伽行者以智慧行則其心應行於正理，棄邪相修正相亦復如是。[406]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蛇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譬如蛇行時彼避藥草而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避不良行為而行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蛇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蛇見人彼即顫抖、愁憂、思慮；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當思及邪念而起嫌厭時應顫抖、愁苦而思慮：『我若懶惰度日，彼將不復再得。』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蛇之第三德。大王，《巴拉提雅本生經》迦中之二緊那羅烏洳亦曾作此說：『獵人，我們一夜別居，無恩愛，但互相憶念；我們追悔該一夜，我們愁憂，此夜不會再有。』」

五十 蟒 蛇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蟒蛇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蟒蛇身軀巨大，若不得食飽滿，多日則為枵腹悽慘，忍受飢餓維持身體；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從事行乞，詣他人乞食，期待他人施食，抑制自己取食，不易得食充腹。但擁有目標的族姓子，祇吃四、五片，餘則應以水飽足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蟒蛇的一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407]

『所食或濕或乾，
但則不應過飽，
比丘枵腹遊行，
節食而作正念，
食些許則飲水，
於彼專精比丘，
此已足夠舒適。』」 沮

攝頌曰：

獅子與鴛鴦，
彭那希迦鳥，
家鳩與梟、鶴、
蝙蝠、蛭、蛇、蟒——
皆為此品稱。

～第五品終～

【註釋】

泝 *onamati*, to bend down to, to bow to. 有「不為五斗米折腰」之意。

沴 *kabala*, a mouthful, a small piece of food. 一搏食，印度人吃飯用手。

尠 *Mahā kassapa*, S. ii. 194. 人名。

林 *sevā la-panaka*，水藻名。

杼 *Cakkavāka jā taka*，見 *Jā*. iv. 71.

泞 *penahikā*，鳥名。

河 Brahamā Sahampati，見 S. i. 154。

洄 Cullanā rada jā taka，見 Jā . iv. 223 (Jā . No. 477).

泮 Lakkhanasuttanta, D. iii. 165.

洳 Bhallā tiya jā taka, Jā . iv. 439.

洵 kinnara，鳥名，具人頭鳥身。

洵見 Thag. 982, 983; Jā . ii. 293~4.

第六 蜘蛛品

五一 路蜘蛛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路蜘蛛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路蜘蛛於路上佈網，凡被黏落網內的蟲蠅或蚱蜢，彼即取而食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於六根之門佈下四正念之網，凡被捆縛在其處的煩惱蟲蠅即於其處殺之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路蜘蛛的一德。大王，長老阿耨樓陀亦曾作此說：

『最勝無上四念處
以其制心六根門；
若遇煩惱黏其處，
正觀者應斬殺之。』」

五二 乳嬰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乳嬰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乳嬰黏附於己有利[408]者，彼為有利之乳哭泣；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黏附對己有利者，於一切處——如解說、質問、正行持、孤寂、同師住、交善友——應修

法之智慧亦復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之《長阿含·大般涅槃經》**沘**中亦曾作此說：『阿難，我請求你為己利努力，為己利專心，為己利住不放逸、熱忱及堅毅。』』

五三 斑 龜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斑龜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斑龜怕水，避水而行，因其避水故，壽命不減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見怖畏於懶惰，及見殊勝功德於不放逸；因見怖畏故，其沙門位不減損，且得趨近涅槃前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斑龜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法句經》**沘**中亦曾作此說：

『比丘樂精進，
怖畏於放逸，
努力不退減，
彼在涅槃前。』』

五四 山 林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山林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山林隱蔽不淨人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隱蔽他人罪過、過失，不應發露亦復如是。大王，此即

是應把持山林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山林中空無羣眾；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空無[409]貪、瞋、癡、慢、邪見網及一切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林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山林是寂寥，為人眾捨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孤立惡人、不善法及非聖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林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山林是和平清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和平清淨及消滅、捨棄我慢、虛偽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林之第四德。」

「復次，大王，山林為聖者趨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趨赴賢聖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林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的《雜阿含經》**梵**中亦曾作此說：

『應與孤寂之聖者，
與堅毅的習禪者，
及常精進不已之，
一切智者而共住。』』

五五 樹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樹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樹之開花結果；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開解脫花及結沙門果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樹之第

一德。」

「復次，大王，如樹之給予來赴的民眾以綠蔭庇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善待趨赴往詣他的民眾或以財利或以法利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樹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樹[410]之施綠蔭而不作分別；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有情——諸如盜賊、凶手、怨敵及自身——均不應分別；應修平等慈心而想：『如何諸有情無瞋、無怨、無害、幸福及看護自身。』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山樹之第三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於凶手提婆達多林，
於盜賊之鶯掘摩杼，
於護財(之雄象)汙，
於羅睺羅(之子)河，
牟尼皆平等視。』」

五六 雨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雨的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雨之鎮定揚起的塵埃；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鎮定已起之一切煩惱塵埃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雨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雨消滅地上的炎熱。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修慈心以淨化此世界及天界亦復如是。大王，此即

是應把持雨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雨之令一切種子生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令一切有情起信，應將信之種子播撒於三種成就——一人成就、天成就，乃至最高目標之涅槃少樂成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雨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如雨之依時節降下，保護草、木、藤、灌木、藥草、樹林及陀羅尼樹洄基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起如理作意而護持沙門法，此如理作意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雨之第四德。[411]」

「復次，大王，如天之下雨以水流充滿江河、水塘、蓮池、洞窟、穴、池、窪、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為熟諳聖典應充滿欲求成就者之心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雨之第五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若見有人可成就，
牟尼皆令其覺悟。
即令百千由旬外，
於一剎那往彼處。』」 泐

五七 如意寶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如意寶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如意寶為絕對清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絕對清淨活命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如意寶

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意寶不與任何物混合。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不與邪惡及惡友混雜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如意寶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意寶是以精美珍寶嵌結；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最上最勝生，與望族者共住，應與四向者，四果住者，有學果具者，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三明者，六通者之沙門的如意寶共住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如意寶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中亦曾作此說：

『淨人與淨人共住，
住念與互敬，迦
和諧及明哲，
你將使苦盡。』」

五八 獵人[412]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獵人的四德，何者為應把持該四德？」

「大王，譬如獵人少睡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是少睡眠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獵人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獵人繫縛其心於野獸；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繫縛其心於所緣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獵人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獵人知作務之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知宴默之時而心想：『此是宴默之時，此是退出之時。』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獵人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當獵人見野獸時他知而微笑說：『我將得此。』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樂於所緣及應知而微笑說：『我將證得更高之勝境。』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獵人之第四德。大王，長老摩訶羅闍亦曾作此說：

『當堅毅比丘
既已得所緣，
應知有更多的歡笑說：
我將到達彼更進之處。』」

五九 漁 夫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漁夫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漁夫以鈎釣魚；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智慧釣更高之沙門果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漁夫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漁夫殺細小者而得[413]到巨大收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捨棄世間小利，既捨棄世間小利，大王，彼得偉大沙門果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漁夫之第二德。大王，長老羅睺羅亦曾作此說：

『捨世間財利，
得空及無相、
無欲之解脫，
四果及六通。』』

六十 木 匠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木匠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木匠依照墨線鋸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依照勝者的教言住立於戒地，以信仰之手執智慧劍應割鋸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木匠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木匠棄木之表面，取木之精髓；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常見、斷見，命與身為一，命與身為異，此亦最上，彼亦最上，無作不可能，無人作為，無梵行住，有情毀壞，新有情出現，諸行常住，作者即受者，一人作另一人受，見業果，無作為有果報之邪見——應捨棄諸如此等及其他諍論之道，應執持最勝空為諸行之自性。它是無衝動、非命、無我及絕對空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木匠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中亦曾作此說：[414]

『吹散滓屑，
驅逐污穢，
於是驅散穀屑，

——非沙門而自傲為沙門者
既除去邪欲、邪行、邪園地，
淨人與淨人共住，
住於念以及互敬。』』 坦

攝頌曰：

蜘蛛、乳嬰、斑龜，
山林、樹為第五，
如意寶以及雨，
獵人、漁夫，木匠。

～第六品終～

【註釋】

泝 *Dīgha Nikāya Mahāparinibbāna Suttanta*, D. ii. 141. 見於

《法句經》之〈精進品〉。

沴 *Dhp.* 32.

尠 *Samyutta Nikāya*, S. ii. 158。

林 *Devadatta*，人名。

杼 *Angulimāla*，人名。

泞 Dhanapāla, 象名。

洞 Rāhula, 佛之子。

洹 dharanī ruha or dharanī talaruha, 陀羅尼樹, 前者是比較普通。

泐見 Budv. II. 195. 此偈亦被 jā. i. 28. 引用。

迦 kappayavho patissatā, SnA. 312. 解釋此二字為 acting with
reverence, saḡaravā, towards one another. 見 MQ. P. 293.

洳 Mogharāja, the Elder. 此偈之出處未詳。

洳 Suttanipāta, Sn. 281, 283, also at A. iv. 172.

第七 水 瓶 品

六一 水 瓶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水瓶的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滿瓶水不作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當了達及熟諳聖教，證得沙門位之究竟時不應作聲，不應因此而起傲慢，不應顯示妄自尊大；既除去傲慢與自大，彼應正直，不應炫耀及自誇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水瓶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亦曾作此說：

『欠缺者乃作聲，
盈滿者則寂然；
愚人如空水瓶，
智者如湛然深潭。』

六二 黑 鐵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黑鐵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415]

「大王，譬如善浸濕的黑鐵負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專心於如理作意則負重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黑鐵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黑鐵一度吸水，不再吐瀉；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一度起信於：『正等正覺之世尊為殊勝，法為善說，僧為善行道；色無常、受無常、想無常、行無常、識無常。』彼不退失，彼亦不退失以往所生之智慧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黑鐵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觀照者得淨化，
聖法決定殊勝，
彼已無怖畏——
諸部一切處，
彼皆達無上。』」

六三 傘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傘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傘之持於頭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作用於煩惱頭頂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傘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傘為頭之護持；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以如理作意而護持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傘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傘防避風、熱、雲、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防避平常沙門、婆羅門之種種邪見風、三種毒熱及煩惱雨亦復如[416]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傘之第三德。」

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譬如大傘無縫堅牢，
防風、熱及天降大雨；
佛子亦持清淨戒傘，
避煩惱雨、三種熱毒。』」

六四 田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田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譬如田中具足水溝；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具足行持善行之種種水溝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田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田具足水堤，保存於堤內之水使穀物成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具足戒及慚愧之堤，於是堤內既護沙門位，應證取四沙門果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田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田具足生長，令農夫歡笑——若撒種少而(收獲)多，若撒種多則所獲益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因具足生長應賜予豐饒果實，應使檀越歡笑——若布施少而獲報多，若布施多則獲報益倍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田之第三德。大王，長老優波離，持律者亦曾作此說：

『譬如田土，

生長豐富；
多予果實，
是稱良田。』」

六五 解毒劑[417]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解毒劑^診的二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二德？」

「大王，譬如蟲蠅不住於解毒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不住於心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解毒劑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解毒劑之除所咬、所觸、所毒、所食、所飲、所嚼、所嘗之一切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解除貪、瞋、癡、慢、邪見之一切毒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解毒劑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說：

『瑜伽行者見
諸行實相義，
應如解毒劑
擯除煩惱毒。』」

六六 食 物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食物的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

「大王，如食物支持一切有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為一切有情之正道之支持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食物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如食物增進有情之氣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增進功德的增益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食物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如食物為一切有情所渴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為全世界所渴望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食物之第三德。大王，長老目犍連¹亦曾作此說：

[418] 『以自攝自調御，
且藉戒和行道，
瑜伽行者應為
全世界所渴望。』』

六七 射 手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射手的四德，何者為應把持該四德？」

「大王，譬如射手放箭時兩足穩立於地，兩膝伸直，箭囊跨於腰際，挺身而立，一手援弓，一手引弦，指捉箭矢，指間無縫，伸頸、屏息、閉目，唯以箭靶為意，笑言：『我將中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置精進之足於戒地，應伸直忍辱與慈愛膝，應置心於抑制，應安放自己於調御調伏，應壓制欲望迷戀，於如理作意心不應有隙，應鼓勵精進，應關閉六門，

應確立正念及含笑言：『我將以智慧射一切煩惱。』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射手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射手攜帶矯正器，使彎曲不正之箭挺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攜帶四念處之矯正器於此身令邪曲不正心挺直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射手之第二德。」

「復次，大王，若射手專注目標；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專注此身。大王，云何為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專注此身？即應專注於無常、應專注於苦、應專注於無我，乃至疾、腫、箭、邪惡、病、他人、破壞、災害、禍患、怖畏、危險、轉移、毀壞、無恆、無救護所、無避難所、[419]無歸依所、無歸依者、空虛、空、破裂、不堅實、邪根、殺戮、有漏、有為、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法、悲法、苦法、憂法、惱法、煩惱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專注於此身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射手之第三德。」

「復次，大王，射手朝夕練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朝夕練於所緣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射手之第四德。大王，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如射手早晚練習，
因勤習彼得薪給；
佛子習身亦如是，
由彼不捨勤習身，
彼必證阿羅漢果。』」（第五問：射手林）

【註釋】

泝見 Sn. 721.

沴 agada，阿伽陀藥，解毒劑。

𪗇 Moggallāna, the Elder，目犍連，目連。

林譬喻問之要目共提出一〇五個題目。但現存者祇有六十七項，餘者佚失，無法彌補。

於此書中流傳下來的彌蘭王之二百六十個問題分為六部，點綴為二十二品已告完結。但四十二個問題已失傳。流傳與失傳者共三百零四個問題。全都稱為彌蘭王的問題。

【巴利文編者跋】

[420]當國王與長老之問答既畢，此八十四萬由旬長的大地震動六次，至於海濱，閃電照射，天神兩天花，大梵天高呼「善哉！」從大海的腹內發出如暴風雨之雷鳴。於是彌蘭王及其后妃合掌至頂禮拜他。

彌蘭王之心非常欣喜，他已拋棄傲慢之心；思及佛陀教言之精要；對三寶有信而不混淆、不固執；對長老之德性於出家，正行道與威儀甚為喜悅，既有自信、無所住、謙遜、除去驕傲，他遂如一拔去毒牙的蛇王。他說道：「尊者龍軍，善哉！善哉！佛之境界的問題你已解答。於此佛教中，除長老舍利弗法之將領外，更無另一人如你一樣善於解答問題。尊者龍軍，請赦宥我之過失。尊者龍軍，請接受我為優婆塞，作皈依，從今日始至於有生之日。」

爾時王與士兵向長老龍軍作禮。後來他建築一寺名彌蘭贈獻與長老，並以四事供奉長老龍軍及一百俱胝漏盡比丘。復次，因歡喜長老的智慧，他將國政交與兒子，離家而出家，既增進正觀，他遂證取阿羅漢果。因此有頌曰：

智慧於世間被稱贊；

宣講是為正法久住。

因以智慧破除疑惑，
遂使智者獲得寂靜。
智慧確立於五蘊者，
(彼一切)正念不缺乏，
彼為最高、殊勝、無上
優渥禮敬之受持者。
由是而彼明哲之人，
善觀察自己饒益者，
彼應禮敬有智慧者，
如其禮敬塔廟一樣。

～彌蘭王與龍軍長老問答終～

附 錄

關於彌蘭與龍軍兩人討論佛教教理之事，除《那先比丘經》外，《大藏經》中有下列兩種記載：一為元魏吉迦夜於延興二年(西元472)譯出之《雜寶藏經》；另一為玄奘大師於唐代永徽二年(西元651)譯出之《阿毗達磨俱舍論》。茲將有關之處列陳於下以供參考。

第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三十選錄

昔有大德名曰龍軍，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於時有一畢鄰陀王至大德所作如是說：「我今來意欲請所疑，然諸沙門性好多語，尊能直答，我當請問。」大德受請，王即答：「命者與身，為一為異？」大德答言：「此不應記。」王言：「豈不先有要耶？今何異言，不答所問？」大德質曰：「我欲問疑，然諸國王性好多語，王能直答；我當發問。」王便受教。大德問言：「大王宮中諸菴羅樹所生果味為酢為甘？」王言：「宮中本無此樹。」大德復責：「先無要耶？今何異言，不答所問？」王言：「宮中此樹既無，寧可答言果味甘酢？」大德誨曰：「命者亦無，如何可言與身一異？」(《大正藏》，卷二十九)

第二 《雜寶藏經》卷第九選錄

昔難陀王聰明博通，事無不練，以己所知謂無酬敵，因問

羣臣：「頗有智慧聰辯之人咨詣疑事，能對我不？」時有一臣，家先供養一老比丘，履行清淨，然不廣學，即談於王。王問之言：「夫得道者，為在家得，為出家得乎？」時老比丘即答之曰：「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二俱得，何用出家？」彼老比丘即便默然，不知何對。時難陀王轉復憍慢。時諸臣等即白王言：「那伽斯那聰慧絕倫，今在山中。」王時爾時欲試之故，即遣使人賈一瓶酥，湛然盈滿。王意以為：「我智滿足，誰復有誰加益於我？」那伽斯那獲其酥已，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檢針五百，用刺酥中，酥亦不溢；尋遣歸王。王即獲已，即知其意。尋遣使請那伽斯那即赴王命。那伽斯那身體長大，將諸徒眾，在中特出，王心驕豪。詭因游獵，路次相逢，見其殊長。即自搖指異道而去，意不共語，默欲非之。一切長者都無所知。時那伽斯那尋以己指而自指胸言：「而我獨知。」難陀王將延入宮，即鑿小屋，戶極令卑下，望使斯那曲躬向伏。然此斯那知欲陷已，即自欲入，不受其屈。時難陀王，即設飲食。與羸食數種食；食五三匙，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足羸，未足於細。」即語王言：「今者王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棄塞遍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盡皆懼伏，其中轉寬，乃容多人。斯那爾時即語王言：「羸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俱得道，何必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餘里，若遣少健，乘馬賈糧，捉於器械，得速達否？」王答言：「得。」

斯那復言：「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食，為可達不？」王言：「縱令賣糧，由(猶)恐不達，況無糧也。」斯那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今我欲問身中之事。我為常？無常？隨我意答。」斯那返問：「如王宮中有菴婆羅樹上果為甜為醋？」王言：「如我宮中都無此樹，云何問我果之甜醋？」斯那言：「我今亦爾。一切五陰，既自無我，云何問我常以(與)無常？」時王復問：「一切地獄，刀劍解形，分散處處，其命猶存，實有此不？」斯那答言：「譬如女人啖食餅肉瓜菜，飲食悉皆消化。至於懷妊，歌羅羅時猶如微塵云何轉大而不消化？」王言：「此是業力。」斯那答言：「彼地獄中亦是業力，命根得存。」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日則長，冬則日短？」斯那答言：「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於金山，是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是故短而極寒。」(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大正藏》，卷四)

譯者簡介

巴宙教授，字望蜀、望舒、號仙樵，籍四川萬縣，生於西元1918年。其父海山公及母氏均篤信佛教，因良好風範，彼於童齡，即對佛陀平等博愛之思想及空有雙泯之哲理有所契悟。此或為其最初基因，藉使將來對佛學有更深鑽索云。

於1938年頃，值弘倡中印文化復興之譚雲山教授於印度聖地尼克坦(Santi niketan)國際大學創立中國學院，彼聞訊欣然；旋得譚公函召，聘為研究生。彼住此凡八年，朝夕孜孜致力於研討印度文化、哲學、宗教，並學習梵文、巴利文、印第、孟加拉語及英法語文等。彼於國大完成其碩士學位後即轉學至印度孟買大學博士班，旋於194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其英文論文為《梵巴漢藏對照波羅提木叉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atimoksha, on the basis of its Chinese, Tibetan, Sanskrit and Pali Versions)，後於1955年為國際大學中印學會刊印發行。學者以此為研究原始佛教生活及僧團制度之必須參考論者，歐美各大圖書館均珍藏之。

於留印期間他曾朝禮佛教聖地如蘭毗尼(佛誕生處)、鹿野苑(初轉法輪處)、伽耶(成道處)、拘尸那羅(涅槃處)、王舍城、那爛陀、舍衛國等處。彼親臨古蹟緬想佛陀之慈悲福音由茲發軔，今幸已傳佈全世界；惜當時盛況早賦式微，百感交集，不禁低徊久之。

當留學國際大學時，他曾多次覲見詩翁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因詩翁之盛名，當時之印度領袖人物如聖哲甘地(Mahatma Gandhi)、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地羅·甘地(Indira Gandhi，尼氏之女及印度首任女相)、鮑史(Subhash Chandra Bose)，女詩人奈都(Sarojini Naidu)及哲學家羅陀克里斯南(Radhakrishnan)等時往該處訪問，彼有機會得瞻望諸氏之豐采，並聆聽其演講或參與各種典禮，可云盛舉。彼對甘地之用和平政治手段以獲取印度獨立甚表欽仰。

除印度之佛教聖地外，他曾旅行至南印之麻打拉斯(Madras)及印度與錫蘭交界之海濱地區，西印之孟買(Bombay)、浦那(Poona)，東印之加爾各答(Calcutta)、大吉嶺(Darjeeling)、迦林邦(Kalimpong)，中印之拔答那(Patna[Pāṭaliputra]，古阿育王之首都)、波羅奈(Benares)、阿拉哈巴(Allahabad)，北印之拉克腦(Lucknow)、穆蘇里(Moosuri)、新德里(New Delhi)、阿母哩薩(Amaritsa)等現代城市或避暑勝地。於1953年夏，彼偕友人赴北印喀什米爾(Kashmir)之室利城(Srinagar)度假三月。彼地湖山秀麗，風光明媚，氣候宜人，實不負「東方瑞士」之雅號。後撰寫<喀什米爾紀行>一文刊載於1966及67年之《海潮音》月刊以誌此行。

在印度時，他曾數次參加全印東方學術大會(All India Oriental Conference)；於赴錫蘭及美國後曾代表錫蘭大學及愛渥華大學多次參加國際東方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那即是：1964年於印度新德里，1967年於美國密西根，1973年於法國巴黎及1976年於墨西哥首都。每次彼均宣讀論文以饗聽眾。關於墨西哥之會他曾撰寫<第三十屆國際東

方學大會及墨西哥風土記>一文發表於1978年七二、七三期之《華學月刊》以誌此行印象。

於1961年因獲得錫蘭大學一學年休假，彼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遍讀所藏史坦因攜往該處之敦煌寫卷，尤注意於韻文作品。彼之《敦煌韻文集》即為此行之收穫。於留英時他曾赴牛津、劍橋及倫敦等大學訪問及考察漢學研究。同年秋季彼旅行至西歐各國，如法國、西德、荷蘭、瑞士、比利時、葡萄牙、盧森堡、蘇格蘭、希臘等。在旅程中彼對西歐文明有所觀察及欣賞。其後於1973年夏，因愛渥華大學暑期研究獎學金之助，彼往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專心研讀該館藏伯希和運往法國之敦煌寫卷，歷時三月，頗有心得。彼之英文論著《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及原卷之輯校即奠基於此。彼以為除政治外，在文學、美術、建築、文物、工藝等之成就方面，英之倫敦，法之巴黎可為西歐文明代表。

於亞洲方面除印度、錫蘭外他曾旅行至巴基斯坦、埃及、約旦、星加坡、吉隆坡、香港，日本之東京、京都、名古屋等處。彼以為日本在大戰後因其種種新工業之突飛猛晉，其科學技術與財富能與美國及西德媲美，或者亞洲之其他小國於此可有借鑑之處。但是，其能代表東方文明者，彼甚讚許京都之若千古剎禪龕，若金閣、銀閣寺者，此則不能不歸功於佛教文物與藝術也。

關於彼之著作與翻譯以中文或英文書本式發行者計有：

杖《梵巴漢藏對照波羅提木叉之比較研究》(英文)，印度中印

學會，1955。

杙《大涅槃經及其漢譯之比較研究》(英文, Comprative Studies in the Parinibbana Sūtra and its Chinese Versions), 印度國際大學, 1946。

杈《梵文摩訶僧祇戒本》(梵、英, The Prātimoksa-Sūtra of the Mahāsaṅghikas, Allahabad: The Gangana the Jha Research Institute), 印度, 1956。

柀《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英、漢, A Study of the Twentytwo Dialogues on Mahāyāna Buddhism), 華岡, 中國文化季刊社, 1979; 臺北, 東初出版社(增訂版), 1992。

杙《中國佛教: 交響與重詁》(英文, Chinese Buddhism: Aspects of Intera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

柀《敦煌韻文集》(漢), 臺北,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5。

杙《泰戈爾小品精選》(漢譯), 上海, 中華書局, 1946。

毒《南傳大般涅槃經》(漢譯)臺灣, 慧炬出版社, 1971。

氙《巴宙文存》(論文集),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1985。

氙《南傳彌蘭王問經》(譯著),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1997。

臺北，圓明出版社，2000。

彼之其他中英文論著發表於各國學報雜誌者計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美國《阿賓東現代宗教字典》、印度之《歷史季刊》、英國之《大英百科全書》、錫蘭之《佛教大辭典》及《錫蘭大學評論》、中國之《中國文化季刊》、《華學月刊》、《海潮音》、《佛光學報》、《中華佛學學報》及香港之香港大學《東方學報》等，其為數甚夥，不可枚舉。

對於學問之事，彼以為博學、審思、明辨為應具之條件，且宜以謹嚴科學方法，廣泛蒐集證件，擇精去蕪，根據事實以求結論。如此雖不中亦不遠矣。對於教義及哲理方面彼以為學者多立門戶，相互輕視，若以中國文化及國粹觀之則各宗各派皆有其優點，掇其精華而融會貫通，實可相互佐助，因招牌不同而排棄之則非智者所應為也。

其為人也恭謹謙讓，誠信廉潔，用禮義忠恕以待人接物，故常為友儕及學生等所欽敬。

從其青年時，彼之生活即與教育結下不解緣。於1941~47年，彼任教於國際大學，於1947~53年任教於阿拉哈巴大學，於1954~68任錫蘭大學教授達十四年之久。於1968以來被美國愛渥華大學聘為教授主講亞洲文化、宗教、哲學、佛學等，直至1988年秋季以榮譽教授退休，計二十年。彼認為「生有涯而知無涯」，我們仍應努力於進德修業，精益求精，庶幾能以個人之專長對社會人羣有偉大貢獻。[編者謹誌1999年4月]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彌勒國

南傳彌蘭王問經 《那先比丘經》

著作者：巴宙博士 譯

出版單位：◎波沙山·法明寺·台灣慈宗學會（彌勒道場）

地址：台灣台北縣中和市二三五四新民街十二號

電話：(〇二)三二三四—八二〇二

傳真：(〇二)八二二八—一〇三〇

E-mail：mai treya@ajita.org

網址：<http://www.ajita.org>

劃撥帳號：19755065 戶名：法明寺（國外地區不適用）

開戶銀行：華南商業銀行（積穗分行）

帳號：180-10-010030-7 戶名：法明寺（國外地區適用）

（銀行匯款後請來信告知）

西元二〇〇五年十月初版 一〇〇〇本

◎所有捐款皆由本寺統籌運用於供養三寶的各項人、事、物上，及一切利益眾生的佛行事業之中。【免費結緣】

